

伊塔洛·卡尔维诺

Tutte le cosmicomiche

宇宙奇趣全集

ITALO CALVINO

张密 杜颖 翟恒 译  
伊塔洛·卡尔维诺

宇宙奇趣全集



宇宙奇趣要讲的不是科幻故事，  
也就是说不是传统的  
儒尔凡尔纳  
和威尔斯式的科幻故事  
——虽然我欣赏它

THE GALAXY

宇宙奇趣全集

ISBN 978-7-5447-1608-6



9 787544 716086 >

凤凰出版传媒网: [www.ppm.cn](http://www.ppm.cn)

TUTTE LE COSMICOMICHE | 宇宙奇趣全集  
[意大利] 伊塔洛·卡尔维诺 著

张密 杜颖 翟恒/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宇宙奇趣全集 / (意)卡尔维诺 (Calvino, I.) 著;  
张密, 杜颖, 翟恒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3  
(卡尔维诺作品)  
ISBN 978-7-5447-1608-6

I. ①字… II. ①卡… ②张…③杜…④翟… III. ①短篇小说—  
作品集—意大利—现代 IV. ① I54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57156 号

Tutte le cosmicomiche

Copyright © 2002, The Estate of Italo Calvino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Wylie Agency (UK) Lt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1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0-399 号

书 名 宇宙奇趣全集  
作 者 [意大利]伊塔洛·卡尔维诺  
译 者 张密 杜颖 翟恒  
责任编辑 陆元昶  
原文出版 Arnoldo Mondadori Editore S.p.A., Milano, Italia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2.25  
插 页 2  
字 数 252 千  
版 次 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47-1608-6  
定 价 28.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 目 录

## 宇宙奇趣

月亮的距离	3
天亮的时候	16
太空中的一個标志	26
一切于一点	35
无色	40
没有结束的游戏	50
水族舅姥爷	57
我们赌多少	67
恐龙	75
太空的形状	91
光年	99
螺旋体	109

## 零时间

### 第一部分 Qfwfq 的其他故事

软月亮	125
鸟类的起源	134
水晶	146
血，海	155

### 第二部分 普利希拉

一 有丝分裂	170
二 成熟分裂	182
三 死亡	191

### 第三部分 零时间

零时间	199
追杀	211
夜间行车人	223
基督山伯爵	230

### 宇宙奇趣的其他故事

月亮像蘑菇	245
月亮的女儿们	254

陨石	266
石头的天空	275
太阳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283
太阳风暴	291
贝壳与时间	301
世界的记忆	306
<b>新宇宙奇趣</b>	
无与少	315
内向爆炸	324
<b>一个改编的宇宙奇趣故事</b>	
另一个欧律狄刻	331
<b>附录</b>	
出版说明	342
宇宙奇趣的写作年表	344
写作的时间和地点	368
初版情况	372
《世界的记忆和宇宙奇趣的其他故事》目录	375
《新老宇宙奇趣》目录	377

# 宇宙奇趣



## 月亮的距离

据乔治·H.达尔文先生所说，从前月亮曾经离地球很近。是海潮一点一点把它推向远方的：月亮在地球上引起的海潮使地球渐渐失去了自身的能量。

我知道，老Qfwfq喊道。你们都无法记得，可我都记得清清楚楚。那时月亮就在我们头顶上，其大无比：望月时，夜光如昼，那是一种奶油色的光，巨大的月球似乎要把我们压倒碾碎。新月时，它在空中滚动着，恰似风持着的一把黑伞。那蛾眉月的尖垂得那么低，好像要穿透礁石让月亮抛锚停泊。那时候，什么都跟现在不同：由于离太阳的距离不同，运行轨道、倾斜角度都不同于今日。地球和月亮紧挨着，不难想象，这两个大家伙怎么也找不出不互为对方阴影的办法，结果随时都会发生月食。

你问运行轨道吗？椭圆形的，当然是椭圆形的。一阵子压在我们头顶上，一阵子又旋转着飞开。而海潮呢，月亮压低时就涨潮，谁也拦不住。有些满月之夜，天低低的，潮高高的，月亮只差一丁

点就要被海水浸泡湿了，顶多也就差几米吧。难道我们就没有想到月亮上去吗？哪能呢！只需划着小船到月亮下面，支上一架木梯就能爬上月亮。

月亮离地球最近的那一点是金礁湾。我们划着舢板，就是一种圆身平底的软木小船，到达那个海域。船上的人还不少，有我，Vhd Vhd 船长和他的妻子，我的表弟聋子，有时还有小Xlthlx，她那时也就是十二岁的样子。那几夜，海面极其平静，银光闪闪，如同一池水银。那些经受不住月球引力的小蟹、墨斗鱼、透明的海带、小珊瑚等，跃出海面，升空落到月亮上，吊挂在那抹了灰浆似的月亮表面上；还有的小东西悬浮在半空中，成为一群发光的流体，我们不断用芭蕉叶扑打着驱赶它们。

我们的工作是这样进行的：我们在船上带了一架木梯，一个人扶着梯子，另一个则爬上去，还有人划桨，把船划到月下，所以需要几个人的配合（这是几个主要人物）。爬在梯子顶部的人在小船靠近月亮时吓得大叫道：“快停住！快停住！月亮要撞破我的头了！”那种感受真是难以言表：月球这庞然大物，表面上满是尖尖的突起和深深的凹裂，好像就要压到自己身上。现在肯定会不同了，而那时的月亮，确切讲是那时月亮的肚子，就是离地球最近的、几乎要擦边相碰的那部分，表面覆盖着一层尖头鳞片。那样子很像一条鱼的腹部，连那种味道都很相似。在我印象里，若说它不像是鱼，是因为鱼是软的，而月亮更像熏鲑鱼。

其实，站在梯子顶部最高一层横栏上平衡直立，只要伸出胳膊，正好可以够到月亮。我们原先的估计是正确的（当时我们还没有怀疑到月球会渐渐远离地球而去）。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如何上手登月。我选择一块稳固的鳞片（我们这一组五六个人都要依次上去），先用

一只手抓紧它，另外一只手也抓住它，这时立刻感到脚下的梯子和船都逃掉了，而月亮的移动则使我得以摆脱地球的引力。是的，月亮有一种撕扯你的力量，当你从地球向月球过渡时会感到这种力量。你必须迅速抓住鳞片，像翻跟头一样，纵身一蹿，两脚就落到月亮上了。从地球上看来，你是头朝下倒挂着的，可你自己却是和平时一样正常站立着，唯一奇特的是眼前看到的是一汪海水波光闪闪，小船上的伙伴们都首足倒置，像是葡萄串倒挂着。

在这种登月的跳跃中表现得最超群出众的就是我的聋子表弟。他粗糙的双手一触到月球（他总是第一个爬上梯子），就立刻变得非常柔软，特别准确。他总能一下子就找到最理想的登月点，甚至双手一按就全身妥帖地附着到这个地球卫星上。有一度，我甚至觉得当他伸出双手时，月亮就向他迎面而来做接应。

他从月亮返回地球时也同样非常灵巧机敏。返回的动作难度更大，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跳高：伸开双臂，尽最大努力往高跳（这是从月亮上讲，如果从地球上看来，那样子就更像跳水，双臂向后张开，一个猛子扎下来），总之，跟在地球上跳高一模一样，因为月亮上没有什么能支撑梯子。而我的表弟可不是双臂前伸纵身一跃，他像要翻跟头一样，低头蜷身，靠手撑月面的反弹力腾空而起。我们从船上看他空中翻跳起来，真像要用双手擎起月亮这个巨球。当他双手用力撑月面时，整个月球都在颤动，直到他落到我们上方，大家才能抓住他的踝骨，把他拉回船上。

现在，你们会问我们去月亮上究竟要干什么，我这就解释给你们听。我们是去取奶的，用的是一把大勺和一个大木桶。月乳是很浓的，像是一种凝乳。这种月乳是当月球掠过地球上的草原、森林和沼泽地时，受月球吸引而飞到月亮上的那些东西在鳞片之间发酵

而成的，其主要成分有植物汁、蝌蚪、沥青、兵豆、蜂蜜、淀粉晶体、鲟鱼子、苔藓、花粉、凝胶质、小虫、树脂、胡椒、矿物盐、燃料等。只要将勺子伸进鳞片之间，就能盛出满满一勺这种珍奇的乳液。当然，它不是纯净的，含有不少沉渣。在发酵过程中并非所有物质都能溶解，有些东西还直挺挺地混在乳浆中：指甲、钉子、海马、榛子、花梗、陶瓷碎片、渔钩，偶尔还有梳子。这种乳浆在盛上来后还要撇去皮，再过一遍滤勺。做到这些都不算困难，难点在于如何把它送回地球上。我们是如此操作的：每盛上一勺，我们就双手握把，用力将它像发弹射弹似的甩向地球。只要投掷力够大，这一勺乳浆就能被甩到海面上。一旦到了海面，它会浮在水面，把它捞到船上就很容易了。在这种投掷运动中，又是我的聋子表弟大显身手。他很有臂力，又极善瞄准，能一下子把乳浆甩到船上人端着木盆里。而我则屡遭失败，往往因为无法战胜月亮的引力，投出去的一勺乳浆又回落到自己头上。

我的聋子表弟超群出众的表现还远非这些。对于他来说，在鳞片之间掏月乳是一种游戏：他有时根本不用勺子，只用一只手，甚至一个手指头伸进鳞片缝隙中。他没有一定的运动路线，只是从一点跳到另外一点，像要跟月亮开玩笑，出其不意，甚至是给它搔痒。说来也怪，他的手到之处，乳浆竟像从肿胀的母羊乳头上向外喷射而出。我们这些人就只好跟随其后，拿着勺子收集他“开发”出的乳浆。他时而往东，时而向西，没有明确的路线，显得十分随意。有些地方只是因为他觉得有味道才去，比如一些鳞片之间裸露着的软软的褶皱。有时，表弟连手指都不用，而是用他计算精确的跳跃去踏，用大脚趾（他是赤脚登月的）戳出月乳来。从他发出的欢叫声和随后的一连串跳跃来看，这似乎是他开心取乐的极点。

月球表面并不是均匀的鳞状，有些地区是光滑裸露的淡色黏土。对聋子来说，这种柔软的空地给了他翻跟斗或几乎像鸟儿一样腾飞的想象，他真想全身都浸泡在月亮的乳浆之中。就这样，他跳来跳去，到一定时候就看不见他的影子了。月球上延伸着大片我们绝无任何好奇或任何理由去探险的地方，表弟就消失在那里。我想，他在我们眼皮底下所做的那些翻跟斗之类游戏不过都是一种准备活动或开场序幕，他一定要去隐蔽的地方做什么秘密活动。

在金礁湾的那些夜晚，我们有一种特别的感受；快活，但有一种悬念，就好像脑壳里面不是大脑，而是一条鱼，一条受月亮吸引而浮上来的鱼。我们唱着，叫着，耍着。船长的妻子弹竖琴，她的胳膊极长，在夜光下像鳗鱼一样闪着银光，腋下则是像刺海胆一样神秘的深色。她的竖琴声甜美，但嗓音尖厉，到了几乎无法忍受的程度。我不得不发出长长的喊声，与其说是为她伴声，不如说是为了保护听觉器官。

透明的海蜇浮到水面上抖动着，有的离开水面，飞向凹凸不平的月球。小Xlthlx以抓在空中飞行的海蜇为乐，但这并非易事。有一次，她伸着胳膊想抓住一只海蜇，向上一蹿，自己也飘了起来。因为她瘦小，还差几个盎司的体重才能战胜月球引力，被地球引力再拉回来。于是，她就和那些海蜇一起在海面上空飞了起来。这可真让她害怕了，她一会哭，一会笑，后来索性开始在空中抓甲壳类和小鱼，放进嘴里嚼起来。我们忙着追赶她：月亮沿着椭圆形轨道开始远去，后边拖着一片海洋生物，像流星云一样在海天之间飘动；有一片弯曲的长海带，小女孩就悬浮在那些海带中间。小Xlthlx有两根小辫子，这两根辫子也在飞舞，朝着月球翘起来；她又蹬又踢，给空气一定的力，好像要战胜那股看不见的气流。在飞行中，她丢

了拖鞋，袜子也从脚上拖拉下来，受地球引力的作用而挂在空中，我们站在梯子上努力去抓回它们。

抓住空中浮游的小动物吃掉确实是个好办法，Xlthlx越吃就越增加体重，也就越向地球坠落，而且因为她是那些浮游物体中最大最沉的，那些软体动物、海带和浮游生物就向她集中起来，很快就给她披上一层二氧化硅的壳，壳质的贝，龟甲壳，乃至海草。她在这些七七八八的杂物中逐渐摆脱了月亮的引力，直到落到海上，泡在水中。

我们划船去救援：她的身体还颇有磁力，我们费了很大气力才把她从附着在身上的那些杂物中解救出来。柔软的珊瑚缠在头发里，我们用梳子每给她梳一下，就有小鱼小虾纷纷落下；她的双眼被帽贝壳糊住了，帽贝的吸盘吸住了眼睑；乌鱼的触手从她的胳膊缠到颈部；她的衣服几乎是海带和海绵的织物。我们只能先除去最大的异物，其余的东西，如那些小贝壳和鱼翅，就靠她自己在以后的一个星期之内继续摘净。她的皮肤上沾了很多小硅藻，而且是永远不脱落的，若不仔细看，她身上总像有一层薄薄的灰尘。

地球与月球之间的两股力量相互较量就是这样的，我说还有甚者：从月球落到地球上的物体在一定时间内还保持着月亮的磁力，拒绝我们这个世界的吸引。我够大够重了，每次上去再回到地球上都要有一个重新习惯的过程，同伴们都得抓住我的两只胳膊用力拽，他们在颠簸的小船上，而我则继续头朝下脚朝天好一阵子才行。

“你抓住，用力抓住我们！”他们向我喊着。在这种乱抓乱摸中，我有时抓住Vhd Vhd太太的乳房。又圆又挺的乳房，接触起来感觉良好，心里踏实，它的引力与月球的引力相当，甚至更大一些。在我头朝下的降落中，我能用另一只胳膊搂住她的腰，更便于重新

过渡到这个世界来，一下子摔落到船底。Vhd Vhd 船长为了让我醒来，还要朝我泼一桶水。

就这样，我开始爱上了船长夫人，这也是令我痛苦万分的事。因为我很快就发现船长夫人的目光总是盯着一个人不放：我表弟的手一稳稳地碰到地球卫星表面，我就能从她的目光中看到对聋子与月球之间彼此信任的情感的反馈；当表弟去做那些神秘的月球探险而消失时，我看见她惴惴不安，如坐针毡。对于我，已经是一切都十分清楚了：Vhd Vhd 夫人正在嫉妒月亮，而我正在嫉妒表弟。Vhd Vhd 夫人有钻石一样的眼睛，目光之中燃烧着烈火，她看月亮时几乎像在挑战，就好像在说：“你不会占有他！”而我觉得被完全排斥在外了。

对这一切最不理解的就是聋子。当人们帮助他降落时，正如我已经解释过的，大家都拉他的腿，Vhd Vhd 夫人每每不能自制，整个人都毫不吝惜地身心投入，伸出她那银白色的双臂去迎接他。对此，我心中袭过一种痛楚忧伤（她降落时我也抓过她，她的身体是顺从的，但没有像对表弟那么感情投入地扑来）；而他却满不在乎，还沉浸在对月球的陶醉之中。

我看看船长，自问他是否注意到妻子的举止表现；但他那张布满皱纹的盐渍重重的紫红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流露出来。由于聋子总是最后一个离开月亮，他的降落就意味着开船起航。那时，Vhd Vhd 做出非常友善的姿态，把丢在船底的竖琴拾起来递给妻子，我便合着唱起忧伤的曲子：“每条银光闪闪的鱼在水面游呀游，每条模糊不清的鱼在海底沉呀沉。”大家都合声而唱，唯有表弟不参加这个合唱。

每个月，地球的这个卫星刚一到那里，聋子就进入他那隔绝于

世的境地，只有到望月接近时他才醒来。那次，我故意不去参加登月，得以挨着船长夫人留在船上。表弟刚一上梯子，Vhd Vhd夫人就说：“我今天也想去那上边！”

船长夫人还从未登月过，但Vhd Vhd并不反对，甚至把她推到梯子上，喊着：“你去吧！”于是，我们大家都动手帮助她：我从后边支撑她，我感到她在我的双臂之上，圆圆的，软软的。为了撑住她，我的手掌和脸都紧紧贴着她，直到她升到月球时，我感到一种失去接触的痛苦，以至为了能跟随其后，便扑过去说：“我再上去一点，好扶她一下！”

我像被一只钳子夹住一样给拉了回来：“你留在这里，这里有你该干的事！”Vhd Vhd船长并没提高音量，对我命令着。

那时每个人的意图都已经很清楚了，而我却没有理解，甚至现在也不见得把一切都弄清吃透。船长夫人肯定一直怀着与我表弟共同登月的愿望（或至少不让他一个人出现在月亮上），而她的计划很可能有更加远大的目标，甚至是得到聋子的理解而共同谋划的：一起藏在月亮上面待一个月。但是也许我的表弟是道地的聋子，对她所试图解释的一切都没有理解，甚至连自己是夫人所期望的对象这点都毫无觉察。船长呢？他期望摆脱妻子，我们看到，她刚一到月亮上面去，他就变了模样，于是我才明白为什么他根本不设法挽留她。然而，他能从一开始就知道月亮的轨道在变化吗？

我们谁也没有对此有过疑问。聋子，也许只有聋子在朦胧中知道些什么，预感到那晚将要告别月球。为此，在他的秘密地方藏了起来，再没有露面。船长的妻子则一直跟着他：我们看到她多次穿过鳞片间的开阔地，突然停下来，望着我们这些留在船上的人，似乎是问我们是否见到过聋子。

那夜肯定是有些不正常：海面不像以往月圆时那么紧绷绷的几乎向天空拱起来，而是显得很放松，很柔和，好像月亮的磁力不再发生作用了。连月光也不同于其他满月之时，好像在黑色夜幕中变得更浓了。那月亮上面的同伴们应该也发现了正在发生的情况，向我们投来惊慌的目光。我们双方不约而同地叫出声来：“月亮远离地球而去了！”

喊声未落，月亮上露出了我的表弟，他奔跑着，显得并不惶恐，也没被惊呆：他手扶月亮地面，像以往一样翻了个跟头，而这次他却只能跳到空中悬浮了起来，像上次小Xlthlx一样，在月亮与地球之间停顿了一会，他转过头，用力像游泳时战胜水流的样子挥臂朝我们的方向以从未有过的缓慢速度游来。

月亮上的其他水手都急忙模仿他的样子，没有人想到把采集到的月乳带回船上，船长也并未为此而斥责哪个。由于时间过得长了些，两个星球之间的距离不再容易穿越，无论他们怎样模仿表弟或飞行或游泳，都是在半空手舞足蹈胡乱比划而已。“互相抓住，笨蛋！你们互相抓住呀！”船长大声叫着。听了他的命令，水手们试着相互抓住，形成一团，一起向地球引力区前进：突然一下，扑通一声就落入海里。

小船奋力打捞他们。“等等，还差夫人呢！”我叫了起来。船长夫人也试图跳过，但她只在离月球几米的地方飘动，划动着她那银白色的双臂轻柔地飘动着。我爬到梯子上，想把竖琴伸过去让她抓住这个机会。“你到不了那里！要去抓住她才行！”我挥动着竖琴想纵身跃起，而我头顶到月亮的距离不再是先前那么近了，那巨盘似的月亮显得小了，而且越来越小，好像是我们的目光把它盯得越来越远。天空像个无底深渊，只有星星越来越多，夜空在我们头上

泻下一条空洞洞的河，使我陷入无比惊恐和头晕目眩之中。

“我害怕，”我想，“我太怕跳下去了！我是胆小鬼！”而那时节我竟跳了下去。我在空中拼命游动，把竖琴伸向她，而她非但不迎我而来，反而自转起来，朝着我的一会是脸，一会是后背。

“我们拉到一起呀！”我喊着，已经快赶上她了。我抓住她的腰，手臂和她握到一起。“我们一起落下去！”我集中全力要跟她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体验搂着她的全部的滋味，以致较晚才意识到虽然在拉她摆脱月球，却使她又重新回落到月球上。难道我没有意识到吗？还是我从一开始就有了什么想法？我无法理出自己的思想头绪，却从喉中冒出了一句：“我跟你在一起待一个月吧！不，我靠着你来待一个月！”我喊着，无比冲动。“我在你身上待一个月！”就在那时，我们落到月亮上，我撒开了手，我们一东一西摔在凉凉的鳞片上。

我抬起眼，以为就像前几次登月时那样，一定会看到我头顶上面的汪洋大海像一个无边的巨大屋顶。然而，此次虽然见到了它，却要高得多了，还有海岸线，礁石，海角；至于那几只船，就实在小得可怜；同伴们的脸已无法看清，他们的呼喊声也极其微弱。只有一个声音从近处传来，那是 Vhd Vhd 夫人的声音。她找到了竖琴，正抚摸着它，弹出如诉如泣的一支悲曲。

漫长的一个月开始了。月亮缓缓地围绕着地球转动，在这个悬在空中的星球上，我们看到的不再是熟悉的海岸，而是其深无比的汪洋大海，炽热的火山砾形成的荒漠，冰川覆盖的陆地，偶尔闪现出爬行动物的森林，飞流直泻切成的陡峭山石，沼泽地上的城镇，凝灰岩的大墓地，陶土泥浆的帝国……距离使一切都涂上一层相同的色调：从外边看去，每个形象都显得陌生。大象群和蝗虫群在平

原上都显得一样铺天盖地，一样浓稠密集，以致无法区分它们。

照说我应该非常幸福：终于如愿以偿，只有我和她在一起，独享与 Vhd Vhd 夫人的亲密，而表弟所羡慕的月球成了我独占的领地；这一个月中的日日夜夜，月球毫不间断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月球表面的乳汁以其酸甜可口的味道滋养着我们。当我们举目望去，那个养育我们的世界终于在我们眼前展现了它多变的形态，没有哪个地球人能看到如此景色；我们凝望月球那边的星辰，大大小小的，像是被天穹压弯了的枝上挂满的成熟了的亮果。然而一切都在更光明的希望的那边，对于我，这却是一次流放。

我只是在想念地球，是地球使我们每个人成为自己而非他人；而站在这个远离地球的地方，我自己似乎不是原来的我，她也不是原来的她。我渴望回归地球，担心会失去它。我的爱情之梦也是在地球与月球之间翱翔游动时就完成了，没有了地球的引力，我的爱恋只能集中在我对深感缺憾的一切的思念之情上，那个地方，它的周围，它的过去和未来。

这是我的感受。她呢？我一对此自问，就担心害怕。因为，如果她和我一样只知思念地球，就是一个好迹象，是我们终于达到相互理解的标志；但是，也可以是一切都枉费心计的表现，说明她心里惦念的只有聋子。然而，全然不是。她从未抬眼看过我们那个地球，只是在荒野中面色苍白地嘟嘟囔囔，没完没了，抚弄着竖琴，好像与月球的这个临时条件颇相融合。这能是我战胜了对手的标志吗？不！我输了，输得毫无希望。因为她明白我的表弟的爱只在于月球，她所想的就是变成月亮，成为她所爱的物体的一部分。

月亮完成了它围绕地球一周的旋转，我们又再度回到金礁湾上方。当我认出这个熟悉的海湾时，真是惊恐万状：即使最悲观的预

想，也没料到它会因距离加大而变小到如此地步。我的伙伴们在那一湾水面上又划船过来了，他们没有带梯子，因为实在是用不上了；但是几条船上伸出了一片长长的矛，每人挥舞着一支，每支长矛的顶端装了一只齿叉或四爪钩，也许是想最后一次抓住月亮的鲜乳酪，或者是给在这里的我们一点帮助。很快，事情变得十分明显，竿子不够长，不足以伸到月亮上；于是，竿子纷纷落下，显得那么短小，那么沮丧，漂在海面上；有几只船在这番混乱之中失去平衡，翻了个身。就在此时，一条船上开始伸出一枝更长的竿子：那是竹竿，是许多竹竿一根接一根而成的长竿。要竖起它来需要非常缓慢的操作，因为竹竿很细，操作中的抖动会使它们折断。这种操作要有很大力气，而且要技艺精湛，才能使所有的重力垂直，不让小船倾斜失衡。

看啊！这竹竿的顶尖果真触到月球了！我们眼见它探过来，戳到鱼鳞片片的月球表面，并且停顿了片刻，似乎是给月球一点小小推力，而这推力大到甚至能使月球离地球再远一些，然后再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好像先完成一个弹跳，再度反弹远离开。我认出来了，不，我和 Vhd Vhd 夫人都认出来了，是我的表弟，只能是我的表弟！是他在最后一次和月亮做游戏。他用此雕虫小技，使月亮在他的竹竿上就像在靠他支撑平衡。我们发现，他的这种才干绝无任何其他目的，绝不打算得到什么实在的结果，甚至可以说是要把月球推开，把它送上更远的运行轨道。也就是他，他不会接受违背月球的本性、行程和意愿的观念，如果月球现在要远离地球而去，是他在享受这种远离，如同当初享受它的邻近一样。

面对这一切，Vhd Vhd 夫人该作何反应？只有这个时刻才显出她对聋子的爱绝非任性的轻佻之举，而是义无反顾的。如果表弟爱

的是月亮，她宁愿留在这里，在月亮上面。我产生这种看法，是因为看见她并没有向竹竿迈进一步，只是举起竖琴向地球伸去，并且拨动起琴弦来。我所谓“看见”，只是用眼角余光看见她的形象，因为竹竿刚一触到月球，我就跳上去抓住了它，像一条蛇爬在竹竿上，用双臂双腿之力，在空气稀薄的空中轻飘飘的，感受到一种回归地球的命令对自然力量的控制，全然忘却了我之所以登月的原因，或许是对这动机的不幸结局有了空前清醒的认识。我顺着竹竿爬到某一点就不再需要用任何气力，便被地球吸引着朝下跌落，竹竿被摔成千截万段，我也落入海中。

回归地球是甜美的，重返祖国是幸福的，但我的心中仍为失去她而痛苦，我的眼睛一直盯着月球，望着永远无法追得上的她。我用目光搜索，找到了她。她仍在我离去的那个地方，在我头顶上的一片滩地上，一言不发。她是一片月色，手持竖琴，轻轻拨弄。我还能清楚地看出她的胸脯、手臂、腰身，完全与我记忆中的形象吻合。现在，月亮变成了一个又扁又圆的远远的银盘，而只要天空中有月亮出现，我的目光就投向它。月亮越是变得大些，我就越想象在不同的视角中看到她，或者她的什么东西。是她使月亮成为月亮，每逢月圆就使狗们整夜叫个不休，而我也在其中。

## 天亮的时候

G.P.库帕解释说,由于一种不定形的星云似的流体的收缩,太阳系的星球系开始在茫茫黑夜中凝固。一切都又冷又暗,最后是太阳,它也开始收缩,直到缩小成现在的大小模样,在这个收缩凝固的过程中,温度升啊升啊,提高了数千度,于是便向茫茫太空发出了辐射!

那时候真是一片漆黑啊!老 Qfwfq 应和着库帕的说法,我当时还是个小孩子,刚刚记事。平常,我的爸爸妈妈和 Bb'b 奶奶在一起,还有来访的姑姑、叔叔和舅舅,后来变成马的 Hnw 先生,再就是我们这些小孩子。好像我曾经讲过,我们在云上面,就像睡觉的样子,平躺着,一动不动,随云而转动飘移,我们这些人可不是躺在外边的,明白吗?在云的表层可绝对不成,那里太冷了。我们是在云表层下面,就像铺盖着一层流动的颗粒状态的物质。那时候,计算时间的方法还不存在,每当我们数云层转动的圈数就要发生争执。因为在一片漆黑之中是没有任何参照点的,结果我们总要吵起架来。于是,我们索性任时光流逝,多少个世纪都如同几分钟而已;只有等待,尽量盖暖

捂好，昏昏而睡，过一阵便发出点声响，好让彼此明白我们大家还都在那里；当然，还要搔痒，因为这些粒子的旋转效果便是一种令人讨厌的痒痒。

我们在等待什么？没人能说得清楚。当然，Bb'b奶奶还记得物质均匀地分散在空间，还有热量和光线的时候。老人在讲话时会有些夸大其词，不过我们都明白，随着时间流逝，总是有所改进，或者有所变化。我们的问题就是度过这漫漫黑夜。

比所有人都过得更好的是我姐姐 G'd(w)<sup>n</sup>，因为她性格内向，是一个害羞但任性的女孩，喜欢黑暗。G'd(w)<sup>n</sup> 选择的是偏远的地方，在云的边上。她静观漆黑的夜色，任凭尘埃微粒流动成小型瀑布，自言自语，发出像小小瀑布似的笑声，甚至还哼唱着；她不论是睡着还是醒着，都爱做梦。她的梦与我们的都不同：在黑暗之中，我们梦到的还只是黑暗，因为我们头脑中别无其他；而她梦的，据她所说，则是更深更广更柔软光滑的黑暗。

是我父亲第一个发现有了什么变化：我正在打盹，被他的喊声叫醒：“注意！这里摸得到了！”

我们身边的云一直是流动的物质，而那时开始凝固了。

其实，我母亲已有好几个小时总是翻来覆去，并埋怨说：“哎哟，我真不知道该向哪边侧身了！”总之，听其言便可得知她睡觉的地方有了一种变化：那些尘埃原来是软软的，富有弹性的，散布均匀的，人身在其中可以不留任何痕迹，无论怎么躺着都觉得舒服。可是，从这时起，尘埃形成了一些凸起和凹陷，显露出她平时卧态全部体重压出的起伏身形。她觉得下面好像有许多颗粒变得厚实或肿大起来，好像下面数百公里之下有什么在通过层层柔软的尘埃施加压力。通常，我们对母亲的什么说法都不太听信，对于她这么一个超级敏感者，

而且岁数又相当大,那种存在方式实在是不适合她的神经。

接着,是我的哥哥Rwzfs,他当时正处于青春期,每隔一段时间就听到他拍拍打打,又挖又刨,总之,是不安宁的样子。

我问:“你干什么?”

“玩玩。”他说。

“玩?玩什么?”

“玩一个东西。”

你们明白吗?这可是头一次啊!可以玩的东西是前所未有的。想想看,我们能玩什么?玩那种气态物质?这适合我姐姐G'd(w)<sup>n</sup>。如果Rwzfs有什么可玩之物,那一定是他找到了什么东西。果然,他带着一种夸张的口气说找到了一块石子。其实不是石子,但肯定是一种坚实的材料,一种不那么气体的东西。对于这点,他不是那么准确,而是讲些随心所欲的故事。那正是镍形成的年代,他那时言必称镍,说:“看,是镍!我玩镍呢!”为此他得了个“镍Rwzfs”的绰号(他并没有变成镍,只是因为他太迟钝,好像不能走出矿物阶段;事物都变化了,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因为他是我哥哥。他总是有点迟钝,这不假,但他不是金属类的,而且还有些胶质,以至很年轻就娶了海带中最早成熟的一个,然后就音信皆无了)。

总而言之,似乎所有人都感觉到什么,只有我例外,也许是我太不留意了。无论是睡着还是醒着,我都听到父亲的叫喊声:“这里,又摸到了!”这是一种没有意义的表达(因为在此之前肯定是什么也不曾摸到过),但是在那个瞬间,此话就有了意义,他说明我们开始体验一种感觉,略有些恶心,像是一种污泥沉积在我们下面,变成了盘子,我们在上面可以弹跳起来。我抱怨地叫:“唉,奶奶!”

我后来多次自问,为什么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叫奶奶。Bb'b奶

奶习惯于旧时的一切，常做些不合时宜的事。她始终相信物质是均匀膨胀的：比如垃圾，你随便把它丢到哪里，它就会变得稀薄，逐渐消失。也许是凝固过程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污垢垃圾开始在尘埃粒子表面附着变浓，不能再向四下飞散。对此，奶奶脑子里却一点也没有意识，致使我在朦胧中把这与“摸到”的现象联系在一起，想到一定是奶奶做了什么事情，便发出了那声惊叫。

而Bb'b奶奶则问我：“什么？你摸到了我的圆蛋糕？”那种中间有孔的“圆蛋糕”是奶奶在宇宙第一次大灾变时发现的，不知是何种银河系的物质，她一直随身携带，以便坐在上面。在那漫长的黑夜中，不晓得什么时候给搞丢了，她就一直怪罪于我，硬说是我把它藏了起来。现在，我非常憎恨的那个东西竟然出现在我们的云外，奶奶所能埋怨我的只能是我没有像哨兵一样始终盯住它不放。

我父亲对她总是十分尊重，但也做不到坚持观察她的“圆蛋糕”。“妈妈，听着，现在正在发生什么我还弄不清楚的事情，您还是拿好您的圆蛋糕吧。”

“嗨，我都没法睡觉了！”妈妈在这个时候也不合时宜地插了一句。

这时，只听一阵“噗啊哧！呜啊哧！嘶格啦！”。我们一听就知道是Hnw先生出了什么事，又咳又吐的。

“Hnw先生！Hnw先生！保重啊！您在哪里？”我父亲开始说了起来。在那没有一丝光线的黑夜中，我们费了好大力气才抓住他，把他拉到云上边来，让他喘喘气。我们把他平放好，当时的云表层已经又硬又滑了。

“哇！这东西封在里边了！”Hnw先生在表达能力方面实在让人不敢恭维。“一个往上，一个往下，咽着！嘶克拉哧！”说着，又吐了

起来。

新情况在于若不留神就会在云里陷落下去。我母亲凭她的灵感，最先明白了这点，连忙喊起来：“孩子们，你们都在吗？你们在哪里？”

我们当时真有些疏忽麻痹。在过去，多少个世纪都循规蹈矩地轮转而过，那时人们只担心不要失散；现在，这个问题才又回到头脑中来。

“镇静！镇静！谁也不许离开！”爸爸说。“G'd(w)<sup>n</sup>，你在哪里？双胞胎呢？谁看见他们了？快说一声！”

无人回答。“哎呀！把他们丢了！”母亲喊起来。我的小小弟弟们还没到能与谁沟通信息的年龄，所以很容易给弄丢，必须时刻看住他们。我自告奋勇地说：“我去找他们！”

“对，好 Qfwfq！去吧！”爸爸妈妈说完就后悔了：“可是，你别走远，不然你也要丢了！”“去吧！不过要吹口哨，好让我们知道你在哪里。”

我开始在黑暗中行走，在那正在凝聚中的云的沼泽中行走，不断发出噗哧噗哧的声音。我所说的行走，就是在云表的一种运动方式，这在几分钟之前还是不可能想象的。现在，云体承受力很小，如果不小心，就不是在云表行走，而是斜着或垂直着陷落下去，被云体物质掩埋住。不管我朝任何方向在任何水平上行进，找到小小弟弟的可能性都是同样的：鬼晓得那两个家伙跑到哪里去了！

突然，我滚了一下，用现在话讲，是有人绊了我一下。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摔跤，甚至连什么叫摔倒都不懂，好在我还在柔软物质之中，并不疼痛。“别往这里踩！”一个声音响起来，“Qfwfq！我不乐意！”是姐姐 G'd(w)<sup>n</sup> 的声音。

“为什么？那里有什么？”

“我用一些东西做了一些东西……”她说。可是，想弄明白她的话，真够费劲的。我姐姐在这种泥沼中揉搓什么，搓出一座小山，山上有高低起伏的垛子。

“你在做什么？”

G'd(w)<sup>n</sup>没头没尾地答道：“一个有里边的外边，特兹。”

我一个跟头接着一个跟头地前进，在Hnw先生那里又摔了一次。他已经陷入正在凝固中的物质，而且是头朝下的。“上来！Hnw先生！您不会站不起来的！”我得帮助他出来，可自己已经陷在底下，就从下面往上猛推他，方才成功。

Hnw先生一边咳嗽，一边喘气，一边打喷嚏（当时确实是空前寒冷），突然出现在奶奶坐着的地方。奶奶飞到空气中，反而高兴地大喊起来：“小孙子！小孙子回来了！”

“不，不对！您看，是Hnw先生！”她真糊涂了。

“我的小孙子呢？”

“在这里！”我喊起来，“还有圆蛋糕！”

小双胞胎藏在一个秘密的地方有一段时间了，就在厚厚的云层中，而且是他们把奶奶的圆蛋糕给藏了起来，为的是自己玩。当物质还是流体状态时，他们可以跳着穿过圆蛋糕中间的窟窿，而现在却被一种海绵状奶酪似的东西给堵在圆蛋糕的中孔里，感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抓住圆蛋糕！”我努力让他们明白，“我拉你们出来！小傻瓜！”我拉呀拽呀，和他们在云里翻着跟头，圆蛋糕表面已经有了一层像蛋白似的胶膜，刚一露出云表，竟然迅速融化掉了。天知道发生了什么，怎么向奶奶解释呢？

这时候，姑姑叔叔舅舅们也不会挑选更合适的时间，慢慢站起来

说：“哎，已经很晚了，也不知道我们的孩子在干什么，我们有点不放心，大家在一起很高兴，可是，我们最好还是现在就回去。”

不能说他们没有道理，相反，应该引起警觉，已经过了好一段时间，姑姑叔叔舅舅们平常待的地方偏远，都有些局促不安。也许他们一直如坐针毡，却没敢说出来。

我父亲说：“如果你们要走，我们也不强留；不过，你们要考虑好，是否再等一会更好，等情况更明朗。现在就走，也不知道会遇见什么危险。”总之，他的话充满了善意。

他们回答说：“不，不了，谢谢你的好意。我们聊得很好，不过现在就不再打扰了。”还有一些单调乏味的话，我们也听不懂多少，他们也不当成什么要紧的。

姑姑叔叔舅舅三个人，都是瘦长个子，模样很相似，我从来就搞不清他们之间是什么兄弟夫妻关系，他们跟我们是什么亲缘关系：那时候许多事情都是模模糊糊的。

他们一个一个动身了，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朝着漆黑的夜色走去。为了彼此联络，他们不时发出“喂！喂！”的喊声。

三人刚刚动身不久，就传来“喂！喂！”的喊声，但是听起来像是来自很远的地方，而他们应该刚走出不远。接着，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对话：“这里是空的！”“这里过不去！”“你为什么不到这里来？”“你在哪里？”“跳啊！”“跳什么？好样的！”“可是从这里又要退回去了！”总之，什么也听不懂，只知道他们与我们之间正在拉开遥远的距离。

姑姑是最后一个走的，她的话最有条理：“现在我一个人留在这个硬东西上面，开始脱离了！”

叔叔舅舅二人的声音来自遥远的地方，他们总是反复说：“傻瓜！傻瓜！……”

通过这些声音,我们仔细观察黑暗中的变化:这是被我赶上亲眼目睹的唯一一场大变迁,与之相比,其他事件都实在不足挂齿。这种变化从地平线开始,那种震动与平时说的声音不同,也不是现在说的“摸到”,或者是什么其他,可以肯定的是很远的地方在沸腾,而且在逼近。总而言之,一切黑暗与一种不黑暗相比才显得黑暗,那种所谓的不黑暗的东西便是光。当我们对事物的发展做出更认真的分析时,就发现:天空仍然是漆黑一片,但是又开始黑得有所不同;其次,我们所在的物体表面变得凹凸不平,结了一层硬壳,一种令人作呕的脏冰正在迅速融化,因为温度正在急剧上升;第三,我们后来所称的光源就是一团炽热的东西,它与我们之间隔着一望无际的空间。那光似乎是五颜六色在闪闪跳动。接着,天空里除了我们和那团炽热的东西,还有一对光亮的游动的小岛,而且它们在太空旋转着,上面有我们的姑姑叔叔和其他的人。此时,他们已经变成远远的影子,并且向我们发出尖叫声。

最重大的事件是:那团云的核心收缩了,发出了热和光,现在有了太阳。其余的云团继续围绕着太阳旋转,并且慢慢变成若干星球:水星,金星,地球,还有其他更远的行星。另外,就是特别热,热得要命。

我们目瞪口呆,直挺挺地站在那里,只有Hnw先生还出于谨慎起见保持着匍匐状态。奶奶笑弯了腰。我说过:奶奶曾经历过到处光明的时代,在漫漫长夜的黑暗时代里,她一直说事情迟早要回到原先的样子。现在应验了,她故作不以为然态,显得发生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由于我们并没有注意到她,便笑了起来,大声说:“无知啊!无知啊!”

不过,她现在的记忆力也是靠不住的。父亲按照自己的理解,不无小心地说:“妈妈,我知道您明白,可是,这次现象似乎是不同以

往……”他指指地面：“您看啊！”

我们低头一看，支撑着我们的地球曾经是透明的一团胶质，现在已经变得越来越坚硬混沌，从中心开始凝成一种蛋黄状。当时，我们的目光还可以穿过地心看到被初升的太阳照亮的另外一面。在这个透明的大球中间，我们看到一个阴影在移动，好像在游动或飞行。母亲喊了起来：“我的女儿！”

所有人都认出来，她就是G'd(w)！也许，她被太阳的火热给吓坏了，凭着她腼腆的性格，竟沉入正在凝固的物质之中。现在，她正试图在这个球体深处打开一个出口，好像一只金银色的蝴蝶，时而行进在被太阳照亮的部分，时而消失在正不断扩大的阴影之中。

“G'd(w)！G'd(w)！”我们呼喊，都扑到地面上，恨不得也冲开一个口子，好去追赶她。然而地表已经成了越来越硬的地壳，哥哥Rwzfs把头伸进一道裂缝里，差点没给堵死在里面。

后来再也看不见她了，整个地球的中心已经成为固体，我们的姐姐留在地球的那边，从此杳无音信。她被埋在地下深处，还是从地球另外那边逃生了？我们都不得而知。直到事隔很久以后的一九一二年，我才在坎培拉遇见了她，她已经嫁给一位退休的铁路员工苏利万，变得几乎认不出来了。

我们站起身来。Hnw先生和奶奶在我前边哭泣着，被一片天蓝色和金色的火苗包围着。

“Rwzfs！你为什么给奶奶点火？”父亲大叫起来，可是，当他转身再看到哥哥，才发现他也被同样的火苗包围着。母亲、我和所有人都置身于这种火苗之中。我们并没有被燃烧，只是沉浸在一种耀眼的光的汪洋之中。蓝色的火升起在整个地球表面的上方，那是一种空气的火，我们可以在这火里又跑又跳，甚至飞舞，这对于我们实在

是一种新的乐趣。

太阳的辐射燃烧着各行星的由氦和氢形成的外层，它们就在空中，我们的姑姑叔叔舅舅就在那里。那些着火的星球旋转着，后边拖着长长的金色和青绿色的长须，好像彗星和它的尾巴。

黑暗又重新降临了，我们以为该发生的都发生完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奶奶说，“听老人的话没错。”

可是，那不过是地球照例在完成它的自转，是夜晚。一切才刚刚开始。

## 太空中的一个标志

太阳在银河系之外用了大约两亿年时间完成了银河系的全部旋转。

确实如此，它是用了这么长时间，Qfwfq说：有一次，我在太空经过时做了一个标志，为的是在两亿年后再次经过那里时能看见它。一个标志？什么样子的？很难说得清，因为一说到标志，你们立刻就会想到与其他东西不同的标志，而那里却没有任何可以与其他相区别的东西。你们会想到用手或者什么工具制成什么标志，然后还可以用手或者什么工具消除掉它。但是我的那个标志却留了下来，再说，那时什么工具也没有：手啊，牙啊，鼻子啊，这些都是后来才有的。你们会说，标志有什么形式该不是问题吧，反正无论怎样的形式只要是标志就可以嘛，与其他标志一样或不同都可以。说得轻松！我那时候还没有与其他标志相同或不同的任何范例，连可以模仿照搬的东西都不存在。一条线，不论是直线还是弧线，谁都不知为何物；一个点，不论是凸出还是凹进的点，谁都不曾想过。我有

心做一个标志,这是真的,或者说我曾想把我做的随便什么当成标志。于是,我在太空中那一点,而不是在其他地方,做了一个我认为是标志的东西,结果我真做成了。

总之,因为是宇宙,或者至少是银河系里的第一个标志,应该说我做还是不错的。看得见吗?好样的!谁有一双能看到那个时代那个地方的眼睛?那时候那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看见,也没有能提这个问题的人。标志该是可以识别而且不会和其他东西搞混的,这一点没有问题。茫茫太空中所有其他点都是毫无区别的,唯有这一点上有标志。各星球做着自己的运行,太阳系走着自己的轨道,那个标志很快就被甩在我身后,和我隔着无垠的太空。但是这无法阻挠我对何时能重返那里和怎样识别我那标志的思考,那对于我将是多么巨大的欢乐啊!就在那个原本无名的地方,走过不见任何亲切熟悉的东西的十万光年,事隔多少世纪之后,我能再次见到它,仍是当初把它留在那里的样子,赤裸的,生硬的,然而却有其自己的被我做成的不可混淆的形态。

银河带着它的一群星系、星球和星云缓缓向上飞行着,太阳系则往边界一带运行。在这场转马游戏中,唯有我的标志固定不动,处于任何轨道之外的一点(为了做这个标志,我有意向银河系外沿探出去一些,使它能定位在所有旋转世界的任何物体都不能触及的地方),那个点从那时起就不再是任意一点,而其他任何一点都可以以它来确定。

我日夜思念着它,甚至无法去想别的事情;或者说,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有了可以想念的机会;换言之,我从来不可能思考什么,因为首先没有可以思考之事物,其次,也没有可思念之标志。自从有了那标志,就有了让人想念的事物,因而那里的标志就成为可思念之物,也成为自己被思念的标志。

那么,情况就是这样的:标志用于标出一点,但同时又标志着那里有一个标志,这是更重要的。因为点多得不计其数,而标志只有一个,同时又是我的标志;因为它是我做过的唯一一个标志,而我是唯一一个做标志的人。它就像一个名字,那一点的名字,也是我的名字,我在那点上标出的名字,总之,是所有要求有其名称的一切之中唯一一个具有了名字的。

我们的世界被银河系拖着运行,飞到那遥远的空间之外的地方,而标志就在那个被我留下的地方,标志着我。它一直带着我,全部地拥有着我,介入到我和一切与我相关的事物之中。在等待与之重逢这段时间里,我本可以再试着发明其他标志或不同标志的组合及相同标志的系列。但是,我做那个标志后又过了成千上万年(从我在银河系的不断运动中把它投入空间的几秒钟算起),现在需要认真回忆它的每个细节(即使对之缺乏一丝一毫的把握,都会造成它同其他标志的无法区分)。我意识到,尽管我的大脑对它的大体轮廓和一般表象还有印象,我还是有疏忽之处;总之,若要把它分解成若干部分,我就无法记清各部分之间是怎样的。我需要让它就在我面前以供研究咨询,而它却在距离遥远的不知什么地方。我做它就是为了知道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再见到它,但在我再见到它之前却无法弄清这一点。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不在于此,要紧的是弄清它是什么样子的。于是,我开始对它做各种假设和一个标志必须具备什么方式的理论探讨。我采取排除法,把一个个不可能的标志种类都全部排除,剩下的便应是正确的标志。可是,所有那些想象出来的标志都以无法捕捉的易逝性一闪而过,因为它们都没有我的第一个标志做参照。在这种痛苦的折磨中(而此时银河系仍不知疲倦地继续着自己在柔软空洞的河床上的流动,像是被所有点燃并辐射着它的原子刺激而骚动的),

我明白我对那个标志已经只有混乱的概念，我能抓住的只是一些可以互相更换的标志碎片，也就是标志内部的标志。可是，标志内部的标志的任何变换都会导致一个完全不同的标志。这就是说，我忘记了我的标志是什么样子的，也就无法让它再返回我的头脑中了。

我失望吗？不！忘却是很烦人的，但不是无法补救的。不管怎么样，我知道标志就在那里，一动不动，默默地等待着我。我会回到那里，重新找到它，我会再度理顺我思维的脉络。估计我们已经到了银河系旋转历程的差不多一半，只要耐心，后半总是使人觉得更快些。现在我不该再想别的了，只能集中精力想我的标志是否还在，我是否还会路过那里。

日复一日，现在该接近那里了。我急不可耐，因为我随时可能在每个瞬间遇到它。是这里？不对，再往那里一点？我一直数到一百……没有。是过去了吗？难道我的标志还留在鬼才知道的什么地方，完全在我们这个轨道之外？我未曾考虑过运动中的摆动，而那时天体受到引力作用的影响，运行轨迹极不规则，画出来简直就像大丽花的外沿轮廓。又过了几万几十万年，我重新运算出结果来：按照我们的运行，不是每个银河年重返那里一次，而是每三个银河年才一次！也就是每六亿太阳年一次！等了二亿年的人也可以再等六亿年！我等待着。道路是漫长的，好在我不是用双脚去走，而是骑着银河系度过那些光年，在行星的运行轨道上，连蹦带跳，就像骑在一匹四蹄冒着火星的马上；我处于一种逐渐上升的兴奋狂热状态，觉着是向着夺取只对我无比重要的标志、王国和名称迈进……

我又做了第二周、第三周的运行。“我在这里！”我大声喊着。在应该是的那点上，我的标志所在处，有一个不像样的一道子：太空中一个刮痕。我失去了一切：标志和点。那个标志就是我的一切。空

间没有了标志,又重新回到空荡荡之中,没头没尾,无始无终的旋转,真让人恶心!包括我在内的一切又都迷失茫然。(您会说,为要标出一点,我的标志或者我标志的涂抹都是一样的。不!涂抹是对标志的否定,因此并不标明,也就是说,对于区别前后左右的其他点,涂抹是一点用也没有的。)

这一令人沮丧的事对我打击很大,使我后来许多光年都过得毫无意义。当我终于抬起眼睛(我们的世界开始有了视觉,继而有了生命),我看到那里有一件我意想不到的东西:我看到了一个标志,但不是我那个,是一个类似的。毫无疑问,是照抄了我的标志。可我一下子就能认出它不是我的,短粗,轻率,笨拙,矫饰,是对我在做标志时的那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纯情的一种污秽的仿造。只有它才使我一下子回忆起我的标志来。“是谁跟我做这种恶作剧?”我怎么也想不通。经过几千年的推论,我终于找到了结论:在另外一个比我们旋转更早的星系里,有一个叫 Kgwgk(这名字是后来到名字时代才有的)的家伙,他是个好捉弄人又充满嫉妒心的人。在一种野蛮的破坏冲动之下,他涂抹掉我的标志,然后又以其粗俗不堪的技艺试图再制作另外一个标志。

显然,那个标志并没有任何可以标明的意义,只不过是 Kgwgk 要模仿我的标志罢了,因此也就没有什么能把这两者加以对比之处。但是,我当时不让对手取胜的愿望比其他任何念头都更为强烈,只想立刻在太空中做一个地地道道的标志,让 Kgwgk 醋心大发,活活气死。在第一个标志以后,我有大约七亿年没有再制作标志了,我又拼力奋发起来。但是,现在的情形已经大不相同,因为正如我所提到的,世界在开始给自己赋予一个形象,每个事物都依其职能而形成自己相应的形态,而且每个形态都被认为会前途无量(其实则

不然,就拿较近一些的恐龙来说,就没能坚持到现代),因而我的新标志受到当时人们的事物观的明显影响,我们所说的风格,就是每一事物以一定方式存在的特别的形态特点。应该说我对此是满意的,不再为我的第一个标志被涂抹而惋惜,因为我觉得第二个会更漂亮得多。

在银河年间,人们开始明白世界上的各种形态直到那时都还是临时的,迟早会一个一个发生变化。对这一点的认识伴之以对旧形象的一种厌烦,使人感到连记忆都不能忍受。我开始受到一种思想的折磨:我在太空留下了一个标志,那个标志曾经使我觉得那么完美,那么独特,那么符合其功能,而现在我记忆中的它却显得那么自命不凡,落伍过时;我当时处理事务竟那么愚蠢,实在早该及时解脱出来。总之,我为那个标志感到羞愧,它继续在若干世纪里被飞行的世界掠过,显出它自身和我的一副可笑的形象,也是对我们的目光短浅的无情讥讽。我一想到它就脸上发烧(我不断想到它),乃至在所有地质年代里,为了掩饰我的羞愧,我都沉入火山口下用牙齿去咬覆盖大陆的冰盖。我的思想一直被 Kgwgk 这个在银河系的航线上始终领先于我飞行的人所困扰,他一定看到了我那个被涂掉之前的标志,这个粗暴无理的家伙一定会嘲笑我,做鬼脸,在沿银河系范围的所有角落都重复着以漫画式的蔑视态度做成的标志。

这一次,星系的复杂运行轨迹对我有利,Kgwgk的星系遇不到我的标志,而我的太阳系在第一圈转完后又准确地回到那个点上,于是我就可以非常精心地擦掉那一切。

现在,在茫茫太空中,我的标志是一个也没有了。我可以动手再画一个,但是我知道人们会依标志而评论制作它的人,在一个银河年中,有足够的时间使人们的口味和想法发生变化,对过去的事物的看法取决于后来发生的情况,总之,我怕现在我觉得完美无缺的东西再

过二到六亿年又会使我形象不佳。然而令我遗憾的是我的第一个标志,被 Kgwgk 野蛮地涂抹了的那个标志,没有能随时间变化而受到指责的地方,就像在各种形态开始之前所诞生的事物包容了可以在任何形式下都能生存的东西,就是说它是一个标志,仅此而已。

制作一个不是那个标志的标志不再使我感兴趣,那个标志我已经忘掉了十亿年。这样,我虽不能制作一些真正的标志,却愿意以某种方式让 Kgwgk 感到别扭。我开始做一些假标志,在太空中标一些斑点、缺口、窟窿,只有像 Kgwgk 这种不合格的人才会把它们当成标志。而他若顽固坚持让它们消失在他的涂抹之下(正如我在以后的飞行中所证实的),则他必然付出很大的辛苦疲劳。(我现在在太空里播撒下那些假标志,就是想看看他的愚蠢和幼稚达到何种地步。)

现在,一周又一周地看着那些涂抹(对于我,银河系的旋转已经变成一种令人厌恶的航行,既无目的又无指望),我发现了一点:随着银河年的流逝,太空中的抹痕趋于褪色,下面又开始显露出我当初绘制的那些假标志。这一发现非但不令我感到遗憾,反而燃起了我的希望:如果 Kgwgk 的涂抹褪去,那个点上我的标志就会再度显现!

于是,我又开始度日如年地期盼着。银河就像在火上平底锅里的煎蛋一样在翻着身,而平底锅本身和煎蛋一样在受煎熬,我就和银河系一起在受着不耐烦的煎熬。

可是,随着银河年的流逝,太空不再是那么光秃、呆板、均匀、辽阔。分散在太阳系其他星球上的许多人也有了像我和 Kgwgk 那样在所到之处做出标志的想法;我不断遇到这类东西,或者是一个,或者是成双成对的,甚至是整打的,都是些简单的二维的胡乱涂画,或者是三维的(比如多面体),或者是更精心堆砌的四维体,等等。在到达我的那个标志时,我看到了同一点上竟有五个标志。我的标志已经

很难辨认：是这个，是那个，还是那个？这个太现代了，尽管它可能最古老。我认不出我自己的手迹，真难想象我会把它做成这副样子……当银河系在空间运行时，把旧的和新的标志都甩在身后，而我再也没有找到我的那个标志。

说以后那些年代是我前所未有的最糟糕的银河时期绝非夸大其词。我向前行进着，并在太空中寻觅着，在越来越稠密的标志中，世界上的任何人都有可能以某种方式在太空留下什么痕迹。每当我转回来一次，就看到我们的世界更加拥挤，以至世界和空间都显得彼此成了对方的镜子，两者都以象形文字和表意文字细致地记录了自己的历史，而每个字可以是也可以不是一个标志：玄武岩上的一个石灰壳，荒原上被风吹而成的一个沙堆，孔雀尾羽上的眼状图案（渐渐地，生活在标志世界里的人们把原本只是存在着的并非标志的无数事物也都看成标志，并把它们加入人们专门制作的庞大的标志队伍），在片状岩上火烧成的一个条纹，纪念堂三角形墙框的第四百二十七道槽沟有点斜，在磁暴时屏幕上出现的一个个道子（标志系列在标志的标志的系列中翻番，无数次重复的标志有时是一模一样的，但又总有所区别，因为特意制作的标志还要加上正好赶在那里的标志），某份晚报上的字母R的一条腿着墨不佳，正赶上纸纤维渣凸出；墨尔本的船坞间的一扇涂了沥青的墙上八十万道沥青中的似乎不平常的一道；统计表上的一条曲线，柏油路上的一条刹车印，一个染色体……都能令人一惊：就是它！我能在一秒钟内找到自己的标志，无论在地上还是在空间都无所谓，因为通过标志确立了一种没有明显分界的持续性。

如今在宇宙中再没有容器与内容，有的只是重叠的胶粘在一起的标志的总厚度，它们占据了整个空间，是一种持续的星点，极其细小，一种线条与刮痕的突起与雕琢而成的网，宇宙从所有方位和维度

上被胡涂乱画。再也没有办法确定一个参照点：银河继续运行，而我却不再数其转数了，任何一点都可能是起点，任何与其他标志相交叉的标志都可能是我的，可发现它再也没有用了，反正离了标志的空间已不再存在，也许从未存在过。

经过埃德文·P.哈勃对银河系偏远速度的初步运算,可以确定整个宇宙物质在开始向太空扩展之前曾经集中于一点。造成宇宙之始的大爆炸发生在约一百五十亿到二百亿年前。

当然,一切都集中在那一个点上,老 Qfwfq 说,“要不还能在哪里?那时还无人知晓,太空存在着。至于时间,同样如此:我们能对时间做什么?都在那里挤得像沙丁鱼一样。

我说“挤得像沙丁鱼一样”,只是为了用一种文学形象,事实上连挤在一块的空间也没有:我们每个人的那一点与别人的点相重叠,因为只有一点,而我们大家都要挤在这一点上。总之,如果不从性格上讲,我们都彼此互不干扰,因为没有空间,总有像 Pber<sup>t</sup> Pber<sup>d</sup> 先生这么讨厌的人在身边,实在是最烦恼不过的事情。

我们有多少人?我从未对此有过什么概念,哪怕是大概的近似数也没有。要数人数就起码得跟别人稍微分开一点,而我们全都只有这一点。别看表面显得那么密切,其实这很不利于交际。我知道,比

如在别的时代,近邻之间都来往走动,在那里,因为大家都是近邻,彼此连早安之类话都不用说。

结果,每个人只能与为数极少的相识者有关系。我记得的只有Ph(i)NK。夫人,她的朋友De XuaeauX,一家名叫Z'zu的,Pber<sup>t</sup> Pber<sup>d</sup>先生我前面已经提过。还有一个打扫卫生的女人,被称做“维修专员”,因为环境太小,全宇宙只有她一个。说真的,她整天都无事可做,连掸灰尘都不用,在一个点上连一个尘埃都无法进得去,她只是在不断用闲言碎语和呜咽啼哭来发泄自己。

仅我说的这些人就够超载了,还要加上我们必须堆在身边的东西:所有需要拆散或集中以便构成宇宙的材料。我们当时都不可能知道那就是后来构成天文的(如仙女星座),地理的(如水柱长石)或化学的(如铍的同位素)材料。另外,总要碰着Z'zu家的家具:吊床,床垫,篮子;对这些Z'zu稍不留神,他们就会以人口众多之家的理由表现出似乎世界上只有他们一家,甚至要拉一根横穿全点的绳子晾内衣。

不过,别人对Z'zu家也有不公正之处,就从称他们为“移民”开始,好像别人都是原先就在此地,他们却是后来从外面来的。这是毫无根据的偏见,我认为反正既无从前也无以后,更没有可以迁来的别处;可是有人认为“移民”的概念可以纯粹当做一种状态来理解,就是说不在于空间和时间的变化。

我们说,这是一种狭隘的观念,我们那时的庸俗观念。这是我们所在的环境的过失。这种观念在我们所有人心底都存在,请看:直到现在,只要我们中间有人相遇,它就还要冒出来。不论在公共汽车站,电影院,还是牙医的国际会议上,人们往往都回忆当年。我们彼此问候,有时有的人认识我,有时是我认识别人,紧接着就开始互相询问(尽管各自只记得别人所记得的那些),这就再次触及当初那些口

角、恶行、愤慨。直到提及 Ph(i)NK<sub>0</sub> 夫人为止。所有的故事都要归结到她那里,而一切庸俗的情感都被突然抛到一旁,人们觉得像在一种慷慨神圣的激动之中得到宽慰。Ph(i)NK<sub>0</sub> 夫人是我们谁都难以忘怀的,所有人都怀念的唯一一个人。她到哪里去了?我们好久没有再寻找她:Ph(i)NK<sub>0</sub> 夫人,她的胸部,她的腰身,她的橘红色晨衣,无论在银河的这个太阳系还是在其他地方,我们都再也没有见到过。

我很清楚,在稀薄化到了极端之后,宇宙又重新稠密化,因而还要轮到我们再度团聚的理论难以令人信服。可是我们中间不少人还是指望着它的实现,不断为我们再度团聚于那点而制订规划方案。上个月,我到一家咖啡店,你们猜我在一个角落里看见了谁?Pber<sup>t</sup> Pber<sup>d</sup> 先生!

“你在干什么?怎么会在这里?”我知道他在帕维亚有一家塑料材料代理处,他还是那副老模样,嘴里镶着金牙,身上是带花的背带。“我们回到那里时,”他悄声说,“需要注意这次一定得让某些人留在外面。我们都明白,就是那 Z'zu 氏一家。”

我真想说我听到我们中间不止一个人说过这话,并且还说:“我们都明白…… Pber<sup>t</sup> Pber<sup>d</sup> 先生……”

为了不让他顺坡往下拉话,我赶紧说:

“Ph(i)NK<sub>0</sub> 夫人,你以为我们还能找到她吗?”

“啊,是啊!她,是的……”他边说着,脸色发红了。

我们所有人要重归那点的希望主要是由于想再度与 Ph(i)NK<sub>0</sub> 夫人团聚(对我亦然,可我却没有意识到)。在那个咖啡店,就像一直所发生的,我们又开始提起她来,心情极其激动,连我对 Pber<sup>t</sup> Pber<sup>d</sup> 先生的反感也在这种对她的回忆中淡化了。

Ph(i)NK<sub>0</sub> 夫人的秘诀在于她从未引起我们的嫉妒,连闲话都没

有过。她跟她的朋友 De XuaeauX 上床是尽人皆知的。可是同在一点上,如果说有一张床就要占据全部这个点,因此也就谈不上上床,而只能是在床上。由于点上的任何人都在床上,她也就不可避免地和我们每个人都在同一张床上。若换了另外一个人,谁知道要有多少人在背后说三道四。打扫卫生的女人总是带头发泄,造谣诽谤,其他人不过是跟着学舌搭腔。至于 Z'zu 一家,我们听说的就更可怕了:父亲、女儿、兄弟、姐妹、母亲和姨娘都是含沙射影的对象,不清不白。可是对她就绝对不同了,从她那里来的是幸福,是那种把我缩成一点藏身于她、把她缩成我身上的一点而保护她的幸福感,是一种冥想(把所有人都缩成点附身于她),是一种对她的纯贞的崇敬(因为缩成点的她是不可渗透的)。总之,我还能对她别有所求吗?

就像我对她的真实感受一样,其他任何人对她的体会也别无二致。她以同样的快乐包含他人,也为他人所包含,她同样地对待我们,爱着我们大家。

大家在一起多好,好到有些不平常的事一定要发生。有一次,她对我们说:“如果要有点地方,我一定给你们做鸡蛋面条吃!”于是,我们都在想象她圆圆的胳膊前后移动着擀面杖做面条的样子,想象她胸前一大堆面粉和鸡蛋堆满案板,她用力揉面的样子,面粉和油一直沾到胳膊肘;我们想到面粉,想到做面粉的麦粒,种麦子的麦地,浇麦地的水从上而下流淌的山,做面条的牛肉所需要的放牧草场,还想到阳光照耀所需要的空间,那阳光使麦子颗粒饱满,那空间里的太阳由星云密集而燃烧发光;我们想到不计其数的星辰、银河和银河星团在太空运行,使每个星云、每个太阳、每个星球都悬在空中。在我们想象的同时,宇宙空间形成了,Ph(i)NK<sub>0</sub>。夫人正说着“鸡蛋面条,看啊,孩子们……”,她和我们所在的那个点突然膨胀起来,成了有光

年、百光年、十亿光年的距离的大光环,而我们都被甩到宇宙的四面八方(Pber<sup>t</sup> Pber<sup>d</sup>先生到了帕维亚),她却不知受哪种光热能量的作用被分解了。她在我们这个封闭的世俗世界中能够发出的第一声慷慨的呼唤就是“我要让你们吃鸡蛋面条!”,一个真正的慷慨的爱的呼唤。开创了太空概念之始,在太空中,在时间里,宇宙的万有引力使得有了十亿百亿的太阳等星球,麦地和Ph(i)NK<sub>0</sub>夫人。各星球、各大洲都分散着她的沾着面粉的胳膊的分子,她从那时起消失,我们却永远怀念着她。

# 无色

在形成大气层和各大洋之前,地球曾经是一个在太空中旋转的灰色球体。正如现在月球的样子:太阳的紫外线毫无遮掩地射到月球上,颜色都被破坏了;为此,月表的岩石不像地球上那么五颜六色,而是单调的死沉沉的一片灰色。如果说地球表面呈现五彩缤纷的色彩,应该感谢大气层,是它把这要命的紫外线给滤除了。

有点单调,Qfwfq说,不过挺让人清静的。在没有空气阻隔时,我能以极高的速度奔跑很远,而眼中所见不过是灰蒙蒙一片。毫无对比可言:如果说有,白色就是白色,就是太阳中心的那种颜色,而我们的目光都无法接近它;至于黑色,连深夜的黑色都不是真正的黑色,因为大多数星辰都是始终看得见的。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视野一望无垠,那一片灰色的铺满石块的原野尽头刚刚能显露出连绵的灰色山脉;无论我如何跨越大陆,总也走不到尽头,因为那时江河湖海都还不知潜伏在什么地方。

那时与谁相遇是很难得的事情,我们是多么少得可怜啊!为了抵

御紫外线,就不能自负。特别是对于没有大气层这点,人们能以多种形式感到问题的存在,比如流星吧,真像下雹子一样从太空各处纷乱而落,因为没有大气层作为顶棚来遮挡一下,使它们在坠落中摩擦变小直至消失。还有那种寂静,尽管你可以放声大喊,但没有空气发生振动,我们都是聋哑人!至于温度,四周没有任何可以储存阳光热量的东西,入夜便是令人难耐的寒冷。幸好地表是靠那些在地心内部互相挤压的矿物熔岩从下面烤热的;那时的夜更短些(如白昼一样:地球自转的速度比现在更快),我就抱着一块暖烘烘的岩石睡觉;周围的干冷是一种惬意之事。总之,对于气候,如果让我凭心而论讲实话,我个人感觉并不太差。

我们缺乏的是很多必不可少的东西,你们要明白,没有颜色还是个次要的小问题:即使我们知道存在着颜色,也会把它看成超乎寻常的奢侈。唯一不适的是视觉,若要寻找什么东西或什么人,由于一切都毫无颜色,就没有在人或物前后左右加以明显区别的什么形式。我们只得勉强看出移动中的东西:一颗滚动的陨星残骸,或是一条小蛇钻开一个地震源,或是一股火山砾的喷发。

那一天,我在像海绵一样多孔的岩石建成的露天剧场里跑步,四周是拱形石门,门外还有门:总之,是一处偶然所到之处,那里没有颜色,却有因凹凸而形成的明暗度各有差异的斑驳。在那些无色的石拱门柱子之间跑步,就像无色的闪电迅速向后一闪而过,前面则不断闪出新的柱子。突然,我看见一闪之后又迅即消失的一对什么光,我还没弄清是什么,就已经爱上这光,跑去追寻那 Ayl 的目光。

我来到一片荒沙地:我在沙丘间跋涉,看着一座座沙丘就像卧着的躯体,有的像一只手臂捂着柔嫩的胸襟,有的像是一只手掌伸开遮住低垂的面颊,再往那边看则是一只长着细长大拇指的脚丫。我停

下来观看着沙丘,过了一分多钟才发现我眼皮底下的不是沙的造型,而是我正追踪的目标。

她横躺着,被困乏所战胜,便睡倒在无色的沙中。我在她身边坐下。现在我才知道,那个季节正是紫外线对我们这个地球结束辐射的时候。它正在它美丽的巅峰,地球上没有比当时我眼前更美的景色了!

Ayl睁开双眼,开始时我以为她也没有把我和沙土区别开来,就像我当初未能迅速辨认出她一样。后来我以为是我这个陌生人追寻而至使她惶恐不安。但是,她最后似乎明白了我们的共性实质,既有害怕的心跳,又有微笑的目光,使我发出一个无声的幸福欢叫。

我开始比比划划地跟她交谈起来。“沙子,不是沙子。”我先指指周围,再指指我们两个人。

她表示理解和赞同。

“岩石,不是岩石。”为了继续这个话题,我还接着比划。那个时代我们没有多少概念,要表明我们两个人既有共性又有差异并非容易。

“我,你不是我。”我试着用手势说。

她不同意。

“对,你像我,但是马马虎虎。”我纠正着。

她有些踏实,但仍不信服。

“我,你,在一起,跑啊!”我试着说。

她发出一阵大笑,跑了。

我们跑到火山口,在灰色的中午时分,Ayl的头发飞舞着,火舌从火山口向上翻卷着,混合成一种一模一样的淡色的翅膀在拍打。

“火,头发,”我对她说,“火和头发一样。”

她似乎信服了。

“Neh 美吗？”我问。

“美。”她答。

太阳偏西，变成一种白色，阳光斜射到昏暗的悬崖边上，使一些不透光的石头闪亮起来。

“那些石头不一样。Neh 漂亮！”我说。

“不。”她说，并把目光转了过去。

“那边的石头漂亮。”我说着，手指着那些发光的石头。

“不。”她拒绝看我指的方向。

“你，我，那边的石头。”我邀请她看那边。

“不，这边的石头。”Ayl回答着，抓起一把石子，而我却已经跑到前面去了。

我取了一把光亮的石子回来，但要费力让她接过去观察。

“好看。”我试图说服她。

“不！”她抵制着，可后来也端详起来。现在，这些石头远离了阳光的反射，跟别的石头没有什么两样，这时她才肯说：“好看。”

夜幕降临，我第一次没有抱着岩石过夜，为此才觉得这夜更短。如果说光线时时想抹掉Ayl，那么她就存在于黑暗中，茫茫黑暗却使我重新感到她存在的把握。

白昼又重新开始给地球染上了灰色。我的目光向四周搜寻，却没有找到她。我发出无声的呼喊：“Ayl！你为什么要逃掉？”可她就在眼前，她也在找我，而且还没有发现，也在寂静中呼唤：“Qfwfq！你在哪里？”直到我们的视觉习惯在雾蒙蒙的光亮下搜索并辨认出一道眉毛、一条手臂、一个腰身的突起。

那时，我真想给Ayl许许多多的礼物，但是又觉得什么都配不上她。我寻找着与这世界表面千篇一律的模样有所不同的东西，甚至

是截然相反的东西：我寻求的是一个处于锁住众多事物的陈旧而暗淡无色的世界之外的什么东西。我搜索着每个角落，每个标志，每一线光（事实上有些正在变化中的事情，在某些点上，无色之物似乎正在有闪光地出现）；而Ayl是寂静环境中的快乐居民，这个没有任何震动的世界是她所习惯了的：对于她，打破视觉的绝对中立的色彩都是不和谐的；对于她，灰色熄灭了甚至是极遥远的不同于灰色的梦想，而只有那才是美丽的。

我们怎么才能互相理解呢？这世界没有谁比我们更能通过目光相互表达对对方的情感。我渴望从陌生的震动中抓住一些什么，而她却把一切都缩到物质无色的最根本的实质后面。

一颗陨星划破天空，在太阳面前划出一道痕迹。它的燃烧流动的躯壳在瞬间成了阳光的过滤器，使世界突然沉浸在一种前所未见的光线之中，绛紫色的深渊在橘红色的悬崖峭壁脚下展开，我的紫红色的双手指着绿色的火流星，而我的思想还没有找到可以脱口而出的恰当的词语。

“这是给你的！这是我送给你的！对，对，它美极了！”

我一边说着，连忙转身急切地想看Ayl在整个变化中光彩夺目的新形象：我没有看见她，就像在无色油漆突如其来的破碎之际，她设法藏身于马赛克拼图的裂缝之中去了。

“Ayl！你别怕！Ayl！快出来看啊！”

但是，陨星的弧线已经划过太阳而远去，地球又恢复了它永久的灰色，在我已经被照花了的眼中更加显得灰沉沉，暗淡淡，毫无区别，而Ayl也不见了。

她真的消失了。我不分昼夜地寻找她。寻找了很长时间。那正是世界开始形成它后来的形态的时代：以其具有的材料试着形成各种

形态,即使不相宜也无妨,反正一切尚未确定。岩浆树是烟色的,枝枝杈杈上又垂下石板灰色的“树叶”。火山灰的“蝴蝶”在陶土地上空飞舞,飘飘扬扬在水晶似的野菊花上。Ayl可能在无色森林的树木投下的一片无色阴影里,或正弯腰采摘灰色灌木丛下的蘑菇?我上百次以为发现了她,却又重新失去了她。我从荒野又转向居住区。那时,预感到变化将至的无名建筑者们按照不成熟的遥远未来的形象建造房屋。穿过石塔式平顶圆锥建筑群,又越过与世隔绝的修士隐居的横贯着隧道的山脉,我来到一片泥海湾,走进一个花园,花园里沙质花坛中竖立着钻天的糙石巨柱。

灰色巨柱上爬着刚刚可以看清的灰色纹路的图案。我停下来,Ayl正在这个公园里和她的女友们嬉戏玩耍。她们把一个石英球抛起来,再在空中抓住它。

一次,球被抛得很远,一直飞到我手边,我便抓住了它。女友们分头去找这个不见了的球,我便趁Ayl独自一人时把球抛在空中再自己接住它。Ayl发现了,我有意藏了起来,就这么时时抛球,把她吸引到离游戏地点越来越远的地方。这时我才露面,她一见我就冲我喊叫,然后笑了起来。也不知怎么的,我们一起玩起球来。

那时候,常常有地震发生,地球的各层次都正在地震中求得平衡。又地震了,我和Ayl之间裂开了一道缝,而我们仍继续互相投掷着石英球。正是在这个深不见底的大裂缝中,地心受压抑的元素找到了获释的路径。现在,时而岩石冒出,时而流云飞过,时而喷出沸腾的矿泉水。

我同Ayl继续玩着球,发现一层气体正在地球表面漫延散开,就像慢慢升起的薄雾:开始还不到脚跟,一会便升到膝盖,接着到了腰部……Ayl的眼中罩上一层不安与焦虑的阴影;我不想惊吓着她,装

做什么都不曾发生的样子继续玩我们的游戏，但心中也有一种不安。

这是一种从未有过的经历：一个流动的巨大气泡在地球周围越胀越大，把一切都罩了进去；很快就从我们的脚下没过头顶，不知会带来什么后果。

我向地面大裂缝那边的 Ayl 投球过去，但球的飞行距离比我想象的要短了许多，竟不可思议地落入裂缝之中：它突然变得那么沉重，不是这裂缝张开了大口，Ayl 离我远远的，我们之间是一片翻腾着的冒泡的液体，我翘首望着远处的她，喊着：“Ayl! Ayl!” 我的声音，这是我的声音！它比我想象的要洪亮得多，然而这沸腾的喧嚣压过了我的声音。总之，什么也搞不明白了。

我把手放到快被噪音吵聋的耳边，感到还得堵住口鼻才能不吸入身边强烈的氧气和氮气，而超出一切的还是对眼睛的刺激，我觉得双眼像要爆开似的。

我脚下漫延流淌的大量液体变成全新的颜色，使我双眼发花，我爆发出一阵含糊不清的叫喊，但对于裂缝那边的 Ayl 则有非常清楚的意思：“Ayl! 海是蓝色的！”

我期待已久的巨大变化终于发生了：地球上现在有了水和空气！在那蔚蓝色的新生的大海上，太阳正在向西斜落，它也有了色彩，一种绝对不同以往的颜色，更加强烈的颜色。我感到需要继续我的呼喊：“太阳多红啊！Ayl! Ayl! 看它多红啊！”

夜幕垂下。这夜色也不同以往了。我奔跑着寻找 Ayl，还一边发出没头没尾的喊叫以表达我的心思：“星星是黄的！Ayl! Ayl!”

那一夜，我没有找到她，以后的几天几夜中我仍然未能找到她。四周的世界显露出它越发新鲜的色彩：红云堆积到顶点时呈紫色，发出金色闪电的一阵暴雨过后，彩虹的缤纷色彩更是空前迷人，那是多

么奇妙的颜色组合啊!叶绿素开始发展起来,在溪流淌过的山谷里,苔藓和蕨类植物泛起了绿色。这才是配得上美丽的 Ayl 的景色!可她不在!没有她了,我觉得这多彩的世界是浪费的豪华。

我走遍各地,重新见到过去所认识过的那些灰色的事物,不断为新的认识所震惊:原来火是红的,冰是白的,天是蔚蓝的,地是土色的,绿宝石是碧绿的,Ayl 呢?我用尽自己全部想像力猜想她在我面前会是怎样的形象。

我又找到了那个公园。现在那里已经是青草绿树苍翠一片了。在喷水池里,鱼儿游动着,有红的、绿的、蓝的。Ayl 的女友们还在草地上跳跃着,互相投掷着彩虹色的球。然而她们变化多大啊!原来,一个女孩是白皮肤金头发,另一个是褐发黄肤,还有一个是红皮肤栗色头发,还有一个红扑扑的脸上长满迷人的雀斑。

“Ayl 呢?”我问道,“Ayl 在哪里?她怎么样?为什么不跟你们在一起?”

女孩子们的唇是红的,牙是白的,舌和牙龈是肉色的,她们的乳房的最高点是肉红色的,眼睛是海蓝色、黑色、褐色或另一种深色。

“可是 Ayl……”她们说,“不在,不知道……”一边说,一边继续玩球。

我试图想象 Ayl 的皮肤和头发可能的颜色,但是做不到,于是就搜索整个地表寻找她。

“如果上面没有,”我想,“就说明她一定在下面!”赶上第一次地震,我就跳进地缝里,一直下到地球腹地。

“Ayl!Ayl!”我在黑暗中呼喊,“你来看看外面多美啊!”

我声嘶力竭,发不出声了,而那时 Ayl 的声音回响起来,细声细气,那么平静。

“我在这里！你干吗这么喊？你要干什么？”

什么也看不见，“Ayl，跟我出去吧！你知道，外面……”

“我不喜欢外面！”

“可你，从前……”

“从前是从前，现在不一样了，那些乱七八糟的麻烦出来了。”

我只好撒谎，“不，那是一时的光线变化，就像上次陨星坠落一样！现在都结束了，一切又像原来一样。来吧，别怕！”

我想，如果她出来，过了最初的一阵混乱之后就会习惯颜色，喜欢颜色，就会明白我欺骗她也是为她好。

“你说的是真的？”

“我为什么要骗你？来吧，我来带你出去！”

“不。你在前边，我在你后边走。”

“可我急于看到你！”

“你只能按我喜欢的样子看我。你在前边走，不要转过身子来。”

大地的震动给我们开路，岩层打开一个扇面，我们在缝隙中前进。我感到身后有 Ayl 轻盈的脚步跟随。又一次地震，我们就要到地面了！我在书页般排列的花岗岩和玄武岩之间跳跃，角砾岩深处就有路通向外面的世界。地表的山岩、绿色和阳光都已经可以看得见了，光线伸出宽阔的长臂已经在欢迎我们！我就要看见 Ayl 有声有色的形象了！……我转身看她。

我听到她从黑暗中发出的一声叫喊，眼睛被光照之后还什么也看不见，接着便是压倒一切的一阵轰鸣，一块岩壁突然竖起，把我们从中分开。

“Ayl！你在哪儿？你快到这边来，快呀！要赶在岩石定位之前！”我想沿着岩壁找个突破口，可它那光滑的灰色表面那么严密紧凑，一

点破口也没有。

就在那个地方，一座山脉拔地而起，我是朝向外面的，而 Ayl 则留在那座岩壁的后面，被关在地下了。

“Ayl! Ayl! 你在哪里? 为什么不在这边啊?” 我目光巡视着脚下展开的景色：那绿色的草地上正开出鲜红的罌粟花，那黄色的田野上错落起伏着深黄色的丘陵，一直延伸向一片蓝色的波光闪闪的大海。现在，这些美景对于我竟显得那么索然无味，那么虚假，那么平庸，那么与 Ayl 本人、她的审美和她的世界格格不入！她的地方永远不会是这里！我痛苦地意识到我被可怕地留在这边，再也不能离开那金色银色的闪光，那蓝天上变成红色的云朵，那每年秋天都要变黄的树叶。而 Ayl 的那个完美的世界，我永远地失去了它，以至都无法想象出她的样子，哪怕是最遥远的记忆也没有留下，只有那座冰冷的灰色岩壁深刻在脑海中。

## 没有结束的游戏

如果银河系偏远运行,那么宇宙的稀薄化会得到新创造的物质构成新银河系的补偿。为了保持宇宙的平均密度,只要每四十立方厘米太空中每二亿五千万年创造一个氢原子就足够了(这个理论被称做“稳定状态论”,是与宇宙起源于某一时刻的巨大爆炸之说相悖的)。

我还是个孩子,可我已经发现了,Qfwfq说,我认识每一个氢原子,每跳出一个新的氢原子,我就能立刻发现。在我的少年时代,为了游戏,全宇宙也只有氢原子可玩,我们也只能玩,我和一个同龄男孩一起玩,他叫Pfwfp。

我们的游戏是什么样子的?马上就讲到了。太空是弧形的,围绕着它的弧形,原子在奔跑着,就像弹子球,谁把自己的原子抛到最前边就算赢。在击原子时必须计算好这一击的效力和它被打中后的运行轨道,还要会利用磁场和重力场:如果这小球落到路线之外就算被淘汰掉了。

游戏规则是老一套:你可以用一个原子去撞击另一个你的原子,

使它向前跑,或者把中间的对手的原子给打掉。当然,要留心别打得过重,因为两个氢原子相碰撞,当的一下,就可能形成一个重氢(氘),甚至一个氦,那你就得失去两个氢原子,对你的游戏不利。不仅如此,而且如果两个之中有一个是对方的,你还要赔偿他一个氢原子。

你们知道宇宙的弧形是怎样的:一个球转啊转啊,到一定时候就向下滑去,离开其运行轨道,你就再也抓不住它了。因此,玩着玩着,参赛的氢原子数量就不断减少,而我们两个中间谁最先没有原子就输了。

恰恰在关键时刻,总有新原子出现。新原子和用过的旧原子是大有区别的:新原子有光泽,是浅色的,十分新鲜,像露珠一样潮湿。为此,我们又立了一个新规矩:一个新原子等于三个旧原子;新原子一形成,就应均等地分配给我们两个人。

于是,我们的游戏始终没有结尾,而我们也一直不厌倦,因为每当我们有了新原子,都觉得游戏是新的,好像刚开始一场新游戏。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游戏变得乏味了。新原子不再出现,失去的旧原子得不到补充替代,我们越弹劲越小,越弹越胆小,因为都怕在又滑又秃的太空中,自己剩下的可参赛的少数原子再会失掉。

Pfwfp也变了:他精力分散,四处乱跑,每每轮到他时总不在场,我呼唤他,他也不答应,过半个多小时才再次露面。

“轮到你了,你干什么去了?不玩啦?”

“当然玩,别烦人了!我现在就弹。”

“呦,你到处乱跑,我们就中止游戏!”

“哎呀!你怎么这么纠缠不休?是不是因为你快输了?”

那还真是让他说对了:我已经没有原子了,而Pfwfp,谁知道他怎么总有一个备用原子。如果再没有一个新原子供我们分配使用,

我就没什么指望能挽回不利局面了。

Pfwfp刚一离开,我就踮着脚尖跟踪他。有我在场时,他总装成在吹着口哨随意乱转,可一离开我的视线,他就开始小跑起来,就像头脑中有清楚的计划目标。那么,他的计划是什么?这是他的骗局!等着看吧,我很快就会发现的!Pfwfp知道哪里形成新原子,常常去转一圈,到那个地方就可以坐享其成,然后再把原子藏起来待用,所以他总不缺原子!

不过,在拿来玩之前,他还要耍弄雕虫小技,把新原子打扮成旧样子,把电子膜又磨又蹭,直到它磨损变暗,好让我以为是他从前的一个旧原子,偶然在口袋里发现了。

这还不算,我对参赛的原子做了一下快速计算,发现这仅是他偷去隐藏起来的一部分。他正在积蓄一个氢原子库。要做什么?他脑子里盘算什么呢?我开始怀疑 Pfwfp 是想为自己制造一个宇宙。

从那以后就再也无法得到安宁了。我得以恶报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现在,我知道哪里出原子了,就比他早几分钟到那里,掌握刚造成的原子,在他下手之前先得手!仅仅如此就太简单了!我要让他陷入背信弃义者应落入的圈套!首先,我开始制作假原子,在他忙于他背信弃义的勾当时,我在一个秘密贮藏所里又捣又配我所有的那些材料。说实话,材料少得可怜:光电辐射,磁场的锉屑,几个中途丢失的中子。只要用力搓球,再加上一点唾液就可以让它们团在一起。总之,我准备了一些小球,若细心观察,可以明白不是氢原子,但说不清是什么名堂。对于像 Pfwfp 这样忙于做假骗人的人,我那些产品还满算纯正地道的氢原子哩。

这样,当他还对任何事情没有丝毫怀疑之前,我一直在他前面弹。对去过的地方,我都在脑子里记得十分清楚。

太空到处是弧形的,但有的地方弯曲要比别处更大,还有些口袋或狭窄处或凹窝,那里的真空向自己卷缩。在这些凹窝处,就像珠母贝壳中结珍珠一样,每两亿五千万年,只轻轻一叮当一声就生成一个光闪闪的氢原子。我路过时就把原子放进口袋里,再在那里放上一颗假的。Pfwfp毫无察觉,贪得无厌地往自己口袋里填满了这种冒牌货,而我则在宇宙怀抱中积聚了许多财富。

我们比赛的格局发生了变化:我总有新的原子可弹,可Pfwfp总也弹不好。他试弹三次,氢原子三次都像被什么碾过一样粉碎在空中。现在,Pfwfp找出所有借口想让比赛落空。

“快点!”我紧逼不放,“你要是不弹,就算我赢了!”

他却说:“不算,一个氢原子坏了,对比赛来说算不上什么,可以重新来嘛。”这是他那时新立的章程。

我不能让他有喘息之机,在他旁边跳着,把他当木马一样从他身上跨肩而过,口中还唱着:

“弹啊弹啊弹啊弹,  
你要不弹就算完,  
几番几次你不弹,  
趁早让开轮我弹。”

“够了!”Pfwfp说,“我们换一种游戏吧!”

“好吧!”我说,“我们为什么不让银河系飞起来呀?”

“银河系?”Pfwfp突然显得非常高兴,“我愿意!可你……你一个银河系也没有啊!”

“我有!”

“我也有。”

“好！看谁让它飞得高！”

于是，我把自已收藏的所有新原子都用力抛到太空中。起初，它们似乎分散开来，后来就聚合成一片薄云，这片云在扩大，扩大，周围形成了一些白热的凝聚物，旋转着，旋转着，变成一个前所未见的星群的螺旋，一个个星星从中涌现，逃开，我则拉着这个螺旋的尾巴跑啊，跑啊。但是，现在不是我让星系飞，而是星系在让我飞，让我挂在它的尾巴上飞，或者说，没有高也没有低，只有扩大的空间和其中也在扩大的星系。我挂在那儿，朝Pfwfp做着鬼脸，而他已经离我有数千光年之遥。

在我刚一动作时，Pfwfp也急忙掏出他的所有收藏，做了个平衡动作后抛起那些原子，指望着天上也出现一个无边无际的星系。结果却什么也没有，只是一阵劈劈啪啪的辐射，一片混乱的闪光，接着就一切都平息下来了。

“就这些啦？”我朝在我身后叫骂不休气急败坏的Pfwfp喊。

“我让你看着，混蛋Qfwfq！”

此时，我和我的星系已经飞行在许多其他的星系之间，而我们的最新，全宇宙都羡慕年轻的氢和铍像碳一样炽热。陈旧古老的星系嫉妒得气鼓鼓地逃开了，我们则高傲地快马加鞭，避开那些如此陈旧如此沉重的家伙。在这种逃避的飞行中，我们穿越了愈来愈稀薄空荡的空间，我又看见在一片空洞之中星星点点的闪烁不定的光。那是许多以刚刚生成的物质形成的新的星系！比我的星系还更新！太空很快就变得拥挤起来，像秋收时节硕果累累的葡萄藤。我们飞呀飞呀，正像最年轻的在逃避最陈旧的，也是最陈旧的在逃避最年轻的。我们飞向空洞的天空，而这片空中也开始有了人。

在这种重新繁衍星系与人口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个喊叫声：“Qfwfq！现在该你赔偿了！你这个叛徒！”我看到一个更新的星系在我们的轨道上飞行，最前面伸出头来朝我大喊大叫地发出威胁与辱骂的就是我的老朋友 Pfwfp。

他开始了对我的追赶。Pfwfp 的新星系年轻轻快，在空中上升时速度更快，而我的星系更沉重一些，在下降飞行时占先。

在飞行中，人们知道秘诀何在：关键是转弯时掌握好弧度。Pfwfp 的星系趋于紧缩转小弯，我则是宽放转大弯。宽啊宽啊的，我们的星系就甩到太空边沿之外去了，而 Pfwfp 的星系还在后面。我们继续带着自己的星系跑着，在跑的过程中边前进边开辟新的空间。

这样，我前面一无所有，而身后则是 Pfwfp 那张难看的脸紧追不舍：我们彼此都视对方为最可恶的人，我真宁愿向前看。我看见了什么？Pfwfp！我的目光刚刚才离开我身后的 Pfwfp，而现在他竟然在我前面飞行着！

“啊！”我叫了起来，“现在该让我追你了！”

“怎么？”Pfwfp 说，我真搞不清他究竟在我前边还是后边，“是我在追你呀！”

我扭头一看，Pfwfp 还是在我后边紧跟着；我再度回头向前看，他仍然在我前边跑着。我又仔细看看，发现在他的星系前边还有一个星系，而那个是我的，我就在那个星系的前头，从后背看上去绝对没有任何差错。我又转向正在追赶我的 Pfwfp，注目而视，发现后面还有另一个星系在追赶他，而那也正是我的星系，我正在回头向后张望。

就这样，每个 Qfwfq 后面有一个 Pfwfp，每个 Pfwfp 后面又有一个 Qfwfq；每个 Pfwfp 追赶这一个 Qfwfq，而另一个则追赶着他。我们的距离时近时远，但肯定的一点就是谁也没有赶上谁。这种你追

我赶的游戏使我们觉得没有了味道，何况我们也不再是小孩子了。但是，我们眼下也没有什么别的事好做，只好没完没了地追赶着，奔跑不息。

## 水族舅姥爷

在石炭纪第一批离开水生生活走上陆地的脊椎动物源于骨质肺鱼,它们的鳍可以在身体下面转动,在地上能当爪子使用。

很清楚,水生时代现在已经过去了,Qfwfq 回忆着,那些从事重大进步事业的动物越来越多,每个家庭都有成员走向陆地,所有人都在谈论陆地上的所作所为,都在呼唤自己的亲人。现在,没有家长能拉得住年轻的鱼儿,它们在水边泥岸上拍打着鳍,试着看能否像成功者那样当爪子用。然而,正是那个时代,我们相互之间的差别更加突出:有的家在陆地上生活了几代,家里的年轻一代炫耀自己不再是两栖类,甚至几乎成为爬行类动物;有的则继续是鱼类,甚至变得比任何鱼都更鱼。

我们这一家,以爷爷为首,全都在海滩上爬行,好像就未曾有过其他爱好。倘若没有舅姥爷 N'ba N'ga 坚持,我们与水族世界的接触恐怕早就断了。

不错,我们有一位舅姥爷,就是我姥姥的哥哥,是泥盆纪的腔棘

鱼类(生活在淡水中,后来姥姥的表兄弟们都留在那个地方。不过我不想多谈那些亲戚,反正没有人能延续下来)。这个舅姥爷住在某个混浊的浅水区,在原始球果树根之间游动。我的所有长辈都出生在那片潟湖的分支里。他从不离开那里一步:在任何季节,只要钻进植物更稠密的地方,就可以感到不是沉浸在水下,我们能看到他在离水面不远处喘息发出的一串串气泡。跟所有到了那把年纪的鱼一样,泥云刮过他的尖鳃,他总是习惯在那里寻觅什么。

“舅姥爷N’ba N’ga!我们来看您了!您在等我们吗?”我们喊着,用爪子和尾巴拍打着水面,以便引起他的注意。

“我们给您带来些自己养大的虫子,N’ba N’ga舅姥爷!您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蟑螂吧?尝尝,您一定会喜欢的!”

“你们能用那臭烘烘的蟑螂弄干净你们身上那些让人恶心的树瘤吗?”舅姥爷的话都是这种类型的,甚至更粗鲁,每次他都是这么欢迎我们,可我们都不以为然,因为我们知道过一段时间后他总会缓和下来,喜欢我们的礼物,语调也会温和的。

“什么树瘤,N’ba N’ga舅姥爷?您什么时候看见我们身上疙疙瘩瘩了?”

说什么身上疙疙瘩瘩的,此话不假,但是那是蟾蜍,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而我们则恰好相反,我们的皮肤非常光滑,没有任何鱼类像我们这么光滑呢;舅姥爷对此是十分清楚的,但他却不肯放弃炮制那些纯属中伤与偏见的言论,因为他就是在这种言论中长大的。

我们每年去探望舅姥爷一次,而且是全家出动,这也是我们家人团聚的一个机会。大家分布在大陆各地,凑在一起交流信息,互换食用昆虫,讨论以前悬而未决的共同关心的问题,等等。

对如何划分区域追捕蜻蜓这类离自己多少公里之外陆地上的问

题,舅姥爷也要参与讨论,并按照他的标准,即水族标准来判定谁是谁非。“可是你不知道在下面追捕总是比上面的更占便宜吗?这还有什么可让你苦恼啊?……”

“舅姥爷,您看,这不是水面水下的问题,我在山脚下,他在半山腰,对这山区,舅姥爷……”

可他呢,仍大论“在礁石下总有最好的虾”,实在拿他没办法,他无法接受与自己所处的世界不同的现实。

尽管如此,他的评判仍然继续对我们大家具有权威性:我们最后总要征求他对那些一窍不通的事物的意见,虽然都知道他往往会大错特错。也许他的权威来自他的年迈,来自他讲话的方式陈旧,比如:“把鳍垂下来点,好!”可我们连这话的意思也弄不大清楚。

我们曾多次有过把他带到陆地上来的打算,而且一直努力着;对于这点,家庭各支脉间的竞争从未停止,因为谁能把舅姥爷带到地面上,谁就会处于全家族最重要的地位。然而这真是毫无益处的竞争,因为舅姥爷从不梦想离开他的潟湖。

“舅姥爷,您这么大年纪,知道我们多不愿意把您一个留在这潮湿的环境里啊!我们有这么个想法……”我们开始进攻。

“我还以为你们都明白了呢,”老鱼打断我们的话,说:“如今你们该丢掉在干地方玩耍的趣味了,该回到像普通鱼类生活的时候啦!这水是为所有鱼的,而这吃的,这季节的蚯蚓真是从未有过的好吃哩,你们可以跳下来好好游耍,我们再也不提它了。”

“不,舅姥爷,您听成什么了?我们想带您跟我们一起去一个漂亮的草场,……您会看见在那里多么好,我们在那里挖一个潮乎乎的坑,很新鲜:您就在那里闲游散步,和在这里一样;您还可以四处走走,您一定会走。还有,到您这岁数,地上的气候最适合不过了。总之,舅

姥爷,您就别再让人求您了,来吧!”

“呸!”舅姥爷的答复斩钉截铁,鼻子一喷水,就在我们的目光下消失了。

“可这是为什么呀?舅姥爷,您为什么反对,我们真不理解,您这么阅历丰富,而有些偏见……”

水面上冒起一串气泡,他在灵活地甩尾下沉之前给予我们最后的答复:“谁鳞里有跳蚤,就肚皮在泥里游。”这是当时的表达方式,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谚语,其意思是“谁痒谁自己搔”。他用“泥”字,是因为他每次谈到我们称做“地”的东西的时候都用这个“泥”字。

那个时候我在恋爱。我整天跟Lll在一起,互相追逐。像她那样灵活的女孩真是前所未有的:那时像树一样高大的蕨类植物,她能猛一下上到顶尖,而树尖被她压弯到几乎挨着地面的程度,她又能跳下来继续奔跑。我在运动方面比较迟缓笨拙,总在后面跟着她。我们穿越干燥结壳的没有人迹的内陆。有时我为离潟湖太远而感到恐慌,而对于她,什么都比不上远离水生生活:沙漠、戈壁、草原、密林、山岩、石英山,这才是她的世界,似乎专为让她那双长长的眼睛观察,让她那敏捷的步伐穿行。看着她那光滑的皮肤,你会觉得从未存在过鳞甲。

Lll的亲戚使我有些敬畏:他们是那些在更久远的时代就定居陆地并劝说我们来此居住的少数家庭之一;是那些如今可以在干地上生出硬壳保护的卵的少数家庭之一。至于Lll,只要看看她的蹦跳,她的敏捷动作,就知道她生于太阳和沙土中热孵的蛋,从诞生起就用腿站立,并能摇晃着迈步前进,而我们这些进化不足的家族还停留在摇摇晃晃的阶段上。

发展到Lll认识我父母的时候了:我们家族最年长、最有权威的

便是N'ba N'ga舅姥爷，我不能不让他看一下我的未婚妻。可每逢有机会时，我都窘迫地推迟拜会，因为了解她所生长的环境，我还没有勇气告诉她我舅姥爷是一条鱼的实情。

一天，我们正在走过环湖的湿淋淋的岸边，它是由交错缠绕着的植物根和腐败落叶与沙子共同构成的。Lll提议进行她惯用的比赛或能力测试：“Qfwfq，你保持平衡到什么程度？我们看看谁能在岸边上跑！”说着就从地上跳到岸边，但稍有些犹豫。

我觉得这次不仅能与之竞争，而且能战胜她，因为在潮湿地里我们的爪子更抓得有力。“你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我喊着，“也可以更往那边！”

“别胡说！”她说，“那边怎么能跑？那边是水呀！”

也许是开始关于N'ba N'ga舅姥爷问题的谈话良机到了：“那又怎么样？”我说，“有在岸边跑的，也有在那边跑的。”

“你说什么？没头没尾的。”

“我说我的舅姥爷N'ba N'ga，他就在水里，像我们在地上一样，而且从未出水。”

“嗨！我真想认识一下这个N'ba N'ga舅姥爷呢！”

她的话音未落，潟湖混浊的水面上冒出一串气泡，水形成了一个小旋涡，露出一副长满尖尖的鳞片的嘴脸来。

“喏，就是我，怎么了？”N'ba N'ga舅姥爷睁圆眼睛看着Lll，他面部像石头一样毫无表情，巨大的嘴两侧的鳃一鼓一鼓的。舅姥爷可从未显得这么与我们不同，真是一个地道的妖怪样。

“N'ba N'ga舅姥爷，请允许，这位，我很高兴让您认识她，我的未婚妻Lll。”我指着未婚妻，不知她为什么靠后爪直立，这是她最讲究的姿势，当然也是这位粗野的老人最不喜欢的姿势。

“这么漂亮啊,小姐,是来洗一洗尾巴的吗?” N’ba N’ga 舅姥爷开腔了,这套话在当时也许是很彬彬有礼的话,可在我听来甚至是不体面的下流话。

我看了一眼 LII,以为她一定会气得扭头尖叫着跑开。可是,没想到她受到的对周围的俗气无所谓的教育竟如此之深。

“你听着,那个小植物,”她不以为然地指着湖中生长的巨大的灯心草问,“您能告诉我它的根扎到多深吗?”

这是人们借以维持对话的问题,真难想象灯心草对她能有什么要紧的!可舅姥爷却好像全部投入,大谈特谈起那水上浮生之树的根如何如何,他怎么可以在根间游来游去,甚至那下面便是最适宜他捕捉猎物之处。

而且他一谈就没完,烦得我直喘气,试图打断他的话题。可是你知道我那冒失鬼女友怎么样吗?她能听进那套话吗?“啊。您在水中的根之间捕猎。真有趣!”

我羞愧万分。

舅姥爷又说,“可不是闹着玩的!那里的蚯蚓可真能让人饱餐一顿的!”说着,就不假思考地来了一个扎猛子。他这动作做得那么灵敏,甚至向上一跃,跳出水面老高的,一身鳞片斑斑点点,张开他的扇形鱼翅,然后在空中划了一个半圆,再垂直落入水中,扭动着半月形的尾巴和腰身迅速消失了。

见此情景,我把匆忙准备好的向LII作解释的话趁舅姥爷离开这阵子全端了出来:“你知道,要理解他,他脑袋里只有像鱼一样生活的固定观念,结果就真像鱼一个样子了。”我的嗓音压得很低,我自己也没想到我姥姥的哥哥鱼到这个地步。我刚说:“LII,天色已晚,我们走吧?”舅姥爷已经从水中露出头来,双唇间叼着一条蚯蚓和拖泥带

水的海带。

我觉得不会是真的，当我们道别时，我悄然无声地跟在 LII 身后摇摇摆摆的，心想现在她该开始一套评论了，也就是说对我来说最糟不过的时刻要来了。LII 没有停步，只是转过头来向我说：“可是，很可爱的，你的舅姥爷。”她所说的只有这几句，别无其他。在她的讽刺面前，我不止一次毫无反击之力，可这次我对她这话的反应是宁愿不再看见她，也不愿再触及这个话题。

然而我们继续相见，一起散步，再也没提过湖边那次的事情。我心中无底，很想说服自己“她已经忘记此事了”，可又常常怀疑，她沉默是为了让我在她家人面前当众出丑，或者是——对我来说更为糟糕的假想——只因为同情才试图转移话题。直到有一天天刚发亮时，她憋不住才说出：“可是你不带我去看舅姥爷了？”

“说什么呀，”她是认真的，她一直盼望能跟舅姥爷聊天。我简直给弄得摸不着头脑了。

这一次在湖边的访问更长了。我们三个都躺在湖岸的斜坡上：舅姥爷在靠水一边，我们也半身泡在水里，从远处看，谁也说不清哪个是陆地上的，哪个是水族的。

老鱼又开始他那套老生常谈，说起水呼吸胜过空气呼吸，又是一整套攻击诬蔑之词。“现在 LII 该跳起来振振有词地反击了。”我心想。可那天 LII 用的是另外一套战术：认真讨论，捍卫我们的观点，但好像又是认真听取老 N'ba N'ga 的。

按照舅姥爷的说法，地面上的上升只是有限的现象，也会像当初上升一样再回落，反正是不断变化吧：火山、冰川、褶皱、气候和植被的变化。而我们的生活必须面对不断的变化，其间会有整个种族的消亡，只有那些顺应变化的人才能生存下来，生活的美好在于完全被卷

人并忘却。

我们这些岸边长大的子女都是乐观地看待前景的，我对他的论点严厉驳斥。可是真正让我糊涂的是LII，她形态到了完美的地步，生于征服陆地的家族，面前展现的是无限的能力，而舅姥爷怎么能否认她所代表的现实呢？我被辩论的热情所燃烧，可我的女友似乎过分冷静，过分理解对方。

当然，对于我这个习惯听舅姥爷辱骂的人，他的这个话题真有新意，虽然充满陈旧和夸张的表达方式，连语调也显得可笑。我为他对陆地这个完全是他外界的情况的了解之多而感到惊奇。

而LII不断以提问的方式设法让老人对水中生活说得更多：当然这是舅姥爷最抓住不放、最激动不已的话题。与地面和空气的不稳定相比，潟湖和海洋代表着未来与安全。那里的变化是有限的，空间和食物无穷无尽，温度总能找到平衡，因此生活会一直保持迄今为止的样子，没有变态，没有对前途的怀疑，在其充分的完美中使每个事物都深化自己的性质，达到自身的实质。舅姥爷说到水族的前途时既不美化也无幻想，而且不掩饰问题恶化的可能（对含盐度上升的担心），但这丝毫也不会扰乱他所信任的那些价值和比例。

“可是我们现在能在山谷和平原奔跑了，舅姥爷！”我喊着，以我自己，更以LII的名义争辩，而她却沉默不语。

“去你的，小蝌蚪！你一回到水里就回家了！”他又拿起我常听到的对我们训斥的语调来。

“您不信，大叔，我们要学水下呼吸是太晚了吧？”LII认真地问，我不知道该为她称呼舅姥爷为大叔，还是为她的某些问题（至少我不习惯想的问题）而感到茫然。

“如果你身在其中，我的星星，我立刻就可以教你！”

LII 发出奇怪的大笑，终于开始跑了起来，跑得我都追赶不上。

我走遍平原和丘陵寻找她，来到一个四周是荒原和树林的环水的山嘴。LII 就在那里。她一定想凭她的认真倾听和逃跑到这里，告诉我“我明白了”：我们必须像老鱼待在自己的世界里那样，努力待在我们的世界里。

“我会像舅姥爷在那里一样待在这里！”我大喊着，有些含糊，但立刻补充道：“我们两个，在一起！”因为我没有她真的感到不安全。

而 LII 怎么回答我呢？我现在事隔多少世纪后回想起来还会脸红。“去你的，小蝌蚪！要另外一个！”我不知道她是想把我和舅姥爷一起讽刺，还是模仿舅姥爷在外孙面前表现出来的那种年迈昏聩的态度。无论是哪个假设，对我都是同样的打击：因为都意味着把我看成半路人，非驴非马的两不靠。

我失去了她吗？怀着这个念头，我飞快跑去争取她。努力做些露脸的举动：猎取飞虫时，我跳高些；挖洞时，我刨深些；与同类较量时，我勇猛些。我为自己而骄傲，可每当我做这些漂亮事时，她都不在那里看我：她总是失踪，不知躲藏在哪里。

我终于明白了：她是去了潟湖，我舅姥爷在教她在水下游泳。我看见他们以同样的速度划破水面，很像兄妹一般。

“你知道，”她看见了我，高兴地说，“爪子当鳍用也很好使哩！”

“好啊：看你进步多大呀！”我只能不无讥讽地评论。

我知道，这对于她只是游戏。然而是不喜欢的游戏。我要召唤她回到现实中来，回到等待着她的未来中。

一天，我在高高的蕨树林里等她，一棵棵蕨树伸向水中。

“LII，我有话跟你说，”我一见她就开口说道：“你现在开心开得不少了。我们有更重要的事呢。我发现一个山脉：那面是无边的碎

石平原，水刚退去不久。我们将最先进驻那里，用我们的子孙来布满那辽阔的领土。”

“大海才无边无际呢！”LII说。

“别再重复那个老糊涂的胡话了！世界属于有腿的，而不是鱼类的，你知道吗？”

“可我知道他是一个算得上一个的！”

“那我呢？”

“没有一个有腿的能像他那样。”

“那你家呢？”

“我吵架了，他们从来就什么也没弄懂。”

“你疯了！不能再倒退的！”

“可我就要！”

“你要干什么？你一个人跟那条老鱼？”

“嫁给他！跟他一起回归鱼类，再生出一些鱼来。再见！”

她最后纵身一跃，一直攀到蕨树最高的一片叶子上，又纵身跃入湖水中。她再度露出水面，但已不是只身一个，舅姥爷结实的镰状鱼尾在她的尾巴旁边，双双破水前进。

这对我是极大的打击。后来又怎么样了？我继续走我的路，在世界的改造之中也改造自我。在许多生物中，我经常遇到比我更算得上“一个”的：一个宣布未来的生物，一只为刚钻出蛋壳的幼崽哺乳的鸭嘴兽，一个身处矮小植物之中变瘦的长颈鹿，或者一头证明已不再复返的过去的新生纪开始后仍幸存的恐龙，或者一只以往能保持几百年一动不动的鳄鱼。所有这些动物，都以某种方式比我更高级，更发达，使我在它们面前显得那么平庸，而我却没有成为它们中的一员。

## 我们赌多少

应用于宇宙历史的控制论的逻辑表明,银河系、太阳系、地球等无论如何不能不产生细胞生命。按照控制论,宇宙是通过一系列正反方面的反馈形成的,经过集中原始云中氢的重力,然后是核的力量和与前者平衡的离心力量的作用。由于已经使进程起动,就只能沿着连锁反馈的逻辑前进了。

是的,可最初人们还不知道,Qfwfq说,或者说,一个人可以预见,也是凭感觉猜中的。我可不是吹牛,从一开始我就打赌说会有宇宙,我说对了,而且就宇宙将是怎样的这点我也从(k)yK这个最老资格的家伙那里赢了很多钱。

我们开始打赌时,还没有任何可以凭借来预见的事物,只有一些粒子在游动,一些电子东一个西一个地分散着,质子上上下下各自为政。我不知道感觉到了什么,不知道天气在如何变化(实际上我有些冷了),就说:“我们打赌,今天会有原子!”

老(k)yK说:“拜托了!原子?!我敢赌绝不会的!你要什么,我给什

么!”

我说：“你连 X 也肯赌吗？”

他说：“X 升到 N！”

他话音未落，每个质子都抓住了周围的一个电子，旋转了起来，一个氢的巨大云团在太空中正在凝结。

“你看见了吗？都是原子！”

“那些是原子，哇！真好家伙呀！”(k)yK 这么说，因为他有不想认输总要找碴的坏习惯。

我和他经常打赌，因为一则实在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二来唯一证明我的存在的方式就是与他打赌，就像唯一证明他的存在的方式就是与我打赌一样。我们对发生或不发生的事物打赌，赌的题目实在无限之多，反正直到那时还什么都没有发生。但是，由于连我们都不知道，怎样去想象事件是否会发生，我们就采用约定的方法：事件 A，事件 B，事件 C，等等，以便加以区别。或者说，由于那时还没有字母表或其他约定顺序系列的符号，在为将要发生的事物打赌前，我们还得为约定顺序系列的符号如何出现而打赌，再把它与可能发生的事件挂钩，以便对我们仍然一无所知的事件区分清楚。

至于赌注，谁也不知其为何物，因为还没有可以当做赌注的东西；于是我们就凭口而论，各自记住赢的赌数，等到最后再算账。所有这些运算极为复杂，因为那时还没有数字，想运算连数字的概念也没有，反正是没有什么能与什么分得开。

这种情况在原始银河系开始凝聚成原始星辰时有了变化，我当时立刻明白会有怎样的结局：温度不断上升，就说：“现在要点着了。”

“瞎说！”老人反驳着。

“我们打赌吗？”我问。

“随你便。”他说。噗！黑暗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炽热的大火球，火球在宇宙中散开。

“噯，点着也不意味着那个……”(k)yK又开始他那一套咬文嚼字的把戏。

不过我有我的办法让他沉默：“是吗？那么依你看意味着什么？”他默不作声了，可以想象他的样子：一个词刚刚有了一种涵义，他想象不出这个词还会有别的涵义！

(k)yK 和我一起待了一些时候，他是够烦人的那类，没有“资源”，没有任何可讲述的事。我呢，说来也没有，值得讲述的事情还都没有发生，至少当时对于我们来说也无从可谈。唯一的事就是想象，甚至是对假设的可能加以假设。现在，在假设的假设中，我比他想象力丰富，这既有利又有弊：他可以对最冒风险的事件打赌，这样赌赢的可能性就可说是彼此彼此了。

我一般是针对某事件要发生的可能性打赌，他则几乎总是从反面赌，我这么说(k)yK，是因为他对现实持静态看法，而当时静态与动态没有现在这样分明的区别，至少要非常注意去捕捉其区别。

比如星星在变大，我问：“大了多少？”这是为了把预测引导向数字方面，因为这样他没有什么好讨便宜的。

那时数字还只有两个： $e$  和  $\pi$ ，他目测后概算了一下，回答说：“增加了  $e$ ，增加到  $ti$ 。”

好狡猾！所有人都能达到他这个水平！可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我明白：“我们打赌，到一定点它就停下来了。”

“赌吧？那么该什么时候停下来呢？”

反正我无论如何都只能硬顶住，就来了一句：“ $\pi$ 。”老头瞠目结舌，无言以对。

从那时起,我们就以  $e$  和  $\pi$  为基础打赌。

“ $\pi$ 。”他看着黑暗中的点点星光喊道,可是应该是  $e$ 。

我们打赌明摆着是为了开心,因为要挣钱是绝对不会有任何收效的。在元素开始形成之时,我们对最稀有元素的原子进行估价,我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个错误:我看到最稀有的元素是镅,就拿镅来赌,指望能赢他,能有进款:积累镅的资本。可我没有料到,它是一个不稳定的元素,都变成了射线,因此又得从零开始。

我当然有失误的时候,不过我却能因此获益:我可以提出更冒险的赌题。

“现在出来了一个铀的同位素!”我看到在一个超级新星的慢火加热中劈劈啪啪爆发出来的新元素,就赶紧说,“我们打赌吧!”

其实,这是一个好好的铀原子!

在这种情况下,(k)yK拿出讥讽的架子,好像他胜利在握,其实这不过是我走的一步险棋,让他先得一个便宜罢了。实际上,越往前发展,我越理解了内在机制,对于每个新现象,在经过起初的吃力阶段后,我都能使我的预料是深思熟虑的,银河系的一个星系与另一个星系之间相距上百万光年,既不更多,也不更少,这点我比他掌握得早,以至过了一段时间对于我都变得过分容易,没有意思了。

于是,我从已经掌握的数据出发,试着在头脑中推论出其他数据,再从其他数据出发,直到提出表面上与我们正在讨论的数据毫无关系的可能。我直接提出结论,不谈推理过程。

比如,我们正就银河系螺旋运行的弧度进行预测,我却突然说:“你听着,(k)yK,依你看,亚述人会侵略美索不达米亚吗?”

他呆住了,“什么?什么时候?”

我急速地运算了一下,向他报了个日期,当然既无年也无世纪,

因为那时的时间计量单位还没有达到那种类型的规模,所以要讲一个准确的时间就得求助于一个复杂到写满整个黑板的公式。

“你怎么知道的?”

“很快。(k)yK,他们侵略吗?我认为会的,你说呢?行了,别拖拖拉拉不表态呀!”

我们还是在无边无际的空中,有一些零零星星的氢原子围绕着最初的星系旋转。我需要极其复杂的推论才能预料出布满人马、弓箭和军号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但是由于没有别的事好做,这也办得到。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老头子总是说“不”,倒不是他以为亚述人不会出现,而只是简简单单地因为当时还没有亚述国和美索不达米亚,没有地球,也没有人类。

当然,这些是属于远期预料的打赌,不像有些事情能很快就知道结局。“你看,那边的太阳的圆周是椭圆形的。很快又要形成新的星球了,你说,一颗星球离另一星球的运行轨道有多远?”

我刚开口,想说在八亿到九亿之间,不,在六亿到七亿年之间,星球们就已经沿着各自的轨道运行起来,不更窄,也不更宽。

我最满意的是我们对为什么、在什么时候打过的赌都能在头脑中记忆犹新地保持几十亿年,而且还记得期限最短的赌题和数字(那时整个数字时代已经开始,使得事情更复杂了一些),还要记得谁赢谁输了哪些,以及各自的赌金总额(我的积分不断上升,老头却负债累累)。除此以外,还要绞尽脑汁想出新的赌题,在推理的链锁上越来越远地找命题。

“一九二六年二月八日,在维切利省的圣迪亚市,加里波第路十八号,你听见没有?下午五点四十五分,二十二岁的朱赛皮娜·本索狄小姐从家里出来,她向右还是向左走呢?”

“这个……” (k)yK说不出来。

“喂,快点!我说她向右。”穿过被星系运行划破的尘埃云,我已经看到了圣迪亚市街道上薄雾初起,路灯刚刚点亮,勉强照到雪下的人行线,照到朱赛皮娜·本索狄小姐瘦小的身影消失在街拐角。

对于天体发生的事,我已经不再打赌,静等随着我的预言逐个应验而坐收(k)yK当初下的赌金。但是,我爱冒险的兴趣使我要对每件可能发生的事情都做出预见,无数事件接踵而来,直到那些最没有把握的区区小事。我开始把容易计算的近期事件与要求复杂运算的远期事件结合预测。“很快的,你看见星球怎么在凝聚吗?说说看,大气层会是什么样子的。水星、金星、地球、火星都是什么样子的?说呀!快表态!还有,反正你在跟我思路走,给我算算印度半岛在英国统治时期的人口指数是多少。你想什么呢?快点说呀!”

我钻进一条路,或一个小孔,里面的事件密度倍增,可以随意抓住一大把再抛到对手面前,而他从未假设过这些时间的存在与事件的发生。有一次,我几乎是漫不经心地发问,“皇家马德里队在半决赛时踢主场,谁赢了?”瞬息之内,我明白这种显得是偶然乱凑起来的言语使我触及了一个符号的新领域,它能够表现无穷的严密而又模糊的现实,它将能用来改变现实的单调性,也许是向着未来的奔跑,而我就是首先预料到并且期待这种奔跑的人。我想通过时间和空间把这些符号的组合变成许多小碎片,使之溶于一种看不见的三角形的几何图案,像在球场上白线之内运动着的足球出界后,再折回银河系闪光的旋涡星团,辨认清那些在远处和夜间都根本看不清的球员们胸前背后的号码。

我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新领域,拿出以前赢得的一切资本当赌注。谁能阻止我呢?老头不肯相信的态度只能促使我冒险——这是

一种小小的满足感——因为我已经最先发现了这点。(k)yK没有意识到幸运正在转向他那边,而我已经在数他会笑多少次,这在当初是很少有的,现在其频率却在增长。

“Qfwfq,你看,阿门赫泰四世法老没有儿子!我赢了!”

“Qfwfq,你看,庞培打不过凯撒,不行了吧!我早就说嘛!”

而我是要把我的运算进行到底的,我没有忽略任何细节,就算回头再重来一遍,我也还会像原来一样下赌。

“Qfwfq,在查士丁尼皇帝时期,从中国和君士坦丁堡引进了蚕,而不是火药!还说我糊涂吗?”

“不,是你赢了。”

当然,我继续对难以捉摸的事情进行预测,而且做得很多。现在我不可能撤退,不可能自我更正。再说,更正什么?以什么为基础更正?

“那么,巴尔扎克在《破灭的幻想》结尾没有让主人公自杀,”他用一种刚刚开始获胜的胜利者的小声音说,“而是让他被卡洛斯·海莱拉给救了。你知道吗?在《高老头》里就有过类似的描写?Qfwfq,我们的账算到哪里了?”

我的优势在下跌。我当初把赢了的数额兑换成贵重货币存在瑞士银行,但当时不得不连连提取巨款以支付输了的赌金。我也赢了一些,甚至是大额的,但情况变了,我获得那些胜利是全凭偶然的,也不能保证胜利之后不再出现运算失误造成的失败。

那时候,需要一个查询作品的图书馆,需要订阅专门的杂志,还有运算的仪器设备。总之,正如众所周知,有一个研究基金会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资助。当然,我们的打赌都是彼此之间无邪的游戏,没有任何人怀疑有人卷入这些巨额费用。我们靠自己的研究月刊《电子预测中心》来维持生活,此外,还有给(k)yK的元老津贴,这是他凭

连一个手指也不能动弹的样子得来的(他不爱动的毛病日趋严重,像个瘫痪病人似的坐在轮椅上),这个元老之称是随便得来的,跟他的年迈毫不相干,否则至少我也会有和他平等的权利,只是我不计较罢了。

我们到了这种状况:(k)yK 元老在他的小楼的柱廊上,坐在轮椅里,腿上铺满早上邮局送来的世界各地的报纸,大声叫得整个校园都听得见:

“Qfwfq,土耳其和日本之间今天没有签定原子协议,连谈判也没有开始,你看见了吧!”

“Qfwfq,特米尼·伊梅莱塞因杀妻之罪判了三年,跟我当初说的一样,不是终身监禁!”

他晃动着报纸页张得意地炫耀,那白纸黑字真像当年形成星系时太空的样子,挤满了四周空旷的孤立的星球,既无目的又无意义。我想,那时多么美好啊!通过那片空虚,我能划出直线和抛物线,猜测出时间与空间的准确交点,在那些点上将要发生的事件,显得那么光彩夺目,无可争议。而现在,事件接连不断,就像水泥在杂乱交错的模具里浇注;就像重叠套印,虽然词句依稀可辨,却无法理解其本意;就像一种没有方向和形式的事件之混沌面团,把任何逻辑推理都给包围、挤压、沉浸得无法显现。

“Qfwfq,你知道吗?今天华尔街收盘价下跌了百分之二,而不是百分之九!你看,卡西亚路上滥建的楼房是十二层的,而不是九层的!内阿克四世比隆尚赢了两个长度!我们的账记了多少啦,Qfwfq?”

从三迭纪到侏罗纪开始进化、变大,在长达一亿五千万年内成为大陆上主宰一切的统治者的恐龙,竟然迅速消亡的原因至今还是一个谜。也许是它们不能适应气候和植被在白垩纪的巨大变化,到该纪元末期便全部死掉了。

都死了,只有我例外,Qfwfq说,因为我在某一时期内也曾经是一条恐龙。大概有五千万年光阴吧,我并不后悔,那时当恐龙就意味着掌握真理,就令人尊重。

后来情形变了,跟你们讲细节也没有用,反正是开始了一系列的失败,错误,怀疑,叛逆,瘟疫;一种与我们为敌的植物开始在地球上生长,它们从四面八方向我们进攻,而我们则没有一处获胜。有人说,对日落的爱好,对被毁灭的热衷,从一开始就是我们恐龙精神的一部分。我不知道,这种精神我从未体验过,如果说别的恐龙有,也是因为它们已经预感到将要被历史淘汰。

我不喜欢跟着记忆回到同类大批死亡的那个时代,我从未想到

能死里逃生。使我得救的是长途迁移，我穿越了大片白骨成堆的坟场，那里一颗头颅，一只角，一片甲壳或者一把鳞片覆盖着的表皮，都令人回忆起作为生者当年的辉煌。而现在这些亡者遗体上则是地球新主人們的嘴、额角、獠牙或吸盘在撕咬，在吸吮，直到看不见任何生者与死者时才停下来。

在那些荒芜的高原上，我度过了许许多多岁月，才逃脱了伏击、瘟疫、饥荒和严寒：但我却只身一人，我不愿意继续永远地留在那边，就开始登上了离开高原的路途。

世界变了模样：我不再认得出山岳、河流与平原，第一次见到有生命物时我就藏了起来：原来是一群新人，他们是身材虽小却强壮的典范。

“喂，你！”他们发现了我，我对他们那种亲密的毫无拘束的呼唤方式感到惊奇，拔腿就跑。他们在后面追赶。在多少个世纪内我已经习惯引起周围别人的恐怖，感受我引起的旁人的惊慌，现在却反了过来。“喂，你！”他们靠近我，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既无敌意，也无惊恐。

“你为什么跑？你脑子里想什么呢？”他们是想让我给他们指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好去我并不晓得的什么地方。

我结结巴巴地说不是本地人。

“那你还逃什么？”一个人问。“好像你见到了恐龙似的！”其他人笑了起来。在那场哄笑中，我第一次感到一种不安，他们笑得有些勉强，其中一个人挺严肃地补充说：“这可不是玩笑，你可不知道它们是什么东西……”

那么，对恐龙的惧怕仍然继续缠绕着新人，但也许他们已经好几代再没有看见恐龙，也就无从识别恐龙。我继续行进，虽很小心谨慎，却急切地想再做一下这种试验。在一个泉水边，一个新人姑娘在

喝水，只身一人。我慢慢走上前，伸长脖子想在她身边喝水。我预想她一见到我就会大声绝望地喊叫起来，惶恐不安地撒腿就跑，而这正是她发出的警报，将会有人赶来追猎我……那个瞬间，我已经后悔我的这一举动；如果我想救自己一命，就应立即把她吃掉：再重新开始……

姑娘平静地转过头来，说：“这里的水挺清凉，是吧？”接着就跟我很友好地攀谈起来，说的话就像一般人对外人那样，涉及周围环境，问我是否从远方而来，途中赶上下雨还是好天气。我从来没有想到能跟非恐龙的人进行这样的谈话，紧张万分，几乎无言。

“我总来这里喝水，”她说，“来找恐龙。”

我一阵头皮发紧，睁大了眼睛。

“是的，我们这么称呼它，恐龙泉，从很古老的时候就这么叫它。他们说当初这里藏了一条恐龙，是最后的恐龙之一，谁来喝水，它就扑上去把谁吃掉，我的天啊，真可怕！”

我真想快离开此地。“现在她知道我是谁了，”我想，“只要她稍微仔细看看，就会认出我来！”我像所有不愿意让人观看的人一样，一直低垂着双眼，盘着尾巴，想把它藏起来。我这番功夫搞得自己精神紧张，而她却微笑着向我道别，继续走她的路。我觉得好像刚刚撑过一场战斗，那种当年靠指甲和牙齿自卫的战斗，疲劳不堪。我发现连我回敬她的“再见”都没有说好。

我来到一条河边，那里有人筑的窝巢，他们靠打鱼为生。为了在河里水流不急的地方形成一个湾，以便拦住鱼儿，他们修了一道用树枝做的坝。一见到我，他们停下工作，抬起头来，看了又看，又互相看了看，好像在彼此询问什么，但一直默不作声。“现在又到时候了，”我心想，“我只能高价出卖自己的皮肉<sup>①</sup>。”我暗自准备好出击。

① 指经过顽强抵抗而失败。

幸亏我及时制止了动作的开始,这些渔民没有任何与我对抗的意思,看到我强壮的样子,就想问我是否可以留下来和他们一起搬运木头。

“这里是个安全的地方,”他们见我犹豫不决,便坚持说:“我爷爷的时候恐龙就消失了,再也见不到啦……”

没有任何人怀疑我是谁,我就留了下来。那里气候不错,吃的当然不合我们恐龙的口味,但也过得去。他们给我起了个外号,叫“丑儿”,因为我和他们不一样,仅此而已。这些新人,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他们,还是一种尚未完全定型的物种,他们后来又派生了其他物种。那时,他们中间的一个人与另一个人有的相似,有的大不相同,而我虽完全属于另外一种,在那时也还不显得那么与众不同。

我还不习惯,总觉得自己是一条恐龙生活在敌对群体之中。每天晚上,当他们开始讲述世代相传下来的恐龙的故事时,我就缩到后面的阴暗处,心情万分紧张。

那是些可怕的故事,听众脸色发白,不时发出受到惊吓的叫声,专心致志地盯着讲述者的双唇;而讲述者的激动情绪也不亚于听众,只是故作镇静罢了。我很快就明白了,那些故事是尽人皆知的(虽然他们有内容丰富的故事),但每次听起来都还是心惊胆战。对他们来说,恐龙像是许多妖魔,被描述得令人无法了解它的真正的模样,而且被看成是给新人带来损害的,好像新人从一开始就是地球上的最重要的居民,而我们则从早到晚被他们追着跑。对于我,想起我们恐龙,就使头脑再度回到那漫长的一系列灾难、苦恼、丧事;新人讲述的我们的故事都离我的经历那么遥远,我本应不以为然,只当它们是些素不相识的外人的故事。听着这些故事,我发现自己从来没有想过我们在别人面前曾经有过怎样的形象。在那许多胡说八道的故事

里,在某些细节上,在他们的一些观点里,还抓住了部分真实。在我头脑里,他们与我们冲突对立的故事与我记忆中所感受到的恐怖相互混淆在一起,越是想我们当初让他们多么的战战兢兢,我就越战战兢兢。

他们每人讲一个故事,依次轮流,到一定时候,有人问:“丑儿,你给我们讲什么?你没有什么可讲的吗?你家人就没有碰上和恐龙遭遇的历险吗?”

“有是有,不过,”我结结巴巴地说,“过的时间太长了,嗨,你们知道,……”

出面帮忙的正是蕨花,那个泉水边相遇的姑娘:“你们让他安心待会吧!人家是外人,还没在这里待惯,我们的语言也说不好……”

众人换了话题,我才松了口气。

在蕨花与我之间建立了一种信任感,但没有过分到无话不谈:我从来不敢摸她,但是我们长谈,或者说是她给我讲她的生活故事。我怕我的恐慌会让她怀疑我的身分,因而也说些泛泛的琐碎事。蕨花讲她的梦:“今晚我见到一只巨大的恐龙,真吓人,鼻孔往外冒着火。它走近我,抓住我的后脖子,把我带走,想把我活活吃掉。这是个极其可怕的梦,可我根本不害怕,你说是怎么回事?我喜欢……”

我应该从那个梦明白许多事情,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蕨花希望被人进攻。这正是我拥抱她的时刻!可是他们想象中的恐龙跟当时的我差别太大,这个想法让我更加胆怯。总之,我坐失了良机。后来,蕨花的哥哥回到平原上来捕鱼,她就备受监视,我们的谈话机会就很少了。

她那个兄长叫 Zahn,一见我就露出怀疑的神色:“那位是谁?从哪里来的?”他指着我问别人。

“是丑儿,一个搬木材的外来人。怎么了?有什么奇怪的?”大

家说。

“我要问他本人，” Zahn 说着，恶狠狠地斜眼看着我，“你，你有什么奇怪的？”

我该怎么回答呢？“我？没有啊！……”

“你为什么没有什么奇怪的，啊？”他笑了，那次就算过去了，可我没指望能有什么好事发生。

这个 Zahn 是村里最坚定果断的人，他曾周游世界，显得比别人更见多识广，他一听到关于恐龙的老一套故事就表现得不可忍受：“神话！”有一次，他说：“你们讲的是神话，我想看看假如一条真恐龙来到这里，你们会怎样？”

“现在过了很久啦，没有恐龙了……”一个渔民说。

“可不算太久，” Zahn 说，“不能说没有小股恐龙还在战斗……在平原上，我们的人要昼夜值班站岗，在那里的人个个可靠，他们可不拉不认识的人入伙……”说着，他又把目光固定到我身上。

没有必要再等下去了：还是尽快把积怨发泄出来更好！我向前迈了一步，问道：“你是跟我过不去吗？”

“我跟不知道生在何处从何而来，却想吃我们的饭，勾引我们的姐妹的人过不去！”

有几个渔民护着我说：“丑儿是自食其力的，他干活卖力气……”

“背上驮树干？！他当然可以，我不否认这点，” Zahn 说，“不过，在危险时刻，当我们要用指甲和牙齿自卫时，谁能保证他会如何表现？”

于是，开始了一场辩论。奇怪的是竟然没有人考虑我是恐龙的可能性，对我的指控仍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一个外来者，因而是不可靠的；争论的焦点是我的存在使恐龙重现的危险增加。

“我想看看他在斗争中凭那个蜥蜴式的小嘴会是个什么样子。” Zahn 蔑视地继续向我挑衅。

我走到他面前，粗暴生硬地跟他鼻子顶着鼻子，“你现在就可以看见我的样子，假如你不想逃走的话！”

我向前迈进，扭了一下脖子，躲开了他的一咬，而我的爪子已经放到了他的身上，把他给仰面撂倒，我就势压到他的身上。这是一个错招，我好像不知道这一点，我也好像不曾看到恐龙是如何胸部和腹部被抓咬致死，它们原来以为这样能使对手动弹不得。好在我还会用尾巴让自己稳住；我不愿让自己被对方翻倒，尽力保持平衡，但感到正在有些顶不住……

那时，观众里有一个人喊了起来：“加油啊！恐龙！”得知他们识破了我和重返当年的自我是在同一瞬间：不论输赢，至少让他们再感受一次古老的惊恐吧！我向 Zahn 击去，一下，两下，三下……

人们开始拉开我们两个，“Zahn，我们跟你说了，丑儿可有肌肉呢，跟他可别开玩笑！”他们笑着向我祝贺，用爪子拍着我的肩膀。我以为已经暴露，却无法理解这番热情友好之举。我后来才知道“恐龙”是他们的一种叫法，在鼓励竞赛者时，叫“恐龙”就好比喊“加油！你是更强！”而且根本就说不清楚，他们当时的喊叫是对我还是对 Zahn。

从那天起，我更受人尊重了，Zahn 也鼓励我，跟在我后面观看我强劲有力的新表现。应该说，他们关于恐龙的那些老套话也有些改变，好像总是以同一方法评论一事物评厌烦了，他们开始改变，转向其他话题。现在，如果他们对村里什么事加以批评，都习惯说某某事在恐龙之间不会发生，说恐龙在许多方面可以成为典范，说恐龙在那样的情况下（如私生活方面）表现得无可非议，等等。总之，对于谁

也不确切了解的恐龙,他们好像在其死后对它产生了钦佩与欣赏。

我有一次问:“我们别夸张,你们以为恐龙是个什么?”

他们说:“住嘴!你对从来没有见过的事情能说什么呢?”

也许到了直言不讳的时候了。“我当然见过恐龙!”我喊着,“你们愿意的话,我还可以解释出它们是什么样子的!”

他们不相信,以为我想拿他们取笑。对于我,他们现在说恐龙的方式与过去同样不可容忍,因为除了我这一种族的惨痛命运引起的痛苦之外,恐龙的生活我是从内部亲身了解体验的!我知道我们之间起主导作用的是一种有局限的、充满成见的、缺乏跟上新形势的思想。现在我倒要看看他们如何以我们这么狭隘讨厌的世界为榜样!我倒觉得是他们让我对我的种族有一种神圣的崇敬,从未有过的崇敬!不过,说到底,这样是对的,这些新人与最好时光的恐龙有什么大不相同呢?有自己的坝和渔场,也有自己的尊严与傲慢……我对他们也有了当初对我周围环境的那种无法忍受的感觉,他们越是钦佩恐龙,我就越连恐龙带他们一起厌恶!

“你知道,我今天夜里梦见我们家门前将要有一条恐龙经过,”蕨花跟我说,“一条很神气的恐龙,是恐龙的王子或大王。我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在头上扎上带子,在窗口张望。我想引起恐龙的注意,向他致意,可他好像根本没有发现我,对我不屑一顾……”

这梦是我了解蕨花心理的一把钥匙,姑娘把我的胆怯当做了轻视的傲慢。现在想来,我就明白了,那时只要我以那种态度再坚持一点点,再卖弄一点高傲的洒脱,我就能完全征服她。然而她的揭示使我激动万分,以至泪花闪闪地扑到她脚下说:“不,不,蕨花,不像你想象的!你比任何恐龙都好,好上百倍。我觉得我比你低下……”

蕨花一惊,向后退了一步:“你说什么?”这不是她期待的!面对

一幕不很愉快的场面，她困惑不解。我觉悟得太迟了，急匆匆恢复了平静，但是我们之间已经有了一种说不出的不舒服的气氛。

后来发生的一切使我没有时间再去想这件事：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信使到了村里：“恐龙又回来了！”一群陌生的妖魔正在平原上肆虐。按照它们的行进速度，第二天凌晨就会到村里。人们发出了警报，空气非常紧张。

你们可以想象得出我闻讯后胸中那百般情感：我的种族没有灭绝！我可以重新与父兄团聚，重返我古老的生活！可是，古老的生活的回忆在我脑子里只有无穷无尽的失败、逃亡、危险；再度开始那种生活也许只意味着对那种焦虑不安再做个短暂的补充，回到我以为已经结束了的阶段上。现在，在这个村里，我已经得到了一种新的平静，如果失去它，我会万分惋惜，终生遗憾！

新人的内心也有不同的情感，一方面是恐慌，另一方面是再次战胜旧敌的愿望，还有一种思想认为恐龙已经幸存下来，它们的大举进军就是其势不可挡的表现，而它们的胜利虽然残酷，却也不一定不是对所有人都有益的。总之，想捍卫自己，又想逃跑；想消灭敌人，又想被敌人战胜。这种摇摆不定表现在他们的防御准备之中。

“等一下，”Zahn喊起来，“我们中间只有一个人可以指挥！我们所有人里只有丑儿最强壮！”

“真的！应该是丑儿指挥我们！”其他人众口一声，“是啊！丑儿指挥！”

“不！你们怎么能让我这么一个外来人来指挥呢？我没有那个水平！”我推辞，却无法说服众人。

我该怎么办呢？那一夜我无法闭眼，我的血液的声音提示我溜走，去跟父兄们团聚；而对于收容我、款待我、信任我的新人的忠心

又让我站在他们一边；我知道，无论是恐龙还是新人，都不值得让我为他们去动一下手指：如果恐龙想以进攻和屠杀重新确立自己的统治，就表明它们没有吸取教训，不过是侥幸生存下来而已；新人把指挥权交给我，显然是找个最便当的办法，把一切责任推到一个外来人身上，这个人可以是他们的救命者，也可以在失败后拱手交给敌人当替罪羊，或者把他当做叛徒送给恐龙，以实现其不可告人的接受恐龙主宰的梦想。总之，我对这两种可能性都不想深究，哪怕兼而有之也无所谓！我应该尽快逃跑，让他们去烩自己的汤吧！我跟这段古老的故事再也没有任何瓜葛！

那一夜，借着夜幕沉沉，我离开了村子，最初的动机是离战场越远越好，再回到我那秘密的隐蔽处。可是好奇心又很强：再看看我的同类，知道谁胜谁负。我藏在山顶岩石中，这地方在河湾上方，我就在这里等待黎明？

东方破晓，地平线上出现了一些身影，它们快速前进，但是在它们还没到达之前我就可以排除一点：恐龙从未跑得如此优雅！当我看清它们时，我真不知是可笑还是害羞。那是一群犀牛，又大又粗又壮，但基本上不伤人，只是吃草。是谁把它们当成了地球上古老的主宰恐龙啊？！

犀牛群蹄声轰鸣地奔跑着，又停下来舔一些灌木，然后向天边跑去，连渔村都没有发现。

我跑回村里：“你们都没有弄清楚！不是恐龙！”我喊着，“是犀牛！它们都走了！没有危险了！”为了开脱我连夜开小差的行为，我又补充说：“我去探查，就是想侦察了情况再告诉大家！”

“我们不可能不知道它们不是恐龙！”Zahn叫了起来：“但我们知道你不是个英雄！”说完就扭过去，后背对着我。

众人大失所望：既对恐龙，又对我。恐龙的故事现在变成了笑话，故事里可怕的妖魔已经显得可笑。我觉得这是一种小人的庸俗。我现在承认，恐龙当初宁可选择死也不肯继续在这个不再属于我们的世界上生存，心胸是多么伟大啊！我之所以幸存只是因为作为一条恐龙还继续觉得能待在这伙以表面上嘲弄他人来掩饰内心恐慌的人群中。对新人来说，除了嘲笑和恐慌，他们还有什么选择呢？

蕨花在给我讲她的梦时，揭示了另外一种态度：“有一条恐龙，很滑稽，绿绿的，所有的人都拿它取笑，揪它的尾巴。我上去保护它，把它带走，抚慰它。从它的黄眼球红眼珠中淌出的泪河中，我发现它那么可笑，是一个多么可悲的家伙。”

我听了这些话有何感受？对梦中形象的反感，对变成一种怜悯的情感的拒绝，对恐龙威严降至低点的无动于衷？！我的傲慢的情绪迸发了出来，全身僵硬，甩出几句轻蔑的话：“你为什么用这些越来越小孩子气的梦来烦我！你只会做这些呆笨无味的梦！”

蕨花眼泪滚滚而下，我却耸耸肩扬长而去。

这事发生在堤坝上，我们并不是孤零零的两个，渔民们没有听见我们的对话，却看到我的发怒和蕨花的泪水。

Zahn觉得需要他介入了：“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东西？”他酸酸地说，“还敢对我妹妹失礼！”

我停住脚步，并不回答，如果他想打架，我是准备好了。可这段时间村里风气变了，把什么都当做笑话。渔民群中发出一阵假嗓子的叫声：“去那里，去呀！恐龙！”我知道这是刚兴起的玩笑话，意思是“别盛气凌人，别夸大其词了！”，可是我的血液中有什麼在涌动？

“对，我是，如果你们想知道的话，”我喊着，“我是一条恐龙！就是这么回事！你们要没见过恐龙，好了，就看看我吧！”

众人发出一阵哄笑。

“我昨天见到一条！”一个老头说，“从雪里出来的恐龙！”周围很快静了下来。

这番话传遍全村，“我们去看恐龙吧！”所有人都跑到山上，我也和他们在一起。

跨过一段石块、树干、泥浆和鸟骨铺成的冰迹层，前面展现出一片山谷，最早的地衣已经开始在摆脱冰冻，给岩石披上绿装。山谷里，平躺着一副好像在睡眠中的巨型恐龙的骨架，它脖子伸得长长的，尾巴甩成一条蛇状，胸腔拱起，形成一道屏障，风吹着肋骨时，里面好像还有一颗看不见的跳动的心。头颅扭转着，嘴巴张开着，好像在发出最后的叫喊。

新人欢呼着跑到尸骨面前，面对头骨，他们在那空洞洞的眼眶面前发呆了，与它保持好几步的距离，默不出声了；然后又转过身，继续欢叫。当时，他们中间只要有一个人目光从骨架转向我看一眼，就足以发现，正在凝神望着骨架的我，跟它是一样的。可是没有一个人这样做。那副骨头，那些牙齿，那曾经能杀人的肢体，都在讲述着一种无法理解的语言，没向任何人说出任何事，只是一个与现实已经毫不相干的空洞的名字。

我继续观看骨架，和我一样的骨架，它就是父亲、兄弟？还有我自己，我认出了自己失去了血肉的躯体，我的身形刻在岩石上。我们都曾经是那个样子，而又都不再是那个样子，我们的尊严，我们的过失，我们的毁灭……

现在，这些裸露的躯体将用来给地球上的新主人标作风景点，它们会随着恐龙这个名字的命运逐渐变得模糊，失去意义。我不应该允许他们这样做！关于恐龙的真实本性的一切都应该留在黑暗中！夜

里,我趁人们在插了旗子的骨架旁熟睡,把死者的骨架拖走掩埋了。

早上,新人们找不到骨架的踪迹,所有人都把恐龙的概念与一种悲惨的结局联系在一起,讲故事时主调换成怜悯,好像为恐龙的遭遇感到难过。我不知道对他们这种怜悯如何是好。怜悯什么?哪个种族曾经有过完全的充分进化,有过那么长期的幸运的王国?只有我们!我们的灭绝是一部非常宏大的史诗,无论结局怎样都可以为那一段的辉煌而骄傲!这些傻瓜能懂什么?每当我听到他们对恐龙表示伤感,我就想拿他们取笑,讲些杜撰的无稽之谈。如今恐龙的真实已经不再被任何人所理解,这是一个只由我守护的秘密!

一伙流浪者在村里落了脚,他们中间有一个姑娘,我一见她就心惊肉跳起来。我的眼睛不会受骗的!那姑娘的血管里不是新人的血,她是一个混血儿!一个恐龙的混血儿!她知道吗?看她若无其事的样子,她不一定知道,也许不是她父母,而是她祖父母或更远的祖先中有一个是恐龙。我们这类动物的特征和举止在她身上几乎刺眼地表现了出来,只是她和别人都不善于识别罢了。她是一个可爱的快乐的造物,身后总有一群追赶着献殷勤的男人,其中最坚持不懈、爱得深切的就是 Zahn。

夏天来了,青年们在河边玩耍,“你跟我们一起来呀!” Zahn 邀请了我,在多次顶嘴斗架后,他又试图做我朋友。他说完就在混血儿旁边继续游水。我靠近蕨花,也许是相互解释取得谅解的时候到了,“你今天夜里又梦见什么了?”我开始主动问她。

她低着头,“我看到一个受伤的恐龙在受折磨,低下高贵的头,奄奄一息,痛苦万分……我看着它,目光离不开它,看它遭受痛苦使我能感到快乐。”

蕨花的嘴唇抿成一种坏样子,这是我从未发现过的,我只想向她

表示,我是不会进入她那种模棱两可、阴郁悲伤的感情游戏的:我是一个享受人生,有着幸福家世的后裔!我开始在她周围跳舞,舞动着尾巴向她身上洒水。

“你只会讲忧伤的话,”我轻佻地对她说,“丢下这些吧,来跳舞啊!”

她不明白我的话,做了一个鬼脸。

“你要不跟我跳舞,我可就跟别人去跳了!”我说着,拉起混血儿的一只爪子,把她从Zahn的眼皮底下带走。Zahn先是看着她离去,仍沉浸在爱情的沉思之中,后来被嫉妒心触动,才猛然醒悟。太晚了,我和混血儿已经沉入河中,向对岸游去,一下子藏进灌木丛中。

也许我只想向蕨花显示我是谁,纠正一下她对我的不太正确的想法?也许我是出自对Zahn的旧有的怨恨,顽固地要拒绝他的友好表示?也许超出一切的是混血儿不同寻常的熟悉的形态让我产生了建立一种自然的、直接的关系的欲望,没有思想的秘密,也没有回忆的欲望?

这伙流浪者清晨就要动身。混血儿答应在灌木丛中跟我过夜,我与她调情直到天明。

这不过是一段平静的缺乏历险生活的短暂的小插曲,我让有关我和我们王国的真实都在沉默中销声匿迹。现在人们再也不谈论恐龙,也许都不再相信曾经有过恐龙,在蕨花的梦里也再不见了恐龙。

她跟我说,“我梦到在一个洞穴里有一个谁也不记得名字的唯一幸存者,我去找他,那里黑洞洞的,我知道他在那里,却看不见他;我知道他是谁,却不会说出来。真不知道是他该先回答我的问题,还是我回答他的问题。”这对我来说是我们终于相爱的信号,就像我第一次在泉水旁停步,还不知道能否被接纳生存下来。

从那时起，我学会了很多，尤其是恐龙致胜的方式。原先我相信，对于我父兄来说，消亡是一种接受失败的宽宏大度的方式；现在我知道，恐龙越是灭绝就越能扩大其统治，对覆盖大陆的无边无际的森林的统治，对人的错综复杂的思想的统治。从无从知晓年代的恐慌和疑虑的阴影中，它们继续伸长脖子，扬着爪子；当它们的英姿连最后一点形象都被抹掉时，它们的名字则继续在一切意义上存在着，在一切活着的生物中永久地存在着。现在，连名字也给抹掉了，它们等待的就是变为无声的思想和无名的模式，通过这些思想和模式取得形态和实质，被新人和新人之后的生命们去永远地思念。

我环视四周：当初把我看成外来人的村子现在满可以说是我的村子了，还有我的蕨花，不过按照恐龙的规矩，我已经不能再说这种话了，为此，我默默地向蕨花做了个告别的动作，离开了村子，永远地离去。

路上，我看着树木、山岳、河流，不知道如何把它们与恐龙时代和以后岁月的同类相区别。在某些窝巢旁边，有些流浪者居住着。我远远地认出了混血儿，她还是那么讨人喜欢，只是稍稍胖了一点。为了不让人看到，我藏在树林里观察，她身后有一个刚能蹒跚而行的小男孩。我有很久没见过这么完美无缺的小恐龙了！他竟然如此充满了恐龙的实质，但对恐龙的名字的涵义又一无所知！

我在一片林中空地上等着看他玩耍，他追赶一只蝴蝶，用一块石头打松果。我走近他，这是我的儿子！

他好奇地看着我，问：“你是谁？”

“谁也不是！”我说，“你呢？你知道你是谁吗？”

“真怪，所有人都知道，我是一个新人！”

我想听到的正是这话！我抚摸着他的头，说：“好样的！”然后就

走开了。

我穿越山谷与平原，到了一个地方的火车站，登上火车，混入人群之中。

使太空的曲率与物质的分布发生相应关系的万有引力场的方程式正在具有普遍意义。

你们谁也不知道像我一样在空虚之中下跌是怎么回事。对你们来说,跌落就是掉下去,从一座摩天大厦的第二十层,或者从飞行中发生故障的飞机上,头朝下跌落,也许还要手舞足蹈瞎忙乱一气,然后下面就是地面,重重地一摔落地。而我跟你们说的是下面既无地面又无任何其他固体,连远远的天体也不能把你吸引到它的运行轨道上。这样落下去,在无穷无尽的时间里无边无际地跌落。一直在空虚中下落,直到其极限;一旦到了下面,我看到极限还在下面的下面,极其遥远,于是继续跌落,想达到那个极限。由于没有什么参照点,我对我的下落是快是慢都没有概念。细想起来,连我是否真在下落都无从证实:也许我一直同一个位置上,或者是向上升方向运行。因为既无上又无下,这只不过是给一个名称的问题,当然按照正常的思维逻辑,还是当做下落为好。

那么,我们假定是我在下落,所有人都以同样速度毫无波动地下落;事实上,我们总是在差不多的同一高度上:我,Ursula H'x和菲尼莫莱中尉。我的双眼始终不离 Ursula H'x,因为她非常漂亮,在坠落时表现得十分轻松潇洒。我希望能截获几次她的目光,可她一直很投入地锉指甲或上指甲油,或者梳理她那又长又直的秀发,从未看过我一眼。应该说,虽然菲尼莫莱中尉用尽浑身解数吸引她的注意力,她也没有瞥他一下。

一次,中尉以为我没看见,向 Ursula H'x 比比划划,先是伸出双手的食指互相碰碰,再用一只手做了个旋转动作,又指指下面。总之,好像是跟她暗示什么,和她约定在下面什么地方碰头。所有这些都我一清二楚:我们之间不可能碰头,因为我们的坠落是平行的,彼此之间的距离始终不变。但菲尼莫莱中尉竟然生出这种念头,并且把它强加给 Ursula H'x,仅此一条就足以使我变得神经质;而她根本就不理睬他,而且嘴唇向下一撇,扭过头去。我觉得这毫无疑问是针对他的(Ursula H'x 一直像在床上一样做着舒服懒散的动作,所以很难判断她这个表情是针对谁,还是她习惯的自我表现)。

我当然也一直梦想着与 Ursula H'x 相会,但由于我的坠落绝对与她的坠落路线平行,表现出一种不切实际的愿望是很不合适的。不过,若是乐观些,我们在这无尽的直线运动中最终相会的可能也存在。这个可能就足以给我希望,而且不断使我保持兴奋状态。告诉你们吧,我曾多么梦想着我们的平行线相交,梦想相交时的许多的细节,以至于这些都变成了我的实践经验,好像真的发生过这事。这一切可能随时发生,既简单又自然:在长久分离,连一巴掌的距离都不能缩小的分离后,在长期感到她是一个外人,是她的坠落平行线的囚徒后,这个触摸不到的空间,可以是紧绷的,也可以是松软的;可以是空

洞的,也可以是稠密的,而这不在于外部条件,却在于内心感受。我与 Ursula H'x 紧紧抱在一起(我闭上眼睛就能看到她正在向我走来,以一种跟她平常极不相同的姿态走来:双臂下垂贴着身侧,手腕扭动着,像在熨衣服,同时又像在挣脱什么,是一种几乎蛇状的伸展姿势)。现在,她和我各自沿着的那条看不见的路线就要合并归一,这条线将要被我和她的混合体占据,她那柔软的神秘的部位将被我渗透,不,是包围着我,吸吮着我;而我则紧张地解除直到那时一直忍受的孤独与干涩之苦。

有的美梦会突然变成噩梦,我脑子里突然闪现一个念头:我们的平行线的相交可能是在太空的所有平行线的交点上,那么就不只是我和 Ursula H'x 两个人,而且还有菲尼莫莱中尉,这是多么可诅咒的前景啊!在 Ursula H'x 不把我当做外人时,另外一个蓄着小胡子的外人竟让人无法摆脱地插入我们之间:一想起此事,我就陷入肝胆欲裂的嫉妒心态!我似乎都听到我们——我和她——相聚时的叫声,我们令人醉心地抽搐着搅动在一起。这时,她突然发出受到强暴的尖叫——我一想到这里就浑身麻木!——背后则是中尉得意的庸俗的欢叫声!也许此时我的怒火中烧,达到发狂的程度。无论是她还是他的叫喊,可能是不和谐、不一致的,也可能混合在一起成为欢乐的喊声,而我口中发出的却是失望的喊叫。

在我坠落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这种希望与焦虑的交替,可我没有放弃对太空深处是否有什么能改变我们现在或将来的条件的探索。我有两次发现了一个宇宙,但它太遥远,看上去小小的,在左边或右边的那端;我刚刚能来得及区分某些星系,像聚成团的光点,发着微弱的声音旋转着,然后又隐没不见了,好像是向上或向下一闪就消失了,致使我怀疑自己的视觉,恍惚看走了眼。

“那边！看呀！那里有一个宇宙！那里有东西！”我朝Ursula H'x喊着，可她两排牙齿紧咬着，正在专心致志地抚摸自己腿部平滑洁净的皮肤，寻找着极少见的看不见的汗毛，用两个指甲钳住，猛然一揪拔出来，我的叫喊是为了让她跷起一条腿，以便利用那苍穹远方射来的一点光线。

无须细表中尉对我的发现是多么不屑一顾：只是耸了耸肩，制服上那些毫无意义的小装饰物抖动起来，然后他转身到相反的方向冷笑着。他有时也呼唤 Ursula H'x，引起她的好奇（当他认定我是在看其他地方时），而那时就轮到我看他的笑话，目睹Ursula H'x翻个跟头把后背转给他。这姿态当然可谓不恭，但看上去很优美，以至我在把它当做对对手的羞辱而开心一番之后，又把它当做一种殊荣而嫉妒对手。“那里！那里！一个宇宙！我看见了！是一个宇宙！”

我并非说他在扯谎：据我所知，这种事可以是真也可以是假，我们不时穿越一个宇宙（或曰一个宇宙穿过我们），但不明白的是，有许多宇宙分散于太空，究竟是总在同一个宇宙里沿着一条神秘的轨迹运行，还是根本就不存在任何宇宙：我们以为看见的宇宙，不过是曾经存在过的。其形象如回音反射一样显现在太空壁上的“宇宙蜃楼”。也可能是宇宙一直就存在，在我们周围密密麻麻的，连一动也没动过，始终是原地不动，没有时间，在太空一片星罗棋布的黑暗中，只有某人或某物在某时出来摆脱那种没有时间的麻木，造成一种运动。

所有的假设都同样值得考虑，而我感兴趣的只是关于我们的坠落和能否摸到Ursula H'x。总之，没有人知道这点，那么，为什么那个高傲的菲尼莫莱有时拿出一副高人一等的架势，好像他对此有多少把握似的。他发现要让我生气最有把握的办法就是假装跟 Ursula H'x 有过什么故交旧情。Ursula H'x 有时想要摇摇摆摆一下，双膝合拢，

把身体重心左右移动,就像在摆出越来越大的Z字形,以解脱这种无休止的坠落的枯燥乏味。这时候,中尉就跟着摆动起来,并且设法与她的节奏吻合,好像沿着同一条无形的运动曲线,跟着同一曲只有他们两人才听得见的音乐起舞。他甚至还装着吹口哨,好像是二人之间有一种什么默契,是狂欢旧友间的一种什么把戏。其实不过是个骗局,我若不知内情,肯定会以为不知道从前什么时候中尉和Ursula H'x曾经在他们现在的运行路线的起点聚会过。这个想法让我十分痛苦,好像是对我极不公正的一种损害。但是再细想一下,假如Ursula H'x曾经和中尉共同占据太空里的一点,那就意味着他们的坠落路线越离越远,可能正在继续远离。在这个缓慢的远离中尉的过程中,Ursula H'x很容易向我靠近,因而中尉对于他们过去的亲密也就没有什么好自豪的:将来该轮到我不开心大笑!

得出这个结论的推理还不足以令我内心平静:Ursula H'x和中尉已经聚会过的可能本身就是一种不公,对我已经是一个打击,无法弥补。我还得补充一下,对于我,过去与将来都是虚无缥缈的,二者之间无从区分。我的记忆无法超越这个无休止的平行坠落的现实,过去所发生的也就属于未来所想象的同一世界。如此说来,我还可以假设如果现在的平行线同起于一点,这也意味着我和Ursula H'x的运行轨迹一旦相交之后也会越离越远,也许正是那个修饰得体的中尉的同样下场在等待着我!我若不能想象出几种不同的现实就无法走出现实,而其余的一切对于我都无关紧要。

也许秘密就在于此:投入地进入自己的坠落状态,就能明白坠落中所沿的路线并不像原来以为的那样,而是完全不同的。或者说可以改变那条路线的唯一方式就是让它改变其直线性。我的这个想法不是集中心思考虑时产生的,而是在以充满深情的目光观察 Ursula

H'x时激发的：她从背后看上去是那么美，而当时我们正在经过一个极为遥远的星系，她的背部和臀部的扭动其实是外部空间的旋转，显得像在蹭她的臀部，引起一种对臀部本身并不反感的反应。这个瞬间的印象使我以全新方式看待局势：如果内部有什么东西的空间与空洞无物的空间不同，是因为物质对空间能引起一种弯曲和张力，迫使这个空间内在的线条都弯曲或伸张开，于是我们所在的每条路线都只是在明朗空虚的太空才是直线，当经过被物质充斥的空间时就会改变路线，或者说会绕着这个成为疙瘩或肉赘或瘤子的宇宙在太空里旋转。

我的参照点一直是Ursula H'x，实际上她的某些转动使我们的坠落像围绕一个螺旋体时而拧紧，时而松开，可是Ursula H'x的倾斜是一阵往东，一阵向西，所以她的运行路线画出来很复杂。那么宇宙不应被看成是个粗糙的萝卜一样的肿胀物，而是一个多角尖头物的形象，其每处凹陷或凸出或平面都与我们所沿循的路线，与太空的内陷、突起和齿状曲线相吻合。不过，这还是个概要性的想象，好像我们还与一个有着平滑面壁的固体有什么关系，那是一种多面体的互相穿透，一种水晶体的组合；实际上我们运动所在的这个空间是有垛形边和许多穿孔的，有哥特式建筑的尖头，有两扇、三扇窗式和圆花式开口，而我们以为一直向下的坠落，其实是沿着看不见的太空边饰在滑动，好像蚂蚁要穿过一座城市时不按照街道行走，而是沿着墙壁、屋顶、窗框和吊灯等物体运动。现在讲城市等于是头脑里有了些有规则的形象，有直角和对称的布局，而太空会围绕着每棵樱桃树的每根树枝上随风摇曳的每片树叶能动地勾画其形状，甚至包括每片树叶的脉络和光束穿透叶片的效果都能印在太空的空虚的副版上，使任何事物都不能不留下其痕迹，每个印迹都是某样事物所存留，而这些痕迹

可以在瞬间改变,导致哈里发鼻子上长的小疖子或洗衣女胸前的肥皂泡都能使太空的规模发生全面的形态变化。

明白了太空的这种形态,就可以发现一些像吊床一样柔软的凹陷,我可以和Ursula H'x一起待在那里,紧紧贴着身子,互相亲吻着,摇晃着。太空的特性就是一条平行线从一方取齐,而另一条则在另一边;比如我从一边坠入一个凹窝,而Ursula H'x则被一条与这个窝相通的隧道吸引着,一直落入凹窝,我们两个就在铺着海带的窝里滚作一团,翻来倒去,直到我们各自的轨道又突然拉成直线,迫使我们继续沿着自己的路线前进,好像一切都不曾发生过。

太空的粒子是多孔的,有不少裂缝和沙丘,只要认真留意,我发现菲尼莫莱中尉的坠落要经过一个又狭窄又曲折的大峡谷,我在一处悬崖上面,等时机恰好时纵身一跃,以我的全身重量猛击他的颈椎。这个峡谷的谷底像个干涸的河床似的,铺满了石头,他重重摔在两块岩石之间,头挤进脖子里面,而我的一个膝盖已经压着他的胃部,可此时他则压迫着我的踝骨,使之跟仙人掌的刺或豪猪的后背顶在一起(反正这些刺是太空中的某些尖形收缩),使我无法拾起被我另一只脚踢落的他的手枪;我不知道怎么会一下子让头埋进太空中落下的沙子般令人窒息的粒子层里,那种感受真是头晕眼花,我只得连连呕吐着;菲尼莫莱竟能借机拣起他的手枪,一颗子弹擦着我耳边嗖地飞过,被像白蚁窝似的上升的气旋带着偏离了弹道。我终于压在中尉身上,伸出双手去卡他的咽喉,可我的两只手竟然相互一击,“啪”的一声:我们的运行轨道又拉回平行状态,我和菲尼莫莱中尉又保持原有的距离坠落,背对着背,好像从来就互不相识似的。

那些可以看做是单维的直线,实际上很像一支笔在一张印着格子的白纸上写出的书写体字,在匆忙之中,写得有些不尽如意,便又勾

勾画画,涂涂改改。我就沿着这些弯弯曲曲的线和菲尼莫莱中尉周旋,时而躲在平行线L字母的弯洞里,向对方射击或躲避对手的枪弹;时而又在 universo unidimensionale(单维宇宙)的 v、u、m、n 字母的凹底装死,等中尉经过时给他下绊子,再拖着他的脚,让他下巴磕地,然后把他留在一个涂改的地方,我则带着一身墨汁跳起来,朝 Ursula H'x 跑;而她却狡猾地钻进 f 的小孔隙里,我就拽着头发把她拉出来,把她塞进扁圆的 t 或 d 的洞里,再挖一个 g 字母的地下巢穴,让它按照我们的体型横宽竖窄,好让我们舒舒服服躺进去。当然这些线条也可以不继续写字母和词语,而是呈黑色直线一直平行下去,永远不相交,就像我和菲尼莫莱中尉、Ursula H'x 在无尽的坠落中一样。

越是离我们遥远的星系就越远离我们。一个距我们一百亿光年的星系的逃离速度可达光速,即每秒钟三十万公里,最近发现的“类星体”们就属于这一类。

一个夜晚,我像平常一样用我的望远镜观察天空,发现从一颗有上亿光年之遥的星星上伸出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我看见你了!”我立即进行速算:该星系的光用了一亿年才到达我这里,而那里看到的是这里一亿年前发生的事,也就是说,他们看到我的时间应该是两亿年前。

在查阅我的年度记录,以便弄清两亿年前那天我做了什么之前,我就有一种几乎惊呆的预感:偏偏是两亿年前,一天不多,一天不少,正是我总想掩饰什么的时候!我希望随着时光的流逝让那件事被彻底遗忘;至少我觉得它完全和我在那天之前以及后来的举止相悖:如果有人想再翻出那笔老账,我会心安理得地一口否认,不仅因为不可能拿出任何证据,而且因为那是实在特殊的情况导致的,虽然它确实发

生了,但我本人也实属无奈地不得已而为之。现在,一个遥远的星体看到了我,这古老的故事便又被翻腾出来了。

我当然可以解释发生的一切,我当时的态度至少是可以得到部分理解的。我想也立刻写一块牌子,以辩护的方式写道:“你们让我做一下解释吧!”或:“我想看看你们处在我当时的位置上会怎样!”但这还不够,要说的话太长,还要写得让遥远的星球能读得出来才行。我特别要注意的是一步也不能再错,不能以明确方式承认“我看见你了”所影射的我的问题。总之,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我必须准确得知该星球上看得见什么:因而我只应写个牌子问一些诸如“你看到了一切还是一点?”或者“让我看看你说的是否属实:我做了什么?”之类的问题,然后等那里看到我的字,再等那里给我的答复,我才能做出相应的必要反应。这一切又需要两亿年,也许还得再多几百万年,因为这些形象以光速往返传递,而星系又在不断远离,那边现在已经不在我看到它的位置上,而是更远了。总而言之,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迫使我在四亿年后还要就我希望尽快忘却的事情进行讨论。

最好的态度就是若无其事,把能被人所知的程度降到最低点。我急忙写了一个很清晰的牌子,上面只简单写着:“就凭这个?”如果那个星球上的人以为凭一块“我看见你了”的牌子就能让我处境尴尬,我的镇静自若就会让他感到困惑狼狈,认为不宜相信那件事。如果他们手上没有多少我的把柄,“就凭这个?”这种不明确的表达用来对付他们的“我看见你了”,是一种谨慎的试探。我们之间相距遥远(该星球已经从一亿光年的码头上向茫茫黑暗起航了一百万个世纪),作为对两亿年前的“我看见你了”的回答,“就凭这个?”也许显得不很显眼,但我以为不适合再写更明确的内容,因为如果对那天的记忆在三百万个世纪后变暗淡了,我是最不愿再使它焕然一新的。

说到底,人们可以对我在那独一无二的时刻的所作所为随便持什么意见,这并不让我过分担心,我一生的事,在那以后的多少年、多少世纪的表现自然会说话,至少绝大多数是有利于我的,我只能让事实说话。如果那个遥远的星球看到我两亿年前做了什么,也自然会看到我后来的所作所为,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乃至今日,那么他们就会渐渐改变因那个孤立事件而匆忙对我形成的负面看法。而且只要想一下“我看见你了”这块牌子至今已经过了多少年,就可以自信那个坏印象已经被时间给抹去,取而代之的很可能是积极的、至少更符合事实的意见。不过,这种理性的肯定还不足以使我得到自慰:只要没有他们对我的看法转变的证据,我就仍然摆脱不了给吊在一种很窘迫的境地、并以此而被定论的难堪局面、

你们会说,我完全可以不理睬另一个星球上素不相识的居民对我怎么看。实际上,我所担心的并非这个或那个天体范围的看法,而是那块牌子引起的无穷无尽的怀疑。围绕着那个星球还有很多星系,有的还不足一亿光年,上面会有很警觉的观察员,“我看见你了”这块牌子在被我看到之前,肯定已被其他天体上的居民看到,即使没有人知道“我看见你了”确切指的是什么特定情况,这样不明不白也绝非有利于我!相反,由于人们总习惯于相信最糟糕的猜测,虽然能看到我的那件事跟其他相比算不上什么,却很难说在上亿光年之外能想出什么名堂来。我在两亿年前的一时疏忽给人留下的坏印象就会扩大化,通过宇宙所有星系折射扩散开来,而我既不能矢口否认,又不能让情况继续恶化,我无法知道没有直接见过我的人会推论出我的多么极端荒谬的糟糕的形象,也就无从知晓从何着手进行自我辩解。

在这种状态下,我继续昼夜转动着望远镜观测,过了两夜,我发现另外一个相距一亿零一光年的星球上竖起了“我看见你了”的牌

子。毫无疑问,他们也是指那一次:我总想掩饰的事情不是被一个天体,而是被位于太空另一区域的另一天体所发现,而且还会有其他的天体:以后的夜间我继续观察,看到越来越多的星系竖起“我看见你了”的牌子。从光年计算看,他们所看到的仍然是那次。我对每个“我看见你了”的牌子都回敬以无所谓的轻蔑之词:“是吗?”,“很高兴!”,或“这对我很重要!”,甚至是带有挑衅性的傲慢之词:“Tant pis!<sup>①</sup>”,“布谷,是我!”

尽管事情的逻辑推理使我以乐观主义看待未来,所有那些“我看见你了”都汇集于我一生的同一点,显然是一种意外的巧合,其原因在于星际能见度的条件允许(只有一个例外,一个天体对那天的事情竟打出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什么也看不见”),这使我如坐针毡。

我那天所作所为的形象就像被投影到一个圆形屏幕上,而这个圆圈以光速不断扩大着:这个圆的半径以内的那些天体上的观察员们都可以看到发生的事情,而那些观察员又各自处于一个圆心,再向他所在的圆半径范围以光速反射“我看见你了”的投影。与此同时,所有天体又都属于一个比一个距离更远的星系,每个接收了信息的观察员在接收第二个信息之前,已经以更快的速度向更远的方向离去,到一定程度时,看到那天的我的星系(或看到“我看见你了”的牌子的星系)可达到一百亿光年之遥,而它会以每秒三十万公里的速度远去,这个速度等同光速,没有任何形象可以追得上它。因此他对我的错误的临时印象就会因此而变成永远无法更正、不可上诉的“终审”,即一定意义上的正确的、符合事实的印象。

那么必须使这点尽快得到澄清。要澄清它,我只能指望一点:那就是我在那次之后又被人看见,而且是在表现我的完全不同的形象之

---

<sup>①</sup> 法语:活该!算了!

时,即反映我应当被人了解的真实形象(我对此绝不怀疑)时。最近两亿年内,这类机会不少,其实这种机会只要一次就够了,关键是要很清楚明了,不会造成误会。比如说,我记得有一天我就真的是我希望别人看见的样子,按照我的速算,这一天是一亿年前。因此距此一亿光年的星系现在正在观看我那时的情形,我那个令人们喜爱尊重的样子,而他们对我的看法肯定会因此而有所改变,纠正乃至否认了原来的一时印象。正是现在,或大约这段时间,因为现在我们之间的距离不再是一亿光年,而至少有一亿又一百万光年,我则还要再等候同样多的年头才能得到返回这里的光的信息(我很快就算出了抵达日期,也考虑进了“忽必烈恒量”),届时我将知道他们的反应如何。

凡看到我在X时形象的人就有更多理由看到我在Y时的行为,而我在Y时的形象比在X时更能令人信服,甚至可以说更引人入胜,让人看上一眼就终生难忘,这样人们记住的应该是Y时的我,而X时的我将被立即排除,忘却;也许还会在记忆召唤时再现,但是像告别一样,就好像说:“想想看,一个像Y这样的人也会遇到X情况,并且被人看见,还以为他就是X,而现在很明显了,他绝对是Y。”

“我看见你了”的牌子数量之多使我几乎高兴起来,因为它说明人们对我的注意力很集中,所以我最光彩夺目的时候也不会被放过。这必然,或者已经在我尚不知晓的情况下引起更为广泛的反响。鉴于我所在的特定范围有限,而且可以说是在很边缘的地区,自谦地讲,这足以表明人们正对我十分关注呢!

还需要考虑的是,有些天体或是由于不注意观察,或是由于所处位置不佳,没有看见我本人,却只看见他们附近的“我看见你了”的牌子,他们便也举起牌子说“好像他们看见了你”或“那边的他们看见了你”(我觉得这种表述透露出的既是好奇,也是挖苦)。那里现在

一定瞪大了眼睛，虽然错过了第一次机会，却不会让第二次机会再溜过去。他们对X的消息是间接的，因而更乐于接受Y，把Y当做关于我的唯一的真实形象。

就这样，我的Y形象就像回音，会通过时空扩散开来，达到更遥远更快速的星系，它们以每秒三十万公里的光速飞驰，再也接收不到其他任何形象，带着那个已成定论的我的形象离去，飞向时间与空间的那一边，使我这个形象成为它们无限的周边范围内的局部的真实。

十万个世纪不算是无限的永恒，但对我来说却显得那么漫长难熬。良宵终于来到了：我的望远镜早对准了第一个竖起牌子的那个星球，我右眼贴近镜头，眼皮微闭，再慢慢睁开，正是这个我瞄得很准的星球上又出现了一块牌子，但字迹不清。我调整了一下焦距，看到上面写着：“Tra-la-la-la”，只有这个“Tra-la-la-la”。在我明显而绝无误会可能地表现自我的时候，在我提供理解我过去和将来整个一生的钥匙，以便对我做出一个公正、全面的评价的时候，那些不仅有可能而且有义务观察并记录我的人干什么去了？他们看见什么了？什么也没有，他们竟然什么也没有发现！我的名誉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不可信赖的人，这一发现使我非常沮丧。那个能表现我是何等人士的证据是伴有许多有利条件的，可以说是不可重复的，而它竟然这么被毫无觉察地白白浪费了，对于整个宇宙来说是一去不复返了！这仅仅是因为那个观察员先生有几分钟的疏忽、消遣或黷职，像个傻瓜一样鼻子朝天，或像个酒鬼一样贪杯求乐，结果找不到任何可以表现没有意义的言词，便把自己哼唱的庸俗小调搬上牌子，写出“Tra-la-la-la”。

我还有一个略感自慰的想法：其他星系上会不乏勤奋负责的观察员。那么，我遥远的往事所拥有的观众的大多数，现在能看到情况

的变化，这也就让我感受到莫大的满足。我继续每晚不断地守着望远镜观察，好像过了几天后，一个距离相当的星球上又竖起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你穿着毛衣”。

我满眼含着泪水，努力寻求这句话的解释。也许在那里，随着岁月流逝，望远镜的完善程度到了人们喜欢用以观察诸如一个人身上穿的衣服是毛料还是棉布这类最无意义的细节，而其他都根本无关紧要，他们根本不会注意。至于我那增光添彩的行为，我那大度豪放的举动，他们都视而不见，无动于衷，他们所看到的只是我那件毛衣，当然是上好质量的毛衣。如果换个时候，他们写这样的话，我真不会感到遗憾。

总之，我还有其他证据，至于有多少，我也记不太清，我不是那种为一点小事就不冷静的人。实际上，终于从更远一点的一个星球上表明有人完全看到了我的表现，以十分热情的话给了我正确的评价。那块牌子上写着：“那位真是好样的！”我非常满意，那是验证了我所期待的事物的满意，是对肯定人们会承认我的功绩的满意。不过“那位真是好样的”这种表达方式引起了我的注意：既然他们看到了我，为什么还叫我“那位”？但在上次那种不妙的情況下，我不可能不受到他们的关注啊！我又调了一下焦距，发现同一块牌子大字下面还有一行小字：“是谁？天晓得！”还能想象得出更大的不幸吗！手上有说明我是何许人的证据，却没有给我以承认，没有把我这值得赞誉的事跟两亿年前那件该遭斥责的事联系在一起，结果那个倒楣事还属于我，而这个好事却成了不属于任何人的历史的一个无名氏的！

我的第一冲动就是挥舞着牌子：“是我！”可我没这样做，能有什么用呢？他们要过上亿年才看到，那时与X事件已经相隔五亿年，人们要想明白，就得再把那件我最想回避的旧事重提。

我现在对自己都不太有把握了，我怕从别的星系上也得不到更满意的反应。那些看到过我的人，都是以部分的、片段的、疏忽的方式，或者只明白在一定时候发生了什么，却没有抓住实质，没有分析每次事件中我突出表现出来的自我。只有一块牌子说出了我期待的话：“你知道吗，你真是好样的！”我连忙查阅笔记，看他们对我在X时的反应如何。真巧！他们正是那个当初写“什么也看不见”的星球！在宇宙的那个区域，我当然受到了更大重视，理应为此而高兴，但我没有丝毫的满足感。我发现，欣赏我的人不是那些当初对我产生了错误看法的人，而对其他人的欣赏，我不会有那种满意心理。他们既然不能用我Y时的结论抹去对我X时的印象，而我的这种不自在就还在持续，而且旷日持久，不知何时能了结。

当然，对于分布在宇宙里的观察员们，X和Y只是无数可被观察的时刻中的两个，在距离不同的星系里，每夜都能出现反映其他事物的牌子，写些：“这样做好。你一直在那里，留神你做什么。我说过了，我。”我可以运算出来一个星系到另一个星系间的光年，确定他们指的是什么事：我生命中做的每个动作，我每次把手指伸进鼻孔，每次从行驶着的电车上跳下来，他们都看到了，评论了。而他们的评论和评价不都贴切恰当，写TZZ表示我那次把工资的三分之一拿去捐赠；“这次我喜欢你”是当年我把记录多年研究成果的手稿忘在了火车上；我在格廷根大学出了名的第一堂课，被评价为“注意气流”。

在一定意义上，我可以平心静气了：我所做的一切，无论好的和坏的，都没有完全消逝。总有一点回音挽救了这些事情，有时是多次的回音，从宇宙的一端到另一端，从那个范围扩散到其他范围，但是都是些断断续续的不协调、不要紧的小事，不能使它们之间产生关连，一个新的行为不能解释另一个前面的行为，无论是正面还是反面的，

都像在一个极长的多项式里，不可能缩简成最简短的表述形式。

事已至此，我还能做些什么？继续为过去而忙碌是毫无意义的：过去的就过去了，我应该设法使将来更美好。重要的是，我所做到的一切应该明确显示出其实质，哪些应该着重强调，哪些应该留意，还有哪些应该不被注意。我弄了一个巨大的牌子，上面画了一只手，其食指指示着方向。当我要做应该引人注意的事情时，就竖起那块牌子，让它指着该场面最重要的细节部分。当我不喜欢被人观察到的时候，我就竖起另外一块牌子，上面的拇指指着与我去的方向相反的地方，以便分散观察员的注意力。

我随身带着这些牌子，依情况不同而决定竖起哪个。这当然还是个长期工程：远隔上亿光年的观察员们得上亿年才能看见我现在的行为，我则再过另外的一亿多年才能得到他们的反应。但这种滞后是无法避免的；可是，还有一个我未曾想周到的问题：如果我发现牌子竖错了，又该怎么办呢？

比如，我有一次原以为会做一件十分光彩荣耀的事情，急忙摇晃起那块食指指向我自己的牌子，而当时我竟陷入一种尴尬露丑的处境，办了件蠢事，表现出人类的狭隘性，真是羞愧万分，无地自容。可是事情已然做了，我当时的形象已然在那块指示牌的指引下传遍宇宙，谁也不能阻止传播，谁也不能吞没光年，我那个倒楣的样子只好在上百万年内任人评说，任人嘲笑，任人对我嗤之以鼻；而那些反应还要在上千世纪后再返回我这里，迫使我再局促不安地努力纠正，做出笨拙的解释……

还有一次，我要应付一个不好的情况，那是人生中明知无论如何都注定搞不好，却必须要去经历的事情。我把拇指指示与我相反的方向的牌子当做盾牌，就去英勇赴难，结果完全出乎预料，那次的情形

非常微妙，反而证明了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应变能力、心理素质、绅士风度和难能可贵的坚决果断。我竟然让那块牌子使观察员们的注意力转移向附近的一棵牡丹，徒然浪费掉我以长期成熟的性格为前提的天资储备。

这类事情一开始还只当例外，认为是缺乏经验，可后来却越来越频繁发生。我发现我该让人看到原来不愿被人看到的事情，或者应该掩饰那些原来想让人观察到的事情时，都已经太迟，不可能在我的那个形象到达之前通知观察员们，不要按照牌子的指示方向观察。

我又试着做了第三块牌子，上面写着“不算数”，准备在否认前一块牌子的指示时出示。可是各星系只能在我纠正后才能改变观察方向，那时错误已经酿就，我就不能再追加一副可笑的形象，为削弱“不算数”，再加上一个“不算数无效”也同样于事无补。

我继续生存着，等待着那遥远的时刻，从各星系发来对我那件尴尬的事情的评论。我可以向他们发出我的信号去争辩，我研究过如何酌情表态。这时，与我达成相互谅解关系的那些星系正跨越着十亿光年的界限，其转速之快，若让我的信息传到那里，需要很吃力地抓紧赶上它们加速飞行，否则它们就会一个一个消失在一百亿光年的太空“地平线”外，再往外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看得见：他们就会带走永远无法撤销或更改的对我的定论。

想到他们对我那些无法改变的看法，我突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好像只有那些误会的结论记录已经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增减，没有什么可以修改，我心境才能平静坦然。那些星系逐渐消失，直到闪光的尾巴终于走进黑暗世界。我觉得它们带走了关于我的唯一的真实，我渴望它们一个个都走上这条路。

对于大部分软体动物,同一个物种成员可见的机体形态在其生命中并不重要,因为它们彼此看不见,或者说它们对其他成员和环境只有很模糊的感知。但即便与其视力没有任何关系,它们照样具有看上去五颜六色的形态极美的外形(比如许多股足纲的贝类)。

—

就拿我来说吧,当我贴在那块礁石上的时候,你说的是它吗? Qfwfq问,那海浪一起一落,我停在那里,平平的,吸吮着能吸吮的东西,全部时间都在想它。你若想知道关于那个时候的事,我可以讲的就很少了。我没有形态,就是说我不知道有什么形态,或者说我不知道自己可以有一种形态。我各部分都长了一点,长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你们要说那是辐射对称式,就是我有辐射式对称,可我实际上并没有注意过。我为什么该在某一部分比别的地方长得更多点?我既没有眼,又没有头,身体各部位之间也没有任何区别;你们一定想

说,我有两个孔,一个是嘴,一个是肛门,那就是双方对称,比你们所说的三叶虫也多不了什么;可是在记忆中那两个孔并无区别,东西的进出都在于我,我想让它经过哪里就经过哪里,进与出是一码事,只是后来才有了区分和过多的讲究。我时时幻想,这却是真的。比如我在腋下搔痒时,在腿搭腿时,还有一次让我的须子长成刷子式。我说这些都是为了给你们做解释:当时许多细节我都无法料到。我有一些细胞,它们大致相同,也都做着差不多一样的工作,无非是一张一弛一紧一松。由于我没有形态,我觉得自己就在所有形态中,能做所有动作、怪样和弄出点动静。总之,我的思想没有什么限度,而且不是思想,因为我没有一个可以思维的大脑,我的每个细胞都想自己一次可以想的,而且不是通过形象思维,因为我们没有任何形象,只是以一种不确定的方式感到自己在那里,并不排除其他方式的感觉。

我那时的条件是丰富的、自由的、满意的,但跟你们所想象的条件截然相反。我是光棍汉(那时的生产繁殖并不需要交配),健康而没有过分的奢求。一个人年轻时,自己面前的全部进化之路都敞开着,同时也可以尽情享受软体动物在礁石上那样平平的湿湿的美美的滋味。跟后来的种种限制相比,再想到要以一种形态排斥另外一种形态,会觉得突然那么身不由己,所以说还是我那时的生活最美好。

当然,我那时的生活全部集中于自身,真是无法与现在有种种关系的生活相比。我承认,或许是由于年轻,或许是由于环境影响,我当时有些自我欣赏。总之,我待在那里,全部时间都在观察自己。我看到身上的所有长处和短处,我喜欢我自己,不论优点缺点都喜欢;还应当注意到,我没有可供比较的对象。

可是我还没有落后到不晓得除了我之外还有其他事物存在:我趴着的那块礁石,还有时时涌来的海水,还有其他的東西,世界。水

是一种最可信赖的准确的信息工具：它给我带来可食之物，我用我的全部表面去吸食。其他不可食之物我也去吸食，它们能让我对周围的事物有所了解。办法是这样的：来了一股浪，我贴在礁石上，稍微抬起一点身子，但这是很难捕捉的感觉，只要我放松一点压力，嘶啦一下，水从我身下过去，留给我的是实质、感觉和刺激。这种刺激你们可没有体验，有时痒得我要笑破肚皮，有时是一种寒颤，有时是火辣辣的，有时又是渴望，总而言之，是一种不断的开心与激动的交替感受。你们不要以为我只是被动地张着嘴接受送到身边的一切：我很快就有了自己的经验。我能迅速分析出来，送到跟前的是什么东西，应该做出什么举动，以便最好地利用它，或者避免最不幸的后果。一切都在于收缩，或者凭借我的每个细胞，或者适时放松：我可以做出选择，拒绝吸吮或把吸入物吐出来。

这样，我知道，还有其他的生物存在，在我身边的东西都留下了痕迹，它们有的和我截然不同，有的跟我相似到让我讨厌。不，我现在正让你们觉得我的脾气是古怪的，这不是真的；每个个体当然有自己关心的事，但其他个体的存在使我安然，向我表明我周围是一个可供居住的空间，让我不再怀疑只有我存在，否则我会觉得在被流放。

也还有异性者。水传来一种特别的振动，我记得我第一次发觉，或者说不是第一次，我发现，好像我一直就知道她们存在。发现了她们的存在，我有了一种好奇心，倒不是为看她们，也不是要让她们看到我，因为首先我那时没有视觉，其次我们也没有区别：每个个体都与其他个体一样，看我看他或看她感觉都是一样的。我的好奇是要知道，我和她们之间是否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在受一种折磨，不是做什么特别的事，我知道没有什么事可做，更无特别之事可言，但要以某种方式对那种振动给予答复，回报以一种相应的振动，或者就是我自己的

一种振动,让这种振动表现出确实与众不同,你们现在称做荷尔蒙的东西在当时对我是极美的。

喏,她们中的一个射卵了,嘶呋哩呋,嘶呋哩呋;而我就嘶呋噜呋,嘶呋噜呋,给卵子授精:一切都在大海里进行,混合在一起,在阳光下温和的水里,我还没有告诉你们,我感到了太阳,它使水变暖,也使石头变热。

我说的是她们中间的一个。因为那些海水拍打在我身上带来的女性的信息,一开始,像味道一样的好汤对我没有什么区别,我并不注意她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后来我明白谁更适合我的口味,而这种感受是从前所没有过的。总之,我热恋上了,就是说,我开始识别出她,她们中间的一个不同于其他个体的她的信号。我等待着她的信号,而且对我期待的她的信号回报以我的信号,也就是说,我爱上了她,她爱上了我,今生还有比这更值得期望的吗?

现在的习惯变了,你们可能不理解一个人竟可以爱上某一个异性,却从未与之交往。她发给海水一种不容混淆的信号,海浪把信号传到我这里来,让我收到我想象不出的她的信息:不是表面的泛泛的信息,不像现在那种可以看得见、闻得着、摸得到、听得见的信息,而是实质性的信息,凭那些信息,我便能长时间地想象,我可以想象到细微之处,而不是想她的长相如何,这太庸俗,我想象她是如何从一个没有形态的她变成千姿万态,但始终还是她。换句话说,我想象的不是她的形态,而是她的特性,抓住其特性再赋予其形态。

我很了解她,而我对她又并没有把握,时时有所怀疑,有所焦急,有所渴望。我不泄露任何情绪,你们知道我的脾气,可是在我那副不动声色的面具之下,却有些我现在也不好坦白的虚假。我不止一次怀疑她背叛了我,她的信息不止发给我,也向其他个体传递,我不止一

次认为捕捉到或发现了，她给我的信号中有不诚挚的调子。我吃醋，可以说这倒不是对她不信任，而是对我自己没有把握：谁保证她能明白我是我？她晓得我的存在吗？这种通过海水的两性关系，这么充分的完全的关系，我还能指望得到什么更多更好的吗？这种关系绝对是个性的，是两个又有别又结合的个体间的关系，而对于她呢？你向我保证她不在其他一个两个三个或十来个上万个个体身上找到与在我身上相同的感受吗？谁能保证她参与跟我的关系之前不曾对其他个体心醉神迷，不曾不分青红皂白草率了事，转而欣喜若狂地抛弃过初恋对象？而下一个又该轮到谁呢？

这种怀疑并不符合事实，我从她私下里发出的细声细气的振动中得到了确认，她在我们交换信息时始终那么焦急，那么腼腆。但是如果因为害羞和缺乏经验，她会不会不善于掌握我的特点，那么会不会有别人趁机混入呢？而她，不成熟的她，还以为第三者是我，不知道加以区别，结果我们之间最贴己最亲密的游戏不就要扩展到在一伙陌生的同类之中进行了吗？

我那时开始分泌一种钙质，我想做些什么，好让我的存在变得不可混同于别的个体，以我的有特点的存在保护她的忠贞。现在试图罗列词汇对我这种做法的新鲜独创性大加解释也没有什么用，我只用一个字就足矣，甚至还富裕：“做！”我想做，我从未做过什么，也从未想过可以做什么，而现在做本身就是一件伟大的事。于是我开始做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做贝壳：通过一定的腺体，从我身上那件肉披风的边缘部分吐出分泌液，这种液体形成一圈弧形，直到围着我成为一个坚硬的色彩斑斓的盾，其外表粗糙不平，里面却又滑又亮。我当然无法控制我自己的形态：我蜷缩在自己内部，悄然无声，动作缓慢，我继续着，在一扇贝壳覆盖我全身后，再开始做另外一扇。就这样，我

长上了螺旋形的贝壳，你们会认为那是无比困难的事，其实只要坚持不懈，慢慢吐出那种黏液，不间断地始终如一，它就一圈一圈长大起来。

这个贝壳做成后成了一个必不可少的容身之处，一个我得以生存的屏障，如果没有它可就糟糕了。可是我制作它并非因为它有这些用处，相反，正像一个个体想喊一声，并非是他喊出的声音有多好听，喊“哇”或者“啊”也都一样，我做贝壳只是为了表示自我。在这个自我表示中，我注入了对那边的她的全部的思念，我倾泻了她给我带来的所有恼火，我爱心眷眷地想着她，为了她使我成为我，为了我使她成为她，可以说，我的一切都注入了那个螺旋状的贝壳之中。

我分泌的钙质物有规则地出现了色彩，构成了螺旋形盘绕的连续不断的美丽的色带。这个贝壳是一个不同于从前的我的东西，但也是我最真实的部分，是对我是何种人的最好解释，使我的肖像变为有节奏的、坚硬的、彩色的、螺旋形盘绕的样子。而这也是她的肖像，因为她也同时制作了一个跟我一模一样的贝壳，我不知道我当时在抄袭她的作品，她也不知道在模仿我的制作，其他所有同类都在仿照他人制作着全都一样的贝壳，使事情又回到原来千篇一律的起点。不过，这些贝壳说起来一样，细看就能发现许多微小的差别，而这在后来就可以变成很大的差异。

可以说我的贝壳是自己做的，我并没有特别注意让它成为这样或那样，当然这不意味着我三心二意，恰恰相反，我在进行分泌时一刻也不曾分心，从未想过别的：或者说我从来都在想别的，因为我绝不会想贝壳，而其余的又没有什么可想。但是伴随着这种制作贝壳的努力，我也在努力去想什么，或者说我在做的过程中努力想以后做什么。于是我的工作不单调无味了，因为我随之进行了思维上的努力，每个

行动又分化出很多想法,每个想法又变成很多行动,每个行动又可以做成许多事情,而这一切都包含在贝壳的增长之中,一圈接着一圈的增长……

## 二

(现在又过了五亿年,我环视四周,看见礁石旁的斜坡上已经修了一条铁路,火车驶过,车上一位荷兰姑娘向窗外探望;最后一节车厢只有一个旅客,他在读一本两种文字对照的英雄史诗。火车消失在隧道里,上面的公路旁有一块牌子上写着“飞翔吧,埃及!”,画着金字塔。一辆摩托冰淇淋货车想超过一辆满载百科全书的卡车,可又突然刹车,排在卡车后边行驶。原来有一群蜜蜂飞过,使道路能见度骤降。这群蜂是从地里的一排蜂房飞出来的,一定是蜂王迁居,致使身后黑压压一片蜂群追随,从隧道另一端像火车的黑烟一般冒出来。这一阵蜂群和煤烟让人什么也看不见,只有一个农民在地里还抡着锄头干活,根本就没察觉他一锄头下去翻上来一块新石器时代的土,而他的菜地正围绕着一个天文观察站,望远镜对着空中,旁边坐着看门人的女儿,她正看一份周刊里关于星占的文章,周刊封面上是电影《埃及女王》女主角的脸。我看到这一切却毫无惊奇之感,因为做贝壳也含着蜜蜂在蜂巢里酿蜜,煤炭,望远镜,克莱奥帕特拉的王国,关于她的电影,英雄史诗中的战争与帝国,英雄史诗所用的文字和用所有语言译成的作品,包括荷兰的斯宾诺莎和百科全书里关于斯宾诺莎生平与作品的十四行概述介绍。这辆卡车终于被摩托冰淇淋货车超过,而我在做贝壳时也觉得做了和想了这些。

我四下张望,找谁?找我的她,我爱了五亿年的她。我看见海滩上

有一个荷兰女子,一位救生员晃动着一一条金项链向她示意空中的蜜蜂。我认出来了,是她!从她耸肩时右肩几乎碰到脸颊的动作上看,可以肯定就是她,绝对肯定!只是那个天文观察站门卫的女儿也有点像,埃及女王的照片也似乎像是她;也许克莱奥帕特拉真有其人,就生存于对克莱奥帕特拉的表演中;或者她是那个带头飞行的蜂王;也许是那辆摩托冰淇淋货车挡风玻璃上贴着的剪纸女人,她身上穿的正巧跟海滩上的姑娘的泳装一样!海滩上的姑娘正在听半导体收音机里播送的一位女歌手的曲子,而那个运送百科全书的卡车司机也在听同一首歌。我肯定听了五亿年,当然是她的歌。我找寻的就是她,而我看到的是海鸥在海面上擦水而飞,水面上露出一群沙丁鱼的闪闪鳞光。我有一阵曾相信在一只母海鸥身上看到了她的影子,又有一阵怀疑她是一条沙丁鱼,但同样可能是英雄史诗里提到的女王或者女奴,是把书放到火车车厢位子上去跟荷兰游客聊天的那个乘客,也许她是荷兰姑娘中的哪一个,我几乎爱上她们中的每一位,同时又肯定是始终如一地爱着她一个人。

我越专心于对她们每个人的爱,就越不能下决心对她们说:“是我啊!”我害怕自己弄错了,更怕她弄错了:把我当成什么其他人,把其他什么人当成我,比如那个戴金项链的救生员,那个天文观察站的主任,或一只公海鸥,或英雄史诗的作者荷马,或那个已经来到海滩、身边围了一群荷兰姑娘的卖冰淇淋的人,或斯宾诺莎,或那辆载运百科全书的卡车的司机,或一只完成延续本种族使命后正濒于死亡的雄蜂。)

### 三

……这并不排除贝壳首先是贝壳,有其不可能另有别样的特殊

形态,因为是我赋予它这种形态,是我能够并且愿意赋予它的唯一形态。贝壳有了一个形态,世界的形态也就发生了变化,就是说现在世界上又多了这种原本没有的形态。

这就产生了很大后果:因为光线的波浪式的颤动冲击到身体后引起特别的效果,首先是颜色,就是我用以做成贝壳的条纹的那些东西,它的振动就不同其他;其次还有容量进入一种与其他容量形成特殊关系的状态;还有其他我尚未意识到的现象。

这样,贝壳能产生贝壳的可见的形象,据知贝壳们彼此十分相像,但只是在这里,若在别处,便可能是在视网膜上生成,那么就是以视网膜为基础的另一形象,而该形象又以脑为前提,这个脑又有它的视神经,视神经把外面的振动一直传送到里面,而神经的另一端是专门看外面有什么东西的眼睛。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可笑,一个有脑子的个体有一根神经分布着,像一根钓鱼线投入黑暗中,而这位只要不睁开眼睛就不知道外面有没有可看的事物。我当初还没有这种东西,还无权谈论它,但我有我的想法,重要的是建立一种可视形象,以后自然会随之产生眼睛。于是我集中精力于我的外部(当然我的内部也制约这外部),使它形成一种形象,一种后来说成是美好的形象,与别的形象比起来它们会相形见绌:不漂亮,有点丑或丑死了。

我想,某个躯体能够以一种可辨认的特殊方式发出或反射闪光的振动,那么,这种振动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把它装进口袋里?不;接收后把它再发射给自己身边最近的地方?那种在振动面前不能利用振动的人,接收了振动就有些不舒服了吗?把头藏在一个洞穴里去?不,他会向那个地方探出头,直到那一点展示在他的视觉面前,使之感觉、发展有关的器官,将它作为形象接收下来。总之,眼、脑的联系就是那个变成形象的外力,加上要捕捉任何形象的意愿的内力,形

成从外面通到内部的一个通道。

我没有错,我现在还肯定这个设计在总体上是正确的,可我的错误在于以为视力既然会生在我的身上,也就会在她的身上。我制造了一个我自己的和谐的彩色的形象,为的是进入她的视觉接收系统,占据其中心地位并在那里长期稳定住,使她可以持续不断地享有我,除了在视觉上,再加上梦想与记忆中的占有。我感到在那同时她也发出了自己最美的形象,迫使我雾蒙蒙慢吞吞的感觉在自己视野里发展,成为后来的明亮清晰的视觉。

于是我们的努力使我们变成了在一定意义上完美的物体,那时还不知道是什么,我们变成了以自己形体而自我完美的完美者。我说的是视觉,是眼睛,但我没有预料到一点:最终要睁开眼睛彼此相望,但那时我们看到的却不是我们两个人,而是很多其他人和事物。

四周充满了无形无色的,内脏尽可能各就各位的长得好好的家伙,它们根本就不想着自己要做什么,如何表达自我,如何形成一个稳定的完美的形态,给看到自己的人一个丰富视觉的可能。它们来来去去,时而沉下,时而浮上,在空气、水和礁石之间无忧无虑地转悠着;而我们,我和她以及那些想从自身形成一种形态的人在那里暗中努力。由于我们的努力,那块从来没有区别的空间变成了一个可观的世界:谁利用它?这些外人,这些从前自己也没想到过看的可能(因为样子丑陋,即使互相看望,谁也不会有什么收益),这些原来对形态的爱好最麻木的人。而我们埋头做了工作的大部分,制造出可以看的事物,它们竟悄悄地占了最舒适便利的地位:适合于它们的懒惰,长出可以直接接收我们制作的形象的器官!可别说它们也付出了好一番辛苦劳动:它们头上长满那种黏稠的液体,可以因此而生成任何器官,何况它们已经有了感光器官,再升华也不难。但要完善已有的器官,

我倒要看看它们会怎么个做法!如果没有可观看的物体,没有可视物,又怎么办呢?一句话,它们花费了我们的辛苦才有了视觉!

结果,视觉,我们一直期待着的视觉,却成了别人的视觉,发生了一场大革命:突然,在我们周围有人睁开了眼睛,有了角膜、虹膜和瞳孔。真蛸和墨鱼的肿大而乏味的眼睛,虾和龙虾的突出的眼睛,苍蝇和蚂蚁的复杂肿胀的眼睛,海豹那双又黑又亮小得像大头针一样的眼睛,蜗牛长长的触角尖上露出的球眼,海鸥毫无表情的眼睛探索着海面……一位潜水渔民戴着玻璃面罩在探索海底,一位船长的双眼在望远镜后面观望,一位女游客在那副大墨镜背后的双眼把目光集中在我的贝壳身上,然后目光跟她的他相遇,就把我全然忘却。我被一副老花镜观察着,我觉得那是一个动物学专家的老花眼,他想看清我时,有一群刚出生不久的小沙丁鱼从我身前游过,它们小得每条小身体只能容下一只小黑眼,像一颗颗一只眼的黑微粒在大海里游动。

所有这些眼都是我的,是我使它们成为可能;我凭着自己的积极主动,给它们提供了基本的物质形象。有了眼就有了一切,所以凡有眼的一切东西,都是从我的工作成果变成的,它们各有其形态和职能,而其中都有我一份贡献。它们都与我有着关系,与我当初在那里的努力有着关连。总而言之,我预见了一切。

说到底,我就在那些眼底,或者说那些眼底里有另外一个我,一个我的形象。而我的形象能与她的形象相遇,那是她的最忠实的形象。我穿过虹膜的半液体化球体、瞳孔的暗室、视网膜的镜宫,再漫无边际地向我们真正的元素扩展。



**零 时 间**



# 第一部分 Qfwfq 的其他故事



根据被H. 阿尔芬发展了的H. 格尔斯滕科恩的计算，地球上的大陆只是月亮落到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碎块而已。直到地球的飞近使之偏离了自己的轨道之前，月亮原本也是一个围绕太阳旋转的星球。受到了地球的吸引，月亮越来越飞近地球，迫使自己的轨道缩小到绕着我们旋转。到了某一时刻，彼此的吸引竟改变了两颗星球的表面，掀起了非常高的大浪，导致在地球与月亮之间的空中旋转的碎块脱离了出来，尤其是月亮的东西都落到了地球上。后来，在我们这里的潮汐影响之下，月亮又再度远去，最终走上了它目前的轨道。不过，月亮自身的一部分，也许有一半左右，都留在了我们地球上，形成了大陆。

它在靠近，Qfwfq回忆说，我是在回家时发现这点的，我从钢铁与玻璃的墙壁之间抬眼望去，看到的不再是那个平日晚上的如同其他众多星球一样的月光，那个到了一定时候就在地球上空闪亮的月亮，那个在更远的空中的月亮，那个怎么说也还与空中其他星光

的风格并不离谱的月亮。我在用现在时说话，可指的是那遥远的时代，它与所有的天体和路灯的光都不一样，在一片黑暗的穹拱状天图中跃然显现，所占据的不再只是一个点，像火星或者金星那样的点，像在黑幕中打出的一个能透出一点光的小孔，而它有了一个真正的空间比例，有了一种形态，一种还难下定义的形态，因为眼睛还不习惯看，也因为它的周边还不够规则，还不足以定义为一个规则的形象，总之，我看到它变成了一种什么东西。

这让我厌恶。因为虽然还不晓得它是什么东西，或者正是因为不明白，它才显得和我们生活中的其他东西都不同，我们那些好东西，塑料，尼龙，镀铬的钢，刷墙漆，合成树脂，有机玻璃，铝，氯乙烯，胶水，蚂蚁，锌，沥青，石棉，水泥，那些在出生和成长中都伴随着我们的旧东西。它是一种不兼容的、外来的什么东西。我看它的飞近，就好像要在那个点缀着星光的夜空走廊中，刺穿麦迪逊大道的摩天大厦（我是说当初的那个，与现在的不可同日而语），它要强加给我们这个熟悉的景观的，不仅是它那颜色不讨人喜欢的光，而且还有它的体积，它的重量，它那不相宜的质地。那时，想到整个地球的面孔——钢板、铁甲、橡胶地板、水晶圆顶——想到我们整个暴露在外空面前的一切，我不禁打了一个寒战。

我以交通所能允许的速度，穿过隧道，驾车朝天文馆驶去。Sibyl就在那里，眼睛不离望远镜。平时，她不喜欢我在办公时间去她，而此刻一见到我却露出一反常态的表情；那天晚上，她连脸都没有抬一下，显然是在等待我的到访。“你看到啦？”这该是一个愚蠢的问题，可我得咬着舌头才不说出这话来，因为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她对此看法如何。

“是啊，月球还在靠近，” Sibyl还没等我发问就说，“这是已经

预见到的现象。”

我感到一点宽慰，“那，你也预见到它还重新远离而去了吗？”我问。

Sibyl继续眯缝着眼睛，在望远镜中搜寻着。“没有，”她说，“它不再远去了。”

我不理解，“你是说地球和月亮就变成姊妹星球了？”

“我是说月亮就不再是一个行星，而地球有一个月亮！”

Sibyl有一种方式，每次都能抛出来一个能刺激我的问题。“这是什么推理方式！”我反驳着，“每个行星都是和其他行星一样的，不是吗？”

“你把它这个东西叫做一个行星？”她说，“是地球这样的行星吗？你看！”Sibyl终于离开了望远镜，并示意我走过去，“月亮永远不会变成我们这样的行星。”

我并不听她的解释：被望远镜放大的月亮，在我眼前显现出了一切细节，或者说给我显现了它的一切特点之总和，它们是如此之混杂，乃至我越是观察，就越无法把握它是什么东西，我只能证实我的观察对我所引起的效果，一个倒胃的受吸引者的效果。我所能够说出来的，首先就是它身上那些绿色的脉络，在某些地方更稠密一点，好像是蜘蛛网一样，不过，说实话，这是最不重要也最不显眼的细节，因为属于那种第一眼看去都会遗漏疏忽的一般属性，也许是从那些无数的孔洞或叫做盖的地方发出的黏乎乎的闪光，在某些地方表面有很大的肿块，好像是沟腺炎或者吸盘。我又重新定睛看细节，表面是最动人的描述方法，实际是效力的有限，因为只有把它们整体一起考虑，就好像尘世间的肉丸肿胀着，外面铺展着惨白色面料，面料向里面褶皱，形成很多有伤疤那类形象的凹陷（这

个月亮也可能是由挤压在一起并且彼此粘连得很糟糕的东西构成的)，要让我说：总起来就好像病人的内脏一样，需要考虑各细节特征：比如一个稠密的森林就像一把扯出来的黑毛一样。

“你认为它继续和我们一样，平等地围着太阳转是对的吗？” Sibyl 说，“地球要强大的多：最终会让月亮脱离自己的轨道并且围绕着自己转。我们就将要有一颗卫星了。”

我很留心不要显露出我内心的焦虑。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 Sibyl 会如何反应，她会炫耀自己高人一筹，甚至是玩世不恭的态度，就好像是个从来都不对任何事物感到惊讶的人。我相信，她如此不过是为了挑衅我（甚至我希望，她若是真因为无所谓而如此，就变成我让她更焦虑了）。

“那，那，”我开始研究着一种只表现我客观的好奇心并能迫使 Sibyl 说出什么能平息我的焦虑的话（我还是希望从她那里得到这点，指望她的平静能让我塌实），“我们就将要总得有这个样子的它摆在眼前了？”

“这不算什么，”她答道，“还要更近呢，”她第一次微笑了，“你不喜欢它吗？可是，看到它在那里，如此不同，如此远离任何我们所了解的形态，知道它是我们的，知道是地球抓住了它并且把它保持在那里，我不知道，我喜欢，我觉得挺美的。”

到了这个程度，我再也不在乎掩饰我的心情了，就问道：“可是，对于我们，就不会有危险吗？”

Sibyl 的嘴唇现出我最不喜欢的表情：“我们在地球上，地球有一种力量，可以把一些星球维持在自己的周围，就像太阳一样。月亮能有什么可以抗衡的，作为一团物体；一个重力场，维持在自己的轨道上，它有什么质地？你不是想和它相比吧！月亮是软软的，

地球是硬硬的，固体的，地球能撑得住！”

“那月亮，如果撑不住呢？”

“啊，那就是地球的力量让它待在那个位置上。”

等Sibyl结束了她天文台的工作，我就送她回家。刚一出城，就是那个交通枢纽，在一个个高度不同的钢筋水泥桥桩上架设的一条高速公路彼此重叠交织着，形成螺旋状之后各自向不同方向延伸而去，你只管沿着沥青路面上的白色箭头，根本就弄不清在朝什么方向走，突然，你又正面对着刚刚甩在身后的城市，在桥墩和螺旋状公路之间，它就像闪光的方格子。而月亮就在它的正上方：我觉得城市那么脆弱，就像一只悬空的蜘蛛网，带着它所有的丁冬响声，万盏灯火，就在那个在空中肿胀着的瘤子的下面。

我现在用瘤子这个词来描述月亮，可是我要立刻借助这个词来说明我在那个时刻的一个新发现：那就是一个瘤子正在从那个瘤子一样的月亮上冒出来，正要朝地球而来，就好像是蜡烛要滴落一滴蜡水似的。

“那是什么？正在发生着什么？”我问，可是一个新的弯路又把我们的车给带到了一片昏暗之中。

“是地球的吸引力造成了在月亮表面的固体海潮，”Sibyl说，“我跟你说过了：它可真够结实的！”

高速公路的转弯让我们再度面对月亮，那个蜡泪似的肿瘤还在朝着地球加长，尖上起了卷，就像胡须一样，而与月球表面连接的部分又在变细，好像是个悬挂物，使它呈现出一只蘑菇的模样。

我们住在一个别墅里，它就靠着一条看不到尽头的公路，而那只不过是城市很多条绿色环路中的一条。和平常一样，我们坐在朝向后花园的阳台上的晃椅上，但是现在眼睛都根本不看铺设在我们

绿色空间四周的玻化瓷砖，而是死盯着上空，被头上那个肉丸子给牢牢地吸引住了。因为现在月亮的蜡泪正越变越多，正朝着地球伸过来，就像无数黏性的触手，而每只触手上都好像要滴落一种明胶、毛发、苔藓和黏液混成的物质。

“你说说看，一个天体能就这么解体吗？” Sibyl 还坚持着，“现在你意识到我们这个星球是更高级的了吧！月亮还要下来，下来：到一个时刻就会停住。地球的重力场有这种力量，直到把月球吸引到距离我们足够近后，就让它突然停住，把它送到一个适当的距离，让它留在那里，让它转起来，还让它成为一个坚实的星球。月亮将要感谢我们，假如它不被解体的话！”

我觉得 Sibyl 的推理是有说服力的，因为我也觉得月亮是低一等的东西，是让人看不起的；但是这种推理还不足以解除我的焦虑。我看着月亮上的那些触角扭动着蔓延，似乎是想抵达什么地方或者缠绕上什么东西：那是城市，就在它的下面，我们看到它的光晕擦过城市高低起伏的天际线的阴影。月亮，能像 Sibyl 所说的在它的某个触角触及一幢摩天大厦之前及时停住吗？而在那之前，那些不断伸长变细的钟乳石一样的东西会不会脱落下来，如同落雨一般砸到我们身上呢？

“可能有什么东西落下来，”还没等我发问，Sibyl 就承认了，“可是这有什么要紧的？地球全都覆盖着不能渗透、不能变形并可以清洗的物质；即便这些月亮上的黏糊东西落下一些，也会很快就清理干净。”

好像是 Sibyl 的保证让我能够看到某些正在发生中的事物，我喊了起来：“哎呀！下来东西了！”我伸着胳膊，指点着空中一片纷纷落下的乳状的黏稠大雨点。但恰恰就在那同时，地球发出一个震

动，一阵丁冬之声传来：穿过天空，在天体分泌物坠落下来的相反方向，升腾起极其细碎的固体碎片，破碎了的地壳物质：防震玻璃，钢板，绝缘材料等，它们受到月球的吸引，掀起一股类似龙卷风的沙暴。

“最小的损失，” Sibyl说，“只是表面上的，我们可以在很短时间内修复的。抓住一颗卫星，总要付出一些代价，这是合乎逻辑的；不过还是值得，得失根本就无法相比！”

就在那时，我们听到最初的月球陨石落地的轰响：一声非常强烈的“啪嚓！”，一下震耳欲聋但同时又很令人反胃的软软的轰鸣，这声音不是孤立的，而是跟着一连串好像被压抑的爆炸声，还有一阵四面八方纷纷落下的软糖一样的陨石的鞭挞。在眼睛习惯感知那些落下来的东西之前，我过了好一段时间：说实话，是我迟钝，因为我所期待的月亮的材料应该是发光的；而Sibyl已经看到了它们，并且以她那蔑视的口气罕见地犹豫着说：“软陨石，我真不知道是否见到过这类东西，就是月球上的东西……不过挺有意思，以它的方式……”

有一块东西落到了篱笆墙的金属网上，在重量的作用下拳曲着向地面坠落，而且立刻就在地面上“和起面”来，我则开始观察它们究竟是什么东西，或者说是开始收集让我对面前的东西有个视觉形象的月球分泌物。那时我才意识到，整个瓷砖地面上到处有更小的斑迹，好像是一种酸性的黏液污泥，在向地里渗透；或者说好像是一种植物的寄生物，吸收一切所遇到的东西，把一切都吞入自己黏稠的躯体中；或者说好像是一种血清，里面包容着迅速旋转着的贪得无厌的微生物群落；或者说好像是一种被切成小块的胰腺，每个小块都想要重新组合在一起，被切开的断面开成吸

盘的样子；或者说……

我想闭上眼睛，但是不能，可当我听到 Sibyl 的声音在说：“这当然也很让我恶心，可假如你想一想地球是不一样的，是更高级的，而我们就在这面，那我们就是陷下去也有味道，因为反正以后……”，我猛地一下子冲她转过身去。她在开口笑着，我从来没有见到她如此湿润的笑，有点动物的笑……

我看到她这个样子所引起的感受非常复杂，带着几乎同时坠落的一大块月亮碎块引起的恐惧，那块陨石淹没并摧毁了我们的别墅，以及整条道路、住区和大部分的社区，所有一切都沉浸在一种热乎乎的蜂蜜般的黏稠物质之中。我们在月亮物质中连挖带刨地忙了一夜，才终于得以重见到光线。已是黎明，陨石的暴雨已经结束了；我们身边的地球已经无法辨认，覆盖着厚厚的一层泥，里面混杂着绿色植物和面目皆非的有机生命。我们古老的地球材料已经是踪迹一无所见。月亮正在远去，在空中，惨白的，它的样子也难以辨认了：我眨了眨眼睛，才看到那上面遍布各种各样的碎片，光亮的，尖利的，清净的。

结果是尽人皆知的。在上万个世纪之后，我们努力给予地球它曾经有的自然面貌，终于又给它建造了最初那层塑料、水泥、钢板、玻璃、混凝土、人造革的外壳。可是我们相距何等之远。谁知道我们还要等多长时间又要被判定被月球的排泄物冲击层所淹没，沉浸在叶绿素、胃液、露水、含氮的脂肪、奶油和眼泪的腐臭之中。在把地球第一代平滑精准的外壳焊牢固，抹去或者至少掩饰那些有敌意的外来之物之前还要过多久啊！就凭我们现在的材料，即便把一个已然被腐蚀了的地球上最精华的东西加在一起，想要模仿当初那些无与伦比的实质实在是徒然！

他们都说，真正的材料，当初的材料，只有在月亮上才能找到，在那里没有被利用，还零乱堆积着，而正是因为这点，人们才要到那里去：去回收它们！我不想成为总说些吓人的事情的人，可是我们都知道月亮处于什么状态，置于太空风暴之中，满身千疮百孔，受了侵蚀，受了磨损。到了那里，我们只能大失所望地发现，我们当初的材料，作为地球高它一等的见证，也都是次品，寿命短的，连当废旧钢铁都用不上。我怀疑自己当初怎么就没有对 Sibyl 的话有所批判，而现在的她发了福，头发蓬乱着，懒懒散散，特别爱吃奶油点心。“你还能告诉我什么呢，Sibyl？”

## 鸟类的起源

在进化史中，鸟类的出现相对较晚：在动物王国中的所有其他类动物之后。鸟类的始祖，至少是研究旧石器时代的专家找到的第一个见证——始祖鸟（还具有爬行类的一些特征），可以上溯到相距第一批哺乳动物几千万年的侏罗纪。而这就是动物阶梯越来越进化的种群出现顺序上唯一的一个例外。

那是我们不再期待有什么意外发生的日子，老 Qfwfq 讲述说，事物要如何进展已经很清楚。谁已经有了，就有了，我们只能继续看到他们在我们中间；谁走得更远，就只能留在那里；谁无法生存，就只能消亡。选择只是在为数有限的可能性之间。

可是，一天早上，我听到外面传来一阵歌声，那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或者，因为人们还不知道什么是唱歌，最好应该说是：我听到从没有人发出过的特别的声响。我探头观看。看到在一棵树的枝头上有一只不认识的动物在唱歌。它有翅膀、爪子、尾巴、趾甲、距、羽毛、绒毛、背鳍、皮刺、嘴、牙、喙囊、角、冠、垂肉，

额头还有一颗星。那是一只鸟，你们已经明白了；可我没有明白；人们从来没有见过它。它唱着：Koaxpf... koaxpf... koaaaccch...，拍打着有着闪光的颜色的翅膀飞了起来，然后又落到再往那面一点的枝头继续唱着。

现在，用连环画要比用一个接一个的句子更能把这些故事讲述得好些。但是，要画一张连环画，画面有枝头上的鸟，探头看的我，还有抬头仰望它的其他人，我还得回忆我已经遗忘了好久的很多东西是什么样子的：首先，那个我现在称之为鸟的家伙；其次，现在叫做“我”的我；第三，枝头；第四，我探头的地方；第五，其他的一切。所有这些要素，我只记得和现在我们所表现的都很不相同。你们最好还是自己想象连环画系列中，人物各自在其位置上，在实际上是草图的背景之中，不过同时你们还要尽量不去想象那些人物，也不去想象那个背景。每个人物都有从口中引出来的一小片云朵，里面是他说的话，或者是说的数字，不过没有必要去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读它，只要按照我将要对你们所说的，有个大致想法就够了。

作为开始，你们可以读出自己头脑里不断涌出的很多很多的感叹号和问号，这就意味着我们正在观看充满神奇的鸟——快乐的惊喜，自己也想歌唱、也想模仿那最初的鸟鸣、也想跳跃的愿望，看着它腾飞而起——不过也充满着惊恐，因为鸟的存在把我们原先都确信的推理方式给彻底打破了。

在连环画下面出现的一页中出现了我们中间最大的智者，老U(h)，他从众人之中站出来说：“你们不要看它！这是个错误！”他伸展开双手，好像要捂住在场人们的眼睛。“现在我把它抹掉！”他说，或者是想，为了反映他这个愿望，我们可以让他在画面上画一条贯穿画面的对角线。鸟儿扑打着翅膀，穿过了对角线，飞到对面

的角上得到的安全。老U(h)高兴了起来，因为有了那条对角线他就看不到鸟了。鸟儿啄了一下线条，线断了，它飞到了老U(h)的身上。老U(h)想要抹掉它，便努力在自己身上画交叉着的线条。在两条线的交叉点上，鸟儿下了一个蛋。老U(h)从下面把它扯掉，蛋坠落了，鸟飞走了。整个连环画面都被蛋黄染得脏兮兮的。

我非常喜欢用连环画讲述，不过我还需要将行动的连环画与思维的连环画交叉，才能解释老U(h)为什么如此顽固地不想承认鸟的存在。你们想象一个小本子，上面用文字写着前面发生的所有行为的信息综述：在飞龙消失之后，数百万年中都毫无有翅膀的动物的踪迹（只有昆虫除外），可以在下面加一个注脚。

如今飞行类已经被看成是结束了的一章。从爬行动物可以生成的，不是已经都说过并反复说过了吗？在数百万年间没有什么形态的生物再出现、再占据地球的机会，然后，——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情况下——衰落或者消亡。对于此，我们大家都是认识一致的：生存下来的物种都是值得的，注定要形成越来越经历严格筛选最适合生存环境的后代。对于谁是或者不是怪物的怀疑折磨了我们很久，不过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已经都认为这是解决了的问题：我们已经存在的都是非怪物类，而那些本可以存在却又不存在的都是怪物，因为因果关系的发展显然是向着我们这些非怪物，而不是向着他们的。

可是，如果说现在又出来了奇怪的动物，爬行类，那么古老的物种，又开始长出原先根本就未曾感到过必要的肢体和皮肤，总之，如果说这样一种不可能作为鸟类而定义但却可以是鸟的造物（而且确实也是一种美丽的动物，当它在蕨类枝叶间飞升起来的观感，和发出啾啾鸣叫的听觉都是很美好的），那么怪物与非怪物的之间的壁

垒就全都不复存在，一切又都变成不可能了。

鸟飞远了。(在连环画上只可以看到蓝天白云下的一点影子：并非由于鸟是黑色的，而是鸟在远处就表现为这个样子)。我在它后面追赶着。(人们可以看到我的后背，走向一片无垠的山林)。老U(h)在我身后喊着：“回来，Qfwfq！”

我穿越了陌生的地带，好几次都以为自己迷失了，(在连环画，只要表现出一次就可以了)，可是我听到了Koaxpf...，抬头就看到了鸟儿停在一个枝头上，就好像在等着我一样。

我就这样跟着它，来到一个地方，那里的灌木丛挡住了我的视线。我到了一处山谷，在脚下，我看到的是一片空旷。大地到那里就结束了，我就在悬崖的边缘之上勉强平衡着自身。(从我头上升起的螺旋状线条代表着我的眩晕)。下面什么也看不到，只有一些云彩。鸟儿就在那里飞着远去，有时还扭过头来，好像在邀我跟上它。跟它去哪里？难道那一片空旷的那边还有什么？

在远处的白色之中，我隐约看到了一点阴影，好像是雾中的地平线，再慢慢描绘出其越来越清晰的轮廓。那是在空旷那边的一块陆地：呈现出来的是海岸，河谷，山峦，而鸟儿就在上空盘旋着。什么鸟？它不再只是一只，那里的整个天空中都有翅膀在扑打，各种颜色各种形态的翅膀。

我从我们的地方探身望去，那块陆地正在朝我们这里靠拢过来，“它要撞上我们了！”我喊了起来，那时的大地在颤抖。(用特大号字体写的一个“bang！”) 在彼此相触之后，两块陆地又被反弹而分开了，然后又相触，再分开。在这些冲撞之中的一次里，我跳到了那边，而深不见底的深渊再度出现，把我和我的世界给分开了。

我观看着四周：什么都不了解。树木，水晶，牲畜，绿草，一

切都不一样。不仅是鸟儿在枝头盘踞，还有鱼儿（只是我的说法）长着蜘蛛腿，或者（我们说是）虫子长着羽毛。现在不是我想给你们描述那里的生命形态如何，而是你们要想象，奇特的样子多多少少都不要紧，重要的是，在我周围都是一些世界在其改造过程中应该能够形成，但却由于同样的机缘或者根本不可兼容的缘故而没有形成的各种形态：被淘汰掉的、无法恢复的和失去的形态。

（为了给人以概念，需要这段连环画绘成底片模样：不和其他页一样，而是在黑底上的白色形象，或者是颠倒过来的——我们允许在图中自行决定何为上，何为下。）

看到这些总是有我所熟悉但又总有什么地方比例或者搭配不对的形象所引起的惊愕，我的骨头都僵住了，（在图中，我身上冒出了冷汗，我的白色的小小形象在整个画面的黑色中形成反差），但是我毫不延误地去贪婪地探索四周。就是说，我的目光不是在避开而是在寻找那些怪物，好像是为了说服自己，它们说到底并不是怪物，到了一定时候，恐惧让位于一种不讨厌的感觉，（在图中反映为一束束光线穿越黑的底色）：只要善于发现，那中间也存在着美。

这种好奇心使我离开了海岸，深入到好像巨大的刺猬一样的满是荆棘的丘陵地区。我已经迷失在这片不知名的陆地的腹地。（代表我的形象已经变得更小）。鸟儿对于我已经显得不那么奇怪，已经成为我所熟悉的一种存在。它们非常之多，一起抬起或扇落翅膀，围绕着我形成一个大圆顶（连环画中只见鸟群，而我的轮廓只是在下面隐约可见）。还有其他的鸟卧在地上，或者在灌木丛中，随着我的逐渐前行，它们也移动着。我成它们的囚徒了？我转身想逃跑，可是鸟儿形成的那堵围墙没有让我打开任何缺口，却只朝一个方向留有开口。它们正在朝着它们想要的方向驱赶着我，它们全都在朝着

一点引导着我。路的尽头那里究竟有什么？我只发现了一只巨大的卵，好像一只贝壳一样在缓缓打开。

巨型蛋突然打开了。我笑了。我激动得眼睛里充满了泪水。（画面上只有我的侧身，其他的東西都在画面之外）。我所面对的，是一个前所未见的美丽的造物。一种不同的美，一种无法与我们所了解的所有形态相比较的美（在画面中我继续待在那个位置上，而我所见到的仍然是读者所无法见到的），或者说是无法与我们，与这个世界的形态相比较的（在连环画中可以用一个象征性的形象，比如一只女人的手，一只脚，或者一部分乳房，从一只巨大的羽毛的披风下显露出来），而没有它，这个世界总是有所缺憾。我觉得到了一切都聚会在一起的那个点上（可以画一只有着长长的睫毛的眼睛，变成了一个漩涡），而我则正要在那里被吞噬（或者画一张嘴，两片绘制精细的嘴唇，而其他的東西，包括我在内都在空中被吸着飞向黑暗中的舌头）。

在周围，鸟儿：嘴在啄着，翅膀在扑打着，爪子伸展着，喊着“Koaxpf... Koaxpf... Koaaaccch...”。

“你是谁？”我问。

一段解说词在解释：Qfwfq面对着美丽的Org-Onir-Ornit-Or，这使得提问变得无用；在引出我问话的小云朵上是从我口中而出的另一个小云朵，里面的话是“我爱你！”，这种话也同样多余的，立刻被另一个问题挤开：“你也是囚徒吗？”对此我并不期待有什么回答，在开辟在前几个小云朵之上的第四个小云朵中，我又补充说：“我会救你的！我们今夜就一起逃跑！”

后面的画面都是关于准备出逃的，鸟儿和魔鬼们都睡了，夜色被这陌生的苍穹照亮着。一个小黑框子，我的声音：“你在跟着我

吗？” Or 的声音：“是的！”

到此你们可以想象下面一系列的历险记的画面：逃跑中的 Qfwfq 和 Or 穿越鸟儿的大陆。警报，追赶，危险：这都留给你们去做吧。为了讲述起见，我需要以某种方式描述一下 Or 是怎样的：但是我做不到。你们要想象一个与我有所重叠的，而我又尽量掩藏和保护的形象。

我们到了深渊的边缘。天色黎明，太阳升起，惨白的，显示出远处我们的陆地。如何到达那里呢？我转身向着 Or：Or 张开了翅膀（在前面的画面中，你们未曾发现她有翅膀，两只像船帆一样的大翅膀）。我爬到她的大披风之上。Or 飞起来了。

在下面的画面中，可以看到 Or 在云彩之间飞翔，而我则只是在她身上露出一个小脑袋。我们身后有一个由很多黑色小三角形组成的大三角形：那就是追赶我们的鸟群。我们还在空中，我的陆地已经在靠近了，但是鸟群飞得更快。它们是猛禽，嘴是弯钩的，眼是火红的。如果 Or 飞快一点，我们就能着陆，在猛禽飞来之前，我们就已经在我的自己人中间了。加油，Or，再扇几下翅膀：只要过了那条线，我们就得救了。

但是，鸟群包围了我们，Or 在猛禽之中飞着（一个白三角形镶嵌在很多小黑三角形组成的大三角形中间）。我们已经在我的大陆上空飞翔，只要 Or 闭上翅膀，落到地上，我们就可以自由了。可是 Or 还在继续在上面飞着，和那些鸟儿一起飞着。我喊着，“Or，下降啊！” Or 合上披风，让我摔落下去（“啪嗒！”）。鸟群夹带着 Or，返回身去，在空中变得越来越小，消失在地平线上。我又回到了自己的土地上，只身一人。

（解说词：在 Qfwfq 不在的日子里，发生了很多的变化）。自从

发现了鸟类的存在，规范我们这个世界的思想陷入了危机。大家原先都以为理解了的，事物存在的简单而规则的方式不再有价值；或者说，这只不过是众多可能性中的一个而已；没有一个人排除事物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发展。也就是说，现在每个人都为自己如同所预期的那个样子而感到羞愧，并努力地发展出什么不规则的、出乎预料的面貌来：一种有点鸟的模样的样子，如果不是鸟的，也得是面对鸟都无愧的怪异模样。我都无法认识我过去的邻居们了：不是他们变化太多，而是谁有那些无法解释的特殊性，从前都千方百计掩藏，而现在则尽量展现出来。大家都表现出在等待着随时发生什么事情：不是当初那种因果关系的事物发生，而是不期而至的事情。

我没有随波逐流，别人都认为我还保守着鸟儿之前的旧思想；他们并不知道，我只是觉得他们对鸟的幻想太可笑。我看到的更多，我拜访了形态万千的另外一个世界，那是无法从我的脑子中抹去的。我认识了留在心中的美丽的囚徒，那是我和我们都失去的美，而我则深深爱上了她。

我在一座山顶上一天一天地过日子，搜索着空中是否有一只鸟飞过。在邻近的另一座山头上，老U(h)也在观察天空。老U(h)一直被大家认为是最有智慧的一个，但是他对鸟的态度变了。他相信鸟不再是一个错误，而是一个真理，世界上唯一的真理。他开始解释鸟的飞行，尽量在空中寻找它们的踪影。

“你看到什么了吗？”他在那边的山上朝我喊着。

“什么也没看见！”我说。

“来了一个！”有时我们也会这样说，不是我，就是他。

“从哪儿来的？我没来得及看它是从天空什么方向过来的。告诉我，从哪儿来的？”他问着，一副焦急。他能从飞来的方向得出

预兆。

或者是我发问：“朝什么方向飞了？我没有看到！是在这边还是在那边消失的？”因为我希望鸟儿能给我指出找到 Or 的方向。

我不必讲述是如何机敏地重返鸟儿的大陆的细节。在连环画中只要画我这种机敏的一次表现就可以了，而这是用画面最能说得清楚的。（方格子是空白的，我来到了，在右上角抹了胶水。我自己坐在左下角。从左上方飞过来一只鸟。在出格子的时候被胶水粘住了尾巴。它继续飞行，带着整个方格子，包括坐在左下方的我，一起被拖带着。这样我就到了鸟的国度。如果你们不喜欢这个，还可以画另外一个故事：重要的是要让我回到那里）。

我到了那里，觉得自己被抓住了胳膊和腿。我被鸟儿包围着，有一只就在我的头上，一只叼着我的脖子，“Qfwfq，你被捕了！我们终于抓住了你！”我被关进了间号房。

“他们会杀了我吗？”我问一只狱卒鸟。

“明天你被带去审问，就会知道了。”那只狱卒鸟蹲在栅栏上说。

“谁审问我呢？”

“鸟的女王。”

第二天，我被带到国王的大殿上。那就是我曾经看见的巨大的卵-贝壳。我吓了一跳。

“那么，你不是鸟的囚徒！”我喊了出来。

我的脖子上挨了一啄。“向 Org-Onir-Ornit-Or 女王下跪！”

Or 做了一个手势。所有的鸟都停了下来（在画中看到的是一只羽毛托起的纤细的手抬了起来，上面戴了戒指）。

“和我结婚，你就获救了！”Or 说。

大家庆贺了婚礼。这也是我不能详细讲述的：留在我记忆中的，

就只是五光十色的羽毛的海洋。也许我对这种幸福所付出的太多了：放弃对我原先生活的一切的理解。

我问 Or：

“我想弄明白，”

“什么？”

“一切，这一切！”我指着周围。

“等你忘却了你原先所明白的，就会明白了。”

夜幕降临。贝壳-蛋既是王座，也是婚床。

“你忘掉了吗？”

“是的，什么？我不知道什么。我不记得什么。”

(Qfwfq 的思想的画面：不，我还记得什么，我正要忘掉一切，但我在努力记住！)

“你来！”

我们双双躺下。

(画面上是 Qfwfq 的思想：我忘掉……忘却美好的……不，我想记住……我想同时既忘掉又记住……还有一秒钟，我觉得我就要忘记了……等一下！哦！一道闪电在画面上表现为大写的“Flash！”，或者“Eureka！”)

在忘却我原先知道的一切和取得我后来要知道的一切之间的千分之一秒中，我突然抓住了一个想法，一切事物是什么样子和将要是样子的世界，我发现只有一个机制可以理解一切。鸟的世界，怪物的世界，美丽的 Or 的世界，都是一个，是我一直生活过的世界，也是我们谁都从未理解过的世界。

“Or，我明白了！你！真美！万岁！”我喊着，从床上跳了起来。

我的新娘发出一声尖叫。

“我来给你解释，”我说着，激动不已。“现在我向所有人解释一切！”

“住嘴！”Or叫着。“你得沉默！”

“世界只是一个，那个存在的世界！无法解释……”我喊着。Or压在我的身上，力图让我住嘴（在画面上是一只乳房在挤压着我）：“住嘴！住嘴！”

数以百计的鸟嘴和爪子把婚床的帐子撕烂。鸟们落在我身上，可是在它们的翅膀那边，我看到了我的故乡景色正在与这个陌生的陆地混在一起。

“没有区别！怪物和非怪物一直都是接近的！没有连续存在的就是……”我不仅是在和鸟儿们说话，也是在和怪物们，和我一直都认识的，以及从四面八方赶来的所有人说话。

“Qfwfq！你失去了我！鸟们！给你们了！”女王推开了我。

当我发现鸟们的嘴是如何企图把我的发现给联系在一起的两个世界分开的时候，已经太迟了。“不，Or，你等一下，别离开，我们俩在一起！Or，你在哪里？”而我正在纸片与羽毛之间的空中翻滚着。

（鸟儿们啄着撕毁了连环画前面的画面，各自嘴里叼着一片印刷过的纸片飞开。下面的一页也画着连环画；上面画着在鸟出现之前的世界，及其后来可以预见的发展。我在其他人中间，面带迷茫之色。天空中继续有鸟儿，但却没有人再注意这点）。

对于那时我明白的一切，我都忘了。我给你们讲述的，就是我连回忆带假想能够讲述的一切。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对鸟儿可以再带我去找Or女王的期盼。但是，那会是真的鸟儿，那些在我们中间生

活着的鸟儿吗？我越是观察它们，就越记不得我想记住的。（连环画最后的画面就是一张照片：一只鸟，特写镜头的鸟，放大的鸟头，头部的细节，眼睛……）

# 水晶

假如构成地球的各种物质在炽热状态下有足够长的时间冷却，并且有足够自由的运动，它们就能够从其他物质中间分离出来，形成一个巨大的水晶。

本可以不一样的，我知道，Qfwfq评论着。你们跟我讲这个。我非常相信，能生活在那个应该形成的水晶世界里，乃至不肯屈从于在被我们轮到的这个非结晶的、破碎的、橡胶般的世界上生活。我也像大家一样奔波，每天上午都乘火车（我住在新泽西）奔向那个我眼看着在休斯顿那边平地拔起的有着很多冒尖的塔楼的棱柱形建筑群；我在那里一天一天地过着，上上下下或来来往往地穿行在通往纵向或横向轴的边长或拐角必经的通道之中。但是我没有掉入陷阱之中：我知道他们让我走在光滑透明的墙体或者对称的角之中，就是让我觉得是身处于一个不存在的水晶体内，能感觉到它规则的形态，那个旋转的轴，始终存在的两面体。事实恰恰相反，它是存在着的：玻璃，在道路两旁的是那些固体的玻璃，而不是水晶，是

一种杂乱的微小颗粒组成的面团侵入并固化了世界，是一种突然冷却按照外部强加的形态固化了的岩浆的覆盖层，而里面却还是和当初那个炽热的地球完全一样的岩浆。

我当然不是惋惜那个时代：假如你们认为我对事物现在的样子不满，还怀念留恋着过去，那就错了。没有一个硬壳的地球是可怕的，那是一个永恒的炽热的冬季，一片矿物的沼泽，黑色的铁和镉的河流从每个裂缝向地球的中心流淌，水银的喷泉喷出高高的水柱。我和Vug很吃力地前行，在一片蒸腾的雾气中没有一丁点可以触摸的固体。我们面前突然出现一道液体的屏障在蒸发，变成一片酸云，我们飞起来想越过去，就已经感觉到云在凝结，碰到我们就好像一种金属的雨，在一片铝的大海中膨胀着黏稠的波浪。这些物质在我们身边每分钟都在变化着，就是原子从一种无序状态变成另外一种无序状态，然后再变成另外一种：也就是说，实际上一切还都是老样子。真正的变化就是原子能够形成任何一种有序的排列，而我和Vug就是这样在一堆没有先也没有后的毫无参照的成分的混合体中移动着。

现在的状况不同了，我承认：我有一块手表，我以它的表针与其他可见的表针的夹角进行对照；我有记事本，可以记录我从事的工作的时间；我还有支票本，上面的数字可以加加减减。我在Penn站下火车，再上地铁，在车上，我一只手扶着扶手，另一只手举着报纸，看着交易所里那些股票价格的数字：我在玩，玩一种在微粒中的顺序，一种系统的规则，一种虽然不相称却可以衡量的不同体系之间的相互渗透，以至使每个无序的颗粒都能接触到立即将散掉的一个系的剖面。

原先更糟糕，当然是的。那时的世界是各种物质的溶剂，一切

都融化在一切之中，是一切的溶剂。Vug和我一直在里面迷茫着，就是我们那种迷茫的迷茫，始终的迷茫，对于如何不再迷茫并且将能够遇到什么毫无概念（也是对于我们自己将处于何种状态的毫无概念）。

我们突然发现了它。Vug说：“那儿！”

他指着一片岩浆之中的一处，有什么东西正在形成一种形态。那是一种固体，有很多光滑而规则的平面和尖利的棱角：这些面和棱角在逐渐变大，好像是在消耗着周围的物质，而固体的形状也在变化着，但始终保持着一种对称……与周围形成差异的不仅是它的形态，还有光进入、穿透和折射它的方式。Vug说：“它们在闪烁！很多的！”

其实，真的不是一个。在蔓延四处的炽热之中，过去只有从地心冒出来的气泡瞬间划破岩浆的表面，而现在浮出水面的却是正方体，八面体，棱柱体，就好像空气一样透明的物体，里面似乎是空的，但却很快就能看出是在向自身集中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紧凑而坚硬的物体。这些棱形物体的烁烁闪光遍布地球各处，Vug说：“春天来了！我要亲吻她！”

现在你们明白了吧，如果说我喜欢秩序，那不是像很多其他人那种作为置于内心纪律约束之下压抑自己本能的性格的象征。在我而言，一个绝对规则的、对称的、有方法的世界就是与自然的这种最初的冲动、繁茂、你们称之为厄洛斯的爱的张力相对应的，而依照你们，所有的其他想象却都是把激情与无序、爱情与过度的泛滥联系在一起，江河、火焰、漩涡、火山对于我都是一无所有、毫无食欲和令人厌恶的记忆。

那是我的一个错误，发现这点并不需要很长时间。我们这就到

了抵达之处：Vug失踪了！这个钻石的钟爱者所留下的只是一掬灰粉。现在这个禁锢着我的所谓的钻石只是胆小的玻璃。我跟随柏油路上的箭头，在红绿灯前排队，然后等灯变绿了就再动身（我今天如同每个周三一样驱车来纽约），挂着一档走（因为我要陪多罗迪去看心理医生），尽量保持一种匀速运行，以便到第二大道上都能遇到绿灯。你们所称的秩序，就是解体物的缝合处的开裂；我在停车场找到了车位，但是两小时后我还要再下去往车位计时器里投上一枚硬币，如果到时候忘记了投币，车就要被吊车叼走。

那个时候，我梦想着一个水晶的世界：我不是梦想，而是看到了它，一个坚不可摧的冰冷的石英的春天！大山一样高的透明多面体四处生长着：透过它那透明的厚度，我能看到它的那面有谁。“Vug，是你吗？”为了到她跟前，我扑向那如同镜子一般光滑的岩壁；却又溜了回来；我抓住棱角，还弄伤了自己；我沿着那骗人的边线跑，但是每次转弯都显现出大山所具有的不同的光线——散光的，乳状的，不透明的。

“你在哪里？”

“在树林里！”

银的水晶是线状的树，它们的分枝都是直角的；锡和铅的枝杈浓密交织成一片几何植被的森林。

就在那中间，Vug奔跑着。“Qfwfq！那边还不一样呢！”她喊着，“金的，绿的，蓝色的！”

一片绿柱石的峡谷伸展在面前，四面是五颜六色的山岭，碧绿的海水。我跟着Yug，心中半喜半忧：喜的是看到构成世界的每种物质都终于找到了自己最终的固化形态，而忧的则是一种还说不清楚的担心，害怕这种样式如此众多的秩序的胜利会导出另外一种规

模的无序来，而我们是刚刚摆脱了那种无序状态的。我梦想着一个庞大的水晶，一个黄晶的世界，一切都无例外的黄晶的世界：我迫不及待地想看到我们的地球从所有的天体都旋转着的气体与粉尘的巨轮中摆脱出来，也许将第一个走出宇宙这种无用的分散状态。

当然，如果愿意，一个人也可以在头脑中想象出一种另外的秩序，星星，星系，空无一人却每扇窗都灯火通明的摩天大厦，里面晚上九点到午夜只有清洁工在给所有办公室的地面打蜡。如果你们不愿意一切都是溃散的，说起来，这才是伟大的工作。今天晚上我们在城里吃饭，在一个二十四层楼的露台上的餐厅吃饭。这是一顿工作晚餐，我们是六个人：还有多罗迪和迪克·奔博的妻子。我在吃生蚝，望着那颗叫做 Betelgeuse 的星星（如果是它的话）。我们在观察：我们，生产的，夫人们，消费的。话又说回来，远望苍穹是不容易的：曼哈顿的灯光漫射成一种光晕，与天空的星光融合在了一起。

水晶的神奇在于不断重复着的原子的网状：而这是 Vug 所不愿意理解的。我很快就明白了，她喜欢的，是在水晶中发现，哪怕是最细小的差异，不规则，不完美。

“你想怎么样，在一个注定要按照一种规则无限扩大的固体中，原子不在该在的位置上，”我说，“稍微有一点错位，就怎么啦？我们所趋向的是唯一的一个巨大的水晶……”

“我喜欢的是很多小的水晶，”她说。她当然是要和我唱反调，不过，这也是因为同一时刻有数千个水晶到处冒出头来，它们相互穿插渗透，在哪里接触上了，就阻止了自己的生长，始终没有完全适应那个液体的岩石，而它们就是从那里形成并长出来的：世界不是在趋向于形成一种简单的形态，而是在组合成一个大玻璃球，而

它的那些菱形、八面体和立方体则似乎在彼此争斗着，要解放自己，要将其他的物质都吸引到自己身上。

一个火山口喷发了：钻石的瀑布喷泻而下。

“看啊！真大！” Vug 喊着。

到处都有火山在喷发：一个钻石的陆地把阳光折射成一片彩虹的鳞片的马赛克拼图。

“你不是说更小的是更让你喜欢的吗？”我提醒着她。

“不！那些！巨大的！我喜欢它们！”

“还有更大的呢！”我说着，指着空中，耀眼的光让人看不清楚：我已经看到了一座钻石的大山，一个多面体的彩虹色的链条，一片宝石的高原，一座 Ko-i-nor 喜马拉雅山。

“那我又能拿它如何？我喜欢的是能够拿到的！我要拥有它！” Vug 心中已经有着占有的狂热渴望。

“要拥有我们的，那是钻石，它才是最强硬的！”我说。

如同通常的情况一样，我错了：钻石是有了，但不是我们的。我走到 Tiffany'S 面前时，就停下来看橱窗，望着那些已经沦为囚徒的钻石，我们那个失落了的世界的碎块。它们躺在天鹅绒铺就的棺材中，被嵌入银或金链里；我想象和回忆着它们当初巨大的样子，笑它们作为岩石、花园和湖泊的规格，想象着拿它们当作镜子的 Vug 所映射出的蓝色。我不是想象：真的就是 Vug 在钻石之中前进着。她转身向着我：就是在我身旁观看橱窗的女孩子，斜戴着一顶帽子。

“Vug，”我说，“我们的钻石吗？”

她笑了。

“是你吗？”我问道，“你的名字是？”

她给了我她的电话号码。

我们在玻璃板之间：我生活在一种伪秩序之中，我是说，我的办公室在东部，住在新泽西，多罗迪邀请迪克·奔博夫妇共度周末，与伪秩序作对的只能是伪无序，需要钻石，不是我们拥有它，而是它拥有我们，自由的钻石，当初我和Vug自由行走其中的钻石……

“我给你打电话！”我对她说，只是出自想和她争吵的欲望。

在一块铝水晶中，有一些铬原子散落了，透明之中显现出一种深红色：于是我们在脚下就长出一片片红宝石。

“你看见啦？”Vug说，“不好看吗？”

走在红宝石谷中，我们无法不再度争执起来。

“好看，”我说，“那是由于八面体的规则性。”

“好烦啊！”Vug说，“你说说看，假如没有外来原子的闯入，能成了红宝石吗？”

我生气了。好看或者不好看，能让我们争执不休。但是只有一点事实是确定的，地球正在迎合Vug的喜好。Vug的世界是裂缝，是岩浆喷流出来，熔化岩石，与矿物质混合起来形成无法预料的结壳的那些地方。看着她抚摸着花岗岩的石壁，我却惋惜那块岩石失去了长石、云母、石英的确切性。Vug好像只喜欢世界的面孔处处有着细微多样的千姿百态。我们这样能怎么相互理解？对于我而言，只有均质的、不可分离的、达到稳定的才是具有价值的，而她则认为分裂、细碎，一种或另外一种东西混合在一起才好。我们两个也得具有一种形态了（直到那时我们还既没有形态也没有未来）：我想象着一种和水晶一样的缓慢一致的膨胀，直到我这个水晶和她那个水晶相互穿透融合，成为一个融入水晶世界的一体；而她似乎知道了有生命的物质的规律就是无限的分离与再融合。那么，Vug是

有道理的吗？

到了星期一，我给她打电话。那时已经几乎是夏天了。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一天，在 State Island，就躺在沙滩上。Vug 看着沙砾从指缝间流下去的样子，说：

“很多很多细小的水晶……”

环绕着我们的这个破碎了的世界，对于她来说始终还是当初的那个世界，那个我们期待着走出炽热状态后变成的世界。当然，水晶还在给世界以形态，它破碎了，碎成了无数几乎看不到的颗粒，被海浪翻滚着，溶入海中所有成分，千百次溶化，组合，镶嵌在陡峭的岩石中，在砂岩的礁石中，在片岩中，在板岩中，在洁白平滑的大理石中，成了它本可以成就却永远将不能成就的虚名。

她又提起我在败局已定的态势很明显时的那副顽固性，那时地球的外壳正在变成一堆千姿百态的样子，而我还是不肯认输：每当 Vug 兴高采烈地指给我看斑岩的断裂，每当玄武岩表面显现出玻璃状，我都试图说服自己这只是表面性的不规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规则结构的一个小部分，而我们在这个结构中所见到的每个不对称其实都在我们都无法意识到的非常复杂的对称网络中有其回应的那一面；我还在计算这个包含有水晶和非水晶的超级大水晶，也就是巨大的迷宫般的多面体该有多少亿个边和角。

Vug 把一个小晶体管收音机带到了海滩上。

“一切都来自水晶，”我说，“包括我们正听到的音乐。”但是我知道，晶体管是一种有缺陷的水晶，被污染了的，是被不纯净物穿透了的，是原子结构被撕破了的的水晶。

她说：“你是一成不变的，”我们的老争执又开始了：她想让我承认，真正的秩序就是给自身内部带进不纯净和有所破坏的秩序。

渡船靠到 Battery 岸边，天色晚了，现在，我看那高低错落的大厦楼群的万盏灯火，只不过是黑暗的断断续续，是砾石。我送 Vug 回家，上了船。她住市里，开了一家照相馆。我环视四周，看到的只是原子秩序的扰动：霓虹灯管，视频节目，最小的银水晶浓缩在感光片上。我打开冰箱，取出一块冰加入威士忌中。晶体管传出来萨克斯管的声音。水晶能够成为世界，使世界自身透明，再把它折射成无数的影像，而这个水晶不是我的：它是一个被腐蚀，被污染，被混杂了的水晶。水晶的（也是 Vug 的）胜利，和它们的（也是我的）失败是一码事。现在，等 Thelonious Monk 的唱片一结束，我就说给她听。

当初生命还没有走出海洋的时候的条件，对于被继续在动脉中奔流的最初波浪所浸泡的人体细胞来说，没有多少变化。其实，我们的血液的化学成分与最初的海洋的化学成分非常相似，而就是在那片海水之中，最初的有生命的细胞和最初的多细胞生物吸收了氧气和其他生命所需的养分。随着更加复杂的生物的进化，保持最大数量的细胞与液体环境接触的问题不能再简单地通过扩大表面积来解决：于是，具有空腔结构的肌体开始有了优势，在空腔之内，海水可以流动。但是，只有依靠形成了血液循环系统的这些空腔的网状支脉，才能保证对细胞的氧气输送，这才使地球的生命成为可能。而当初所有生命物体都浸泡其中的海洋，现在却被关闭在这些生物体内了。

说到底，并不是变化了很多：我还是继续在热的海中游泳，Qfwfq说，或者说是里面没有变，原先我是在外面游，在阳光之下，而现在是在里面游，是在黑暗中；变化了的是外面，现在的外面是

从前的里面，而变化了的，实在也算不上什么要紧的。我一说算不上什么要紧的，你们就马上要说：什么，外面不要紧吗？我是想说，好好看看，从原先的外面的角度，也就是从现在的里面的角度，现在的外面是什么？就是干燥的地方，不过是干燥的而已，无论什么也流不到的地方，要紧的是因为在外面，自从成了外面，自从外面成了外面的，人们就认为值得考虑的是里面的，说到底，虽然当它是里面的时候是要紧的，也是在一个范围之内，——当时似乎是这样的——更有限的范围内，我是说，不那么值得考虑。总之，我们马上就要说到其他的，就是不是我的那些，就是我的邻人，反正你们要从这个角度提出问题的：邻人一知道是有的，因为在外面，这点我们都同意，就是如同现在的外面的外面，但是原先，当我在里面游泳的是外面的时候，海洋是浓浓的，热热的，而且那时候也还有别人在那时的外面游动着，我们说，那时也还有别人通过原先的外面，也就是现在的里面到了我们那时的外面，也就是现在的里面。而现在我和切切莱博士在科多尼奥服务站交换了方向盘，在他驾驶座旁边坐着的是杰尼·弗马嘉利，而和我一起坐在后面的是泽菲亚。外面，外面是什么东西？一个干燥的、没有意义的环境。有一点挤（我们四个人挤在一辆德国大众轿车里）。在外面一切都是无所谓的，可以调换的，杰尼·弗马嘉利，科多尼奥，切切莱博士，服务站，至于泽菲亚，在距离卡萨普斯特伦格十五公里处，当我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膝盖上的时候，或者是她开始触摸我的时候，我记不清了，反正外面的事情趋于混淆起来，同我在血液中所体会的，从那时起我就和泽菲亚一起在炽热的冒着火焰的海洋中游泳，与那时相比，我所感觉到的，从外面得到的感受，就是真的很贫乏。

海底深处是一种我们在眼皮内所看到的红色，而太阳光束在喷

射或飞溅中淡化了这种红色。我们毫无方向感地游动着，被深色的但轻盈得甚至感觉不到的浪冲卷着，浪同时又很有力，把我们时而推到高高的浪尖，时而摔到深深的漩涡底部。泽菲亚一会儿垂直下落到我下面的紫到几乎发黑色的漩涡之中，一会儿又飞向光亮的穹顶下那些猩红色的条纹。这一切都是我们通过扩张了的各层表面所感受到的，为的就是保持和那个有实质内容的海尽可能多的接触，而波浪的每次上上下下都有什么东西从外面到我们的里面来，那是各种质量的东西，也包括铁，总之，都是健康的东西，乃至我从来都没有那个时候健康。或者更应该说，我那时候很好，是因为我扩张了我的表面，就增加了我与外面如此珍贵的世界接触的可能，而与此同时，随着我体内海水溶液区域的扩大，我的体积也在增大，而我体内越来越大的一个区域也就变得外面的东西进不去了，那是无动于衷的、干燥的区域，而我体内这个干燥而迟钝的厚度只是我幸福的影子，是我们的，我和泽菲亚幸福的影子，因为她越是出色地占领更大的海的空间，她也就越加大了自己惰性的无光泽不透明的厚度，既没有舔过，也舔不到的部分，那是生命的液体流不到的，我通过波浪的震动所传递的信息也传不到的地方。于是我可以说我比那时更好，现在，当初的那些表层，那些朝外的褶皱都反过来朝里了，就像反过来的手套一样，现在一切当初外面的都变成了里面的，并且通过丝状分支在里面扩散。我可以说，无动于衷的部分是朝外的，它扩展到相当于我的花呢套装与下罗狄加纳的正在逃离的风景之间的距离，这个部分包围着我，充斥着如同切切莱博士那样的我不希望的存在，他的厚度原本是要封闭在体内，均匀地膨胀成一个球的样子，现在却褶皱在我面前，成了一个没有道理的不规则的琐碎的面积，特别是那个肥硕的后脖子长满了小疖子，在半

硬的领子里紧张地挺着，此刻他说道：“嗨，你们两个，后边那两个！”他稍稍调了一下后视镜，当然看到了我们正在手上做的动作，我和泽菲亚的少量的外面的手，还延续着我们当初游泳的记忆的少量敏感性，或者说是在我们中游动的记忆，或者是和我与泽菲亚如同当初一样继续一起游泳或继续一起被游动的存在。

这是能够让我对过去与现在的概念引述得更清晰的一个区别：原来我们游泳，现在我们被游动，但是再好好想一下，我还是宁愿什么都不做，因为当初海是外面的时候，我在里面和现在一样游泳，并没有我的意愿的介入，也就是说我那时也是被游动了，比起现在来还是一点不多，一点不少，那时候，是潮流卷着我，把我带到这里或那里，一种柔和、柔软的流动，在这种流动之中，泽菲亚和我彼此相向，相互温暖，摆脱了红宝石色的透明的深渊，藏身在从底部盘绕蜿蜒的绿松石色的丝状体之间，但是这些运动的感觉，——你们要我解释一下吗？——只是由于什么呢？只是由于一种一般的脉冲，不，我不想和现在的样子搞混了，自从我们把海关闭在自己内部以后，运动时就自然产生活塞的效应，可那个时候还不能说活塞，不然就要想象一个没有壁的活塞，一个就像海一样，不，像大洋一样无边无际的巨大爆发室，我们就沉浸在里面，而现在呢，就是脉冲，心跳，轰隆声，噼啪声，在血管内外，我刚一感觉到泽菲亚的手在找我，血管里的海就加快它的奔流，或者是我刚一感觉到海加快了奔流，泽菲亚就感觉到我的手在找她（两种奔流还是同一个海的奔流，是在饥渴的手指肚接触之外的两种重新聚合的奔流）；即使在外面，无光泽不透明的外面，模仿里面的心跳、轰隆声、噼啪声，切切莱博士脚下的加速器在颤抖，高速公路出口汽车排成长龙，还在试图寻找已经埋在我们内部了的大海的跳动，那个在太阳

之下没有边际的红色大海的跳动。

现在停着的汽车长龙轰隆声所传递的是一种假的运动感觉；然后又动了，而与不动也是一码事，运动是假的，只是重复着路标和白色画线；整个旅行只不过是不动的和无所谓的外部之中的假运动。只有大海在动啊动啊，在外面和里面动着，只有在那种运动之中，我和泽菲亚才意识到对方的存在，虽然当时我们都未曾擦过边，尽管当时我在此而她在彼地游动，但是只要大海加快它的节奏，我就能感觉到泽菲亚的存在，她的存在就不同于比如切切莱博士的存在，他当时也在那里，我也能感觉到他的同一种加速，但是所负有的意味不同，就是说，因泽菲亚的作用而造成的大海的加速（现在血液的加速）是一种朝着她的游动，或者是与她追逐游戏的游动，而切切莱博士造成的加速（当初的大海现在的血液的加速）是一种为躲避他而做的游动，或者是为了驱赶他而朝他冲去的游动，在我们的距离关系中这一切什么都没有变。

现在是切切莱博士在加速（虽然所用的词是同一个，但意思不同了），超过了一辆Flaminia车，这是由于泽菲亚在加速的作用，他是为了分散她的注意力而做了一个危险的动作，一个假的危险动作，不同于我和泽菲亚所共同的游动的动作：我说是假的，是指动作，不是指危险，危险是真的，那是关于可能在冲撞之中喷溅而出的我们的里面；他的操作什么都没有改变：Flaminia，弧线，大众汽车之间的距离可能有数值和比例关系的变化，但是任何实质性的东西都没有，如同对于泽菲亚而言就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切切莱博士的操作她是在意的，不过还是杰尼·弗马嘉利欣喜若狂：“上帝啊，这个车真插的棒啊！”她的欣喜可能只是因为对于切切莱博士驾驶技术的娴熟的赞叹，是双重的没有道理：首先，她的内部并没有传递给

她任何欣喜的信号，第二她搞错了切切莱博士的企图；而切切莱博士则也错了，他错在以为在做花花公子态，就像从前杰尼·弗马嘉利对于我的企图一样，当我把持方向盘的时候，她坐在我身边，后排座上坐的是泽菲亚和切切莱博士，他错了，弗马嘉利和他都集中精力，假装把涨得像球一样的干燥厚度的层次展示出来，这真是我们沉浸在海中游泳时所发生的，而这次愚蠢的超车动作是超越一个钉在地上不动的物体，就没有任何意义，他要继续超越我们自由而真正的游泳，就只能用他所会的愚蠢方式，在介入一种风险之中寻找意义，这个风险就是关于血液的，是我们的血液重归血液大海的可能，是一种假的回归，回到已经既不是血也不是海的血的大海。

这里，需要趁着切切莱博士还没有用冒失地超越一辆带拖车的卡车从而使得任何说明都无效之前赶紧说明，共同而古老的血—海如何既是共同的，也是我们每个人个人的，以及如何能够在其中游泳和不能游泳的方式：这个话题我真不知道能否简洁地说明白，因为一说到这种物质，就不能泛泛而论，就需要按照一个人与另外的人的关系分别论说，所以还要重新从头开始说。于是：这个有着共同的生命元素的故事是个美好事情，因为我和泽菲亚的分离可以说是被填满的，我们能够同时既感觉到两个人是各自分开独立的，又是都统一为一体的，这种事情总是有其优越性的，但是当什么都是统一一体的时候，也包括了最平淡无味的东西在内，就好比杰尼·弗马嘉利，或者是更糟糕的，也包括切切莱博士这样无法忍受的东西，于是事物就失去了它的意思和趣味。就在那点上，繁殖的本能也进入了游戏：我和泽菲亚都有了愿望，至少我——我认为她也是如此——愿意使我们在海—血中的存在翻倍，利用这点我们的存在就越来越多，而切切莱博士的存在就越来越少。因为繁殖的细胞就

在那里，我们用气力地进行着受精，我向她所有可以受精的一切授精，致使我们的存在无论是绝对值还是百分比都增加，而切切莱博士虽然也笨拙地忙于繁殖，还是少数派，——这是我的梦想，几乎成了一种发狂——越来越微弱的，没有意义的少数派，也就是百分之零点零零几的样子吧，直到消失在我们成群的子孙的浓云之中，就好像在一群特别贪吃的闪电般迅速的沙丁鱼之中，能够把他一小块一小块地吞食掉，一小块一小块地埋葬在我们里面干燥的地方，海水无法流到那里，于是海-血就变成唯一和我们在一起的东西，也就是所有的血终于只是我们的血了。

我看着前面的切切莱博士的后脖子，这是我内心感受到的秘密愿望：让他消失，吃了他，或者不是我吃他，因为他有点让我倒胃（瞧他那身疖子），而是在我身外（也是我和泽菲亚一起的身外）发射出一大群特别贪吃的沙丁鱼（是我的沙丁鱼，我和泽菲亚的沙丁鱼），把切切莱博士给吞掉，使血液系统的用户中没有了他（另外还有火花塞的发动机的用户，一种愚蠢的火花塞式发动机的用户中也少了他）。还有那个杰尼·弗马嘉利，我们也把她给吞了，就因为我先是坐在她旁边的，她居然想我会对她献什么殷勤，其实我根本就没有理会她，而她却说：“小心点，泽菲亚……”（一切不过是搞破坏而已）“我可了解那儿那位先生……”她无非是想让人相信我现在和泽菲亚就如同从前和她一样，可是，她对于我和泽菲亚之间所发生的事情知道点什么！对于我与泽菲亚如何继续我们在那古老的猩红色深渊中的游泳她能知道什么！

我再接上原先的话茬，因为我也认为有点制造了混乱：吞掉切切莱博士，把他吞食掉是把他与血-海分开的最好办法，那时血就是海，现在的里面就是当时的外面，而外面就是里面；而现在我的

秘密愿望则是让切切莱博士变成纯粹的外面，把他从里面去除掉，他已经过度享受了里面，把他那个人的同义词体内的大海赶出去。总而言之，我的梦想就是朝他发射的不只是成群的我的沙丁鱼，而且还有一阵我的子弹扫射，嗒-嗒-嗒一阵，把他从头到脚都打成筛子，让他的黑血喷涌，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这也和与泽菲亚一起繁衍，和泽菲亚一起扩展我们的血液循环，形成我们子孙后代组成的有自动步枪的武装复仇军营或者军团，把切切莱博士打成筛子，而这正是我血的本性（完全是秘密的，因为我作为文明人和有教养人的举止和你们也都是是一样的），血的本性与血的意义相关，作为“我们的血”，我体内和你们体内是一样的，都是文明而有教养的。

到这里似乎一切都清楚了：但是你们要明白，为了让事情清楚，我把事物简化到我都不能确定我向前迈的一步是真的向前的一步。因为自从血变成了“我们的血”，我们和血的关系就变化了，也就是说，最重要的是血，因为是“我们的”，所以其余的一切，包括我们自己，就都不重要了。于是，在我对于泽菲亚的冲动中，除了要让整个大洋都属于我们的推动，还有要失去大洋的推动，要在大洋中消灭自己的推动，要毁灭自己，折磨自己，或者说，作为开始，先折磨泽菲亚，我最爱的她，把她碎成小块，吃掉她。而她也是一样：她所想的也是折磨我，吃掉我，吞掉我，而不是别的。在海底深处看到的太阳橙色的光斑随波浪起伏，好像是一只海蛰，而泽菲亚充满着吃掉我的愿望，游动地穿过一缕缕光束；我则渴望着啃咬她，在来自海底的黑暗的乱丝中扭动着，那黑暗的乱丝好似被靛蓝色的反射扭曲了的长长的海带。最终，在大众轿车后排的车座上，在一次极快速转弯时，我扑到了她身上，她穿的美式衣袖露着肩膀，我的牙齿深入到了她的皮肤之中，而她尖尖的指甲也伸到我衬衫纽扣

之间的里面，这还是我们原先的那种冲动，原先那种冲动是想把她（或我）消除在海洋世界的公民之外，而现在的冲动却是消除她或我体内的海，总之，是要完成从闪耀生命的火焰的元素到海洋没有我们或我们没有海洋的惨白无光的元素的过渡。

于是，同样的冲动既以爱的执着作用于我和泽菲亚之间，也以敌意的执着作用于切切莱博士：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没有与别人进入关系的可能，也就是说：对于与其他人进入各种不同的无法了解的关系而言，我们所具有的始终是这样的冲动，如同切切莱博士超越比自己车子排气量更大的包括保时捷在内的车子，目的就是要征服超过自己的对手，同时也含着对泽菲亚不明智的爱意，对我的报复心，和对自我的自我摧毁的意图。这样，通过冒险，外部的无意义就介入了实质性的元素，进入了我和泽菲亚在其中继续完成着我们由受精、繁衍与摧毁构成的婚姻飞行的海洋：由于危险直接涉及到血，涉及到我们的血，假如只涉及到（首先是一个不遵守交通规则驾驶员的）切切莱博士的血，那我真祝愿他至少把车开到路外去，可实际上却涉及到我们所有人，就存在我们的血重新从暗处回到阳光之下，从分离到混杂的危险，一种假的回归，如同我们都在自己含糊的游戏中假装遗忘，因为现在的里面一旦变成现在的外面，就不再能够重新成为当初的外面了。

于是我和泽菲亚相互扑到一起，在弧线中我游戏着引起血液的震动，也就是使外面索然无味的假颤抖添加在数千年海底深渊的震动之中，这时切切莱博士说：“我们到卡车司机饭馆里吃点凉汤。”用对生活的慷慨的爱掩饰他始终的愚钝的暴力，而杰尼·弗马嘉利狡猾地插嘴道：“但是你得比其他卡车司机先到饭馆，先喝到汤，否则就没有你的份儿了。”她狡猾，而且始终为最黑的摧毁而工作，一

辆黑色的牌号为 Udine 38 96 21 的卡车就在前边，在这条有很多转弯的路上以六十公里的时速轰鸣着，而切切莱博士心想（也许说）：“我能行。”就朝左开，而我们都心想（却没有说）：“你做不到。”实际上，刚过拐弯，对面已经快速开来了一辆 De-Esse，为了躲避它，大众轿车擦到墙，被反弹，侧身掠过拐弯处的镀铬挡板，再反弹，撞上一棵法国梧桐，然后转了一个圈，一头栽下去，共同的血染红了钢板和车轮走过的路面，而这血不是原始的血-海，而只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干燥的外面的一个细节，一个周末交通事故统计上的数字而已。

## 第二部分 普利希拉



在无性繁殖中，最简单的生命即细胞在成长到一定时候就开始了分裂。形成两个细胞核，一个生命就变成了两个。但是我们不能说是这两个中间的一个生命给予另一个以生命。两个新生命都同样是原先那个生命的产品。而原先那个已经消失了。我们可以说它死了，因为它不继续存在于任何一个新生命之中。它又不像那些有性繁殖的动物死亡时发生的那样分解腐烂，而只是不再存在。它不再存在，就断了连续性。它的连续性仅在于繁殖的某个点。有这样一个点，那时原先的一个变成了两个。而自从两个开始存在了，就又开始了非连续性。但是过渡就内含着两个之间的连续性。原先的那个死了，而它的死却是连续性的一个基本瞬间的表现。

乔治·巴塔耶，《性行为》（引言）

胚细胞是不死的，而体细胞只有一个有限的生命期。通过胚细胞的线索，今天的肌体可以与最古老的生命形态联系在一起，尽管其肌体已经死亡了。[……]胚细胞的早期分化——卵细胞和精子——是通过核分裂发生的。在这个时期，每个细胞含有两个染色体，在每个染色体分裂的时候，纵向劈成两个同样的部分，它们

分离开，过渡到子细胞中。在一定数量的正常分裂之后，它们就要遇到两次特别分裂，在其中的一次染色体的数量分裂一半，这种分裂就叫做成熟分裂，或者减数分裂，与有丝分裂或者正常分裂相对立。[……]在精液细胞的成熟分裂前夕，再度出现细细的丝状染色体，它们在体积很大的细胞核内，有的像活扣，有的像小棍子。它们一个接着一个沿长度排列，好像是融合了，但基因经验表明它们并没有融合。很可能在这个阶段，要么在卵子，要么在精子，要么在两者之中，双方完全对应的染色体进行碎片的交换。这个过程被称作 crossing-over，[……]在成熟分裂中，无论是卵子还是精子的细胞都进行来自父母的染色体的再分配。

T. H. 摩根，《胚胎学与遗传学》第三章

……我在那些背着安齐塞斯的埃涅阿斯当中，独自一人从这岸到了另一岸，同时憎恨着这些一辈子骑在他们的孩子身上的看不见的父母……

让-保罗·萨特，《词》

但是，一个细胞的成分，一种核酸是如何制造出细胞的另一种结构和功能截然不同的成分蛋白质的呢？Avery的发现可以如下方式表示：DNA=遗传信息，这是生物学的一次革命，[……]在细胞分裂之前，它先把自己的DNA的内容数量翻番，这样两个子细胞就包含着母细胞的两对基因物质，由两个一模一样的螺旋线构成的被“氢关联”给焊接到一起的DNA就提供了理想的复制模式。如果两个分开的线像拉锁的两条边一样分列，每条螺旋线都当作样板，以形成一种互补的螺旋，而这就是DNA，即基因的准确复制所保证了的。

厄尔奈斯特·博莱克，《生命的编码》

所有的一切都在将我们召唤向死亡，大自然就好像是对她给予我们的好处几乎感到嫉妒一样，经常向我们声明并且让我们表示她不能把她借给我们的这不多的物质长时间留给我们，这些物质不应当停留在同样的手中，它应当永久地处于流通之中：她需要它以用于别的形式，她讨还它以便制成别的作品。

波絮埃，《关于死亡的讲道》

不必绞尽脑汁地琢磨一个这种类型的机械人如何能够制作出比自己更大更复杂的其他机械人来。在这种情况下，要制作的对象之更大的规模和更高的复杂度就将反映在需要提供的指令I的更多更广之上。[……] 因此，所有被A类机械人制作出来的机械人就都与其共享同一功能。它们都将有一个输入指令I的地方。[……] 显然，指令I发挥的是近乎基因的功能。同样清楚的是B的机制完成基因材料的复制的基本行为，这显然是生命细胞繁殖的基本运行。

约翰·冯·纽曼，《机械人的制作和逻辑理论》

我认为，那些反复突出不可腐蚀性和不可变化性的人一味强调这些就是出于想活得更久的强烈愿望，而这是由于对于其死亡存在的恐惧。但他们并没有考虑到，如果人类都不死了，那也就轮不到他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些人似乎应该遇到美杜莎的头，让它把他们变成碧玉或金刚塑像，变得比他们自己更完美无瑕。[……] 毫无疑问，地球更完美，因为她是可以变化的，能变质的，即使她只是一堆石头，在更古老的时候是一整块极其坚硬完整的钻石。

伽利略，《两个最大体系之间的对话》，第一天

## 一 有丝分裂

……当我说“我爱得要死”的时候，Qfwfq接着说，指的是你们都不懂的什么东西，你们一说起爱，就想一定是爱上另外一个什么人，什么东西，什么鬼知道是什么的东西。而我在这里所爱上的那边的什么，就是一种与关系生活相关的关系，而我跟你们说的是我从前，我跟谁都没有关系，那时只有一个细胞在那边，那就是我，仅此而已。现在我们并不观察那周围还有没有其他别的什么，这不重要，那时有一个细胞，它就是我，这一个东西就很多了，足以前进到填充了生命，我要说的就是这种丰满的感觉，这种丰满不是通过我所有的原生质，虽然原生质以巨大的比例生长，但还算不上什么出色，大家都知道细胞是充满了原生质的，否则你想让它充满什么东西呢，我说的是一种丰满的感觉，如果你们允许的话，充满的是加引号的精神的感觉，也就是知道那个细胞就是我，这个意识就是丰满的，而充满的就是这个意识，这是让你夜间无法入睡的事情，是让你情不自禁的事情，这就是我前面说到的“爱得要死”的情形。

我知道，你们现在一定会说什么爱上了一定是对自己的意识，而且也还要有对别人的意识等等之类的话，而我的回答则是谢谢，这点我也晓得，但是假如你们没有一点耐心，我再怎么努力给你们解释也都没有用，你们尤其应该忘掉一下你们现在爱的方式，也忘掉我自己现在爱的方式，如果允许的话，我推迟这种真情吐露，我爱上了，我说真情吐露，是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对你们讲述我现在的一次爱，你们就该说我太唐突冒昧，而我当时只是一个单细胞有机体，我可以不加任何顾忌地讲话，或者说是客观地讲话，因为现在已然是泼出去的水，我也已经很老了，如果我还记得，我的记忆也足以让我头脚颠倒，如同那些说要客观地讲话，结果讲着讲着就主观了的人一样，我要给你们讲的是很难的，正是因为都是主观的，在那时的主观的，就是我所记忆的那点，足以让我头脚颠倒的事情，所以我所使用的表达方式缺点是与现在的不同搞混，而优点则是显示出共同之处。

首先我得说清楚，我所说的记忆很少，就是告诉你们如果我讲述中的某些部分比起其他部分展开得更少的话，那不意味着不重要，而只是因为我的记忆支持得不够，反正我记得更多的是我的爱情故事开始的阶段，几乎就是说前面的阶段，也就是说，对于爱情故事中最美好的部分，我的记忆模糊了，断线了，无法记得后来发生了什么，我说这话，不是为了有言在先地告诉你们要讲的是连我自己都记不清楚的爱情故事，而是要澄清一个我不记得的事实，在某一点上是需要的，这样故事才是这个故事而不是别的故事，就是说，通常故事都是脑子里有的记忆，而我这里不记得的历史本身就成了故事。

所以，我说的是爱情故事的开始阶段，接下来可能再无数次重

复和原先一样的开始阶段，这种重复是成倍的，或者最好说是成平方倍数的，是故事的幂数增长，故事总是一模一样的，但我这么说并不能肯定，我能推断其进程，就像你们能推断的一样，我指的是开始阶段，它在其他开始阶段之前，一个应该有的第一阶段，首先期望它是有的合乎逻辑的，第二因为我记得很清楚，而我说的第一次不是绝对意义的第一次，你们愿意我指的是第一次，但却不是，我所说的是任何永远一样的开始阶段都可以说成是第一次，我所指的是我记得的第一次，而我记得的那次，意思就是那之前的我什么都不记得了，至于绝对的第一次嘛，去它的吧，我不感兴趣！

那么我们就这么开始啦：有一个细胞，这个细胞是单细胞生物的细胞，这个单细胞生物就是我，而我知道这点，却不满意这点。到此为止，没有什么特别的。现在我们来在时间和空间中表现一下这种状态。时间流逝，我越来越喜欢有我，喜欢是我，我也越来越喜欢有时间，在时间中有我，也就是时间过着，我过着时间，时间过着我，也就是我喜欢成为时间的内容，喜欢我是时间的内容，而且是时间的容纳者，总之，是以我的存在来标志着时间的流逝，你们也应该承认这点，这时候就开始有了期待的意义，一种高兴的希望的期待，甚至是不耐烦的、快乐的急切的期待，一种年轻的激动的快乐的不耐烦，一种焦急，年轻的激动的焦急，而深处是痛苦的，承受不了的痛苦之压力的不耐烦的集合体。还要考虑到的是，存在就意味着在空间中，我其实就被盛在空间里，我虽然不了解周围包围着我的空间，但空间却是从四面八方都继续包围着我，这个现在我还不在乎去看看里面还有什么空间，我自我封闭着，只管做自己的事，连伸到外面的鼻子也没有，连看外面世界的眼睛也没有，无从知晓外面有什么和没有什么，但是我有在空间里占据空间的意

识，感到在空间里待着的舒适，我的原生质向各个方向生长着，不过，正如我刚说过的，我不想说这个数量和材质的事情，我想说的是一种满足感，在空间里做点什么的焦躁，有时间来体验在空间里的享受，有空间来度过时间流逝中的什么事情。

到此为止，我都是把时间和空间分开的，为的是让你们更理解我，或者说是我为了更能理解我应该让你们理解的东西，可是那个时代我也分不清这个那个的：就是我，在一个点上，一个时刻中，行吗？后来外部在我而言显得是个空洞，我可以占据另外一个点，一个时刻，一系列的点和时刻，总之，有了可以把我投影到还没有我的空间里去的潜力，就是我尚不了解的世界和未来之和的空洞，说是空洞是因为我还没有感知，作为想象力我还很差劲，作为思维层次我简直一塌糊涂，但是我对我之外还有这个不是我而可以是我的空洞感到高兴，因为这个我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个词，我能够推论出来的唯一一个词是空洞，可以是我但那时不是我，而且说到底也从来就不是我，是对一个不是我的，至少在那时那点上还不是什么的什么东西的发现，是让我激情洋溢的发现，不对，是让我痛苦的，痛苦到眩晕的发现，那种一切都可能的空洞的眩晕，是其他地方其他时刻都可能的存在，原先对于我而言就是一切的补充，于是就冒出来我对于其他地方和其他时刻的爱意，否则我就变化，就空洞。

你们看，我说“爱上了”不是说爱上什么地方之外的东西，你们还会在那里打断我，并说“爱上了自己，哟，哟，爱上了自己”。我不听你们的也不让你们用那种表达方式就对了，你们看，“爱上”在那时候就是对于我之外的那种心如刀绞的激情，是为逃脱自我而痛苦的人的挣扎，我当时就在我爱得要死的时间和空间中滚动着。

要说清事情是怎么发展的，我就得提醒你们我是什么样的，是一滩生物物质，好像一种中间有个核的肉球。现在不是为了让人感兴趣，在内核中我的生命非常强烈。从物质上说我是一个健壮蓬勃的个体，好的，这点还不足以引起人们的关注：我当时年轻，健康，力量在鼎盛期，但是也有我不想排除的其他糟糕的条件，有脆弱无力的细胞质，而这也可以表现为一大天资。对于我想要讲述的目的来说，重要的就是我的这个物质的生命反映到核力；我说物质的，不是因为存在着物质生命和其他生命之间的差异，而是为了让你们明白，物质生命在其内核中聚集着最大的敏感性和张力，乃至我能在自己乳白色的肉中待得安然自得，这个内核以其作为内核的方式参与这种细胞质的安然自得，也就是突显并加强缠绕纷乱的齿状花边及其周围的小斑点，我自我掩饰着内核里浓重的痛苦，而它不符合我外在的安然，致使我越是高兴做自己，我的内核就越是充满着强烈的不耐烦，我是什么，我渐渐成为什么都在内核里慢慢吸收、记录并积累在一个螺旋形蜿蜒的小蛇里，在它缠绕和解开的过程中，如果不是怕让你们以为内核具有与其他部分分开的或者对立的功能，就可以说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是内核所知道的，但是如果说有一种灵活的有推动力的组织，其中可以做出很多差异来，那就是单细胞生命，可是我不想从反面意义上过分夸张，几乎让你们得出泼到那里的无机水滴的化学成分均质的概念，你们比我还清楚，在细胞内部有多少差别，在内核里也是一样的，我的内核里都是斑斑点点的，散落着细丝或小纺锤或小棍，这些细丝、小纺锤、小棍或者染色体都和我的某些特性有明确的关系。现在我可以试着讲出一个有点冒险的概念，并说我不过是这些细丝、小纺锤或小棍之和，这个概念可以立刻被他人批驳，事实是我就是我的全部，而不是我自己的一

部分，但是可以换个说法，那些小棍就是我自己变成的小棍，然后再可以再变成我。所以当我谈内核的生命非常强烈，不是指这些小棍子在内核里面的噼噼啪啪，而是指知道有这些小棍子，还知道有不是小棍子能代表的其他东西的一个个体的神经系统，一个小棍子可以感觉到的那唯一的空洞。也就是朝着外面，朝着其他地方和其他时刻伸张的张力，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希望的状态。

关于这种希望的状态，最好还是说得更准确一些：当从一个满足的状态过渡到一种增加满足从而又即刻变得不满的状态时，就是希望的状态。不是说当缺少什么的时候就出现希望状态，如果缺少什么，就不用它而已，但是如果缺少的是不可或缺的东西，少了它就意味着缺少了某些生命的功能，因此就很快朝着肯定要灭绝进展。我想说，在简单而纯粹的缺少状态上是不能产生出什么的，好的和坏的都产生不出来，只能是其他的缺少，直至生命的缺少，这是众所周知的不好不坏的条件。但是，据我所知，自然界里不存在简单而纯粹的缺少状态：缺少的状态总是和前面的满足状态相对立的，就是在满足状态上才能产生其他可生长的一切。希望的状态并不是说就需要有什么可以希望的，只是有了希望的状态才能有可希望的什么东西；这不是因为原先没有希望过什么，而是因为原先谁知道有什么啊！所以，一旦有了希望的状态，就正是什么东西开始存在了，什么东西如果一切都好的话，就将成为被希望的，但也可能还是什么东西而已，只要没有希望者，就足以使被希望者不再存在，比如我说的“爱得要死”的情况，就不知道会落个什么结局。那么，再回到我们原来那点上，我就说我的希望的状态就是简单地趋向于能够容纳什么东西或者容纳我自己的其他地方，其他时刻（我们说，或者另一个世界），或者是我自己与什么东西（或者是世界）的关

系，或者是没有我自己的什么东西（或者世界）。

我发现，为了明确这点，我又回到用泛指的词说话了，又失去了前面用准确表达赢得的地盘，这是在爱情故事中经常发生的事情。我开始通过核子发生的情况，特别是核子的染色体发生的情况，意识到我自己在发生什么，通过它们决定了除了我自己和它们之外的一个空白的意识，通过它们我被迫要成为什么东西的痛苦意识，一种希望的状态，差点就可以移动的情况又马上变成了一种希望的冲动。这种希望的冲动说到底就是运动的希望，就好像是在不可以朝着什么位置移动，因为世界不存在，或者不知道存在着世界的时候所发生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运动的希望就导致做点什么，或者说做任何事情。但是，由于没有外部世界而不能做任何事情时，可以做的唯一的事情就靠很少的工具，那就是一种特殊的做事，就是说话。总之，我就开始说起话来；我的希望的状态，我的移动—希望—爱情的状态—移动—希望让我说起来，因为我能说的唯一的事情就是我自己，我就说起我自己来，也就是自我表达起来。我再说明确点：原来我说只要很少的工具并不是真的，因此我纠正一下：要说就要有一种语言，对不起，如果说它很少的话。我作为语言所拥有的就是那些被叫做染色体的小颗粒和小棍子，只要重复那些小颗粒和小棍子就能复制我自己，要知道，为了复制我自己，重复我的语言就是第一步，然后正如人们看到的，根本就不是重复。但是人们后来看到的要比当时看到的更好，因为如果我继续在其他明确的内部做明确，就无法走出来了。

真的，这里需要很小心地进行，才会不陷入不确切之中。这种我试图讲述的状况，还有我开始时说到的“爱上了”及对该词所指为何的解释，这一切都在我内核中反响，反映为染色体的数量和能

量的扩大，它们快乐的翻番，因为每个染色体都在第二个染色体中重复着。说到内核，当然要有意识地只做一件事，这只是有点粗略的简化，尽管事情就真的如此，这不暗含着拥有双数的小棍子的意识，因为每个小棍子都有一个功能，为了各自都要回到自己的语言寓意上，一个词，事实上就是同一个词出现两次，这并不改变我自己，因为我就在于我所能支配的匹配或各种不同的词语的词汇表或者各种功能之中，我拥有双数的词的实事让人有了饱满的感觉，原来我叫做加入一段精神的插话，现在则看作是实事的影射，说到底都是物质的细丝和小棍子、小牙签，但并不因此而减低高兴和能动的程度。

至此我都记得非常清楚，因为内核的记忆，无论是有意识或是非意识的，都保留得更加突出。但是我所说的那种张力，从长时间角度是传递给细胞质的：我就需要尽量向宽度上延伸，直到一种我没有过的神经的痉挛性僵直：于是细胞质就一个向另一个伸长，好像两端都想要逃离一样，成了一束颤抖着的纤维材料，比起内核来不多也不少。甚至要区分内核和细胞质还是困难的：内核好像是分解了，细胞质还是在那里，纤维纺锤体的中间僵直颤抖着，虽然没有散开，却都在一起围着中心打转，好像是做旋转木马。

说实话，我几乎没有发现核子的爆炸：我觉得我自己前所未有的全部是自我，同时也不再是我的全部，而这个我的全部是一个什么都有唯独没有我的地方：我有了一个被居住的感觉；不对，是自己居住的感觉；不对，是居住在一个被别人居住的我；还不对，我觉得是别人居住的被别人居住的地方。而我只是在当时才意识到的就是我当初没有看清楚我所说的翻番：那时那里我的染色体数量过多，都混杂在一起，因为一对对染色体都贴到了一块，我都实在搞

不清楚了。或者说，面对无声的未知的空白，我充满爱意地沉浸而去，就需要说些什么来再次确定我的存在，但是那个时刻要把我所支配的词整理成一个要说的话，表示我还是我，我的名字，我的新名字等，它们好像变得非常多，太多了。

我还记得一个事情：在这种混乱拥挤的状态中，我努力在对于安慰的徒劳寻找中，过渡到一种更平衡有序的拥挤，也就是使得染色体的全部匹配都是一边一个的，使得内核，也就是占据了爆炸了的内核位置的纺锤体的旋转木马能在某个时刻呈现对称的平滑的样子，几乎让自己的能量掌控未知的无声的空白的刺激，使原来只涉及单个的小棍子的翻番现在也包括了内核，也就是我继续还是一个唯一的内核，让它运行，尽管只是一个东西的漩涡在分裂成两个截然分开的漩涡。

这里需要明确，这种分离不是老的染色体在一头，新的在另一头的，因为我先前没有给你们解释，现在就要解释了，每个小棍子在增厚之后就顺着长度分裂，因此每个都一样旧，一样新。这点很重要，因为我前面用了重复这个动词，这也是大概起的，可以给人以错误的概念，以为会有一个原始的小棍子，一个复制的小棍子，而说这个动词就更出格了，因为关于说我自己那个句子是我觉得特别合适的，出格是因为要讲到说，就得有一个说者，还有什么被说者，而当时的情况就不是这样的了。

总之，很难用确切的词语表明爱的心态状况的无限性，它就是一种对拥有一个空白的高兴的耐不住，就是一种对从空白中可能与我相逢的什么的预期渴望，就是因为还没有拥有让我预期渴望到耐不住的那一切的痛苦，就是觉得有潜在翻番和潜在拥有是我的什么东西的极端痛苦，想到我还被迫尚未得到它，因此潜在属于我的还

潜在属于他人，就让我极端痛苦。我要忍受的痛苦，即潜在是我的东西还潜在是他人的，我所知道的而在别人却还是事实，这种渴望、嫉妒的痛苦是一种充满的状态，直至让人认为爱上就只是痛苦，也就是渴望的耐不住不过是嫉妒的失望，耐不住引发的骚动只不过是失望的骚动，在自己内心里越扣越紧，越来越失望，使得每个失望的粒子都一分为二，并和同类粒子对称，而且趋于走出自己的状态，进入另外一种可能更糟糕但能破坏和折磨这个状态的新状态。

在这种纠结中，两个漩涡之间形成了一个间隙，而这个时刻我的分裂状态就开始明确了，从一开始是一种意识的岔开，好像是一种存在的斜眼，就是我自己的存在，因为不只是内核涉及到了这个现象，你们知道了那里正在发生的一切，内核的小棍子发生的一切，就是指我的物质的纺锤形身体在那些小棍子控制下的对外伸展。我的生物质的纤维也在朝着两个反方向集中，中间变细，直到我显得有两个一样的身体，一边一个，中间用一个细细的瓶颈连着，细到好像变成了线形体，而那一刻我第一次有了多数的意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因为已经太晚了，我感觉到了我自己的复数性，作为自己形象的复数，也注定是在世界上的复数，就有了是世界的一个部分的感觉，迷失在成员无数的世界里的感觉，还有是我的强烈感觉，我说是感觉，而不是意识，因为如果我们约定在内核里我感受到的叫做意识，那么现在内核成了两个，各自扯开了彼此连接的最后几根纤维，已经各自传递，为它们自己而传递，而为我的传递还是各自独立的，以重复的方式，传递我的意识，几乎是结结巴巴的意识，扯断了记忆的纤维。

我说“是我”的感觉不再来自内核，而是来自在中间那里被扼制、撕扯的那点原生质，还是觉得作为丰满的线形体的高端，看到

从我的单数的原始持续性呈发射性发出的复数世界的多样性而感到狂喜。同时，我发现我的走出自我是一条不归之路，没有再还原成我的可能，现在我发现正在丢掉而不能还原的那个我，于是就有了胜利的焦虑，因为生命已经到了别的地方，已经是不再重叠的他人细胞的记忆在闪烁，在建立新的细胞的关系，和新生的自我与他人的关系。

后来的一切都在成倍增长的破碎的记忆中遗失了，就像在有了死亡而没有记忆的个体世界里复制和繁衍着，但是在开始之前的瞬间我就明白后来要发生什么，知道未来或者现在或那时已经发生的，或者令人失望地将要发生的环节的连结，我明白这种上升和走出自我就是出生与死亡的循环，要从扼制和破碎变成不对称的细胞的共同渗透和混杂，这些细胞通过百万的二次幂的二次幂的生死之爱而重复着信息之和，我看到了我的生死之爱回到了寻找原始的或者最终的焊点，所有的讲述我爱情的故事中不准确的那些词都变成准确的了，尽管它们的意思还是原先的准确之意，在性的和个体的及种群的森林中点燃着爱意，令人眩晕的空白被种群和个体的以及性的形式所填充，虽然总是在重复着我自身的撕扯，上升和走出自我，上升和走出自我，做不可能的事情的狂热，导致说着不可能的事情，而这种说不可能之事就导致说自己，尽管当自己将要分裂成一个说自己的自己和一个被说的自己，一个说自己而且肯定要死去的自己，一个被说的有时有生存风险的自己，一个多细胞的自己和细胞中保持着重复着我们字典里的秘密词汇的唯一的自己，一个单细胞的和无数个多重的能够与无数个细胞混淆的自己，只有在遇到词汇互补的细胞时，也就是另一个对称的自己时，才试图继续那持续的破碎的故事，但是如果碰不到也没关系，甚至在我要说的根本就没有预

计到要相逢的情况下，甚至从一开始就力图避免发生的情况下也会试图继续那持续的破碎的故事，因为重要的是，在开始阶段甚至是之前的阶段重复开始的阶段甚至是之前的阶段，遇到最好是爱上的和注定会死亡的自己，重要的是在撕扯自己的时候感觉到过去与未来结合的闪烁，这样的我在被我自己撕扯之中，就是我现在要结束的讲述中，看到了找到每个爱上的对方所要发生的事情，在今天也许是未来也许是过去，但肯定是当代的最后一个单细胞及其内含的最后一个瞬间，我看到了从另外一个地方和另外一个时间的空洞中走来的我，有名有姓，有地址，有红色外衣，黑色短靴，梳着刘海，长着雀斑：Priscilla Langwood, chez Madame Lebras, cent-quatre-vingt-treize Rue Vaugirard, Paris quinzième.<sup>①</sup>

---

① 法文：普利希拉·朗伍德，住在勒布拉夫人家，沃日拉尔大街一百九十三号，巴黎第十五区。

## 二 成熟分裂

要讲述事情是怎么样的，就意味着得从头说起，尽管要涉及到在历史中的某一点上，在这个点，人物是多细胞的组织。例如，我和普利希拉关系的故事，先得好好定义当我说“我”时指的什么和当我说普利希拉时指的什么，然后再转到确立“这些关系是什么”，这样才能开始。那么，我会说普利希拉是和我同类但不同性别的个体，是个多细胞的个体，正如我现在的样子。可是说这些还等于什么也没说，因为我得明确说明对于一个多细胞的个体，它被认为是一个大约五十万亿个相互之间差异很大的细胞的集合体，但由于在每个个体的每个细胞里的染色体中同样的某些酸链，以及决定这些细胞的蛋白质的不同进程的酸，使得个体能够与众不同。

因此，讲述我和普利希拉的故事，就意味着首先定义在我的蛋白质和普利希拉的蛋白质之间建立的关系，这些蛋白质无论是分开的还是一起的，都被我和她的核酸链控制着，而它们都在我的和她的各自的细胞中排成同样的系列。所以，讲述我们的故事要比讲一个单细胞的故事复杂得多，不仅仅因为对关系的描述要考虑在同一

时间发生的许多事情，更重要的是因为在明确这涉及到什么关系之前有必要明确谁和谁有关系。甚至，细想想，定义我们关系的类型并不像感觉的那样重要，因为说我们有思想上的关系，或者说我们有肉体上的关系，并没有什么改变，因为思想上的关系就是关于几十亿被称为神经元的特殊细胞，不过这些神经元通过收集其他的大量细胞的刺激发挥着功能，这些细胞多到可以说是所有几万亿个大量的组织细胞，而这和我们谈论肉体关系的时候是一样的。

说很难确立谁和谁有关系，是因为我们要首先排除掉一个经常在讲话中出现的问题：就是说，有时，我不再是我自己，普利希拉也不再是她自己，因为，比如通过消化或者把氧气固定在血液里的呼吸作用，蛋白质分子在我们细胞里持续更新。这种推理会把人完全带入歧途，因为细胞在更新是真的，但是它们在自我更新的时候继续遵循着它们之前的既定计划。因此，从这种意义上，可以很肯定地认为，我继续是我自己，普利希拉还是普利希拉。总之，问题不在于此，但解决它也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有助于使我们明白事情不是看似的那样简单，才能慢慢地理解它们有多么复杂。

所以，当我说我，或是我说普利希拉，我是什么意思呢？我指的是我的细胞和她的细胞所具有的特殊形态，这种特殊形态为的是与一个特别的遗传基因环境保持一个特殊的关系，从一开始，这种遗传基因的存在，似乎就是专门为了使我的细胞是我的，而普利希拉的细胞是她的。进一步说，我们看到的没有什么是特意存在的，也没有任何人植入任何东西，我和普利希拉究竟是怎么样的与任何人都无关紧要。遗传基因所做的只不过就是把传递给他的继续传下去，至于他是怎么接受的却并不重要。但是，现在我们仅限于回答加引号的我与加引号的普利希拉是不是我们的加引号的遗传基因，

或者是我们加引号的形式。我说的形式，既指看得见的，也指看不见的，也就是普利希拉所存在的一切形式，实际上，她适合品红或是橙色，她皮肤所散发的香气并不只是因为她天生的腺体结构适于散发那种香气，也还因为她生活中所吃的东西，她所使用的香皂和她所谓的文化，她走路和坐着的方式，同时也是来自她在自己居住的城市、房子和道路间的一举一动，所有这一切，还有她记忆中的事情，哪怕也许只是在电影院里看见过一次的，还包括她已经遗忘的，但却被记录在神经末梢的某处的那些有关她从小心理所受的创伤的事情。

现在，无论是能观察到的外在还是观察不到的基因遗传，我和普利希拉都有着同样的特征——我们两个的共同点，或是环境，或是物种——还有一些确定我们之间差异的因素。那么，就会开始提出这个问题：我和普利希拉的关系是仅仅一些不同因素的关系吗？因为这些不同点会造成一方或另一方忽略我们相同的部分，即如果对于“普利希拉”必须理解为“普利希拉与她所在的物种里其他成员所不同的特殊性”，亦或是共同元素之间的关系，然而必须看到关于这些对于物种或对于环境或对于我们两个是相同的而又有别于同一物种的其余个体，甚至比其他同类更漂亮的共同点。

仔细想来，性别相反的个体进入一种特殊的关系，不是我们决定的，而是物种决定的，甚至不是物种而是动物的条件决定，甚至是有着不同性别差异的动植物的条件决定的。现在，当我选择了普利希拉，为了和她建立一种关系，我现在仍不知道那关系是什么。而普利希拉也承认是她选择了我，并且在最后一刻也没有改变主意。谁都不知道是哪个先作出了选择，也不知道在我之前有多少个“我”会相信这是我所以为的我，有多少个普利希拉之前的普利希

拉，而我相信我正在朝她奔跑。

总之，问题的表述，越想简单化，越是重新变得复杂：我，存在于按一定方式组成的一定数量的氨基酸，这个“我”一旦形成，便知道，在这些分子的内部，已经预见了一切可能存在的关系；此外所有可能的关系，都被排除在外，实质上，是某些酶在阻滞其他关系发展的进程。因此，可以说，所有的可能性，就如同已经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也包括那些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的可能性：从我就是我的那一刻开始，游戏就终结了，我只有有限的可能性，仅此足矣，我是已经自我封闭的，那些发生在计划外的事对我来说，只有被转化为我的核酸早就预料到的运行时，才对我有意义，引发我的分子计划的变更。除此之外，我没有和将不会有和任何他物的任何关系。普利希拉也是；我指的是真正的普利希拉，这个小可怜。如果在我和她的周围有些看似彼此有联系的其他东西，那也是与我们无关的：事实上对于我和她，都不会有任何本质上的影响。

所以情况并不喜人：不是因为我期望从由一种酸和四种基本物质操控的二十来种氨基酸在我每个细胞四十六个染色体中的排列的特殊安置而变得拥有一种更为复杂的个体特征；而是因为在我每个细胞中的这种重复的个体特征只在说法上是我自己的，其实那四十六个染色体，二十三个来自我爸爸，二十三个来自我妈妈，也就是说我以所有的细胞继续随身带着我的父母，并永不能从这种负担中脱身。

父母最初要求我所成为的就是这个我，不是其他。在父母的指令中包含了父母的父母的指令，它们从一个永无终结的绝对服从的链条上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所以我想说的故事，不仅无法说，甚至是无法经历的，因为她已经全在那里了，包含在一个无法讲述的

过去中，而这个过去又包含在它自己的过去中，在如此多的个体的过去之中，以至于无人知晓到哪一刻才是物种及其存在之前的过去，一个所有个体的过去都要参照的普遍的未来，但一经回顾却发现它并不存在，因为如果不以众多个例形态为基础，比如我和普利希拉即将成为的那样，也就不会发生任何个体或普遍的未来。

我们每一个个体真正是并拥有的，就是过去；我们是及我们拥有的一切，是一些屡试不爽的可能性和一些准备好还要反复发生的尝试的目录。不存在一种现在，我们盲目地着手于外面和以后的事情，同时用我们所制造的一如往常的材料来发展着一个确定的计划。我们不趋向任何虚无的未来，也没有什么要等待，我们封闭在一段记忆的齿轮之间，这记忆工作，就是记忆的本身。现在让我和普利希拉去相互寻求的，不是一种朝向以后的推动力，而是通过我们完成的过去的最后的行为。

普利希拉，永别了，相遇和相拥无济于事，我们保持遥远的距离，或者相近只有此生一次，也就是说，我们是无法接近的。

分离，从一开始我们已经不可能相遇。我们不是生于融合，而是产生于不同躯体的贴近。两个相互靠近的细胞，一个懒懒的，肉乎乎的，另一个只是一个大脑袋和一个尖细的尾巴。他们是卵子和精子。他们带着一点犹豫去尝试，然后用他们各自的速度冲着赶着去相会。精子一头钻进了卵子，尾巴留在外面，充满了细胞核的脑袋射向卵子的细胞。两个细胞成了碎片，谁知道，他们期待着的是融合、混杂，还是彼此的交换。而原来一个细胞核或另一个细胞核里面的信息，包括空白的间隔线，都重新一个接一个地排列在新的细胞核里，被印得密密麻麻。而两个细胞核里原有的所有信息都彼此独立，完整地存在于此。总之，任何一个细胞核都不会在另一个

细胞核中失去自我，谁都既没有给予也没有接受什么，两个细胞合成一个细胞，被包裹在一起，但开始时它们还是原原本本的样子：它们最先感受到的就是有点失望。与此同时，这个双核开始一系列的复制，并将父母双方合并的信息复制到每一个子细胞中，这个过程不仅使这种结合成为永恒，也还使得分隔每一对成功匹配的两个个体间无法填补的距离、失败、空白都永远留存。

当然，在每个争议点，我们的这些细胞都只听从父母中一方的命令，这样就可以不受另一方命令所支配；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期望外在表现出来的形态，与带给我们每个细胞内的复制信息的秘密程序相比，并不重要，在这个程序中，父母之间矛盾的指令继续相互对抗。真正重要的是这个父母双方不可调和的冲突，这种冲突是每个细胞核自身携带的，一方不得不带着怨恨向另一方妥协，强势的一方仍会让人感受到其作为强者更强的胜利。因此，这些决定我内在和外在的因素，其实它们不是从父母双方接收到的信息总和或平均值，而是在细胞深处被否定的指令，被潜在的不同的指令相抵消，被“也许另一个指令更好的”的疑惑所逐渐削减。

现在我迅速地说了这些话，但这是一个在原子核内，在性器官的深处的复杂的过程，一个由相互有点揉皱的阶段构成的系列，但人不可以从这个系列向后转。起初，来自母亲和父亲的成对信息一直是分离的，它们似乎记得自己是成对的，便两两结合了，许多细微的纤维絮交织缠绕在一起；我想给自己在外部配对的想法使得我自己内部配对，在构成我身体的材料末端的根部，我内部所具有的最初的一对信息相互配对，这最初的一对既是来自在我之前的父母的，也是源于地球上动植物第一次配对的信息，这样，一个模糊神秘的细胞的细胞核中的四十六条染色体两两结合，尽管它们没有停

止长久以来的分歧，还是立即试图摆脱对方，但是在一些着丝点上仍相互连接着，以致最终它们撕扯着，得以相互分离——因为此时，分离的机制主导着整个细胞，细胞组织伸展着——每条染色体都变化了，由原来分属不同个体的部分组成，远离开此时也变化了的对方，各自带相互交换的部分，两个细胞相互分离，每个有二十三条各不相同的染色体，这些染色体也与母细胞中的不同，在下次分裂后，将会有四个完全不同的细胞，每个都会有二十三条染色体，它们是来自父母的，甚至是来自祖祖辈辈的染色体的混合。

就这样，过去的相遇最终不会在他们认为能相遇的现在发生，这样，过去的后来者不会在他的现在中经历他的过去。我们认为已朝着我们的婚礼走去，但是那仍然是通过我们的等待和愿望完成的爸爸妈妈们的婚礼。这对我们来说，就像是我们的幸福也许只是别人经历中的幸福，就在那我们认为已经开启我们自己幸福的地方结束了。

但是我们有一个美好的经历，普利希拉，为了使我们相遇并且相互追寻：过去通过盲目的冷漠支配着我们，一旦移动了那些自身的和我们的记忆碎片，我们不在乎最终是如何消耗掉它们的。我们仅仅是标本，外壳，通过我们相遇的过去已经成为另一段经历的一部分，之后的经历：相遇总是发生在我们之前或者之后，因为意外、风险以及不可能的事，这些新元素既对我们的相遇起着作用，又阻止着我们。

我们就这样活着，我们并不自由，但又被自由所围绕，这样被各种可能的结合这股持续不断的浪潮推动着前行，使过去的光晕穿越时空，带入未来。原始的大海只不过是一些分子链的细胞液，其间隙中穿梭着环绕着它的并且产生新组合的相同或不同的信息。这

样，古老的潮汐便随着月亮的运动时不时在我和普利希拉体内产生；于是，性别作为对此种古老调节的回应而产生，这种调节规定了爱情的季节与年龄，且对其加以补充和附注，有时还会陷入固执、强迫和罪恶之中。

总之，我和普利希拉只不过是来自过去的那些信息相遇的场所而已，也就是说，不仅仅是它们之间的信息，而且还有回应这些信息而产生的信息。由于不同的因素和分子是以不同的方式来回应的（这种不同或是微小到无法感知的，或是大到无法衡量的），这样，信息就依接受它的世界和对它的表达的不同而不再是之前的那些信息了，或者说，为了使它们一样，而不得不加以改变。于是可以说，这些信息不再是信息，过往不再，存在的只有改变过去的无数个将来，这些将来为过去创造了一种形式。

我想讲述的故事是两个不存在个体的相遇，因为这两个个体只能根据过去或是将来而界定，这个过去和将来的事实是被互相质疑的。或者说是一个不可与讲述那些存在以外所有之事分得开的故事，也就是讲述那些不存在的和因为不存在而使存在之物存在的故事。我们可以说的就是，在某些点上和某些时刻，我们个体存在的空的间隔被一种持续的波浪掠过，这些波浪更新我们分子的结合，使其复杂化或被删除，这就足以让我们确信，在活细胞的空间和时间分配上，某个个体是“我”，某个个体是“普利希拉”，还让我们确信，发生或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的某事将我们直接地——我敢说——幸福地完全地卷入其中。这就足够了，普利希拉，为了让我高兴，我伸长脖子贴到你的脖子上，我轻轻地咬一口你的黄色绒毛，你张开鼻孔，露出牙齿，跪在沙地上，把驼峰降到我胸脯的高度，为了让我靠在那里，从后面用后爪用力推你；你记得吗，绿洲上的晚霞是

多么的柔美，当穿越沙漠的商队解散休息，给我们松开驼鞍时，我们骆驼突然感到无比轻松，你一跃而起奔跑而去，我呢，则小跑着在一片棕榈林中追上了你。

## 三 死亡

我们经历过的风险就是生存：一直生存下去。继续的威胁从一开始就压在了任何偶然开始的人的身上。覆盖地球的地壳是流动的：众多水珠中的一滴变得稠密，成长起来，一点一点地吸收周围的物质，成为一个凝胶状的水珠孤岛，它时而紧缩时而扩散，在每一次跳动中占据更大的空间，它是一粒在海洋里扩展支流的水珠大陆，它使两极凝固，在赤道上用黏液接成它绿色的海岸线，如果不及时停下来的话，就会并成一个球。它注定是一颗活着的水珠，唯独它一直是不变的，在时间和空间上延续着，一个粘在地球核上的球，一个包括着我们所有人生命所需物质的浆液，因为我们都被锁定在这颗水珠中了，它既不会让我们生，也不会让我们死，这样生命就将是它的，而不是任何其他人的。

幸好它碎了。每一个碎片都是以某种顺序安排的分子链，并仅仅是为了有个顺序，在杂乱无章的物质间漂浮着就够了，这样，它们就在其他排列成行的分子链旁边，以相同的方式形成。每一个链都在其自身扩展其秩序，也就是说它自己多次复制，而复制品也总

是处于那种几何的形态的。所有相同的有生命的水晶溶液覆盖着地表，它在毫无觉察的情况下出生和死亡，过着非持续而又永恒的生活，在破碎的时间和空间里总是与它自身一致。每一种其他形式都被永远排除在外，而我们也是如此。

到了凑够细胞复制的材料之时，每个分子链便开始把这些材料作为一个储备物置于自身周围，把所有对其有用的物质保存在某种包里。这个细胞在生长，直至成长到某一时刻，细胞一分为二，而后这两个细胞又分裂成四个，八个，十六个；增加的细胞没有自顾自地游动，相反，它们一个粘着一个，就像一些菌落、长凳和珊瑚虫一样。世界被一片海绵的森林覆盖了：每一块海绵都以一种空实相间的网状物复制着自身的细胞，这种网状物扩大着它的链环，并随着海流的波动而起伏波动。每一个细胞都只为自身而活，所有的细胞一生都生存在一起。在滴水成冰的严冬，海绵的组织体会撕裂，但新生的细胞在那儿存留了下来，并重新开始分裂，然后在春天复制出一个一模一样的海绵来。现在还差一点儿就结束游戏了：一定数量的永恒的海绵将拥有整个世界；海洋会被它们的气孔饮尽，在它们密集的隧道里流动；将永世存活的是海绵，而非徒劳地等待着被他们传宗接代的我们。

在海底奇形怪状的集块岩和冒出水面的陆地表面的黏稠淤泥中，并非所有细胞都是重叠着继续生长的：每每会有一群脱落离开，漂浮，飞动着，落到更远的地方，在那里重新开始分裂繁衍，复制着它们启程时的海绵、珊瑚虫或者菌类。现在时间在周期性重复着，阶段交替，但总是一样的。淤泥中到处都有随风散落的孢子，有点像生命短暂的丝菌体那样成长，等到新的孢子成熟了，它们也就死去。生命体内部出现了大分化：尚不懂得死亡的菌类只能存活一天，

然后又在一天内重生，而传递复制命令的部分和执行该命令的部分之间出现了不可弥合的变异。

一场规模不小的战斗已经打响，一边是那些已经存在并希望永生的，一边是我们这些不存在但希望存在的。那些已经存在的由于害怕偶然的错误会开启异化的大门，便加强了控制的手段：如果复制指令在两条信息的异同比较中发现了错误，那么传递中的错误会很容易被消除。这样一来，阶段的更替会更加复杂：紧贴在海底的珊瑚虫末梢与漂浮在水中央的透明水母黏附在一起，由此展开水母之间的爱情，而珊瑚虫则在这短暂的游戏和奢侈的存续中证实了自己的永生。在陆地上，奇形怪状的植物展开扇形的枝叶，铺开苔藓的地毯，弯曲的枝条上盛开着雌雄共体的花朵；于是它们希望只牺牲掉自身微小而隐蔽的部分，但如今信息错综复杂的游戏侵入了世界：还不存在的我们会如洪水泛滥般涌入缺口。

海洋被随波起伏的卵子覆盖，被激起的波浪让它们与大量精子结合。每一个从受精卵里破壳而出的浮游生物都是曾经漂浮至此的两个生物的复制品，而非一个生物的复制品。不再是二者中的一个，而是第三个；也就是说，前两个生命第一次死亡，第三个生命第一次出现。

在看不见、摸不着的庞大的细胞机制里，所有的组合与消解反应都在物种内部完成，原有的持续性才得以运行；但是组合与组合之间的空隙被会死亡的、有性别不同个体所填补。

他们说，没有死亡的生命的危险已经被避免，被永远地避免了。不是因为从冒泡的沼泽的淤泥中不能重新浮现不可分裂的生命的第一个凝块，而是由于现在在周围的是我们，尤其是我们中那些通过微生物和细菌运作的，它们随时准备扑上去并吞食它们。不是由于

病毒链不能持续正确地重复他们的结晶状序列，而是因为这仅仅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体和组织内部，我们这些更复杂的动植物的体内，即：外部世界被囊入短暂易逝的世界中，它们对死亡的免疫却保证了我们死亡的条件，我们依然能够在珊瑚和海葵的深度游泳，在原始森林的树枝下面的蕨类和苔藓中漫步，但现在有性繁殖已经以某种方式进入最古老的物种循环；魔法被打破，永恒已死亡，似乎没有谁还想放弃性别，尽管它所轮到的只是性别的一小部分，为了再得到它自己生命的永无止境的重复。

现在，胜利者是我们，不持续的生命体。战败的森林和沼泽仍然存在于我们周围；我们刚刚在稠密的红树根中用大砍刀砍出一个突破口；终于在我们头上扩展出一片自由的天空；我们用手护着刺眼的阳光，抬眼望去，在我们的上方延伸着另外一片屋顶，（这是）我们不断分泌出的语言形成的一个外壳。刚刚走出原始材质的持续性，我们就被连接到一个结缔组织中，它充斥在我们的不连续的间歇之间，在我们的死亡和出生之间，是一个符号、清晰的声音、表意的文字、词素、数字、打孔器、磁带、文身的集合体，是一种能够包括社会、亲属、机构、商品、广告牌、固体汽油炸弹关系的沟通交流的体系。也就是说，所有这些都是广义的语言。危险仍未结束，我们还在预警状态，在树木落叶的森林里。如同一块地壳的复制品，顶盖在我们的头顶上焊接，如果我们不在其中找到正确的一点去击破它，防止它自身永恒的复制，这就会成为一块有害的包裹物，一个监狱。

罩在我们头顶上的天花板就是一个突出的钢铁齿轮；好像是在一架机器的深处，我们为修复机器故障而在它下面匍匐前进，但是我无法走出去，因为当我在下面背贴地时，机器就会膨胀，扩展到

覆盖整个世界。没有时间可以浪费，我得了解机器的工作原理，找出下手的地方，停止失控的程序，启动进入下一阶段的操纵装置：通过阴阳交叉的信息自我繁殖，迫使新的机器产生，旧的机器消亡。

一切都在试图把我固锁在某个点上，而在这一页中，关于我的故事还在寻找的不是一个结局的结局，描述我和普利希拉相遇的一系列词语繁衍成其他的话语和思想，这些话语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引发出人们做的事或使用的东西，也就是他们语言的一部分，也获得了语言能力，机器们开口说话，交流着构成它们的语言和让它们运动的信息。由核酸变成文字的活跃的信息流延长成为自动装置的穿孔系带，这些自动装置是其他机器人的子嗣：也许比我们更优秀的一代代机器继续生活着，谈论着生活，说着曾经属于我们的语言；我和普利希拉的语言被翻译成电子指令，依然相遇碰撞着。



## 第三部分 零时间



我感觉我已经不是第一次陷入这样的情境了：刚刚放出箭的弓在我向前伸的左手中，我的右手向后收着，箭F悬在空中，在它自身轨迹的三分之一处，那边一点，狮子L也悬在空中，也在他轨迹的三分之一处，张着血盆大口伸出利爪作势向我扑跃而来。一秒之后我就会知道，箭的轨迹和狮子的轨迹会不会正好在某个 $t_x$ 秒，在某一个箭F和狮子L都经过的X点正好相交，也就是说将有一刻，这头狮子被箭射中，黑色的喉咙中兽血喷涌而出，怒吼一声从空中跌落，或者它毫发无损，跃向我，用双爪将我扑倒，撕裂我肩膀和胸膛的肌肉，它只需简单地活动一下狮口的颌骨就可以从第一节椎骨把我的脑袋从脖子上咬下来。

但是，不管是这箭还是这猫科动物所作的抛物线运动都受到众多复杂因素的影响，以致我暂时不能判断这两种可能性哪一个更大一些。因此，我陷入了一个不确定的情景中，在这样的情况下等待着，我其实不知道该想些什么。我仅有的想法只是：这样的情境好像不是第一次。

我并不是想将它与我之前的狩猎经历作比较：弓箭手在刚刚认为自己有了一次经验的时候就失败了。每一只我们在短暂的生命中遇见的狮子都不同于任何另外一只狮子；如果我们停下来，去用成规和先例来推演我们的下一步人生的话，那就糟了。我在这里讲的只是这只狮子L和这枝F箭，它们现在刚到它们各自轨迹的三分之一。

但是我也不能被算到那些相信存在一头最初的和绝对的狮子的人里头。他们相信存在这样一只最初的和绝对的狮子，而其他或相似或不相似的狮子都只是它的影子或者表象。我并不这样想，我们充满磨难的人生，没有给那些不具体、不可感知的东西留出位置。

同样，在我看来，这种看法是奇怪的，即有人认为，每个人出生的时候就带着一份关于狮子的记忆，这记忆在梦里面，是由父亲传给儿子的。于是，每一次人们看见狮子的时候，他就会听到有个声音对他说：咄，狮子！我是可以解释我为什么以及如何排除了这种看法的，但我认为现在不是个合适的时机。

其实我只要说，我说的狮子其实只是这团从稀疏草原的灌木丛中跳跃出来的黄色影子，它发出的低哑的嘶吼，散发出的嗜血的气息，以及它腹部的白毛和爪下的红色以及它可伸缩的尖尖的利爪——就如同现在我所见的悬在我上方的这个生物一样。这种感觉很复杂，我们将之称为“狮子”，其实只是为了给它一个名字，尽管很明显，如果放到其他环境里，它看起来就跟“狮子”这个词以及“狮子”这个概念都没有什么关系。

我说这个我现在正处的瞬间不是我第一次经历，是因为我对这情境的感觉就像我在同一时间看见的不是一只狮子或者一支箭，而是两只或者更多的狮子及两支或者更多的箭，它们以一种几不可感觉的怪异感重叠起来，那么狮子弯曲的轮廓和箭的每一部分就都被

重描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被许多更细更朦胧的线条晕描了。这种重合也许只是一种幻觉，但除此之外我无法呈现那种无法言喻的厚重感，也就是狮子、箭、荆棘又不只是狮子、箭和荆棘——就在我刚刚射完箭的瞬间，狮子、箭和荆棘无限重复在它们之间的这种联系中，再加上一个无限重复的我。

我并不愿将这种感觉描述成跟所见的东西太像：箭在那个位置，狮子在另一个位置，两者的位置关系，以及立在这儿手握弓箭的我；我更愿意说我所见的只是空间、箭在空间中所处的点。这个点有可能是空的，如果这支箭不存在的话，那么现在这个空的空间包含了狮子和我：这就像我们在一个空的空间中占据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经过了一些点，或者应该说是世界占据或者经过了一些点，这些点将让我在所有一样虚无的点和同样被世界经过的点中间变得无法辨认。很明显，这种确认并不都是相关的，比如，地球的形态、河流的距离、森林的间距：我们周围的空间，是个变化着的空间，我很清楚这一点。我知道大地是个天蓝色的、在其他移动着的天蓝色物体中移动的物体；我知道，不管是地上还是天上都没有任何标志可以用来作为绝对的参照物；我也注意到：银河系里转动着的星星们正在以与其距离成正比的速度相互远离。那么我这样假设：我进入了一个我曾经到过的空间，我回到了一个我们曾经经过的点。由于不仅仅是对于我来说是这样的，对箭和狮子来说亦是如此。那么就不能把它看成一个事件了：它还跟时间有关，时间不断地沿着一条它早已经过的轨迹前进。那么，我应该把这片似曾相识的虚空定义为时间，而非空间。

那么现在我提出一个疑问：一个时间点能否叠加在之前的时间点上。在这种情况下，那种画面的厚重感就能解释为同一刻时间的

节拍重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以说是一个时间路线的小错乱：画面的轻微重叠或者拆散有可能是时间的轨迹在运行中有所损耗，以至于在它的必经路线上留下了一条细细的花边。即便这不是一时的视觉效果，它也是一个强调，就像是我在所处的这一瞬间里听到一个拍子。然而，我并不希望我所说的话让这一刻看起来像是在一系列它之前和之后的时刻的连续中，唯独它具备了一种特殊的时间的厚重感：如果不计内容，单从时间角度来说的话，它的时长是跟其他所有时刻一样的，一样悬在过去到未来的过程中；那些我自以为发现的奥秘也只是一系列它在每一次关于自身的无差别点状重复。

总之，问题在于，现在箭在空中啾啾飞过，而狮子弓起身子跳跃，没人能够预测，是这支浸了蛇毒的箭将射穿狮子睁大的双眼黄褐色的薄膜，还是它没有射中，然后将我置于任其撕裂的地步，任其将我脆弱的内脏从现在拴着它们的骨架上撕下来，然后从充满血迹和尘灰的地上拖走，以免入夜后秃鹫和豺狼将它们吃得一点不剩。对我来说，问题的根本在于，这个时刻所处的连续是开放的还是闭合的。因为，如果像我似乎听到并且相信的那样，它是一个终结的连续，意即这个宇宙的时间是从一个特定的点开始的，在星辰和星云不断裂变的爆炸中延续，直到这个裂变到达一个极限，那时星辰和星云又开始聚合。那么我就能得出结论：时间总会回到它的过去，时刻链向相反的方向展开，直到再一次到达最初的点，然后再重新开始，无尽循环——那么，也就不能说它有一个开始：宇宙只是在两个极限时间之间脉动，毫无选择地一直自我重复，——这样的话，由于它的重复是无限的，我所处的这一秒也不能例外地进行着重复。

我们试着弄清一点：我处在宇宙中间阶段的任意一个时空点；在几百几千几亿秒后，箭、狮子、我和荆棘又处在我们现在所处的状

态,然后这一秒又被一系列继续着的几百几千几亿秒所吞没、埋葬,无论这一秒内狮子和箭的飞行是否会聚;然后,在某一点,这个运动掉转了方向,宇宙在相反的一面重复着。正是从结果中生出原因,也正是从这些我所不知晓的等着我的结果中,从一支钉入带起黄色尘土和碎石的野兽的皮肤或者仿佛一根新的獠牙刺入它下颚的箭中,一切都回到我现在所处的时空点:箭像被吸进漩涡一般回到拉满的弦上,狮子落回荆棘丛,后爪着地收缩,蓄势待发。之后发生的一切又一秒一秒一点一点被擦除,回到最初,然后在脑叶神经元的几亿次分解重组后被遗忘。这样就没有人知道其实我们活在时间的反面,就像我现在也无法确定哪个才是时间和我运行的方向,是否我所等待的然后其实并不是已经发生过的,这一刻将给我带来拯救还是死亡。

我不禁问自己,既然我们在这个点上得回去,那是不是我并不是停在这里,停在这个时空的。射出箭后刚刚停下来的弦向相反的方向、向我之前拉它的方向弯,而刚刚卸下身体重量的右脚又抬成九十度,静止在空中,等待着冥黑的时空中狮子回到那一点,正面注视着我,四爪扬在空中;而箭回到轨迹上它现在正处的这一点。如果我们迟早都要回到这个情境的话,一切的继续又有什么意义呢?其实我可以休息个几百亿年,任宇宙的其他部分继续它们的时空之旅,在它们的回程中我再跳进去,回到我自己的历史,回到宇宙的本原,然后重新开始,再一次回到这里——或者任时间自己回去回来,只要我一直不动地等待,它总会靠近我这里,——看一看那时是不是个让我下决心迈出另一步的好轮次,看一看一秒钟后我将会发生的事,或者如果我不想完全绝对地静止在这里。如果这样的话,我的所有细胞粒子都没有必要避开它们这段时空旅程,即猎

人或者狮子短暂的血腥的胜利：我确定我们的一部分陷入了时空交错的圈套，我们只要抓住这些部分来定义自己，其他的就任它们像它们该旋转的那样旋转旋转旋转直到漩涡深处。

我想到了这个可能性：在摆动的宇宙中建立一个固定的点。我必须抓住机会，还是最好就让它过去？停下来，不仅仅是我自己（我发现那并没有多大意义），而是跟所有定义现在的我的事物（箭、狮子、射手）一起停下来，这样我们就能永远这样悬停在这里。我觉得，事实上如果狮子知道状况的话，它也会同意停在我们现在这个状态的，停在他愤怒地跃起的三分之一轨迹处，不去想一秒后他将奄奄一息或者是愤怒地咀嚼一个还温热的人头的场景。因此我说的这些，不仅仅是代表我，也是代表狮子。同时也应该可以代表箭，因为一支箭肯定只想成为一支箭，就像它在这飞速的一秒钟的状态，但是它注定要认准一个目标，钉入，同时毁掉自己，那么它肯定很希望能推迟这个命运的发生。

那么可以确定了：我、狮子、箭，我们在这个 $t_0$ 秒所处的情境在每一次时间的交叉里都会发生两次，而且跟其他次相同。它就已经像宇宙已发生的扩张和收缩，已经重复了这么多次——纵然在这些阶段的连续中说“过去”和“未来”是有意义的，在阶段内部讲它们却肯定没什么意义——，这个情境在接下来的 $t_1$ 、 $t_2$ 、 $t_3$ 等等时间里就都成了不定值，就像它在之前的 $t_1$ 、 $t_2$ 、 $t_3$ 秒里都是不定的。

经过深思，我做出了如下推论：

要么宇宙在它的搏动过程中经行的时空线处处相遇；

要么只在几个特殊的点相遇，就像我现在所处的时刻，然后辐射出其他点。

如果后一种推论成立，那么从我所处的时空点辐射出一系列可

能性，它们在时间中渐行渐远，越前行越是朝一个锥形的边缘辐射，它们的未来变得大不相同。每一次我、箭和空中的狮子来到这一个个点，都对应一个不同的轨迹交叉点X，每一次狮子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受伤，它的奄奄一息也会不同，或者它会以新的力量、找到不同的方式来做出反应，或者它根本不会受伤，每一次都以不同的方式扑向我，给我或者不给我机会防御：我与狮子搏斗的胜败冥冥中是无尽的。而我被撕烂的次数越多，我就越有可能击中下一次，也就是几亿年后我重新回到这个情境的点。我不能对我现在所处的情境做任何判断，因为马上我就要被野兽撕裂，这部分时间将成为我最后的幸福时刻，或者假如等着我的是胜利的话，全部落都将欢迎猎狮英雄凯旋归来，那我所处的这一秒就成了焦虑的顶峰，在我被封为神之前我所必须经过的地狱的最黑暗的一点。在这种情况下我最好得躲开任何我期待的事情。如果说有一个时间间隔的存在毫无意义的话，那就是我所处的这个间隔，它只能用它之后的时间来定义它，亦即，这一秒并不存在于它本身，而是存在于其他时刻，因此就没有静止在其中或者以一秒钟经过它的可能。总之，这是在狮子和箭的蓄势待发和血液从狮子或者我的血管中迸出来这两个时间点间的一次跳格。

而且，如果从这一秒辐射出来的可能性线条形成一个锥形的话，这些可能性也会被过去（过去也是一个由无限的可能组成的锥形）所扭曲。因此，这个“我”，这个跟从高处猛扑而来的狮子以及在空中划过的箭同在一个时间点的“我”，每一次都是一个不同的“我”：因为每一次的“我”都有不同的过去、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父亲和母亲、讲不同的语言、经历不同的经历。狮子也总是一只不同的狮子，尽管每次我看到的它都是这个状态：跃在空中，狮

尾甩向右边（与其说是甩，不如说是一种抚摸），我总是看不清它的胸腹，因为大部分都被浓密的狮鬃覆盖了，只露出高高抬起的前爪的边缘，仿佛正等待着一个热情的拥抱，但实际上它们是等待着一次致命的袭击，在准备扑过来全力撕裂我的肩膀。箭也总是不同的箭，由不同的材料制造，用不同的工具削尖，浸泡不同的蛇毒，尽管它总是沿着同一条抛物线，发出同样的嗖嗖声在空中划过。唯一不变的是我、箭和狮子在这个不断重复的不定点上的关系，一个潜伏着死亡的不定点。不过我们得弄清楚这个逼近死亡的“我”是不是一个与过去不同的“我”，一个昨天早上没有跟我的表姐一起去挖过树根的我，一个纯粹的别人，一个外人；或者昨天早上其实是这个别人跟我表姐一起去挖的树根，不是我，那也就是说，另一个“我”成了我的敌人，反正就是，其他时候，在我现在所处的位置上存在的都不是“我”而是另一个人。但是我觉得弄清楚是前一次或者后一次我的箭是否射到了狮子并不是那么重要。

由于时空的转动，我一个人的静止就成为了不可能，那么就还有另一种可能：就像在旧的几何体系中，两点确定一条直线，那么，很可能，这个阶段的宇宙中交替的时空线在其内部处处相遇，那也就是说，不仅仅是 $t_0$ 点， $t_1$ ， $t_3$ 以及所有其他在之后要与其他阶段的 $t_1$ ， $t_2$ ， $t_3$ ，所有前一秒和后一秒也都是如此。而我将只有一个过去、一个未来，在这之前和之后中不断重复。也许我们还得质疑一下在这里提“重复”这个词是否有意义，因为时间是存在于一个唯一的点的集合中的，在这个集合中的点无论是原发还是继发的都是无法任意改变的。那最好可以这样说：时间是有尽的，总是自我复制的，同时存在于它全部的延伸上，形成一堆“现在层”；这就说到一个完全充满的时间，中间的每一刻都可以被分解，形成一个始终存在的

时间层，然后插入其他始终存在的时间层中。总之，箭 $F_0$ 、再过去一点狮子 $L_0$ 和这边的我 $Q_0$ 所在的 $t_0$ 秒是个永远静止不变的时空层，在它的旁边存在一个同样但是位置稍变的箭 $F_1$ 、狮子 $L_1$ 和我 $Q_1$ 所处的 $t_1$ 的时间层，再旁边又有一个包含了 $F_2$ 、 $L_2$ 、 $Q_2$ 的 $t_2$ ，以此类推。这条线上所列的点中，很明显，有一点决定了狮子 $L_n$ 和我 $Q_n$ 中孰生孰死，并影响了它之后的点：要么猎人扛着狮子的尸体胜利归来，部落举行一场盛大的庆祝活动；要么猎人丧生狮口，而从此大草原上狮子所经之处都蔓延着恐惧。每一点都是终结、闭合的，与其他的点互无干扰，而这个 $Q_0$ “我”处在 $t_0$ 秒，我就可以放心地静止于这一秒，不去想同时存在于旁的时刻里 $Q_1$ 、 $Q_2$ 、 $Q_3$ …… $Q_n$ 所发生的事情，因为事实上狮子 $L_1$ 、 $L_2$ 、 $L_3$ …… $L_n$ 永远不能占据显要位置，因为它们尚不具备威胁性，只有被蕴含着无限杀伤力飞来的 $F_0$ 箭对准着的狮子 $L_0$ 有这种威胁性，但是说到箭， $F_1$ 、 $F_2$ 、 $F_3$ …… $F_n$ 有可能在箭的轨迹上处处布及，离目标越来越远，也就是说，这种杀伤力有很大可能是会落空的。这就将使我沦为整个部落的笑柄，因为我成了最没用的猎手，或者说，那个在 $t_n$ 秒引弓射箭的 $Q_n$ 我成了最没用的猎手。

我知道这很像胶片上每格画面的关系，但我至今没有做这样的比较，是有我的理由的。没错，每一秒钟都是闭合的，与其他时刻互不交通，正如胶片上每格画面之间的关系，但是要去定义每一秒的内容，只用 $Q_0$ 、 $L_0$ 和 $F_0$ 点是不够的，这些点只能把这个情境缩成一个猎杀的画面，够戏剧性，但是在延伸上不够广大；我们需要考虑同一时刻，即同在 $t_0$ 秒整个宇宙所包含的点的总和。那最好就把“每格画面”这个概念拿掉，因为它只能混淆我们的思路。

现在我决定在 $t_0$ 秒——就算我不做这个决定也一样，因为我现

在不可能在别的时刻——自在地观察我的周遭，观察这一秒的所有外延：包括了我的右边，这条漆黑的河，和河里的河马；包括我的左边，这片泛白的草原，和草原上的斑马；包括地平线上稀稀落落布着的几点红色猴面包树，和栖在树上的犀鸟。每一个要素都以各自的位置为记：河马  $I_{(a)0}$ ， $I_{(b)0}$ ， $I_{(c)0}$ ，斑马  $Z_{(a)0}$ ， $Z_{(b)0}$ ， $Z_{(c)0}$  和犀鸟  $B_{(a)0}$ ， $B_{(b)0}$ ， $B_{(c)0}$ 。包括农庄、贸易市集、地下埋着长势不同的种子，无尽的沙漠以及每一颗被风吹起的沙粒的位置  $G_{(a)0}$ ， $G_{(b)0}$ …… $G_{(n)0}$ ，包括夜间的城市，有人关上窗，有人开着窗，包括日间的城市，有时红灯，有时黄灯绿灯，包括生产率曲线、价格指标、股票指数，包括传染病的传播以及每一个病毒的位置，包括局部战争中每一颗扫射的子弹  $P_{(a)0}$ ， $P_{(b)0}$ …… $P_{(z)0}$ ， $P_{(zz)0}$ ， $P_{(zzz)0}$ ……悬在它们的轨迹中不知是否将击中用树叶掩蔽的敌人  $N_{(a)0}$ ， $N_{(b)0}$ ， $N_{(c)0}$ ，以及飞机等待投掷的、或刚刚投掷的一串还悬在它们下方的炸弹，国际形势  $IS_0$ 。下不确定的全球大战不知道会在哪一个  $IS_x$  变成确定，还包括可能彻底改变我们宇宙形态的新星爆炸……

每一秒都是一个宇宙。我所生活的这一秒钟就是我所处的这一秒，The second I live is the second I live in，——我需要习惯同时用所有我会的语言来思考这个命题，这样我才能生活在我的秒-宇宙论当中。把所有同时发生的数据结合起来，我能够对这个  $t_0$  秒-宇宙有一个客观的认知，认识它所有的延伸空间，包括我在内，既然  $t_0$  内的我  $Q_0$  完全不是由过去的“我”  $Q_{-1}$ ， $Q_{-2}$ ， $Q_{-3}$  等等所决定，而是由所有的犀鸟  $B_0$ 、子弹  $P_0$ 、病毒  $V_0$  所决定，除了这些我就不成其为  $Q_0$  这个我。甚至，由于我不再担心  $Q_1$ ， $Q_2$ ， $Q_3$  等等将会发生什么事，我也就没必要再用一直以来的主观视角观察与思考，意思就是说，我可以把自己看成我，也可以看成是狮子，也可以是沙粒，

是生活消费指标，是敌人，以及敌人的敌人。

要论证这一点，只需要把这些点精确地排列组合，计算出几个常数。比如说，我可以强调所有悬空的未定的事物，对我来说就是狮子、箭、炸弹、敌人和敌人的敌人，然后把 $t_0$ 秒定义成宇宙中一个悬空的未定的时刻。但是这还是没有给我一个关于 $t_0$ 秒的实质性解释，因为这关于一个恐怖的一瞬间，正如我感觉我证明的，它既是在恐怖不断增长的时刻列上的一刻也是恐怖不断减少的时刻列上的一刻。那么它其实是种幻觉。换句话说， $t_0$ 秒的这种强烈但相对的恐怖性可以拥有完全不同的意义： $t_1$ ， $t_2$ ， $t_3$ 可以彻底地改变 $t_0$ 秒的实质，或者，更确切地说，由不同的 $Q_1$ ， $L_1$ ， $N_{(a)1}$ ， $N_{(1/a)1}$ 构成的不同的 $t_1$ 有权根本改变 $t_0$ 的本质。

我觉得事情开始变得复杂：我的线趋向于将我关在 $t_0$ 秒，我不知道这一秒外发生的事情。放弃个人狭隘的视角，把 $t_0$ 秒放在客观的全视角中观察。但是这种客观形态并不是从 $t_0$ 秒内部抓取的，而只能在另一个“秒-宇宙”（比如说 $t_1$ 或者 $t_2$ ）中观察它。也并不是同时从这个空间上所有的点都可以进行观察，只能从敌人的、敌人的敌人的，即狮子和我自己的角度来观察、抓取这一秒的形态。

我们概括一下：要让我静止在 $t_0$ 秒，我必须确定一个 $t_0$ 秒的客观形态；要去确定一个 $t_0$ 秒的客观形态，我就置身于 $t_1$ 秒；为了将我移到 $t_1$ 秒，我必须采用任何一个主观全景，那么我用我现在的视角也就一样。再概括：要静止在时间里，我必须跟时间一起移动，要变得客观我就必须保持主观。

我们来看看我实际上是怎么做的：实际上，我还是 $Q_0$ 停滞在 $t_0$ 秒，同时我还可以尽可能快地逃到 $t_1$ 一会儿，如果还不够的话我还必须到 $t_2$ ， $t_3$ ，我就临时成了 $Q_1$ ， $Q_2$ ， $Q_3$ ，这一切当然都在这个 $Q$

的数列是连续的，而没有在 $L_1, L_2, L_3$ 的弯指甲下早夭的希望和前提之下，只有这样我才能意识到 $Q_0$ 我在 $t_0$ 秒内是怎样的状态，这也是唯一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我要冒点险： $t_1$ 秒—宇宙中的内容，要比 $t_0$ 中的有意思得多，情感丰富得多，也有胜负未分的惊喜，我会倾向于完全投注入 $t_1$ ，背对着 $t_0$ 秒，忘了我到 $t_1$ 只是为了获取更多关于 $t_0$ 秒的信息。这种对 $t_1$ 的好奇心、这种不道德的要去认识一个不属于我的时空的欲望中，我想要了解我是否真正能用我在 $t_0$ 稳定和安全的身份来换取在 $t_1$ 中的一个新身份，那么为了这些关于 $t_1$ 的更客观的信息，我又迈了一步进入 $t_2$ ；进入 $t_2$ 的这一步，之后又……

如果这样的话，我会发现，即使我丢掉一开始衍生出来的所有推断，一切都不会有任何改变：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认为时间并不是重复的，它存在于一些互异的不可逆的点上，每一秒都只发生一次然后就永远已经发生过。我们经过了一秒，就是经过精确的一秒，意思就是说已经永远地经过了这一秒。这时候的 $t_0$ 就只是相对于之后的 $t_1, t_2, t_3$ 而存在的，这时候的 $t_1, t_2, t_3$ ……就是我射了箭，狮子跃起后形成的生死悬念，是我和狮子在接下来的几秒钟即将采取的行动，是整个让我僵在原地、狮子和箭僵在空中的过程中的恐惧感。而 $t_0$ 就成了一闪即逝的瞬间，正如它一闪而现，它瞬间闪至下一秒，毫不犹豫地描下了狮子和箭的真正轨迹。

追在我车后的那辆车比我的车快；车上只有一个带着把左轮手枪的男人。他肯定是个神枪手，从那好几发只差几厘米就打中我的子弹我就能看出来。为了逃亡，我径直冲往市中心；这个决定会有好处的；追杀者总跟在我的后面，但我们被好几辆车隔开了；我们停在一个红绿灯前，排在一个长车队的后面。

这里的红绿灯是这样工作的：我们这边红灯持续一百八十秒，绿灯一百二十秒，这是假设直行道路上的车子比较多而且行驶缓慢。这个假设是错的：我观察这些在他们绿灯的时候从我面前飞驰而过的车子，我敢说他们肯定是我们这边同等时段能脱离队伍、穿过红绿灯的车子的两倍。这并不是说他们那边跑得快：事实上他们也在以一种令人愤怒的慢速前进，这种速度只能跟我们这些不管是红灯还是绿灯都被迫停在这里的车子比。也正是因为他们前进得这么慢才，迫使我们没办法移动：因为他们那边绿灯灭了而我们这边绿灯亮起的时候，路中间还是被他们的车流占着，就这样，我们这边的车连轮子都没来得及转一下，那一百二十秒中至少已经流失了三十

秒。有人说我们应该忘了面前的车流造成的这点延迟，因为等他们的灯变绿的时候我们就能补回四十秒乃至六十秒，由于堵车，我们这个方向的车子也会变慢，但是他们的损失完全不是我们占了便宜，因为每一次这边最终的延迟（也是那边延迟的开始）相当于那边更大的延迟（也就是我们这边延迟的开始），这种延迟在增长，因此对两边来说，绿灯中无法通行的时间越来越长，而这对我们这边开出的车子影响要比那边大得多。

我意识到，在这些推论中，“我们”和“他们”相互对立，我明白在“我们”这个词中既有我也有我身后那个追杀我的人，就像那条敌对的线并不是穿过他和我而是穿过了同一阵营的我们和横穿马路的对方阵营。但是对于所有脚踩着离合器不耐烦地停在这里的人来说，心情和想法都只会随着各自的车流情况而改变；因此有理由觉得其实我迫不及待地要逃和他等着之前的机会再现这两种意图之间是有一致性的。之前，在郊区的一条路上他向我开了两枪，我纯粹是靠运气躲过去的：一发子弹打碎了左边的反光镜，另一发就卡在了顶盖这里。

有人说，不确指的“我们”一词所包含的一致性只是表面上的，因为事实上我的敌对方不仅是从我们面前横穿的车流还有我们车流中的其他车子；但是身处我们的车阵之中，我理所当然地觉得先行于我而且阻碍了我前进的车要比在我后面的车来得威胁性大，后面的车只有在试图超车的时候才会表现出他们的敌对性。几乎每一辆车子都被毫无空隙地嵌在其他车子之间，这样的密度让他们没有什么活动的可能性。

总之，他这个我目前最主要的敌人现在迷失在很多的立体物体中间，这些立体物体使我的敌意和恐惧被迫分散，慢慢损耗，同时，

他本来针对我的谋杀企图也好像在隔在中间的大量物体间散乱偏离。当然，在我计算车流关系的时候他同时也在用“我们”来定义我们这一边车阵，然后计算车流关系，因此我们的计算，尽管最终目的相反，在很多因素和过程上都有共同之处。

我很希望我们的车阵可以先快后慢，也就是突然间我前面的车都开始开动，而我也紧跟着在绿灯的最后一秒穿过路口；这时候我后面的车突然间又堵住了，而且停了相当足够的一段时间，让我消失，到达下一个路口。而追杀我的人则是千方百计地计算着是否可能跟我一起穿过一次红绿灯，然后我们之间的车向各个方向开走，或者反正是变得更稀疏，而我的车没有开到太前面，那他就可以开到我正后面或者我的旁边，比如说在另一个红绿灯的队伍后面，找一个好位置，在绿灯亮前一秒拿他的枪打中我（我手无寸铁），然后顺利逃走。

总之，我相信队伍中的停留和移动是无规律的；而他平均对比了一下队伍中每辆车的移动时长和停留时长，验证了这种无规律性。总之，问题在于，队伍是否能被拆分成一个个环节，使每个人成为独立的生命体，或者说是否该把队伍看成一个唯一的、不可分割的物体，那么唯一可以指望的改变就是随着夜晚的到来，队伍的密度变小，直到这种稀薄到达一种极限，也就是只有我们两辆车仍在往同一个方向开并试图缩减彼此的距离……我们俩的计算必然有一点相同：决定我们的车的个体运动的因素——每辆车的引擎和驾驶者的能力——其实几乎对结果没影响，决定一切的是车流的总运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整个城市所有交叉来往的车流的总运动。总之，我和肩负着杀我任务的人，我们就被固定在一个兀自移动的空间里，被焊在了这个不断组合和重组的虚假的空间里。这些组合最终决定

了我们的命运。

为了从这种情境中脱离出来，最简单的方法大概是从车里出来。如果我们中的一个人，或者我们两个都离开了我们的车，继续徒步奔离，那么也许一个空间的存在以及在这个空间里移动的可能性就成为了可能。但是我们所在的路段是禁止停车的；我们或许应该把车丢在路中间（不管是他的车还是我的都是偷来的，注定我们用不到了就要被丢掉）；我也可以避开他的射角，悄悄从别的车中间爬过去逃开，但是这样的逃跑很容易被人发现，而且很可能警察后脚就跟上来了。现在我不但不能向警察寻求保护，反而得想方设法避免吸引警察的注意力；很明显，即使他弃了车我也不能从我的车里出来。

我的第一个恐惧：当我们刚被困在这里，我看见前方直直走来一人，他平静地审视车队，独自在几百个被钉在方向盘上的人中间自由穿梭，然后到我身边，向我开枪，完成他的委托人给他留下的任务，然后跑着逃开。我的恐惧不是毫无根据的：在后视镜里我及时看见了杀手的剪影，他从半开的车门中探出来，把脖子伸到金属盖上面，好像想要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么长时间的堵塞；一会儿之后，我看见他瘦削的身影从车里钻了出来，在车阵中走了几步。但是那时候车流又有了它时不时出现一下的要开始动的迹象；他的空车后面的队伍开始愤怒地乱按喇叭，司机和乘客都跳出来叫骂、作威胁手势。如果他不抓紧回到他的位置然后开动车子，好让队伍后面的车能因为他的向前一步而受益的话，虽然这一步很小，他们毫无疑问就得回去重新把头低靠在方向盘上。那么在这一方面我就可以很确定了：我们一分钟也不能离开我们的车子，而追杀我的人不敢徒步靠近我，因为即使他成功射杀了我，他也不能在

其他车主的共愤中逃跑。他们很可能群起而攻之，不只因为他的谋杀，更因为这两辆停在路中间的车——他的和死者的——将引起的堵塞。

我尽量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推出来，因为我考虑到的细节越多，我才越有可能救自己。另外，我又还有什么好做呢？我们在这儿一厘米都挪不了。现在看来，我们这个车群可以被看成是一条连贯的线性物或者看成一条不稳定的车流，里面的个体都杂乱无章地横冲直撞。该详细说明一下现在车群的状况了：现在车群中的车可被分为三队，分别走走停停、互不干扰，因此有时候只有右边的车队在往前行，或者是只有左边的车队，或者是中间的车队——我和这名潜在的杀人凶手就处在中间的车队。我竟然会忽略这么明显的一点，这不仅因为这三条车队都是一点一点规则地移动，让我不能及时意识到它，也是因为事实上情况既没转好也没变坏。当然这样各个车队的速度就成了决定性因素，比如说假设杀手的车，某一时候，可以跟随右边的车队前进然后开到我的车旁边，向我开枪之后继续开走。不过这种可能性也可以被排除掉了：假设他从中间的车队开进两边的任何一条车队（这些车几乎都挨着前面车的保险杠在开进，但是只要抓住旁边车队中的两辆车的车头和车尾形成的一个小间隔，然后不顾十来个人按喇叭抗议，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车头插进那个空隙就可以了），我一直在后视镜里盯着他，一旦他有所行动，我应该能在那之前发现，再加上我们之间的距离，我应该有时间用类似的操作到达一个藏身之处。我可以也钻进他钻进的那条车队，这样我就可以用同样的速度开在他前面；或者我也可以朝外去往另一条车队，如果他去了左边的车队我就去了右边的，这样我们之间的距离就不仅仅是直线距离了，宽度上也加大了，这样我们之间的屏障

立刻就变得无法跨越了。

姑且认为总之我们现在就是在相邻的两条车队里，他的车就在我的车旁边，他要开枪射我也不是什么时候都能办到的事，除非他愿意冒着一具尸体就趴在他旁边车子的方向盘上，他却被困在车队里眼睁睁等警察来的危险。在他找到机会迅速安全地行动之前，他还是会继续跟我纠缠；同时，由于不同的车队之间速度关系任意地变来变去，我们两辆车也不会一直待在同一条纬线上；我就可以找回优势，到这儿一直都还好，我们有可能回到之前的局面；对于这个追杀者来说，最大的冒险不过是他随着他那一列车队往前进，而我却跟我这一列车队停在原地。

现在追杀我的人开到了我前面，我就不成为一个被追杀的人了。为了根本地认识我所处的新情境，我把我也移到他的那一系列，并在他和我之间设置一定数量的车辆。他只能跟着车流运动，而且没有办法把这个流动方向反过来。如果我开在他后面的话，我就能顺利脱险。到路口之后，只要他开往一个方向，那我就开往另一个方向，那么，我们就能永远分开了。

总之，所有这些行为推断都围绕着这一点：由于道路堵塞，右边的车队到了路口就只能往右，左边的车队到了路口只能往左，选定了就不能反悔改方向，而中间的车则可以在最后一刻才去决定到底要往哪边开。这才是我和他都留在中间车道观望的真正原因：我需要我在最后时刻还能选择，而他要准备好转向我要开往的方向。

突然间，我感到一阵激情之风向我吹来：我和杀手，我们俩真的很行，因为我们都留在了中间车道。在被牢固、不可穿透的物体组成的屏障围绕和防护着，除了跟着总车流的节奏，不由自主地重复抬左脚、离开离合器踏板，踏右脚、踩一下油门、立刻离开，又

踏左脚、踩离合器的动作我们就什么也不用管的同时，我们居然还能有选择的自由，发现这一点是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我正在经历一个令人愉悦、充满希望的时刻。说到底我们所做的运动跟其他人的运动都是一样的，就是占据前方的空间，一旦我前面有自由的空间我就上去占据它，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马上另一个人就会占据它。对于这个空间，唯一可做的就是否认它，一旦一个空间有迹象要形成我就先去制止它，然后任它退到我身后形成，然后被另一个人制止。总之，没有人看见过这个空间，或许它根本不存在，它只是一些事物的延伸，只是一种距离感的体现，这个距离由我和他之间的车辆数目构成。由于这个数目是个常量，打个比方说，我们之间的追击，也就相当于两个乘客，坐在同一辆火车的两节车厢里，他们之间的追逐关系。

反过来，如果我们之间的车辆数目是个变量、时增时减的话，那么忽略不计我们的车速和行动自由度，我们之间的关系才能真正称得上是追杀关系。我必须得回过头去注意：这两种假设都有成立的可能。我所在的点和红绿灯所在的十字路口之间还有一条几乎可以说是小巷子的路，里面持续地窄窄开出一条车流。只要这条车流里的任意车辆插到我和他的车中间，我就能离那辆追杀的车越远，这就相当于我突然间跳上了一条逃亡之路。但是，在我们左边，路的中间，现在开出一个小小的可供停车的空隙；如果这个空隙足够或者变得足够让我们之间的车辆决定停到那里去，那么杀手就会发现我们之间的距离缩短了。

我必须尽快找到办法，但我现在唯一可以做的却只是在理论里徜徉。我只能继续加深我对这个境况的认知。现实，不管是好是坏，我都无法改变：那个杀手接受了任务，他就必须追我，然后杀了我，

而我则注定除了逃命什么也做不了；即使空间在一个或多个层面不复存在，所有的运动变为不可能，但是这些指令依然有效；他追杀我而我被追杀，我们的身份不会因为这个而有所改变。

我必须让两种关系同时出现：一方面，所有市区正在行驶的车辆构成的系统（行驶车辆所占的总面积大于等于市区路面面积和）；另一方面，由一名手持武器的追杀者和一名身无寸铁的被追杀者所构成的系统。现在这两个关系开始重合，感觉像是把第二个系统装在第一个系统的容器中，然后第一个系统规定了第二个系统的形状，使它变得不可见，站在外面的人是无法分辨出所有一模一样的车河当中哪两辆车之间正在进行一场致命的追杀，在这令人躁狂的阻塞中隐藏着一场疯狂的猎杀。

让我们冷静地分析每一个要素：一场追杀，必须存在于两个空间中的物体的速度关系上，但是，由于如我们所见的，一个空间不能独立于占据这个空间的物体而独立存在，因此，追杀也就只能存在于这两个物体的一系列位置变化中。因此，是物体决定了周围空间。如果说这个结论与我和杀手的经历相悖的话——鉴于我们两个，不管是逃命的空间还是追杀的空间，哪一个都没办法决定——恐怕是因为决定权并不在于任何单个独立的物体，而应该是所有物体的集合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包括它们的开始、犹豫与出发，包括它们一阵乱闪车灯胡按喇叭，包括它们轻咬着指甲，愤怒地持续换挡：空挡，一挡，二挡，空挡；空挡，一挡，二挡，空挡。

现在我们既已抛弃了空间的概念（我认为杀手这时候也已经分析到了这一步），运动的概念也就不再是指一个物体经过一系列点的连续过程，而仅仅是这一点或那一点上的物体间的不连续无规律交换。或许我可以对这种缓慢减少一点怨怼感，因为我发现重要的是

我的车周围形成和变化的相关空间，(围绕在这列队伍中每辆车周围都有这么一个空间)。总之，每辆车都处在一个关系网中心，而那个关系网事实上却等于另一个关系网，亦即这些车之间是可互换的——我这里说的车是包括它的司机的；那么每个司机完全可以跟另外一个驾驶者位置互换——包括我和邻车的司机们，以及杀手和他邻车的司机们。

在这些位置互换里我们可以局部确定一些优先方向：比如我们这条车流的前进方向（虽然实际上到底要往哪边去还没有决定，但反正不是往相反的方向）。那么，对我们两个来说，追杀的方向就是优先方向，那么事实上唯一不可能发生的就是我们两个之间的位置互换，以及任何一个跟追杀相矛盾的交流。这就表明，在这个所有表象都可以互换的世界里，追杀者和被追杀者的关系一直是唯一一个我们可以遵循的现实。

问题在这里：如果每辆车——车流方向和追杀方向保持不变——都跟任意一辆车相等的话，那么任何一辆车的特性都可以表现在其他车身上。那么，这条车流全是由追杀关系的车辆组成的，也就是说这些车中的每一辆车都在像我一样逃亡，而任何一辆追在它后面的车里都握着一把枪威胁着它的生命。我也不能排除，这条车流里每辆追在别人后面的车都带有谋杀企图，然后，突然间，这个市中心就变成了战场或者一个正在上演屠杀场面的剧场。不管这是否真实，我周围的车不会表现出跟现在有所不同，因此，我有权坚持自己的推断，然后分别跟着任意两辆在某个时间里成为杀手和追杀目标的车。怎么说都是一个很好的消磨等待时光的游戏：比如说，现在一辆我们中间的车打起了左边的闪光灯，因为他看见左边出现一个可停车的小空间，我并不去担心我跟杀手的距离缩短，反

而，我可以很好地想到这是另一场追杀中的行为，是我周围不计其数的其他人中的一个杀手或者追杀目标的一个移动，这样的话，我原先一直主观存在其中，钉入我绝望的孤独的境况，现在脱离了我，在我之外上映，延展成为一个所有元素都参与的总系统。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中间的车离开原位了；一方面是因为有停车处的生成，另一方面是因为右边的车流要稍微快一点，这看起来给我后面的车带来了极大的吸引力。当我一直在跟着我脑子里演绎的东西走的时候，我周围的相关环境都在不断变化：就某种意义来说，杀手也被带向了右边车流，然后利用那条车流比我们先的优势超过了中间车流的几辆车；那么我也被带向了右边车流；他回到了中间车流，我也被带回到了中间车流，我必须向后落一辆车，同时他向前进三辆。所有之前让我陷入焦虑的事物，现在我把它们都看成追杀总系统中的小细节，而我在试图确定它们的特性。

再一细想，如果可以假设所有的车辆都在追杀行为中的话，那么追杀就必须具有可替换性，也就是说无论哪一个被追杀的人同时也是杀手，而任何一个杀手同时也被人追杀。那么我们就可以在所有的车中间找到一种统一性和对称性，那么唯一难以决定的因素就成了每一条追杀链中杀手与追杀目标之间的间隔。事实上，这个间隔可能是二十或者四十辆车，也可能一辆车也没有，就像我现在从后视镜里看到的，这时候我的追杀者已经到我车后，直接挨着我。

我想我输了。我必须意识到，要是我的分析判断不能给我指一条逃生之路的话，我现在就只剩几分钟可活了。比如说，我们假定，追在我后面的车它的后面也有一条追杀链：追杀我的人开枪的前一秒，他的追杀者就会追上并击杀他，然后把我救下。但是如果在两秒之前杀手的追杀者先被他的追杀者追上并击杀的话，追杀我的人

就可以获救并且杀死我：每个追杀者都肩负着阻止他前面那名追杀者开枪射杀其追杀者的使命，而唯一的途径就是先开枪射杀他。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要知道这条链在哪一环打开了缺口：即某一个杀手成功地射杀了他的目标，那么由于谋杀已经发生，追杀这名杀手的人就已经无从阻止，因而放弃射杀。那么追杀杀手的人身后的追杀者就没有理由开枪，因为他本应该阻止的那场谋杀不会发生了。那么这条追杀链就消失了，既不再有杀手，也不再有追杀目标。

如果我承认我身后有这么一条追杀链存在的话，没理由这条追杀链没有延伸到我之前的所有车辆。这会儿绿灯亮了，我就有可能在这段路况自由的时间里冲到决定我命运的路口了，这时候我发现原来决定的因素并不是我身后的车辆，而是我跟我前面的车之间的关系。唯一重要的是我的被追杀状态是不是临界点，是不是不对称的（似乎可以由我跟杀手所处的现实情况来证实，因为我手无寸铁），或者说，我本身也是一名追杀者。仔细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可以得出的其中一个假设性结论是：我肩负追杀的使命，但是我不能以任何理由对其他任何一个人使用武器：这种情况下，我只在相对于我的追杀目标时才拥有武器，相对于其他人我手无寸铁。

为了知道这个推断是否与事实相符，我只能伸出我的手去掏掏看车里的置物架上是否有一把手枪，如果有，那就意味着我也是一名追杀者。我有足够的时间去证实：因为我没能把握住绿灯——我前面的车被横向的车流堵住了，现在又已经亮起了红灯。横向的车流又继续前进；而我前面的车流停在一个很不好的位置，已经超过了停车线；前面的司机转过头来看看能不能掉头，他看见了我，突然一脸惊恐。他就是那个我追了一整个城市并且现在还耐心地等在这条队伍中、跟在他后面的对手。我拿着装了消音器的枪的右手搁

在操纵杆上。在后视镜里，我看到追杀我的人在后面拿起枪瞄准了我。

绿灯亮起，我挂了档让发动机空转，只用左手控制方向盘，然后右手伸出车窗，射击。我追杀的目标倒在了方向盘上。追杀我的人放下了手中的枪，因为已经没有用了。我早已转上横向的路。但是什么都没有改变：这条车流也间断地一点一点向前挪着，我始终被这样一个行车总系统所牵制，而在这个系统中，仍然无法分辨谁是杀手，谁是目标。

## 夜间行车人

一出城我就感觉到天黑了，于是我打开了车灯。我要从A地去往B地，现在我驶经的这条高速公路有三条车道：中间的车道正好供给两边来往的车辆超车用。要在夜里开车，眼睛也得换个装置，换掉之前那个疲惫的，然后开动一个新的，这样才能在黑暗的夜路上微弱的颜色中辨认出远处与我同向或者逆向的车。新装置必须可以控制一种需要特殊解读能力的黑板，上面的文字和图像要来得更精确却也更简洁，因为黑暗抹去了画面中的所有细节，只留下了所有不可或缺的元素：沥青路上的白色条纹、车灯发出的晕黄灯光和许多闪烁的红点。这是一个始终发生的情况，而我今晚会上去想它，是因为现在在我心里，对外的注意力比起对内的要占一些上风，现在我的想法沿着一个我无法拆解的充满选择和怀疑的圆周自由乱窜。总之，我必须努力，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驾驶上。

我跟Y在电话里吵了一架，然后我立刻跳上了车。我住在A地，Y住在B地。我原来没想到我会在今晚去找她。但是在我们每天的例行电话里，我们说了一些比较激烈的话；最后，我一时被恼怒冲

昏了头，就对Y提出了分手。Y说她无所谓，她马上就要打电话给Z，我的情敌。在这时我们两人中的一个，我记不清是她还是我，挂断了电话。一分钟不到，我就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比起它可能会造成的后果来说，我们的争吵根本不算什么！再给Y打电话将会是个错误；唯一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我立刻赶到B地，然后面对面地跟她解释清楚。这就是我为什么现在在这条我跑了几百遍的高速公路上的原因。我已经在这条公路上开过几百遍，在所有的时间，在所有的季节，但我从没觉得这条路这么长过。

更确切地说，我觉得我突然失去了空间感和时间概念：车灯打出的光晕使周围所有事物的轮廓在这片黑暗和混沌中变得模糊；交通指示牌上写的公里数和仪表板上显示的里程数都对我毫无意义，它们都无法回答我现在迫切的疑问，告诉我Y现在在做什么，在想什么。她是真的打算给Z打电话，还是只是一时气愤吓吓我？如果她说的是认真的，那她是会挂完电话就打给Z呢，还是会先想一会儿冷静下来再做决定？Z跟我一样住在A地。他已经苦恋Y多年。如果她打电话找他的话，他肯定已经跳进汽车往B地开了。所以他也在这一条高速公路上开着；每辆从我身边经过的车都可能是Z的，以及所有我经过的车。我很难安心：当这些与我同向的车开在我前面的时候我觉得它们就像两盏刺眼的红灯，而我在后视镜里看见我后面的车又像两只黄色的眼睛。超车的瞬间我最多可以看清楚那是辆什么车、车里有几个人，绝大多数的车里都只有司机一人，说到车型我觉得Z的车尤其难认。

好像还不够似的，居然还开始下雨了。可见范围缩小到了雨刷在玻璃上画出的那个半圆以内，其外的视图都变暗变模糊，像被纹理化了，而我能接收到的外界信息只有在水漩中变形的黄色光亮和

红色灯影。无论Z在哪一辆车里，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尽量超过他而不被他超越，问题是我没办法知道他是不是在这条路上，哪一辆车是他。我感觉到所有开往A地的车辆都给我带来相同的威胁：每一辆比我快的车气喘吁吁地用转向指示灯在后视镜里请我让路的时候，我的心都要因为嫉妒绞痛一下；而每一次我为了早他一步到达Y那里而冲进中间车道上，看到我与一名对手的后车灯距离减小的时候，我的心又因为胜利而雀跃。

我只需要几分钟的优势就够了：我相当有把握等我开到她那儿的时候Y就会立刻忘了我们之间的争吵；我们之间的一切又会恢复原样；Z到了的时候就会发现他接到那个电话只是因为我们的一个小小游戏；他就会觉得他是个外人。甚至，说不定现在Y就已经后悔跟我说过那些话了，她试着给我打电话，或许她也觉得最好的办法是亲自过来，然后她也开车上路，那么她也正在这条高速公路上，跑在与我反向的路上。

现在我不再注意这些跟我同向的车了，我转而观察那些迎面而来的车。它们对我来说只是一对星星一般的灯，一直变大变大变大直到驱走我可见范围内的黑暗然后瞬间消失到我车后，后面拖曳着一条仿佛来自海底的光芒。Y的车车型非常普通；不过，我的也一样。每一线光芒都有可能是她在朝我驶来，那都让我感觉到某种东西在我血液里流淌，就像某些内心深处的事情注定要成为秘密，直奔我而来的爱的信息跟所有在这条高速公路上流动的信息混淆了起来，但我也愿意她给我任何与此不同的信息。

我发现，我一路朝Y驶去，想要的却并不是我最终到达Y处然后找她，而是她开车来找我，这才是我需要的答案。也就是说，我希望她能知道我正在去找她的路上而同时我也得知道她也正在朝我

开来。唯一让我感到欣慰的事情同时也最折磨我：在这一刻Y是不是在往A地开，她会不会也在每次看见往B地开的车的灯光时，升起那个是不是我在往她那里开的疑虑，她希望那就是我，但是永远无法确定。两辆相向的车会在某一瞬间擦身而过，一阵强光照亮了雨滴，发动机的噪声就像融在了一阵阵的风里：有可能就是我们，反正我肯定是我，如果这意味着点什么的话，另一个就可能是她，也就是说我希望那就是她，就是让我可以确定她是她的那个标志，尽管这个标志之前还让我没办法辨认出她来。不管是对我还是对她来说，要讲出我们想说的话，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是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但是在行驶的过程中我们既不能讲出这些话，也无法收到任何此类信息。

当然我握着方向盘就是想尽快赶到她那里；但是我越往前我就越发现，到达的时刻并不是我行驶真正的终点。我们的相遇，包括这场景中的所有无关紧要的细节，在我面前铺开了一张微妙的情感、意义和回忆交织而成的网——放着一盆黄蘗的房间、乳白玻璃灯和那些耳环——，然后带出我想说的——其中相当一些几乎确定是错误的话，以及她想说的——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走了味的，总之不是我所期待的话，然后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手势所带来的不可预见的后果都在不停地滚动，升起来，围绕在我们所说的话周围，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围绕在我们想说的，一团噉噉作响的云团周围。在电话里交谈已经很困难了，现在这些话语当然更受干扰，更沉闷，像被沙崩埋在了下面。为此，我意识到，与其不停地说，不如把这些话转化成一束时速一百四十公里的光锥，把我自己也变成这样一束光锥，在这条高速公路上移动。变成这样的一个信号，她就一定能接收到并理解，而不像之前的话语都被这周围继发的震颤声模糊，

造成误解，同样地，我也能接收她的信息，理解她所说的话。我希望这些话（甚至，我希望她也一样），都是我眼前这束在高速公路上以时速一百二十到一百四十公里（据我目测）前进的光锥。重要的是，要删减多余的细节，只传递最不可缺少的信息，让我们的交流回归本质，成为一道在既定方向上移动的光锥，放弃本体、环境和表情，把它们丢弃在车灯过后留下和隐藏起来的黑暗之盒中。我爱着Y，她现在只是这束移动的光，光以外的她都变成了可忽略的暗；我，这个有可能她也爱着的我，这个有权进入她的情感生活的我，则是我出于对她的爱并且不是没有一点冒险而正试图作的这个超车的灯光闪亮。

至于Z（我一点也没忘了Z），我唯一能给他定义的关系是：他对于我来说是我跟随的一道光亮，或者说是为我引路的路灯：因为如果我开始考虑到他这个人，他不光有着这样多的悲怆，更有着不可否认的令人不快，然而，如果考虑到他这一整个令人烦恼的不幸的恋爱故事，又有着——我应该承认——情有可原的性质，还有他那总是有点可疑的为人方式……唉，那就不知道到何处才会结束了。如果一切就这样继续的话，很好：Z试图超过我或者任我超越（但我不知道是否真的是他），Y加速朝我开来（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她），带着后悔，并且重新恋爱了，我向她飞驰而去，带着嫉妒和焦虑（但我不会让她或者其他任何人知道我的嫉妒和焦虑）。

当然，如果高速公路上只有我一个人，不管是正向还是反向上我都看不见任何车辆，那么一切就都变得很清楚了，我就可以确定既没有这么一个移动中的Z要去取代我，也没有这么一个移动中的Y要来找我和解，这两种情况我都愿意把它们摆在我心中天平的正方，或者说积极方。要排除疑虑的理想条件是在这部分小世界里只

剩下三辆车：我的、Y的和Z的：那么，与我同向的车，除了Z的车，没有其他车可能超到我前面，而反向径直开来的车也当然只能是Y的。但是，在几百辆被黑夜和雨水模糊成全都一样的一个个光亮的时候，只有一动不动地在一个特定的地方观察才有可能分辨出这些车的不同，甚至分辨出车上的人。这就是我现在所处的矛盾：如果我想接收到信息的话我自己就必须不能成为一个信息，但是我想从Y那儿得到的信息——意即Y她自己所成为的信息——只有当我自己也是信息的时候才有用。而我这个信息，只有当Y变成那个我希望能从她那儿接收到的信息，而不是像随便什么接收器就这么接收了我的信息才能显现出价值来。

现在到达B地，走进Y的家，发现她在那里头疼地苦思当时吵架的原因，这些已经不会给我任何满足了；如果接着Z也赶到了，那么就会出现极坏的戏剧性的一幕；如果我知道了Z没能来或者Y并没有把她的威胁付诸实践，我会觉得我成了傻子。另一方面，如果我待在A地，而Y来这儿道歉，我将会处于一个很尴尬的地位：我会用另一种眼光看Y，她会变成一个依赖我的柔弱的女人，那么我们之间的某些东西就变了。如果我们在我们自己的信息中的变化不是这样，我不能接受其他的情景。Z呢？Z也无法逃脱我们的命运，如果我带着对Z的嫉妒往Y那儿开，Y后悔了，为了避开Z，就往我那儿开，而Z却想也没想过离开家一步……

高速公路走到一半的地方有个服务站。我停下来，跑到小卖部，买了一把号筹，拨了B地的区号打电话给Y。没有人接电话。我开心地把号筹像下雨一样洒落在地：很明显Y不耐烦了，她跳上车往A地开来了。现在我回到高速公路的另一边，我也往A地回开。所有的我经过和经过我的车都有可能是Y。反向的车道上所有往B地

开进的车都有可能是我幻想中的Z。或者：Y也停到了一个服务站，往A地给我家打了个电话，我没有接电话，她就明白我正在往B地去，她也赶紧调转车头。现在我们又在相反的方向上奔驰，渐行渐远；然后我经过或者经过我的车都变成了Z，因为他也可能在半路打了个电话给Y……

一切都归于不确定，但我心里平衡了：在我们打电话并没有人接之前，我们继续在这条路上沿着这些白线向前或向后奔驰。没有出发点，也没有目的地，这些白线只是不断逼近，里面挤满了情感，最终从充满了我们的人、声音和状态的厚度中解脱出来，变成一些发光的标志，成为让需要的人用来辨别没有在嗡嗡声中变形的话语的存在，让我们以及其他人的存在变成我们所说的话。

当然，代价是高昂的，但我们必须接受：我们不能在这条路上众多的标志中辨识出彼此，每一个人的意义都变得隐蔽并难以捉摸，因为在此之外就没有人可以接收到我们、理解我们。

## 基督山伯爵

—

从我住的牢房，我无法看出我住了很多年的这个伊夫堡是什么样子、什么构造。地道的尽头有一个铁栅窗，穿透了厚厚的石墙：从窗子里什么景色也看不见；就着时强时弱射进来的天光我约略能感觉到时间推移和季节变换；但我不知道这儿下面是海，是碉堡前的斜坡还是堡内的一个内庭。通道越往远越窄，成了漏斗状；我要想探出头去就得匍匐爬到甬道的尽头；我试过，这是不可能的，就是像我这么瘦小的人也办不到。出口也许比它看起来还要远：漏斗形的视角和光线的明暗给判断距离造成了很大困扰。

这些墙真的特别厚，有可能墙里面还有其他的牢房，或者楼梯，或者是守卫，或者是个弹药库；或者这个堡垒整个儿就是一堵厚实坚固的墙，里头活埋着一个人。一个被封闭起来的人，他所看到的画面是相继、交替、互不相斥地出现的：牢房、天窗以及走廊，狱卒每天两回送面包和汤来要走过的那些走廊，其实它们都可能只是岩

石上的一些孔隙。

可以听见海浪拍打的声音，尤其是在暴风雨的夜里：有时候我贴在墙上聆听，觉得浪涛大得像要冲破这面墙；有时又好像它们从底下、从这些作为地基的礁石下面开始侵蚀，侵蚀这个城堡。而我的牢室就在塔的最高处，轰隆声一直升到牢室，就像被关在贝壳里一样，它也被禁锢在了这里。

我试着聆听：声音描绘出我周围诡变的空间和形态。我试着用狱卒的脚步声来确定那些走廊、弯道、直道的具体位置，那些直线被每个狱室门口的锅底的刮擦声和门闩的吱吱嘎嘎声打断：我只能确定一系列的时间点，在空间的确定上我毫无所获。夜晚，这些声音变得更加清楚分明，但是发出声音的地点和距离却还是无法确定：某个地方有老鼠的啃噬声，某个地方有病人的呻吟，然后又有船驶入马赛港鸣响的汽笛声，还有法里亚神父持续在石墙挖着他的地道的铁锹声。

我不知道法里亚神父到底尝试逃狱过多少次：每一次他都花上好几个月的时间撬起石板，捣碎水泥，然后用一把粗糙的镐凿穿岩石；镐的最后一击打开一个出口，他却又发现他只是挖到了比他原来的牢室还要往里的一个牢室。一个计算上的小错误、一个对通道的倾斜度估计的小偏差，他就有可能晕头转向，往堡垒的更深处去。每次失败之后，他又重新开始修正他画在牢房墙上的图画和公式；再次调整修理他的那一堆工具；重新开始新一轮的刨挖。

## 二

我也想过逃狱，而且经常想。甚至，我对这个堡垒的地形作了

很多推测，我试图找出最短最安全的路到达堡垒外面，然后跳进海里，以至于后来我都分不清哪些是我的猜想，哪些是我的观察成果。通过这些推想，有时候我可以成功地在脑子里构建出这座堡垒的图像，令人满意、尚算精细，而我就自由地徜徉在其中。我从我的所见与所闻中所提取出来的因素都是无序、漏缺而且经常矛盾的。

我刚入狱的那些时候，在我还没有因这些绝望的抵抗而孤独地在这个牢房里腐朽时，狱卒们经常带着我在伊夫堡里活动：上下楼梯、进出碉堡、穿越明道和暗道；所有残留在记忆中的画面，我仍持续地在我的推演中把它们分解然后再复原，但它们相互脱离了，没有一幅能帮我解释这个堡垒的构造或者让我明白我所在的位置。那时太多的思绪折磨着我——我，埃德蒙·唐太斯，一个贫穷但正直的水手，会遭遇这样不公的坎坷，并顷刻间失去了自由——，以至于我的注意力能在不同的地点得到训练。

马赛湾和它的那些小岛，我从小就熟悉；我短暂的水手生涯中所有的起锚和回航都依着这样的背景；每一次船员们的目光触及暗黑的伊夫堡，他们就会面色惊恐地移开目光。因此当他们用铁链拴着我押着我上了军船，而海天尽头现出这礁石和这些石墙的轮廓的时候，我低下了头，明白了等待着我的命运。我没有看见——或者是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那艘船停在了哪条堤道，我没有看见他们押着我上了哪些台阶，我也没有看见是哪一扇门在我的身后永远地关了起来。

现在，已经多年过去，我已经不再被那些使我蒙冤入狱的罪恶丑闻和天灾人祸所折磨，我明白了一件事：要离开监狱的唯一方法就是要弄明白这个监狱的构造。

我并不试图去模仿法里亚神父，因为对我来说知道有一个人在寻找出路就足够了，这足够说服我存在这样一条路，或者至少，可以把寻找这样一条出路作为一个命题放入考虑。因此，在我的思想中，了解法里亚神父挖掘时的心情就成了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情。我觉得法里亚的挖掘不仅是为了他自己的逃狱，而且还是我的计划的一部分；这并不是因为我寄希望于他开启一条逃生之路——现在他已经失败了很多次了，我已经对他的直觉失去信心了——而是因为我只能通过他的一系列错误，找出我现在可能位置的有用信息。

### 三

神父的镐所到之处的墙壁和天花板出现一个又一个的洞，但是他好像还是只持续围着他自己打转，就像绕线团，而他经常经由不同的路线穿过我的牢室。方向感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消失：法里亚已经弄不清楚东南西北，他甚至连天顶和天底都弄不清楚了。对我来说是翻转，对他来说可不是：他爬出他的地道，一丝不乱地倒立着行走：不管是他的白发、他长了霉绿的胡子还是围在他瘦骨嶙峋的腰间的破帆布，都整整齐齐。他像一只苍蝇一样走过天花板和墙壁；然后停下来，把镐钉入一个点，打开一个洞，然后他就消失了。

有时候他刚刚穿墙而过消失在我视线范围外，又从我面前的墙里钻了出来：他还没有把脚后跟从这边抽走，他的胡子已经从那边探出来了。他重新探出了他骨瘦如柴的身体，显得更憔悴苍老了，

好像从我上一次见他已经过了好几年一样。

有时候则是他刚刚钻进通道，我听见他深吸了口气的声音，就像那种准备打一个喷嚏时候的声音：堡里那些蜿蜒曲折的过道又湿又冷；但是喷嚏声没有传来。我等着：等了一个礼拜，等了一个月，等了一年；法里亚还是没有回来；我相信他已经死了。然后突然间我面前的墙就像地震了一样摇晃起来，而从崩塌的废墟中，法里亚走了出来，终于打完了他的喷嚏。

我们之间的交谈越来越少；或者我们会继续一些我记得从来没开始过的对话。我明白了对法里亚来说要辨别他误经过的这么多牢房有什么不同是很困难的。每间牢房里都有一张草褥、一个水壶、一个马桶、一个站着透过狭小的天窗看天空的人。当法里亚从地底下钻出来的时候，转过头来的总是同一个狱友：他总是有同一张脸、同一个声音、同样的想法。他的名字也总是一样：埃德蒙·唐太斯。堡垒里没有什么地方是特别的：它的所有在同一个时空里重复着同样的一些画面的组合。

#### 四

我每一次在脑中推演逃跑计划的时候都试图把法里亚当成主角。这不是说我倾向于把自己跟他保持一致：法里亚对于我在脑子里用客观的视角来呈现越狱这件事情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虽然我也活在其中但我却做不来这件事：这么说，我是用第一人称来做这些梦。现在我已经不知道我听到的那些像鼯鼠一样的挖掘声音是不是真正的法里亚在真正的伊夫堡里的墙上铍开一个缺口还是我想

象出来的法里亚活动在想象的伊夫堡里。无论如何，问题回到了原点：胜利的是这个堡垒。这就像在法里亚和伊夫堡的比赛中，我大大偏离了公正，反而为伊夫堡捧场去了……不，现在我夸张了：这个比赛不仅仅在我的脑海里进行，而是在两个真实的对手之间与我毫无关系地进行着；我努力让自己脱离开来看它，保持心平气和。

如果我能完全等距离地观察神父和这个城堡，我不仅能猜到一次又一次犯的具体不同的错误，而且能弄清楚他始终使用的方法的错误，而我可以因我的正确计划来避免这些错误。

法里亚是这样做的：遇到一个困难，想出一个办法，实践这个办法，然后遇到新的困难，想出新的办法，循环往复。对他来说，一旦能避免这些可能的错误和预想不周，他的越狱计划不可能得不到实现：这一切都取决于设计和实施一个完美的越狱计划。

我来反证一下：存在一个无法逃离的完美堡垒；只是在城堡的设计和建造过程中有过一个错误或者一点过失，逃跑才能成为可能。法里亚还不断地想要打开堡垒，不停地探查着堡垒的薄弱环节，而我还是继续不断地建设它，一直在猜想着堡垒里存在的那些无法逾越的屏障。

我和法里亚对这个堡垒的构图越来越不相同：法里亚从一个简单的画面开始无限复杂化这个堡垒，好去理解每一个他行程中遇到的意想不到的细节；而我从这些数据的无序开始，在每一个独立的障碍中看到系统的障碍，把每一个环节放到一个规则的图形中去显像，把这些图形跟一个空间图形（多面体或者超级多面体）的各个面相连接，然后把这些多面体画入球体或者超级球体中，这样，我越是闭合堡垒的形状，把它定义成一种数学关系或者是一个代数公

式，它就显得越简单。

为了想象这样的一个城堡，我需要法里亚不停地与这些肥土、与这些钢质螺栓、与排水管、与岗哨、与向空中跳、与回到主墙作斗争，因为唯一可以加固想象中的堡垒的方法，就是不断地拿那个真实的城堡做实验。

## 五

因此，看起来每间牢室跟外界都只有一墙之隔，但是，法里亚在挖掘的过程中总是发现，在这墙中间往往还有一间牢室，而在这一间牢室和外界之间又还有一间。我由此提取的画面是这样的：一座从我们周围不断变大的堡垒，我们在里面关得越久，离堡垒外的世界就越远。神父挖呀，挖呀，墙却一直在增厚，而岸望楼和外堡也都在自我复制、增倍。或者说如果挖掘的速度快于堡垒变大的速度的话，法里亚就能不知不觉离开牢堡。要么就得颠倒一下他们二者的速度关系，来让堡垒自我收缩，然后把神父像炮弹一样打出去。

但是如果堡垒是以时间的速度变大的话，要逃出去就得干得再快一点，让时间回流。那么我逃出去的时刻就是我被关进来的时刻：我终于又面对着大海，这时候我看见了什么？一艘载满了宪兵的船正要在伊夫堡靠岸：上面押着被铁链锁着的埃德蒙·唐太斯。

现在我又回过头来让自己成为想象中逃跑游戏的主角，那我不只把自己的未来放进这个游戏，还包括我的过去和回忆。无知的囚犯和他的监狱之间的关系中有相当多的不清楚，这给这些画面和该做的决定蒙上了阴影。如果监狱是被“我的”外面环绕的话，这

个外面在每一次我成功逃离和到达它的时候它就会把我带回牢房里面：外面只是过去而已，逃离是无用的。

我得把监狱想成是一个地方，一个只能在它里面的地方，它没有外部——也就是说别想着从它里面可以走出来——或者我不应该把监狱想象成“我的”监狱，它只是一个不管外部内部都跟我没有关系的地方，也就是说抛开内部外部带给我的激动之情的价值来研究一个从它内部到外部的这么一个过程；即便是我把外部说成是内部或者相反，那也是有价值的。

## 六

如果外面是过去的话，那么未来就在伊夫岛的最中心点，也就是说，出去的路是一条通往里面的路。法里亚神父刻满墙面的那些图形中，两幅毛边的、布满箭头和标记的地图相互重叠了：一张应该是伊夫堡的地图，而另一幅则指向的是另一个托斯卡纳群岛中的小岛，就在那里埋着宝藏：那就是基督山。

正是为了寻获这批宝藏，法里亚才尝试逃狱。为了达成他的目标，他必须在伊夫岛的地图上标出一条从内到外的路，然后在基督山的地图上标出一条从外面的一点到所有点中最内部的那一点——也就是藏宝洞穴所在的点——的路。在一座无法逃离的岛和一座无法进入的岛之间应该有某种联系：因此在法里亚那些潦草的图画中，这样两幅地图互相重叠直到完全一致。

现在对于我来说有点难理解，法里亚现在是在为了跳入广阔的大海而挖掘还是为了穿入哪个装满了金子的洞穴而挖。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显而易见的，他都在试图到达同样一个终点：可能性事件

的多样性的所在之处。有时候这种多样性对我来说集中在一个闪闪发光的地下洞穴中，有时候我把它看作是一次耀眼的爆炸。基督山的宝藏和伊夫岛的逃离其实是同一个事件的两个阶段，可能是相继的，可能是周期性的，就像是一次脉动。

朝向伊夫—基督山那遥不可及的圆周的长征对于对伊夫—基督山中心的寻找并没有什么确定的结果：我所处的超级球体中，我周围的每一点都朝所有方向延伸；中心点就是我所处的点；往更深处走就意味着下落到我自己身上。挖着挖着，你就发现你只是在重复自己的脚步。

## 七

一旦找到并拥有了财宝，法里亚打算要帮助皇帝从厄尔巴岛逃出来，帮助他重新成为军队的首领……因此如果他对伊夫岛—基督山岛的逃离—寻找，没有把对拿破仑从他放逐的岛的寻找—逃离包括进来的话就不是一个完整的计划。法里亚挖掘着：又一次穿越了埃德蒙·唐太斯的牢房；法里亚看见这个囚犯像往常一样背对着他通过天窗望着天空；囚犯听到镐挖墙的声音转了过来：他是拿破仑·波拿巴。法里亚和唐太斯—拿破仑一起在牢堡里挖一条地道。伊夫岛—基督山岛—厄尔巴岛的地图绕着一个数字在转：那是圣赫勒拿岛所在的位置——所有的逃跑都因为那场毫无返回希望的流放而覆亡了。

不管是法里亚还是埃德蒙·唐太斯，被囚禁的理由都很复杂，

都不约而同地跟拿破仑·波拿巴的命运有点关系。那个伊夫岛—基督山岛的地理图像推断在某些点上跟另一个叫做厄尔巴—圣赫勒拿的地理图像一致的。拿破仑的命运，不管是在过去的点上，还是在将来的点上，都介入了我们两个可怜的囚犯的命运，而对于皇帝可能东山再起这件事，我跟法里亚，我们两个，在某些点上，曾经而且也将会做出一些影响。

这些交叉使预测计算更加复杂化了；这些点形成了一条线，引导我们中一个人，而这条线分岔，分枝，辐射成扇形；每一条分支都有可能与其他线的分支交叉。法里亚的挖掘路线形成了一张充满拐角的草图；它几乎处处与重新攻占法国的皇家军队的枪炮和军需车相遇。

我们在黑暗中进行，只有我们行进路线的转弯处能告知我们其他人路线已经有些改变。滑铁卢可以被视为惠灵顿的军队可能与拿破仑的路线交叉的一个点；如果这两条线交叉的话，那个点以外的所有环节都被切割在外；在法里亚挖掘他的隧道的地图上，滑铁卢那个角落的影像迫使他重回自己的起点。

## 八

这些推断的线交叉构成了一系列的面，这些面排开就像一名小说家摊在书桌上的手稿。我们把这位小说家叫作亚历山大·仲马，他得尽快把他的十二卷小说《基督山伯爵》交给他的编辑。他的作品是这样进行的：两名助手（奥古斯特·马盖和福伦提诺）一个一个地来丰富从每一个特定的点发散出来的可能性，然后把所有这些不同的可能性串成情节，变成一部无限大的超级小说交给仲马；仲

马在这些情节中选选删删，剪取一些重拼起来，相互交叉一下；如果一条思路的动机很有根据，但是却没有很合适的事件来诠释它的话，他会试着把它跟一些找不到来源的残碎文字放到一起，接着把它们粗略地焊接在一起，他试图在这些分散开来的节之间确定一种明显的连续性。最终的结果将是把一本叫做《基督山伯爵》的小说交给印刷厂。

我跟法里亚在监狱的墙上乱涂乱画的那些图就跟仲马为了确定那些选出来的片段的顺序而在纸上写的东西一样。一大捆纸可能已经在印刷中：包括我在马赛的年轻时光；徜徉在这密密麻麻的文字间，我可以在港口的堤道上漫步，我可以在朝阳里踱上卡奴比埃尔大街，我可以去往加太罗尼亚人的村庄，攀上那座山丘，再一次看见梅赛德斯……另一捆纸还等待最后的修改：仲马还在调整伊夫堡狱中的章节；法里亚和我在里面争执，墨水的脏污印在凌乱的修改文字间……在书桌的边缘堆着一叠他的助手有条不紊地列出后续事件的建议。中间有一个是这样的：唐太斯从伊夫堡逃出来了，找到了法里亚的财宝，变成了面色阴沉不可捉摸的基督山伯爵，他把他无穷无尽的财富和不可平息的仇恨都投注在了复仇上；诡计多端的维尔福、吝啬贪财的唐格拉斯和偏私不公的卡德鲁斯都为他们的罪行付出了代价；这就像很多年来，在这围城里面，我在所有叫嚣的幻想和所有回归的渴望中所见到的一样。

在这些东西旁边，桌上还放着另外一些关于未来的草稿。法里亚在墙上凿开了一个缺口，这个缺口通向亚历山大·仲马的书房，他不偏不倚、毫无感情地看向过去，看向现在，看向未来——这我是做不到的，我总是试图用年轻的唐太斯刚被升为船长时的温柔，或者是变为囚犯时的怜悯，抑或是成为基督山伯爵庄重地踏入巴黎

最傲慢的沙龙时的自我膨胀和欣喜若狂来定义自己，但令我惊讶的是，与此同时我还发现了一些其他无关的东西——他这儿拿张纸那儿拿张纸，像一只多毛的长臂猿一样跳来跳去，找那篇关于逃狱的章节，没有了这一章，后面所有堡垒外的后续都是枉然。这座伊夫堡-基督山岛-仲马的书桌包含了我们这些囚犯、那批财宝和《基督山伯爵》这部鸿篇巨著，以及这部巨著的修订本，以及它上亿个修订本的合集。在法里亚心里有一张纸，他从不放弃希望找到这张纸；我饶有兴味地看着被扔掉的纸越堆越高，堆成好多桥墩，堆成了一堵墙……

把这些延续故事的后续一个个列出来，不管可不可能，形成一条关于《基督山伯爵》的曲线；而把所有阻碍故事进行的环境联合起来，就是一条负小说的，也就是带减号的《基督山伯爵》的螺旋。一条朝里或朝外绕着自己旋转的螺旋。如果往自己的内部旋转的话，故事就毫无可能地结束；如果它展开，呈向外的螺旋的话，很可能每一圈都成为带加号的《基督山伯爵》的一个环节，结果恰好跟仲马交给印刷厂的那篇小说一样，或许要在幸运财富中超越他。这两本书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尽管看起来一模一样，但是这一点可以用来辨别它们的真伪——它们的手法。要构思一本书——或者一次逃亡——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知道该去掉什么。

## 九

就这样我们继续进行对这座牢堡的调查，法里亚继续探测墙体上的薄弱点，继续遇到新的阻碍，而我思考着他的失败，试图推敲出新墙体线路，以完成我的牢堡构想图。

如果我能在脑子里构建出一座无法逃离的堡垒的话，这座想象的城堡，要么就跟真的伊夫堡一样——这种情况下我是决计无法从这里逃离的，但至少我们这样能找到平衡，不在这里也没有办法在别的地方——要么是一座逃离比禁锢更不可能的城堡——这也就意味着逃离的可能性存在：那么，只要猜出想象中的城堡不会跟真正的城堡相交的一点，然后找到它，就够了。

# 宇宙奇趣的其他故事



## 月亮像蘑菇

乔治·达尔文认为，月亮应该是由由于太阳的潮汐作用而脱离地球的。太阳的引力作用在地球表面覆盖的较轻质岩石（花岗岩）上，就像潮汐作用引起流体物质涨潮一样，掀起一部分岩石，把它从我们的星球上拉走。那时整个地球都被水覆盖着，而月亮的逃逸则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将地球表面的水域吞进去了一大部分（即太平洋），使剩下的部分花岗岩浮现出来，再裂开，隆起，形成了陆地。如果没有月亮，地球上就算是有生命，那么生命的演变也会是完全不一样的。

好吧，好吧，现在你们跟我说，我就想起来了！老 Qfwfq 大声说道。我怎么会不记得呢？月亮，就像一朵蘑菇一样，从水下长了出来：我当时正好在船上路过那里，突然就感到有什么东西在下面推我。“糟了！搁浅了！”我喊着，但发现自己已经被高高地举起，我和我的船都停在一片鼓起的白色陆地的顶端，而我的鱼线干巴巴地垂着，鱼钩也悬在空中。

现在说起这件事来很简单，但我真想看到你们亲历那样的场面！当然那个年代也有人负责观测可能发生的危险；现在可以说那时的观测员事先已经知道很多事了，但我指的不是月亮，不是，月亮的事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个意外，他只是知道一些大陆要出现的事儿。那时关于这个问题，“高低海潮观测中心”的检查员 Oo 做了好几场报告，但没有一个人听他说。也幸亏是这样，因为后来他犯了一个严重的计算错误，并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

那时我们这个星球的表面全部都被水所覆盖，没有一片露出来的陆地。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是平的，没有起伏，海水很浅，而且都是淡水，我们就坐在船上钓鲷鱼。

根据观测中心的计算，检查员 Oo 确信地球上就要发生巨大的变化了。他的理论是：我们的星球在很短的时间会分成两个区域：陆地的区域和海洋的区域。在陆地区域还会形成山脉和河流，还会长出茂盛的植被。我们当中那些生活在陆地上的人就可能会拥有无限的财富；而同时海洋就会变得令所有的人无法居住，只有一些特别的动物可以生活在那里，我们那些脆弱的小船都会被威力巨大的风暴打翻。

但那时谁会真的相信这些恐怖的世纪末预言呢？我们就在这浅浅的海面上过着日子，无法想象还会有另外一种生活。每个人都划着自己的小船，我耐心地从事着渔夫的工作，海盗 Bm Bn 躲在芦苇丛的后面，伏击赶鸭子的人，女孩 Flw 修长的身影用力地划着她的小船。谁能想到从这平整如镜面的海水里会掀起巨浪，而且还不是水的浪，而是坚硬的花岗岩的浪花，而且我们还要搬到那上面去住。

我们还是按顺序说吧。第一个发现自己站在鼓起的陆地上的人就是我，我和我的船就这样留在了干燥的地方。我听着从海里浮上

来的同伴们在呼喊着，他们指着，嘲笑我，但他们的声音好像来自于另一个世界：“喂，Qfwfq，嗨嗨！”

我所在的那块隆起的陆地并不是静止的：它像一个玻璃弹球在海面上滚动；不，我说的不对，应该是一朵地下的浪花，随着它的起伏抬起像地毯一样的岩石，再放下，然后再回到原点。最美的是我在这固体海潮的起伏中，不但没有在运动刚开始的时候掉到水里，还在高处找到了平衡，随着海浪的前进而前进，在周围，我总能看到搁浅的新鲜的鱼儿，在慢慢显露出来的坚硬的白色地面上做着垂死的挣扎。

我那时想到了什么？我想到的当然不是检查员 Oo 的理论（我之前很费劲地听过他的理论），只想到怎么去捞那些鱼，它们就这样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只需要伸伸手，就能在船上装满鲷鱼。这时从别的船上传来的惊呼声和嘲笑声都变成了咒骂和威胁。其他的渔民都当我是贼，是海盗，因为我们之间都要遵守一个约定，那就是每个人只能在划定给他的区域内捕鱼；任何越境的行为都被视为犯罪。但现在，这块自己移动的陆地，谁又能让它停下来呢？如果我的船上装满了鱼而他们的船都空着，那也不是我的错。

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的：花岗岩的泡在海面上向四周延伸，越变越大，周围全是活蹦乱跳的鲷鱼；我飞快地抓着鱼；后面，那些眼红的伙伴划着船追我，想要攻上我的山头；但随后，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再也没有一个追赶者能够超过我；黄昏降临在他们身上，夜晚的黑暗也渐渐地吞没了他们，而我所在的地方太阳却不断地发出正午的光辉。

不仅仅是鱼儿们搁浅在石头的浪尖上；周围所有漂在水里的东西都沉没了：载有弓箭手的舰队，运载粮草的驳船，还有国王和王

子们和他们的随从们的船队。再往前走，海面小屋构成的城市出现在地平线上，高出水面很多；但很快这些小屋都倒塌了，成了碎木块和稻草构成的废墟，还有惊慌失措的小鸡。这些迹象都表明了这一现象的性质：那时覆盖整个世界的那层脆弱的地表层已经无能为力，已经被移动的荒原所取代，这片荒原经过的地方所有生物都被冲走，被消灭。这些本来已经可以告诫我们，我们所有的人，特别是观察员。但是我，我再说一遍，我可不是对未来做猜测：我有我自己的事要做，眼看着原有的平衡从根基上被摇来摇去，我除了要保持自身的平衡，还要努力维持更大范围的平衡，总体的平衡。

每当那石头的波浪击碎它所遇到的障碍，那些碎片，工具，王冠等东西就会像下雨一样落满我的全身。一个肆无忌惮的人如果在我的位置上，（就像随后就会清楚地看到的）一定会冲下去抢东西的。而我——你们了解我的——我不会。相反，我感到了另外一种渴望：我把之前很容易捡到的那些鲷鱼又扔还给那些可怜的渔民。我这么说可不是为了给我脸上贴金；那时我找到的唯一能够阻止所发生的那一切的方式就是尽量去弥补那些灾难，向受害者们施以援手。我站在不断前进的山峰顶上，大声呼喊：“能逃命的就逃命吧！你们快逃！让开！”凡是我的胳膊能够到的湖面草屋，我都会尽量去把它们撑起来，为的是在波浪过去之后这些小屋还仍然站得住。那些抛在一边的幸存者在下面挣扎着，我就把落在我手边的所有东西都发给他们。我希望的是：我站在波浪顶端，这就可以构成一种新的平衡。我真的愿意石头的波浪带走因它的灾难性出现带来的坏处，也带走我竭尽全力去做的好事，但不管是好是坏，都是自然的现象，不以我和其他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但是我什么也没做到：人们都不明白我在喊什么，都不让开，

水面的小屋也在我刚刚碰到的时候就倒了，而我抛出去的东西激起了水里那些人的争抢，局面更混乱了。我做到的唯一的好事就是救起了一群鸭子，它们差点就成了海盗Bm Bn的战利品。一个毫无察觉的赶鸭子的人平静地驾着他的独木船，在芦苇中穿行，他没看到正准备刺向他的枪尖。这时我在石头波浪上赶到了，正好来得及抓住了那个强盗的胳膊。我对着鸭子们吆喝：“嗖，嗖。”它们就得救了，飞走了。但Bm Bn，我本来在他上面，他抓住了我：从那时起我们两个就一起待在石头波浪的上面，而我想要维持的好与坏之间的平衡是彻底无法达到了。

对于Bm Bn来说，待在那里就是为了开始新的抢劫、偷猎和偷盗的勾当。花岗岩的波浪继续向前推进，浑然不觉对整个世界的颠覆；但现在支配波浪的是一种将颠覆转化为利益的想法。那时我已不再是这种漫无目的地壳震动的囚徒，而成了这海盗的俘虏。我能做些什么来阻止那两种力量相当的推动力呢？在石头和强盗之间我不知不觉竟偏向石头一方，我觉得它以某种神秘的方式与我相连，但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把我微弱的力量与它融合起来以阻止Bm Bn犯下暴力和劫掠。

Flw也来到了石头浪尖上，但也没改变什么。我被迫目睹他进行绑架，却无法动他一根手指，因为Bm Bn把我绑的像根肉肠。女孩Flw在睡莲与长寿花之间划着小船来到这里；Bm Bn在空中挥动他长长的绳套，抓住了她；不过她是个温顺有礼貌的年轻人，适应了成为那个丑八怪的囚徒的现实。

可是我不适应，相反我说：“我不是来给你举灯的，Bm Bn。你松开我，我要走。”

Bm Bn稍稍转了一下头：“你还在那里呢？”他说：“有没有你

都无所谓，你对我来说还不如一只跳蚤。走吧，跳到海里去吧，淹死你。”他把我解开了。

“我走，但你还会听到人们谈论我，”我对他说，然后我压低声音，对 Flw 说：“你等我，我会回来救你！”

就这样我准备跳到水里。就在这时，我发现在地平线上有一个人踩着高跷在海里转悠。随着我们的波浪不断地前进，他却没有被摧毁，而是迎着我们过来了。高跷裂成了碎片，飞得到处都是，那个人就摔在了花岗岩上。

“我算的是对的，”他说：“请允许我自我介绍，检查员 Oo，供职于高低海潮观测中心。”

“您来的正是时候，检查员先生，正好可以建议我应该怎么做，”我说：“这上面的情况糟糕极了，我正要离开呢。”

“那您可就要犯个大错误了，”检查员反对我说：“我跟您说说为什么。”

他就开始展示他的理论，现在事实已经证明了他的理论：期待中的陆地浮现正随着我们脚下的起伏开始了；一个充满新奇和无限可能的新纪元正在我们面前展开。我听得目瞪口呆：现实换了一张面孔；不过我不是位于毁灭和荒芜当中，而是得到了一份珍宝，获得了拥有一种千万倍更繁华的地上生活的全新可能性。

“因此，”检查员像一个胜利者一样，总结说：“我愿意成为你们当中的一员。”

“那得看我愿不愿意让你留下！” Bm Bn 冷笑着说。

“我敢肯定我们会成为朋友的，” Oo 断言。“我们一起迎着灾难前进，我的研究和预见会让我们有能力主宰这些灾难；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些变成对我们有利的东西。”

“我希望不仅仅是我们！”我大声喊着：“如果您说的都是真的，检查员先生，如果这个天大的好运真的降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怎么能够把我们的同类排除在外呢？我们要告诉我们遇到的所有人！让他们上来跟我们一起！”

“闭嘴，你这个多嘴的燕雀！”Bm Bn抓住我的肚子，“如果你不想让我把你大头朝下地扔回淤泥里去！这里有我，和我认为可以留下的人，就这些！我说的对吧，检查员先生？”

我转向Oo，认为他肯定会和我联合起来反对这个强盗的专制与蛮横：“检查员先生，您一定不是为了自私的原因才进行您的研究的吧！您不会让Bm Bn利用它来达到个人目的……”

检查员耸了耸肩膀：“说真的，对于你们两个之间的争吵，我可不想发表什么意见：之前发生了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只是一个技术人员。如果这里，我没看错的话，是这位先生说的算，”他向Bm Bn点了一下头，“那么我就把我计算的结果说给你听……”

听到这些话，面对这种最出乎意料的背叛，我感到失望极了，不仅是针对检查员本身，也是针对他对未来的展望。他接着描述在浮起的陆地上未来的生活会是怎样的，一座座建立在石头地基上的城市拔地而起，跑着骆驼和马和马车和猫和商队的道路，金矿和银矿，檀香树林和藤木林，大象，金字塔，各种塔楼，钟表，避雷针，索道，吊车，电梯，摩天大厦，国庆节日里悬挂的彩花和旗帜，剧院和电影院的横幅上各种颜色的字发出的光映在盛大晚会上人们佩戴的珍珠项链上。我们大家都在听他说，Flw带着入迷的微笑，Bm Bn则由于占为己有的贪婪而张大了鼻孔；但这时在我心里，这些童话般的预言却再也激不起任何的向往，因为这一切仅仅意味着要永远被我的敌人统治，这就足以在所有的奇迹上覆盖一层光亮的虚假

的庸俗的锈迹。

有那么一刻，其他人都聚精会神于自己的计划，我对 Flw 说：“我们那可怜的捕捉鲷鱼的渔夫生活，总比隶属于 Bm Bn 而换来的辉煌要好吧！”于是我建议她跟我一起逃跑，离开这个强盗和检查员，离开未来的陆地：“看着吧，我们自己也可以过得下去……”

我说服她了吗？我跟你们说过，Flw 是一个温顺、纤细的如蝴蝶翅膀一样的人。检查员展示的前景吸引着她，但 Bm Bn 的丑陋却让她远离。对我来说激起她对那个强盗的不满并不难；她同意跟我走。

花岗岩的突起像是被从地球的深处推出来，用尽全力朝着太阳。暴露在太阳引力下的部分不断地膨胀着，以至于下半部分渐渐地收紧，变成了收口的地方，或者说变成了花茎，隐藏在锥形的阴影里。我们必须利用正午的阳光投下的这个逃生通道。“时机到了！”我对 Flw 说，抓住她的手，我们就沿着花茎滑下去。“就现在，要么再也没时间了！”

这句规劝的话我加重了语气，也不管它的真实性到底有多大。我们刚刚游着远离那块地方，就看到它像我们这个星球长出的一个可怕的芽，这时大地和水域都开始颤抖。太阳正在把那一块花岗岩从维系着它的玄武岩层连根拔起，拉向自己。那是一个巨大无比的石块，上半部分膨胀起来，布满了孔洞，而下半部分还泡在地球深处黏稠的液体里，上面还布满了矿物质液体和熔岩的条纹，还有像胡须一样密密麻麻的蚯蚓群。月亮挣脱了，升到天上，轻柔得像一片树叶。在地球上留下了一个大裂缝，全球的水都像瀑布一样倒了进去，这样岛屿、半岛和高原就都浮现了出来。

我爬上这些高的地方，总算是救了 Flw 和我自己，但我还不能

把目光从飞走的那一块世界上移开，它开始在空中旋转，越来越远。我还有机会听到了Bm Bn的咒骂从天而降，他在生检查员的气：“什么狗屁未来，蠢货……”转着转着，棱角和凹凸不平的表面渐渐磨平了，磨成了一个表面平滑，抹了灰浆的圆球。太阳越走越远，而这个大球，这个从今往后会一直被称为月亮的大球，被夜晚赶上了，只保留了一线暗淡的反射光，好像一片沙漠。

“他们活该，那两个！”我大声说，因为Flw好像还没意识到情况的逆转，我解释说：“那并不是检查员预言的陆地，相反，如果我的感觉没错，我们脚下正在形成的才是真正的陆地。”

山、河、谷、四季、信风开始出现在浮现出来的地方。最早的禽龙，未来的使者，已经从巨杉树林里走出来侦查。看起来Flw认为这一切都很自然：她从树枝上摘下一个菠萝，敲了敲树干，磕开了果皮，咬了一口多汁的果肉，笑了起来。

正如你们知道的，事情就这样发展下去了，直到今天。Flw，毫无疑问，她很开心。她在闪耀的霓虹灯下度过夜晚，浑身裹上柔软的灰鼠皮，对着照相机的闪光灯微笑。但我却在问自己，这个世界真的是我的世界吗？

有时我抬起头看看那轮月亮，想着那里的荒芜，寒冷，空寂压在天平的一个托盘上，而保持天平平衡的是我们可怜的奢华。我及时地跳到这一部分也只是个意外。我知道我在地球上所拥有的一切，所有地球上有的而月亮上没有的，都是我欠月亮的。

# 月亮的女儿们

没有大气的包裹，月亮就失去了挡箭牌，从一开始就暴露在陨星的持续轰炸和太阳光的侵蚀之下。康奈尔大学的汤姆·戈尔德认为，月亮表面的岩石会因为陨星碎片长时间的撞击而化为粉尘。而芝加哥大学的杰拉德·柯伊伯则认为，月亮上岩浆气体的释放会使得这颗卫星很轻，很多孔，又很结实，就像一块浮石。

月亮老了，Qfwfq也表示同意，千疮百孔，筋疲力尽。她光秃秃地在天空中打滚，消耗殆尽，瘦得像一块榨干的骨头。这也不是第一次发生的；我还记得比这个更老、磨损更严重的几个月亮；我见过好几个了，好几个月亮的诞生、在天空中的奔跑、死亡，其中有一个被冰雹一样的流星撞成了筛子，另一个则由于到处都是陨石坑而爆炸，还有一个月亮的表面上覆盖着黄玉色的汗珠，汗珠迅速地蒸发了，然后月亮笼罩了一层暗绿色的云，再慢慢地缩成一个干瘪的、蜂窝状的空壳。

当一个月亮死去的时候，地球上发生的事可不是轻易就能说清

楚的；我试试看吧，那我就说说我记得的最后一次。经过漫长的发展，可以说那个时候的地球已经发展到我们现在生活的样子了；也就是说已经进入到汽车的消耗比鞋底还要快的阶段；类似于人类的生物进行着生产、销售和购买；城市用发光的彩条覆盖了大地。尽管那时和现在的陆地形状并不相同，但那时的城市和现在的位置几乎是一样的。曾经也有一座纽约城在某种程度上还很像现在你们大家都熟悉的纽约，但那个纽约城要新的多，或者说充满了新产品，新牙刷，那个纽约城也有一个曼哈顿，闪闪发光的摩天大厦密密麻麻地排列在两侧，就像一把崭新崭新的牙刷上的尼龙刷毛。

在那个世界，任何一件物品只要出现一点小小的瑕疵或老化，只要出现第一道裂纹或污点，就会被立刻扔掉，由另外一个崭新的完美无瑕的产品来代替，只有一个与众不同，一个影子：那就是月亮。月亮在天空中漂泊，灰色的身体坑坑洼洼，与下面这个世界越来越不相干，成了一个不合时宜的残余。

一些古老的词汇，比如满月、新月、下弦月等等还在用着，但也只是一些说法而已：那个布满裂痕和缺口的形状怎么能叫做“满”呢？总感觉它要在我们头顶上倒下一堆废墟。就更不用说月亏的时候了！简直就变成了被咬过的奶酪外皮，而且它消失的时间总比预期的要早。新月的时候，我们总是怀疑这一次它还会不会回来（或许我们希望她就这样消失算了？），当它又冒出来的时候，就越来越像一把正在掉齿的梳子，我们颤抖着移开视线。

那真是让人沮丧的场景。我们的胳膊上挂满了大包小包，成群结队地在日夜营业的大商场里出出进进，我们的目光在发光的文字间游走，这些发光的文字爬上高楼大厦，每时每刻都在告知我们刚上市的新产品，就这样我们看着它来到眼前，在耀眼的、迟钝的、

病态的光线中更加显得苍白，我们无法赶走这个念头：每一个新东西，每一个刚买来的产品都会出问题，会掉色，会坏掉，因此我们逛街购物的热情和拼命工作的热情也就不那么高涨了，而这不能说不不是工业和商业蓬勃发展的结果。

这样就有人开始提出利用它，用这个不合时宜的卫星来干点什么：它没什么用了；从它那里什么也得不到了，那就是一片废墟。月亮越来越轻，它的轨道越来越向地球倾斜：更重要的是，它成了一个危险品。它离地球越近，运行的速度越慢；人们再也无法计算月亮的公转周期了；包括日历，每个月的变换节奏也变成了一个纯粹的约定；月亮一跳一跳地往前走，看起来就要毁灭了。

那几个晚上月亮的高度降低了，人们的情绪更加变化无常，相互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总能见到在摩天大厦的房檐上行走的梦游者向着月亮伸出双臂，或者有变狼妄想的人在时报广场上怒吼，还有纵火狂在码头的仓库里放火。这些现象当时已经是司空见惯了，这些甚至已经无法招来好事的人群。但当我看到一个全身赤裸的女孩坐在中央公园的长凳上时，我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

在看到她之前我就感觉到有什么说不清楚的事要发生了。我开着一辆敞篷车穿越中央公园，感觉自己淹没在颤抖的光线里，就像荧光灯管在完全开启之前，会发出一系列忽明忽暗的青灰色的光。周围的景象就好像是陷落在月球环形山中的一个花园。有一个水池反射着一块月亮的光线，旁边就坐着那个裸体的女孩。我停了下来。我好像一下子认出了她。我跑下车，向她跑去；但我又停住了，惊呆了。我不知道她是谁；只是觉得我必须马上为她做点什么。

在那条长凳周围的草地上，散落着她的衣服，袜子和鞋子也是东一只西一只，还有耳环、项链和手镯，购物用的大包小包和包里

的东西也倒在周围很大的一片地方，还有许多的小盒子和小东西，就像刚从城市的商场里满载而归，好像是那个女孩听到有人叫她，突然间把所有的东西都扔到了地上，她好像明白了要从所有把她束缚在地球上的物品或标志当中解放出来，现在她待在那里，等着升到月球上。

“出什么事了吗？”我结结巴巴地说：“我能帮助您吗？”

“帮助？”她问，睁大了眼睛看着高处。“没人能帮得上忙。没人能为我们做些什么。”很明显她不是替她自己说的，她是替月亮说的。

月亮就在头上，圆滚滚的，几乎就要压到我们了，就像一片破烂的屋顶，千疮百孔的又像一个擦床。那时动物园里的动物都开始逃跑了。

“世界末日了吗？”我机械地问，就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想说的是些什么。

她回答说：“就要开始了。”或者什么类似的话（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几乎都没微微张张嘴唇）。

“您说的是什么意思？是说世界末日要开始了，还是别的什么事情要开始了？”

她站起身来，在草地上向前走去。她有着黄铜色的长发，留到了肩膀。她毫无防备，甚至让我觉得需要以某种方式去保护她，做她的盾牌，于是我向她伸出手臂，就好像准备在她摔倒的时候扶住她，或是让所有会伤到她的东西都远离她。但我的手不敢碰到她，总是在距离她的肌肤还有几厘米的地方停下来。我就这样跟着她在花园里走，我发现她的姿势与我的相似，她也在试着保护什么脆弱的东西，保护着什么要掉下来摔破的东西，因此需要找到一个地方

可以轻柔地把它放下，这个东西她也摸不到，只能用手势陪着它：那就是月亮。

月亮好像迷路了；离开了它运行的轨道，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像一片枯叶随意飘荡。一会它好像要向地球轰然倒下，一会又螺旋上升，一会又偏离了。月亮没有了高度，这一点是肯定的：有一瞬间它好像都要撞到“广场酒店”上了，但它却穿过了两座高楼之间的通道，在哈德逊河方向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了。过了一小会，它又从相反的方向出现了，从一朵云的后面跳了出来，用灰白色的光线笼罩了哈莱姆区和纽约的东河，好像起了一阵风，它就打着滚向布朗克斯区移动。

“它在那里！”我喊道：“就在那里，它停下了！”

“它不会停的！”那个女孩大声回答着，赤裸着身体、光着脚在草地上跑着。

“你去哪里？你不能这样走！停下！我跟你说话呢！你叫什么名字？”

她喊出了一个类似于达伊亚娜或德亚娜的名字，不过也可能是一声惊呼。她消失了。为了追上她，我上了汽车，在中心公园里搜寻着。

汽车大灯的灯光照亮了篱笆、山丘、方尖塔，却没有看到女孩狄亚娜。我已经走的太远了，她应该在后面；我调过头，反方向地往回走。在我的身后一个声音说道：“不，它在那里，向前走！”

在我身后折叠起来的车篷上，就坐着那个全身赤裸的女孩儿，她指着月亮的方向。

我很想告诉她坐到车里来，告诉她我不能带着这样装束的她穿越整个城市，但我又不敢打扰她，她全神贯注，目光不肯离开那个

在大街那头时隐时现的亮点。另外，最奇怪的是，好像没有一个过路的人注意到端坐在敞篷车上的这位女士的存在。

我们穿过了一座连接曼哈顿和陆地的大桥。我们奔驰在一条有很多岔路口的街道上，旁边有很多车辆，我紧紧地盯着前方，担心我们这个样子会引起旁边车辆的大笑和尖叫。但当另外一辆车超过我们的时候，我吃了一惊，差点开出了路面：在那辆小轿车的车顶上蹲着一个全身赤裸的女孩儿，她的头发随风飘着。那一瞬间我以为我的那位乘客已经从一辆飞驰的汽车上跳上了另外一辆，但我只要稍稍向后转过目光，就看到了狄亚娜的膝盖还在我鼻子的高度。不仅仅是她的形象让我眼前一亮：她们还摆出最奇怪的姿势，抓住飞驰中的汽车的散热片，车窗，挡泥板，在任何一个方向我都看到了那些女孩，她们金色的或深色的头发与粉色或棕色的皮肤构成了鲜明的对比。每一辆车上都载着这么一位神秘的乘客，她们都指向前方，鼓动驾驶员去追赶月亮。

她们受到了处于危险当中的月亮的召唤：这毫无疑问。她们一共有多少？总有新的载着月亮女孩的车辆从每个交叉路口和岔路口汇入车流，从城市各个街区驶来的车辆都向上面停着月亮的地方汇集。在城市的尽头，我们来到了一座汽车公墓的前面。

道路消失在一片山区，这里有峡谷，有山脉，有丘陵，有山峰；但造成这种崎岖的地形构造的，并不是地面的突起，而是废弃物的堆积：那些没有边界的地方是所有东西的终点，这些都是城市这个消费者为了马上享受使用新产品的乐趣，刚刚用过就很快丢弃的东西。

很多年以来，在一个没有边界的汽车公墓的周围，堆积了许多破烂的冰箱，数不胜数的发黄的《生活》杂志，以及烧坏的灯泡。在

这片坑坑洼洼、锈迹斑斑的土地上，这会儿月亮正低垂着，压扁的金属板的边缘向外膨胀着，好像受到了潮汐的引力。它们很相似，衰老的月亮和那个在废物堆里焊接起来的地壳，废铁堆成的山丘形成了一个闭合的山脉，就像一座圆形露天剧场，它的形状跟火山口或月亮上的环形山一模一样。月亮悬挂在那上面，就好像我们这个星球和它的卫星在相互映照着。

我们汽车的发动机都停了下来：再没有什么可以像自己的坟墓那样会让汽车感到害怕。狄亚娜下了车，所有其他的狄亚娜也学她下了车。但好像她们不像刚才那样往前冲了：她们迈着犹豫的步子，就好像身处凌乱刺眼的铁器的废墟之中，她们突然醒悟到自己是全身赤裸的；她们当中的很多人交叉双臂，挡在胸前，看起来又像是不胜寒冷，颤抖着。她们分散开来，往那些没有生命的物品堆成的山上爬：她们越过了山顶，下到圆形的露天剧场里，然后她们在那里的中心形成了一个圆圈。接着她们大家一起举起了胳膊。

月亮抖了一下，就好像这个举动对它产生了作用，看起来好像有那么一瞬间它恢复了力量，又要升上天空。围成圆圈的女孩子们把胳膊举得高高的，她们的脸庞和乳房都朝着月亮。难道这就是月亮要她们做的？难道月亮需要她们这样把它举在空中？我没有时间去考虑。这时一部吊车开进了这个画面。

当局让人设计和建造了这台吊车，决定要把这个难看的障碍从天空中清除。它还是一部推土机，举着一副螃蟹夹子一样的大钳子；低矮粗壮的机器在履带的带动下向前走，像极了一只大螃蟹；当它到达预定的操作地点时，好像变得更低更平了，这样它的整个表面就会更加贴合地面。铰链飞快地转着；吊臂升到了空中；从来都没想过吊车的吊臂会有这么长。齿状的抓斗打开了；现在倒不太像螃

蟹的大钳子了，更像是鲨鱼的大嘴。月亮就在那儿；摇摇晃晃地好像想要逃走，但吊车好像具有磁性：人们眼看着月亮好像被吸住了一样，进了那张大嘴。下颌骨干巴巴地合上了：咔嚓！一瞬间我们觉得就像是一块蛋白饼干被压碎了，但是月亮留在了抓斗的夹瓣里，一半在里面，一半在外面。月亮变成了长方形的，像一根咬在牙齿间的大雪茄。天上下起了烟灰色的雨。

吊车正使劲要把月亮从它的轨道上拽下来。铰链现在开始向相反的方向转：费尽了力气。狄亚娜和她的女伴们张开胳膊，一动不动，好像希望以她们围成的圆圈的力量击退敌人的侵犯。月亮瓦解的灰烬像雨一样飘落在她们的脸上和胸口上，只有这时我们才看到她们彻底绝望了。狄亚娜发出了一声哀鸣。

那时，被抓住的月亮失去了最后一丝光华：变成了一块黑色的看不出形状的石块。如果它没有被抓斗的锯齿抓住的话，应该就会掉在破裂的大地上了吧。下面那些干活的人事先准备了一张铁网，用长长的钉子把月亮固定在地面上，在那个地方的周围，吊车正慢慢放下它的货物。

这时地面上的月亮就是一块坑坑洼洼的大石块，暗淡无光，简直无法相信它曾经也用灿烂的光辉照亮过整个天空。吊车张开了抓斗的夹瓣，在履带上向后退，突然减轻的重量差点让它跳了起来。那些干活的人准备好了大网：他们把月亮裹住，让它在铁网和地面之间越裹越紧。月亮想要挣脱裹在身上的约束衣：一阵像地震一样的晃动让垃圾山上的空瓶子掉下来不少。接着，一切又恢复了平静。空空荡荡的天空被聚光灯的光线浇灌着。但黑暗已经渐渐退去。

晨曦照在汽车公墓上，这里又多了一件垃圾：陨落的月亮就在那当中，与其他被扔掉的物品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一样的颜色，一

样被判监禁的样子，人们都无法想象它们新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周围，在地面垃圾堆成的火山口上，回荡着喃喃的细语：清晨的曙光唤醒了熙熙攘攘的生活，人们来来往往。在被开膛破肚的废旧卡车之中，在翻出内胎的轮胎之中，在卷曲的钢板之中，一些长着长胡子的人在行走。

在众多被城市抛弃的东西之中，生活着一些同样被抛弃的人，他们被抛在社会的边缘，当然也有一些自愿抛弃自己的人，他们已经厌倦了天天在城市里跑来跑去，只为出售或购买那些马上就会老化的新东西：这些人都认为只有扔掉的东西才是这个世界真正的财富。在月亮周围，沿着整个圆形露天剧场的边沿，这些瘦瘦高高的人或站或坐，胡子或是披散的头发勾勒出他们脸庞的轮廓。就在这些衣衫褴褛或是衣着古怪的人当中，站着狄亚娜和前一天晚上出现的那些女孩。她们走上前，开始解用长钉子钉在地面上的大网的铁丝。

立刻，月亮就像一个解了绳子的高空气球，飞到了那些女孩的头顶上，飞到了那些衣衫褴褛的人聚集的上空，悬挂在那里，但它还是被铁网挂着，狄亚娜和她的女伴们正在摆弄着那些铁丝，一会儿拽一拽，一会儿又放开，当她们拉起所有的铁丝头，开始奔跑的时候，月亮就跟着她们。

月亮刚开始移动，从垃圾山谷里就掀起了一阵波澜：那些被压成手风琴一样的汽车排成队，开始吱吱呀呀地前行，还有那些没了底的罐子也一起滚动了起来，发出轰隆隆的雷声，看不出它们是被什么东西拽着还是它们拽着其他的东西。跟着被抛弃的人解救的月亮，所有的东西和所有的人都不由自主地加入其中，开始前行，涌向城市里最富裕的街区。

那天早上城市正在举行庆祝“消费者感恩日”的活动。每年十一月的一天，都会举办这样的节日，专门为商店的顾客提供表达自己对生产商感激之情的机会，他们永不疲倦地满足着消费者的各种需求。这个城市最大的商场每年都会组织一次游行：一个巨大的气球，做成玩偶的形状，涂上艳丽的色彩，由穿着亮片衣服的女孩子们拉着，跟在一支乐队后面，沿着城市的主干道前行。那天早上，游行的队伍也是这样沿着第五大道一路走来：乐队的指挥转着指挥棒，大军鼓发出轰隆隆的声音，而那个象征着“满意的顾客”的巨大玩偶气球在高楼大厦间飘荡着，顺从地跟着游行队伍里的女孩子们，这些女孩戴着法国的军帽，步兵的领章，和带有流苏的肩章，骑在闪闪发亮的摩托车上。

与此同时另外一支游行队伍也正在穿过曼哈顿。卸下罩网、满身霉斑的月亮也被赤裸着身体的女孩子们拉着，在高楼大厦间穿行，后面则是一排破烂的汽车和卡车的残骸在前行，周围是越聚越多的寂静的人群。从一大早就尾随在月亮身后的队伍里，加入了成千上万各种肤色的人，许多人都是全家出动，带着各种年龄段的孩子，特别是现在，游行的队伍正经过哈莱姆周围最拥挤的黑人居住区和波多黎各人居住区。

月亮的游行队伍在这个住宅区里蜿蜒前行，走进百老汇，他们悄无声息，轻盈地走着，和拉着大气球、从第五大道走来的队伍汇合到了一起。

在麦迪逊广场，两支队伍交织在一起：合成了一支队伍。“满意的顾客”可能是跟月亮带尖儿的表面碰到了一起，不见了，变成了橡胶的碎片。现在的摩托车上坐着狄亚娜们，她们用彩色的丝带拉着月亮；另外，由于骑摩托的女孩子的数量多了至少一倍，所以

人们也有理由相信原先那些摩托女孩也脱掉了她们的制服和军帽。很快摩托车和后面跟着的汽车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大家再也分不清哪些是旧的，哪些是新的：轮子都歪了，挡泥板上的锈迹和像镜子一样光亮的镀铬混在一起，和上好的釉面混在一起。

在游行队伍的后面，所有的橱窗都发霉了，布满了蜘蛛网，高楼大厦的电梯开始吱吱嘎嘎地响，发出痛苦的呻吟声，广告牌都发黄了，冰箱里装鸡蛋的托盘好像成了孵化器，上面满都是小鸡，电视机播放着暴风雨的画面。整个城市突然间全都消耗掉了：随着月亮的最后一趟旅程而成成了一个要扔掉的东西。

乐队敲着空汽油桶，在这个声音的伴随下，游行队伍来到了布鲁克林大桥。狄亚娜举起了乐队指挥的指挥棒：她的女伴们则在空中挥舞着丝带。月亮进行了最后的冲刺，越过了大桥弯曲的栏杆，冲向大海，像块砖头一样落到了海里，月亮沉了下去，在海面上激起了成千上万的小气泡。

同时，女孩们并没有扔掉那些丝带，反而紧紧地抓住，月亮把她们带了起来，让她们飞到了大桥的外面，越过了栏杆：在空中划出了一道跳水运动员入水的弧线，消失在浪花之中。

我们站在布鲁克林大桥上以及河岸的堤坝上，面面相觑，目瞪口呆，我们不知道是应该跟在她们后面跳进水里，还是相信她们会像以前一样再出现在我们面前。

我们没有等很久。大海就开始荡起了浪花，浪花越来越大，形成了一个圆圈。在这个圆圈的中心出现了一个小岛，长着长着，成了一座大山，又变成半个圆球，就像一个放在水面上的球形物体，或者说，从水下升起的球形物体，不：就像一个全新的月亮正升上天空。我说是一个月亮，但它跟刚才我们见到的那个沉到海底的可

不一样：这个新月亮完全不同。它从海底升起来，带起一条由绿色的、闪光的海带组成的裙摆；它身边涌起的水花像草地上镶嵌的喷泉，赋予它绿宝石般的光泽；一层轻薄透明的植被包裹着月亮，但与其说是植被，不如说是带着眼睛一样的圆点、还闪闪发光的孔雀翎。

这就是我们当时隐约看到的情景，因为那一团物体中所包含的圆盘很快地向空中飞去，更详细的细节就这样掩盖在一种新鲜、蓬勃的总体印象之中。天空变得昏暗：颜色的强烈对比渐渐消失在刺眼的明暗对比中；月亮上的草地和森林现在只是那个发光的圆盘表面上隐约可见的凸起。但我们还是看到了树枝间悬挂的一些吊床，随风摇晃着，我看见那里躺着带我们来到这里的这些女孩，我认出了狄亚娜，她终于放心了，摇着一把羽扇，也许她正在跟我打招呼呢。

“她们在那儿！她在那儿！”我大喊着；我们大家都高声呼喊，重新看到她们的喜悦和失去她们的痛苦交织在一起，黑暗的天空中正在上升的月亮又给我们带来了太阳在它的湖泊和草地上反射出来的光芒。

一阵愤怒向我们袭来：我们肆意地奔跑，在陆地，在热带大草原，在覆盖了地球、埋葬了城市和街道、抹去了之前所有痕迹的森林里奔跑。我们发出大象一样的吼声，向天空扬起我们的象鼻，和我们又长又细的象牙，摇着我们屁股上的那根长毛，表达我们这些年轻的猛犸象剧烈的痛苦，这时我们已经明白了，现在又重新开始的就是我们的生活，或者说，我们想要的那些东西显然是再也得不到了。

# 陨石

根据最新的理论，地球起初应该是一个非常小的冰冷的物体，后来是由于积聚了陨石和流星尘才变大的。

原先我们幻想着能保持地球的清静，老 Qfwfq 说，因为它原本很小，可以天天打扫和清洁。但掉下来的东西可不少：可以说地球转来转去的唯一目的就是收集太空中漂浮的灰尘和垃圾。现在不一样了，有大气层了，你们看着天空会说：哇，多干净啊，哇，多纯净啊；但你们真应该看看那些当初在我们头上飞来飞去的东西，那时这个星球按照它的轨道，陷入了一片陨石星云里面出不来了。那是一片像卫生球一样的白色粉末，由很多细小的颗粒沉积而成，有时也会有大一些的碎片和结晶物，就像是从天上掉下来一个摔碎了的玻璃灯泡，其中也会有大一些的卵石，或其他行星系遗失的碎片，梨核儿，水龙头，爱奥尼亚式柱子的柱头，《国际先驱论坛报》和《国家晚报》的旧报纸：我们都知道宇宙会形成，也会解体，但总是相同的東西在转来转去。由于地球还小，还很灵活（它那时跑得要

比现在快多了)，很多东西都能避开它：那时经常会看到有物体从太空的深处朝着我们越来越近，像一只小鸟在飞，然后才发现那可能是一只袜子；或者像坐船一样轻轻地颠簸：就像有一次一架钢琴，一直飞到离我们只有半米的地方，没事，它继续在它的轨道上运行，没碰着我们：它就这样消失了，也许永远，消失在我们身后空荡荡的黑暗中。但更多的时候陨石浪会倾泻而下，铺上一层厚厚的灰尘和大量的空罐子；每当这时，我的第一任妻子 Xha 的心里就会闪过一阵不安。

Xha 总想保持一切都干净整齐；而且她总能做得到。当然这样她就不得不给自己找很多事情做，但那时地球的大小还允许我们每天进行检查，而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住这件事（如果说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就是没人能帮帮我们）也有一大好处，因为两个像我们这样安静整齐的人是不会弄得乱七八糟的，像我们这种人从哪里拿的东西一定会放回到哪里去：除了修理陨石碎块造成的损坏，好好地除尘，清洗晾晒不断被弄脏的床单被罩之外，我们就没有别的事可做了。

有些垃圾，以前 Xha 是要打包的，然后我再把这些包好的垃圾扔到空中去，扔得越高越好，另一方面，我有着强壮的胳膊和高超的投掷能力，这样即使超大超重的东西我们也都处理得了，能让它们回到太空中原来的地方。但对于那些太细小的微粒就不可能这样操作了：即使把它们包到纸包里，也扔不了太远，无法让它不回来；几乎每次纸包都会在空中散开，而我们就会从头到脚满身灰尘。

只要有可能，Xha 就会把灰尘填到地面的裂缝里；然后裂缝就填满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裂缝越来越宽，变成了装满东西的大坑。实际上是大量的微粒材料堆积在一起，从内部撑开了地球，而

那些裂缝正是由于体积的增大而产生的。其实在这个星球表面平坦的地方铺开这些微粒会更好，这样就会结成连续而平滑的硬壳，而不会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觉得是我们收拾了一半或是遗漏了什么地方没有整理。

我们这个匀称平滑的世界总是受到各种碎屑的干扰，在除去这些碎屑的问题上，Xha的能力和顽强都表现在把陨石的碎片一层一层整齐地堆起来，藏到平滑的表面下面，构成这个和谐而有秩序的世界的底层。但每天新的灰尘都会不断地落到地面上，有的地方薄薄的一层，有的地方也会隆起变厚，或堆成小山；我们就立刻开始工作，重新分层整理。

我们的这个星球在逐渐地长大，但幸亏有我妻子和我（当然我是在她的指挥下）的不遗余力的照顾，它还保持着最初那种规则的形状，没有什么凸起或碎屑，甚至没有一片阴影或斑点会影响到它卫生球一样光洁的白色。虽然地球表面的几层里还藏着天上掉下来的那些东西和碎块，但我们已经不能把这些东西再还给宇宙了，因为地球这个大块头越长越大，已经在它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引力场，这个引力场太厚了，靠我的臂力是无法超越的。如果哪里的碎片太多，我们就会把它们埋在灰尘堆成的陵墓下面，做成方方正正的金字塔的形状，不要太高，对称排成排，这样一来所有形状不规则的外来物就都从我们的眼前消失了。

这样描述我第一任妻子的勤快并不是想让你们觉得，在她的勤劳当中还有一丝的神经质，焦虑，或者不安。不，Xha一直坚信这些流星雨只是还处在沉降阶段的宇宙中所发生的临时的意外现象。她深信，我们的这个星球，以及其他的所有天体和它们内外包含的所有物质，都要按照直线、曲线等精确、规则的几何形状来发展；

她认为，所有不符合这个蓝图的都是无关紧要的残余，想尽办法立刻把它们打扫干净或是埋起来就是她减少垃圾的好办法，甚至当它们根本就不存在。当然，这只是我对她的想法的一种理解：Xha是个有实干精神的女人，她从不浪费时间去解释什么，只是想尽办法做好她觉得要好好做的事，和她愿意做的事。

每天晚上，Xha和我，在躺下睡觉之前，都要在这个我们精心保护的地面景色中散散步。那是非常平整、光滑的一片辽阔之地，只有整齐排列的金字塔的棱角会打断这一望无际的景象。在我们头上的天空中，各种天体和星星按照准确的速度和距离旋转着，反射着太阳的光线，并把这不断闪烁的光线投射到我们这个星球的地面上。为了赶走我们脸庞周围总是布满灰尘的空气，我的妻子摇着一把折扇，而我则撑着一把伞，来为我们遮挡随时飘过的阵阵流星雨。Xha那些皱皱的衣服都上了一层薄薄的浆，看起来很平整，像新的一样；她还用一条白色的丝带把头发扎了起来。

每当这时我们就沉湎于静静的遐想，但时间很短。早上，我们起的很早，但就我们睡觉这短短的几个小时就足以让地球上又落满了垃圾。“快，Qfwfq，没时间可浪费了！”Xha一边说着，一边给我的手里放了一支扫把，就这样，当黎明的曙光照亮狭小的光秃秃的地平线的时候，我开始了例行的巡视。走着走着，我总能看到这里那里有一堆一堆的垃圾和碎片；慢慢的，光线越来越强，我发现一些不透明的飞尘覆盖了我们这个星球光亮的地面。我扫啊扫，把所有我能扫到的东西都揽到我随身带着的垃圾箱或袋子里，不过我总要先停一停，看看夜晚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外来品：房檐上的牛头装饰，仙人掌，马车轮子，一个天然的金块，宽银幕立体电影的放映机。我在手里反复掂量着这些东西，喂了一口被仙人掌扎到的手

指，很开心地想象着这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联系，我应该能够猜得到。只有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才能自我放逐于无边的想象：因为只要跟 Xha 一起，清扫的热情，消除一切的热情，和扔东西的热情非常地消磨人，我们根本不会停下来看看正在打扫的东西。但是，现在，推动我每天去巡视的最大的动力就是这份好奇心，每天早上我都会吹着口哨，开心地出发。

我和 Xha 的任务不太一样，有两个半球需要归置整齐。在我负责的这个半球，有时我不会马上就把东西拿走，尤其当这个东西很重的时候，我会把它堆到一个角落里，然后再用小推车把它运走。这样的话，有时就会堆成一大堆：有地毯，沙丘，石油矿井，一大堆乱七八糟、互不相干的可笑的东西。当然，Xha 是绝对不可能采取我这个方法的，但我，说实话，当我看到地平线上耸起杂七杂八的阴影的时候，会感到一种莫名的快乐。有时我会把东西一天一天地堆起来，（地球已经开始变得太大了，Xha 不是每天都有时间绕着地球转一圈），每天早上的惊喜就是看看又有多少新东西落到了原来的东西上。

有一天，我看着一大堆拆散的箱子和生锈的铁桶，其中最显眼的是一部吊车，这吊车还支撑一辆汽车已经扭曲的残骸，我向下看，看到在一座用胶合板和铁板建成的小房子的门槛上，坐着一个正在专心削土豆的女孩。我感觉她衣衫褴褛：穿着破破烂烂的玻璃纸，脱丝的薄头巾；在她的长发中还夹杂着干草和刨花。她从一个口袋里取出土豆，用一把小刀在削皮，再把削下来的皮取下来，抖开了像一条丝带，在旁边堆成一堆。

我觉得需要跟她道个歉：“对不起，您看这里这么乱，我这就打扫，把这些东西都弄走……”

女孩把一条削下来的土豆皮扔到一个盆里，说道：“是吗……”

我说：“也许，您能来帮帮我……”我就顺着以前的想法这样对她说。（就在前一天晚上，我和 Xha 刚刚说过：“当然，如果我们能找到人来帮帮我们，那就不一样了！”）

“倒是你，”那个女孩打了个哈欠，伸了个懒腰说：“帮我削皮吧。”

“真不知道我们怎么才能把天上掉下来的这些东西弄走……”我跟她解释：“您看这里，”我拿起刚刚看到的一个没有盖子的桶：“谁知道这里面有什么……”

女孩闻了闻，说道：“欧洲鲩。我们就吃炸鱼薯条了。”

她想让我坐下来，跟她一起把土豆切成薄片。在这一片垃圾堆当中，她找到了一个黑乎乎的装满油的罐子。她用包装材料，在地上点着火，开始在一个生锈的小罐头盒里煎小鱼和土豆片。

“这里不行，太脏了……”我说，想着 Xha 的厨房用具，个个都像镜子一样光可鉴人。

“好了，来吧……”她说，用旧报纸托着就吃起了热气腾腾的油炸食品。

很多次我都在不停地问自己，那天，我没告诉 Xha 有一个人掉到了地球上，是不是做错了。但那样的话我就不得不承认我在偷懒，把那么多东西随意堆在那里。虽然我明白一切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但我还是想：“很快，我就会好好打扫打扫。”

每天都去看那个叫 Wha 的女孩，她总是坐在像雪崩一样倒下来的没见过的东西中间，这些东西现在已经铺满整个半球了。我真不知道她怎么可能生活在这样混乱的地方，还任由东西一个一个摞起来，藤本植物长在猴面包树上，罗马式的大教堂放在底下墓穴上，

卷扬机立在煤田上，还有其他的东西叠加在上面，黑猩猩在藤树上，观光大轿车停放在罗马式大教堂门前的广场上，矿井的坑道里散发出瓦斯的味道。每次我都会生气；但那个讨厌的女孩总是跟我的想法相反。

不过，有时，我也得承认我喜欢看着她在那些东西之间走来走去，做着一些随意的手势，就好像发生的一切都是特意为她做的；更令人惊奇的是，每次，我总能看到她获得成功。Wha总是把任何她能拿到手的東西丢进开水里煮，有可能是豆子，也有可能是猪皮；但谁又能想得到？她总能做出美味的汤；她像摆放要洗的陶瓷餐具一样，把一些埃及古迹的残片堆放在一起：有一个女人的脑袋，两个圣鸟朱鹭的翅膀，一个狮子的身子——就这样出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狮身人面像。总之，我吃惊地发现，和她在一起一旦成为了习惯，我就会觉得非常地自在。

但我无法原谅的是她的粗心大意，她的没有条理，和她从来不知道该把东西放在哪里。她把墨西哥的帕里库廷火山忘在了一片耕种过的田地里，又把鲁尼城<sup>②</sup>的罗马式剧场忘到了葡萄园里。虽然事后她总能在需要的时候找到这些东西，但也不能平息我的怒火，因为新的突发事件总是一个接着一个，好像永远也完不了。

当然这不是我的生活，我的生活是另外一个样子，是我在Xha的身边，和她一起在保持另外一个半球的平整洁净中度过的。关于这件事我的想法跟Xha一样，毋庸置疑，我的工作就是为了让地球保持它的最佳状态，我可以跟Wha一起度过几个小时，只是因为我确信可以回到Xha的世界，在那里所有的一切都井井有条，在那里该知道的我们都知道。应该说跟Xha在一起，我在永不停止的外部

---

<sup>②</sup> 意大利北部的古城。

活动中找到了内心的平静；而跟Wha在一起，我则拥有外部的平静，我可以只做我当时想做的事，但这份平静也是我用不断的懊恼换来的，因为我确信这种状态是不可能持久的。

但我错了。相反，那些完全不相干的流星碎片，虽然没有按照什么精确的方式，但还是互相拼接到了一起，组成了一幅也不怎么完整的马赛克镶嵌画。科马基奥<sup>③</sup>的鳗鱼，蒙维索山上的水源，一系列的公爵府，好多公顷的稻田，农业雇工传统的工会组织，一些凯尔特语和伦巴第语的词缀，工业生产增长的指数，所有这些独立的毫不相干的材料，相互交织在一起，紧紧地融为一体，与此同时，突然之间就从天上降到地上一条河流，那就是波河。

就这样，每一个落到我们这个星球上的新东西最后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就好像它们一直都在那里，各个物品之间相互依存，一个物品毫无理由的出现会在另外一些物品毫无理由的出现中找到理由，从这个角度看，整体的无序开始慢慢地被看作这些东西天然的秩序。这当中还发生了其他的一些事，在这里我要多说两句，是因为这些事也是我私人生活的一部分：你们可能已经明白了，我指的是我和Xha的离婚，以及我和Wha的第二次婚姻。

仔细看来，和Wha的生活也是很融洽的。在她的周围，所有的东西好像都按照她的风格叠加在一起，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没有什么方法，也不论是什么材质，随意的手势，最后只是瞬间的干净利落的一个选择，就堆积成形，真是让人无话可说。天空中还飞翔着伊瑞克提翁神庙，它已经被宇宙垃圾撞得破破烂烂，一些部分已经不见了。它时而在吕卡贝多斯山的山顶上盘旋，时而又飞到空中，掠过雅典卫城中后来帕提农神庙要降落的地，轻轻地落在旁边一

---

③ 意大利小城。

点点的地方。

有时也需要我们进行一些细小的干预，把一些脱落的部分连起来；或是让一些叠加的元素相对接，在这种情况下，Wha看起来仍然只是想用简单的手势做些随意的处理。她漫不经心地摆弄着，把沉积岩平整的层次揉搓成向斜面和背斜面，还改变了水晶的结晶方向，得到了长石或石英或云母或板岩，在每一层之间还按照时间的顺序，在不同的高度里藏着一些海洋生物的化石。

就这样地球慢慢地形成了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流星的碎片直到现在还像下雨一样落到地球上，还在给这幅画添加新的细节，给它装上一扇窗户，一幅窗帘，一张电话线构成的大网，还给空白的地方凑合地放上些什么，比如红绿灯，方尖塔，酒吧，烟草店，教堂半圆形的后殿，水灾，牙医诊所，《星期天邮报》的一张画着一个咬死狮子的猎人的封面，不过也总会有一些没用的细节，比如蝴蝶翅膀上过多的颜色，或是一些不和谐的元素，比如喀什米尔的战争，而且我总有一个感觉，那就是还有什么至今还没见过的东西要掉下来，可能是罗马诗人纳维奥的农神体诗，这样就可以填补诗歌当中两个段落之间的空白，或者是支配染色体中脱氧核糖酸变化的方程式，那么这幅画就会完整了，那时我就会拥有一个严谨而又密密麻麻的世界，我也会再同时拥有 Xha 和 Wha 两个人。

现在我把她们两个人弄丢已经很久了，——Xha 被像雨一样的尘埃打败了，和她那个精确严谨的王国一起消失了；Wha 可能还在跟我做游戏，藏在一个装满好东西的角落里，已经找不到了——我还在等着她们回来，哪怕只是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出现在闭着双眼或睁着双眼的目光里，但她们两个要一起回来，只要能够再同时拥有她们两个一分钟，就明白了。

## 石头的天空

地震波在地球内部传播的速度是不一样的，这跟其深度以及构成地壳、地幔和地核的不同物质之间的不连贯性有关。

你们住在那外面，住在地壳上，从火山口的深处传出 Qfwfq 的声音，或者说几乎是在最外层，因为在你们上面还有一层由空气构成的外壳，但对于像我这样在地球内部一个个同心圆的缝隙之间移动的人来说，从这些层次看你们，你们的确是在外面。你们甚至不在意知不知道地球的内部并不是实心的：各层之间不是连续的，而是由密度不同的壳层层相套而构成，直至铁和镍合成的地核，就连地核内部也是一个圆环套一个圆环的结构，而且各个圆环之间相互独立，只不过组成成分的流动性有所不同。

你们自称地球人，但真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权利这么说：因为你们真正的名字应该是外地球人，住在外面的人：地球人应该是指生活在里面的人，像我和 Rdx 这样的人，直到有一天你们欺骗她，把她从我身边带走了，带到你们那个凄凉的外面。

我还在这里面，一直住在这里，开始是跟 Rdx 一起，然后就是我一个人，住在内部这些圈层之中的某一层。一片石头的天空在我们头顶上旋转，这片天空要比你们的更清澈，而且像你们的天空一样，上面也会飘过云彩，那是铬或镁的悬浮物的聚合。带翅膀的影子腾空飞起：地球内部的天空也有它的鸟儿，那是盘旋而上的轻质岩石的结核，它们向上飘去，直至从眼前消失。天气忽然间就变了：当一阵阵的铅雨降临的时候，或是落下锌结晶的冰雹的时候，没有别的什么逃生的办法，只能躲进海绵一样的岩石的孔隙里。有时炽热的曲线会划破黑暗：那不是闪电，而是烧红的金属沿着矿脉蜿蜒而下。

我们把支撑我们的球体叫做地，把包围着这个球体的球体叫做天：总之，跟你们的划分方法是一样的，不过在我们这里天地的划分都是暂时的，也比较随意，因为各种成分的组合都在不断地变化着，有时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天空变得坚硬，成了实心的，像一块磨盘压着我们，而我们的地则黏糊糊的像浆糊一样，随着漩涡而起伏，布满了会爆开的小泡泡。我试着利用比重较大的元素的熔液靠近地球真正的中心，靠近所有核心的核心构成的核心，我拉着 Rdx 的手，带着她一路向下走。但每一次通往地心的渗透，都会有一些别的物质被过滤掉，那些过滤掉的物质被迫向地球的表面回升：有时在下沉的时候，我们也会被涌向上一层的翻滚的波浪所包裹。于是我们又沿着地球的半径开始向相反的方向运动；在矿物层会有一些通道把我们吸进去，在我们脚下岩石又恢复了固态。直到我们站到另外一个圈层上，头顶上有了另外一片石头的天空，我们却不知道到底是比我们出发的地方更高了一层，还是更低了一层。

Rdx 刚一看到我们头上液态的金属构成的天空，就一时兴起飞

了起来。她向高处一跃，游过第一层天空的穹顶，接着是第二层，第三层，抓住了最高处悬挂的钟乳石。我在后面扶着她，一方面是为了配合她的游戏，一方面也是为了提醒她别忘了我们是要往相反的方向走。当然，Rdix 也认为我们要到达的终点是地球的核心。只有到了地心，我们才能说自己是这个星球的人。我们是地球生命的始祖，因此我们就必须着手让地球从它的核心开始就适宜生存，然后慢慢地把我们的生活环境辐射到全球。“地球”生活，在我们看来，指的是地球“属于”地球的“内部”生活；而绝不是长出地球表面的部分，你们自认为的地球生活，实际上只是让苹果凹凸不平的表面上的斑点越来越大的霉菌而已。

你们的道路，是错误的，你们的生活注定是不完整的，肤浅的，毫无意义的。Rdix 也很清楚这一切：但她天生爱幻想的秉性还是让她更偏爱那些漂浮在上面的地层，只要一有机会她就会跳起来，飞起来，或是随着岩浆的通道向上爬，总能看到她在寻找最不寻常的位置，和最颠覆的视野。

两层之间接壤的地方，从一个圈层到另一个圈层的过渡，都会让她头昏眼花。我们知道地球是由一层一层叠加起来的顶棚构成的，就像一个层层包裹的巨大的洋葱，我们也知道每一层再过渡到它上面的一层，所有这些圈层加起来直到最外面的一层，这时地球就不再是地球了，地球的内部到这里为止，在此之外只有外面。对于你们来说，地球的这一层边界等同于地球本身；你们认为地球就是包裹在外面的表面，而不是它的整体；你们一直生活在那一片平整、广阔的空间，甚至从来都没有想过它可能还在别处以不一样的方式存在着；而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知道有这层界限，但从没有想过会看到它，除非我们从地球里面出来，但这个想法对我们来说更可怕，

更不可思议。那里是上演火山喷发、沥青喷涌和硼酸喷气的地方，那都是从地球的核心排出去的：气体，液体微粒，蒸汽物质，没什么用的东西，以及各种垃圾。那是地球消极的一面，都是我们无法想象无法描绘的东西，哪怕只是想一想就足以让我恶心得发抖，不是痛苦得发抖。或者说晕头转向更贴切一些，对了，就是头晕目眩的感觉（这不，我们的反应，尤其是 Rdix 的反应，要比你们想象的复杂的多），这当中还掺杂了一些魅惑，就像是真空，文字正反拼写的游戏，或是极限的那种吸引力。

随着 Rdix 飘忽不定的任性，我们钻进了一座死火山的咽喉。在我们的头上，通过一个类似沙漏收口处的地方，我们看到了火山凹陷的开口，到处是凝固的岩石，灰色的，从形状和构成物质来看，与我们所在深度常见的景致没有多大的区别；但让我们感到惊奇的是地球到那里就停止了，没有给自己的表面再增加负担，从那里开始就是空气了，或者说是一种至今为止我们所穿越的最细小的物质，一种透明的颤抖的物质，蔚蓝色的空气。

说到颤抖，我们准备好要收集那些通过花岗岩和玄武岩慢慢传播开来的各种震动，噼里啪啦的声音，铿锵的声音，低沉的轰隆声，都沿着大块的混合金属或水晶的石壁缓缓地蔓延。但现在，空气的颤抖朝着我们迎面而来，就好像细微的声波闪现的火花，从周围空间的每一个点朝着我们飞速地扑来，让我们实在招架不住：就像在我们身上乱点一气，挠我们的痒痒。我们决定——或者说，至少是我决定：从那里以后我不得不把自己的心情层次和 Rdix 的区分开——退回到寂静的黑暗的底层，在那里，地震的回音只会轻柔地掠过，然后消失在远方。但对于 Rdix 来说，她像往常一样受到稀奇和轻率的诱惑，不愿忍受生活中只有一样东西，不管它是好还是坏。

就在那一刻，她上当了：在火山口的边缘以外，空气不停地颤抖着，而且在这种持续不断的颤抖之中还包含了各种间断的颤抖。那是一个洪亮的声音，渐渐弱下去，随后声音又越来越大，就在这声音的起伏之间，有一幅看不见的画在时光中展开，画面就是饱满与空虚的交替。另外的一些颤抖相互叠加，这些刺耳的声音又明显不同，但渐渐衰弱下去以后，就混合成了一个或甜蜜或苦涩的晕轮，它们围成一个圈，或一片场地，或形成一种声音的统治，一路对抗着或伴随着最醇厚的那个声音。

我的反应就是要避开那个圈，回到那个声音微弱而又密实的地方：我向火山里面滑去。但 Rdix，在同一时刻，登上了悬崖峭壁，朝着发出声音的地方走去，我还没来得及抓住她，她就已经翻过了火山口。也许是一只胳膊，或者是我看起来像胳膊的什么东西，抓住了她，蜿蜒迂回地把她拽到了外面，我能听到喊声，她的喊声，与之前的声音融为一体，非常和谐，融为一首她和那个陌生的歌唱家一起吟唱的歌曲，和着一件弦乐器，那歌声顺着火山外面的斜坡越走越远。

我不知道这个画面跟我看见的，或者说跟我想象的是否一样：那时我正潜回到我的黑暗之中，地球内部的天空一片一片地在我头上关闭：二氧化硅的穹顶，铝制的屋顶，黏滞的硫化大气；地下五颜六色的安静，伴着压抑的轰隆声和低沉的雷声，在我的四周回荡。远离令人作呕的空气边缘，远离声波的折磨都让我感到欣慰，但同时弄丢了 Rdix 又让我很失望。这样，就剩我一个人了：我无法把她从痛苦中解救出来，她被强行拽到地面上去了，空气中张开的大网就这样不断地敲打着暴露在外的 Rdix，而那个空荡荡的世界就是在这张开的大网中自欺欺人地存在着。我想要跟 Rdix 一起到达地球最

核心的地方，并把那里变成可居住环境的梦想就这样破灭了。Rdix成了俘虏，被放逐到外面一无遮拦的荒原上。

时间就在等待中过去。我的双眼注视着层层紧压的风景，这些圈层填满了整个地球：线状的洞穴，鳞次栉比的山脉，像海绵一样被压干的海洋：我越是满怀感动地看着我们这个拥挤、紧密、结实的世界，就越为 Rdix 没有居住在这里而感到难过。

拯救 Rdix 成了我唯一的念想：外面的大门紧紧地关着，我要用内部的力量侵入外部，让 Rdix 重新融入地球的物质，在她的上面建造一个新的穹顶，一片新的矿物质的天空，把她从那地狱中解救出来，那里到处都是颤抖的空气，那种声音，那种歌声。我监视着火山洞口里熔岩聚集的情况，以及沿着凝固的岩石中竖直的通道挤压向上的情况：那就是它的通道。

喷发的日子到了，大量的火山石砾升到了没有尖顶的维苏威火山的上空，像黑色的巨塔一般，熔岩在海湾的葡萄园里奔腾，关紧了埃尔科拉诺<sup>④</sup>的大门，把赶骡子的人和他的牲口挤到墙上，夺走守财奴的钱币，卸下奴隶的枷锁，被脖圈绑住的狗挣脱了锁链，在谷仓里寻找避难之所。我就在那中间：随着熔岩向前走，炽热的岩浆蜿蜒而下，像舌头，像小溪，又像蛇，潜伏在最前边的就是我，我跑来跑去寻找着 Rdix。我知道——有东西已经告诉了我——Rdix 还被那个陌生的歌手囚禁着：在那里我应该能够听到那个乐器弹奏的音乐，和那个特别的声音，Rdix 应该就在那里。

岩浆带着我向前跑，穿过孤独的花园和大理石的神庙。我听到了那个歌声和弹奏弦乐的声音：两个声音交替出现；我听出了 Rdix 的声音——但怎么会变了这么多！——跟在那个陌生的声音后面。

<sup>④</sup> 意大利那不勒斯旁边的古城。

一道拱门上用希腊语写着：俄耳甫斯。我突破了入口，漫过门槛。我看到她了，仅仅一瞬间，她在竖琴的旁边。这个地方封闭而内陷，是故意这么建的——人们会说——因为这样音乐声就可以聚集在一起，就像在一个贝壳里一样。一幅沉重的幕帘——我觉得是牛皮的，甚至可以说像装了棉花的棉被——挡在一扇窗户前，这样就可以把他们的音乐与周围的世界隔离开来。我刚一进去，Rdix就扯下了帘子，打开窗子：外面整个海湾闪耀着反射的光芒，还有城市和街道。正午的阳光侵入房间，阳光和音乐：四面八方响起了吉他乱弹的声音，就好像一百个高音喇叭里此起彼伏地传出牛叫的声音，掺杂在一起就成了发动机的轰鸣和汽车喇叭乱按的参差不齐的声音。这些声响构成的壳在整个地球的表面蔓延开来：制约着你们的外地球生活，屋顶上竖起的天线在空中传播着看不见、听不着的声波，耳朵上贴着随身听就为了让那有声的胶水无时无刻不充斥着耳朵，否则你们就不知道自己是活着还是死了，自动点唱机里存放着、也向外倾倒下声音，还有急救车时不时地拉着永无休止的警报器去收治在你们永无休止的屠杀中受伤的人。撞上了这道声音的墙壁，岩浆停了下来。我被嘈杂的声网上面的刺扎伤了，但还是向前挪动着，因为有一瞬间我看到 Rdix 就在那里，但 Rdix 又消失了，绑架她的人也消失了：他们赖以生存的歌声淹没在巨大噪音的侵袭中，我再也无法找到她和她的歌声了。

我退却了，在滚滚的岩浆中向后退，我又爬上了火山的山坡，回来居住在这个安静的地方，把自己埋葬在这里。

现在，你们生活在外边，如果在围绕着你们的那片混沌的声音中，你们碰巧捕捉到了 Rdix 的歌声，捕捉到了那个将她俘虏、而又被那混杂了所有歌声的非歌声所囚禁的歌声，就请告诉我：如果你

们能够辨认出Rdix那还带着寂静的回音的声音，就请告诉我；你们这些外地球人，你们这些暂时的胜利者，请告诉我她的消息，这样我就可以重拾我找到Rdix的计划，重新开始让地球从内到外都变得更适于居住，现在很明显，你们的胜利就是失败。

## 太阳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恒星，根据它们的大小、亮度和颜色的不同，会有不同的演化过程，可以根据赫罗图来进行分类。它们的生命可能非常短暂（体积巨大的蓝色恒星只有几百万年），也可能会经历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黄色恒星会有几百亿年），甚至在衰老之前它们（较小的红矮星）的生命可以延续到数千亿年。所有的恒星到最后，都会燃尽所有的氢气，逐渐膨胀，冷却（变成红巨星），然后从此开始一系列的热核反应，从而导致星体快速的死亡。在这一时刻来临之前，太阳，这个拥有中等能量的黄色恒星已经闪耀了四十或五十亿年，它还有这么长的时间要面对。

就是为了能安静一点，我爷爷才来这里定居的，Qfwfq 说道，就在“超新星”最近的一次爆炸把他们又一次抛到太空中以后，我爷爷、我奶奶、他们的孩子、孙子和重孙子才来到这里。圆圆的、黄色的太阳那时刻正在银河系的一个分支上慢慢凝聚，在周围众多的星球当中，太阳给他留下了一个好印象。“这一次，我们找一个黄色

的星球试一试吧。”他对他的妻子说，“如果我没看错，黄色的星球一直待在上面很久了，从来没有改变过。或许过些时候，在它的周围也会形成一个行星系。”

带着全家定居到一个星球上，最好是那些有大气层、小动物和植物的星球，这是 Eggg 上校很早就有的一个想法，多年来他往来于炽热的物质之间，想在退休后实现这个想法。并不是说我爷爷受不了酷热，而且对于温度的波动很久以来他也已经适应了，他在那里服役了很多年，不过一旦到了一定的年纪，大家都喜欢生活在更温和的气候中。

但我奶奶，却马上反驳他说：“为什么不去别的星球呢？星球越大我越觉得可靠！”她指着一颗巨大的蓝色恒星。

“你疯了，你不知道那是什么吗？那些蓝色的恒星，你不了解吗？它们很快就会燃烧尽，你甚至都感觉不到，不到两百万年你就得卷铺盖走人了！”

但你们也知道我奶奶 Ggge 是什么样的人，她不但长的年轻，想法也总是那么年轻，她从不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总是渴望改变，变好还是变坏无所谓，她只是受到所有新鲜事物的吸引。每次从一个天体搬家到另外一个天体都很匆忙，而所有的事情都落在她的肩上，尤其是孩子们还小的时候。“一次次的搬家她好像都不记得了，”爷爷 Eggg 对我们这些孙子发泄着他的不满：“她就不能学着安静地待一会。在这个太阳系里，我说，还有什么好埋怨的？很久以来，我一直围着银河的周围转：我还是有一些经验的，不是吗？好吧，我妻子从来不这么认为……”

这就是上校心里的一根刺：在事业上他获得了很大的满足感，但这件事，现在是他最在意的事，却无法让他满意：他真想听到妻

子说：“好的，Eggg，你很有眼光，对于这个太阳我可是一分钱也不愿意花，而你却已经看出它是最靠得住、最稳定的恒星之一，绝对不会时不时地就跟人开玩笑，你也已经知道如何置身于正确的地方，在地球形成的时候能够在那儿占一个合适的位置……那个地球，虽然有着诸多的限制和缺点，但还是提供了一些适于居住的好地方，而且孩子们也有地方玩了，学校也不会太远……”这就是老上校希望他妻子说的话，希望他的妻子能让他称心如意，就一次。但没有。相反，只要一听到关于那些完全以另外一种方式运行的行星系的事，比如“天琴座RR型变星”发光度的波动，她就开始了狂热的向往：或许那里的生活会不一样，人们更多地在外边转，而我们却待在这个角落里，待在一个永远也不会发生什么的死角。

“你希望发生什么？”Eggg问，让我们大家给他作证：“难道我们不知道处处都是一样的：氢转化成氦，然后就是惯常的与铍和锂的作用，炽热的星体一层一层地塌下去，然后它们又像气球一样鼓起来，越来越白，越来越白，接着再塌下去……置身其中，大家至少还可以欣赏这个表演！”而每一次最应该操心的就是不要弄丢了搬家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包，和哭闹的孩子，以及那个双眼激情四射的女儿，和镶着假牙的女婿……大家都知道，最先要忍受这一切的正是她，Ggge；她不停地说，不停地说，但也需要看看她的实际行动……

即便是对老Eggg，（他跟我们讲了很多次），最初的那段日子也总是充满了令人惊奇的事：气体云团的凝聚，原子的撞击，那些凝结成块的物质膨胀再膨胀，直至燃烧起来，天空上挤满了各种颜色的炽热的天体，每一个看起来都跟其他的不一样，不论是直径温度密度，还是它们收缩和膨胀的方式，还有那些想都想不到的同位素，

一阵阵的狂风，一次次的爆炸，一个个的磁场：出其不意、接二连三地发生。但现在……他只需要瞥一眼，就什么都明白了：那是一颗什么样的恒星，直径是多少，有多重，燃烧着什么，它是具有吸引力还是排斥周围的事物，如果是排斥性的多少距离之外物体就会停下来，以及在距离它多少光年之外可以存在另外一颗恒星。

对于他来说，空间的延伸就像一个铁道交叉点处的几根铁轨：轨距道岔转轨都是一定的，你可以走这条路，或是那条路，但你不能跑到中间，也不能跳到路基上。时间的流逝，也是一样的：每一次变动都定格在一定的时间里，他把这些都记住了；他知道所有停靠的地方，晚点，换车，期限，和季节的变化。这一直都是他的梦想，对于退休以后的生活的梦想：就像其他的退休老人天天去火车站看来来往往的火车一样，注视着宇宙中遍布的井井有条而规则的交通往来；他会很高兴自己不用再扛着行李和孩子们来回颠簸，看着那些飞在空中的奇形怪状的东西来来往往，各行其道……

这个地方，总之，从任何一个角度看都是最理想的。他们在这里四十亿年了，他们已经很适应这里的生活了，他们还新认识了一些人：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的人们习惯于走来走去，不过对于像Ggge这样喜欢变化的人来说，这应该也算得上一个好处。现在，在同一片台地上，他们有了一些邻居，名叫卡维其亚的一家人，他们都是很好的人：邻里之间相互帮助，相互表示友好。

“我倒想看看，”Eggg对他的妻子说：“在麦哲伦星云上你是不是也能找到这么文明的人！”（因为Ggge总是遗憾没能住到别的地方，不断地提起那些银河系以外的星座。）

但一个人要是上了年纪，就不会改变他的思维方式：如果说上校在这么多年的婚姻生活中都没能做到，现在他也一样办不到。比

如：Ggge听说邻居们要去特拉莫。卡维其亚一家是阿布鲁佐人，他们每年都要去看望他们的亲戚。“看吧，”Ggge说：“大家都走了，我们还留在这里。我也有妈妈，我都几十亿年没去看过她了！”

“但你就不能想想这是不一样的？”老Eggg抗议道。

我的曾祖母，需要说明的是，她住在仙女座星系。是的，以前她也总是跟着女儿女婿到处旅行，但就在这个星团开始形成的时候，他们走散了，她朝一个方向走，而他们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走了。（Ggge直到今天还把这件事归罪于上校，她确信：“你当时应该多留点心。”而他：“是啊，那时我没什么其他的東西要照看！”他的话也就说到这里，没再具体说他的岳母是个什么样的人，当然，她是个好人，但是作为旅行的伙伴，她可绝对是那种会添乱的人，尤其是在一片混乱的时候。）

仙女座星系就在我们的正上方，但和我们还是有二十多亿光年的距离。对于Ggge来说，这几十亿光年就好像是跳蚤的几个跳跃而已：她不知道空间就像一个面团，会像时间一样粘住你。

有一天，或许是为了哄Ggge开心，Eggg对她说：“对了，Ggge，谁也没说过我们要永远留在这里。我们在这里待了几亿年了？四十亿？好吧，说起来也不多，假设这是我们要住在这里的时间的一半。再过不到五十亿年，太阳就会膨胀，这样就会吞没水星金星和地球，会引起一系列的灾变，一个接一个，很快。谁知道我们会被扔到什么地方。总之，尽量享受我们这剩下不多的平静吧。”

“啊，真的，”她立刻被吸引了，说道：“那么我们就不能坐等意外的发生。我这就开始把那些不易损坏而且不太碍事的东西都收拾起来，等太阳爆炸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带着走了。”

上校根本就还没来得及阻止她，她已经跑到阁楼上去看看有几个

行李箱，看看它们是不是还能用，是不是还锁得上。（在这一点上她是有先见之明的：如果我们被扔进了太空，没有什么比不得不在星际间的气体中捡起散落的行李更糟糕的了。）

“你有什么好急的？”爷爷大声说：“我们眼前还有好几十亿年呢，我跟你说过了！”

“是啊，不过有很多事要做的，Eggg，我不想拖到最后一分钟。比如：我想准备一些榅桲果酱，或许碰巧我们能遇到我姐姐 Ddde，她特别喜欢这种果酱，谁知道她多久没有吃过了，可怜的姐姐。”

“你姐姐 Ddde？是住在天狼星上的那位吗？”

我奶奶 Ggge 家也不知道有多少人，他们都分散在各个星团上：每次灾变的时候她都盼望着能碰着哪位家人。事实上她也没错：每一次上校因爆炸而进入太空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些妻子的娘家兄弟或表亲。

总之，现在谁也拉不住她了：她满怀激情地从事着各项准备工作，心无旁骛，甚至把更重要的事都放到了一边，因为反正“过不了多久太阳就要完了”。她丈夫对此很苦恼：他之前真是想过要享受退休后的生活，专心享受一系列爆炸之间的间歇，让那些天空中的熔炉在各种形式的燃料中煎熬，躲在一边看着世纪穿梭，看一个永不停顿的平稳的过程，不过现在——差不多到了这个美丽假期的中点——Ggge 夫人开始让他觉得紧张，所有的行李都打开着放在床上，小盒子一个摞着一个，衬衣也一件摞着一件，就这样所有这些亿万个小时、日子、星期和月份，对于他只能像是无休止的告别，从此以后他就得随时准备出发，就像他服役的时候一样，那时他就总是在等待调动，一分钟也不能忘记他周围的一切都是暂时的，是暂时的也总是重复的，就像一幅质子、电子、中子构成的马赛克镶

拼画，永无止境地消失又出现，又像一碗需要搅拌的汤，直到它不会太热也不会太凉，总之在这颗太阳系里最温和的星球上的假期就这样毁了。

“你觉得怎么样，Eggg，几个包装结实的餐具，我想我们还是可以带的，应该不会弄坏的……”

“哦，不，你在想什么呢，Ggge，那太占地地方了，你还要让我们带多少东西啊……”当然他也不得不在很多问题上支持她的想法，分担她漫长的急躁情绪，永久地生活在大战前夕……

我知道现在这位退休老人的苦恼和渴望是什么，他很明确地给我们说过很多次了：要永远地抽身事外，任由那些恒星毁灭，再生，再毁灭千万次，还有Ggge夫人和她的姐妹们，她们在这些恒星中相互寻找，相互拥抱，总是弄丢她们装帽子的盒子和遮阳伞，找回来，再弄丢，而这一切都与他无关，他要留在那些榨干的、嚼过的、吐出来的、再没什么用的物质深处……就是那些“白矮星”！

老Eggg不是一个为了说话而说话的人：他的头脑里总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计划。你们知道“白矮星”吗？就是那些密度极高、非常稳定的恒星，都是最猛烈的爆炸的残余物，它们被层层压缩的金属核燃烧成了白炽的状态，在那些已经被遗忘的轨道上慢慢地旋转着，渐渐地变成又冷又暗的棺材。“走吧，Ggge，走吧，”Eggg窃笑着：“让喷涌而出的电子带走吧。我会在这里等着，直到太阳和围着它转的所有一切都变成衰老的矮星；我会用最坚硬的原子中挖一个安身之所，忍受各种颜色的火焰，或许最终会走进一条死胡同，一条不再通车的铁轨，也或许会到达一片不再出发的彼岸……”

他抬头向上看，那目光好像他已经在“白矮星”上了，银河系里蓝色的黄色的红色的火焰忽明忽暗，星云和尘埃有凝聚有分散，

银河系的旋转不再是夫妻间争论的话题，而只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它就在那里，就是它自己，仅此而已。

我也觉得，至少在他们来到这个荒芜的、被人遗忘的行星上居住的最初那段日子里，他还是想继续和Ggge进行思想上的辩论。对他来说要停下来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好像看到他，在空中孤孤单单的，在以光年计算的距离中穿梭，还总是跟他妻子争吵。“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吗”和“真是不错的发现”意味着恒星的诞生，银河的运动，星球的冷却，而“现在你可高兴了”和“你只会说这个”则标志了他们之间争吵的片段以及天体灾变和爆炸的每一个阶段，还有“你总是认为自己有理”和“你为什么从来都不听我说”，没有了这些宇宙的故事对他来说就没有任何名义，没有记忆和味道，夫妻间永无休止的口角如果有一天结束了，那该是多么凄凉，多么空虚啊！

## 太阳风暴

太阳很容易受到内部炽热的气体物质不断的干扰，在表面形成看得见的动荡：像开水一样会爆炸开的凸起，亮度减弱而形成的黑斑，从太阳强烈的耀斑里突然爆发的喷射。当一个太阳喷发出来的带电气体云穿越范艾伦辐射带，攻击地球的时候，就会产生磁暴和极光。

有些人觉得太阳能带来安全感，Qfwfq说，给人稳定和保护。但对我来说却不是这样。

人们总是说：“这不，太阳，它一直在这里，它养育着我们，温暖着我们，高高的挂在云和风的上方，光芒四射，始终如一，地球围着它转，却饱受灾难和风暴之苦，而它：它总是不可思议地静静地待在自己的位置上。”你们可别这么想。那个我们称为太阳的东西不是别的，就是一团不断爆炸的气体，一个持续了五十亿年的爆炸，而且它绝对不会停止向外扔东西，它就是一个没有形状没有规则的火焰旋风，一个无法预见的永恒的威胁和暴力。而我们就身处其中：

事实并不是我们在这里而太阳在那里；这个整体就是同心气流形成的漩涡，中间没有任何的间隙，所有的物质连成一片，有时更稀松一些，有时更紧致一些，它原本所在的那片星云塌缩并燃起了火焰，太阳就从中脱离了出来。

当然，正是太阳扔到这里的大量物质——小东西的碎片，被破坏的原子——沿着两级间的磁力线排列，形成了包裹地球的一层看不见的壳，我们还可以假装相信我们的世界是独立的，在这里因和果都遵循一定的规则，只要了解了这些规则我们就可以掌控它们，可以躲过那些无序的元素随意回旋形成的漩涡。

比如说我吧，我得到了远洋船船长的任命，负责“哈雷号”轮船的指挥工作：我要在航行日志里记录纬度、经度、气流、气象情况、无线电信息等：我学会了在支配地球生活的短暂常规下分享你们的那种安全感。我还能奢求什么呢？航行是安全的，大海是平静的，明天我们就看得到熟悉的威尔士海岸了，再过两天我们会驶进默西河<sup>⑤</sup>沥青铺就的河口湾，我们会在利物浦港停泊，结束我们的航行。我的生活由一个制定好的日程表来安排，哪怕是最细小的细节：我算着下一次进港的日子，也算着在兰开夏郡的乡下我那平静的家里要度过的日子。

二副埃文斯先生面对着海图室的门，微笑着说：“太阳真好，先生。”我表示赞同，今天的太阳在这个季节这个纬度上真的显得特别的亮；如果我注目观看（我有盯着太阳看却不会眼花的天赋特质），我能清楚地分出日冕层，色球层，以及太阳黑子的位置，我发现……我发现的这些东西跟你们说也没用：比如此刻在太阳炽热的深处正在发生的灾变，燃烧着的陆地正在坍塌，烧红了的海洋膨胀着，从

---

⑤ 英国河流名。

那个大熔炉里溢出，发出看不见的辐射流，几乎是以光速奔着地球而来。

舵手亚当斯哽咽的声音回荡在传音筒里：“指南针的指针，先生，指南针的指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转啊转的，就像一个小轮子！”

“他喝醉了吗？”埃文斯喊道，但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正常的，从现在开始一切都会是正常的，我知道过一会无线电报务员西蒙斯就会冲到这里来。这不，他来了，眼珠子都红了：差点就撞倒了门槛上的埃文斯。

“都死了，先生！我刚才正在听拳击赛的半决赛，都死了！我无法固定地接收任何一个台的信号！”

“我该怎么办，船长？”亚当斯在传音筒里大喊：“指南针疯了！”

埃文斯面色惨白。

这正是我展现优势的时候。“冷静，先生们，我们遇上了磁暴。没办法。把你们的灵魂交给你们的信仰，保持冷静。”

我走出来，来到艙楼。大海一片平静，天空中的太阳投下明亮的光辉。在这一片平静之中，“哈雷号”变成了一堆废铁，所有人类的技艺和才能都无力再指挥这艘船。我们正在太阳里航行，在太阳爆炸的内部航行，在这里指南针和雷达都靠不住了。我们一直受太阳的摆布，虽然我们总是忘记这一点，总是认为自己能脱离它的控制。

就在那一瞬间我看到了她。我顺着前桅的桅杆抬起目光：她就在那里。她抓住桅杆，像一面旗子一样悬挂在半空中，她的头发随风飘逸，而整个身体像她的头发一样又长又软，因为她整个身体

都是由相同的微粒构成的，她的手臂从纤细的手腕到宽厚的肩膀，镰刀状的腰部就像一弯新月，她的胸膛就像笼罩在后甲板上的云，衣服上的褶皱盘旋着，与烟囱里冒出的青烟融为一体，更远的地方又与天空融为一体。空气中到处都是看不见的电流，而我在这之中看到了所有的一切；或许我只看到了她如船头雕塑一般的面孔，一个纪念碑一样壮观的美杜莎的脑袋，眼睛和哗哗作响的头发：Rah来到了我身边。

“你在这里，Rah，”我说：“你找到我了。”

“你为什么躲在那下面？”

“我想试试还有没有别的存在方式。”

“有吗？”

“我在这里用罗盘指挥着船在预定的轨道上航行，我用指南针辨认方向，我的设备可以接收无线电信号，不管发生什么都有它的道理。”

“你这么认为？”

从无线电传出西蒙斯的咒骂，他一直想在一连串噼噼啪啪的声音中调出一个电台来，任何一个都行。

“也不是，但我喜欢这样做，就好像事情的确如此，我要继续这个游戏，直到最后一分钟。”我对Rah说。

“那如果发现不可能呢？”

“那就会偏离航线了。但我们随时准备着重新恢复控制。”

“你是说自己一个人吗，先生？”埃文斯总是把他那苍白的面孔插在中间。

我尽量严肃地说：“您去给亚当斯搭把手吧，埃文斯先生。来回摇摆的磁针正重复着一些常数。可以算出一个近似的航线了，同

时我们等着今夜星星为我们导航吧。”

晚上，几道北极光弯弯地挂在我们头顶的苍穹，就像老虎拱起的脊背。Rah 的头发冒着火苗，衣服的褶皱透着豪华，悬在桅杆上神气十足。不可能找到方向了。

“到极地了，我们完了，” 亚当斯说，同时也是为了表现自己的幽默；他很清楚磁暴时在任何纬度都会引起极光。

我看着夜色中的 Rah：她华丽的发型，首饰，闪光的礼服。“你穿的很隆重。” 我对她说。

“找到你了，我要好好地庆祝一下。” 她回答说。

对我来说可没什么好庆祝的；我陷入了一个古老的恐惧之中；我那需要耐心经营的计划失败了。“你总是最漂亮的。” 我表示赞同。

“你为什么逃走了？你掉进了这个洞，顺势落入了圈套，来到这个大小有限的世界里。”

“我是自愿来的，” 我强调说，但我也知道她不能理解我。对她来说，在我们生活的自由空间里，辐射线穿越而过，一阵阵的太阳风暴永无止境地把我们推到这里或那里，没有距离，没有形状。

“你还是假装这一切都是你自己选择的，自己决定的，是你自己在拿主意，” Rah 说：“这就是你的毛病。”

“那么你呢，你怎么到这里来的？” 我问。电离层不是坚不可破的吗？很多次我都听到 Rah 像一只扇着翅膀撞玻璃的蝴蝶一样，掠过电离层。“你还没告诉我你是怎么进来的。”

她耸耸肩膀。“一阵辐射风，一个屋顶上的缺口，就这样我来到这下面好好休息休息。”

“好好休息休息？但你现在也掉进了陷阱里。你怎么回到那外面去？”

“我就留在这里了。跟你在一起。”她说。

“一团糟，先生！”西蒙斯奔上甲板，向我跑过来：“船上所有的电器设备都跳闸了！”

埃文斯藏在船舱口的后面，抓住无线电报务员的胳膊；对他说（看那样子我就明白了），找我也没用，磁暴已经让我发疯了，我对着桅杆自言自语。

我试着重新树立自己的权威：“强大的电流正在穿过大海，”我解释说，“电线里的电压增高，所以跳闸了，这都很正常。”但现在他们看着我，从他们的眼睛里再也看不到对我地位的尊敬。

第二天磁暴对整个大海已经没有了影响，除了对我们这艘船，我们周围还有很宽阔的一片辐射区。“哈雷号”继续拖在 Rah 的后面，她软软地躺在空中，用一根手指挂在雷达或避雷针上，或者是烟囱的边上。指南针像水池里挣扎的一条鱼，无线电波仍然还是像在锅里煮着的鹰嘴豆。派来救我们的船只都找不到我们：刚一接近我们，他们的设备就坏了。

深夜，“哈雷号”上空散布着发光的条纹；整片的极光都是为我们准备的，就好像是我们的一面旗子。这也使得前来救援的船只可以看到我们。但为了避免传染上这种好像疾病一样神秘的磁性，他们不靠近我们地带着我们向利物浦港驶去。

我开始在各个港口名声大噪：“哈雷号”的船长不管走到哪里，都会把电力干扰和极光带到哪里。还有我船上的那些官员到处给人讲，我和一些看不见的能量讲过话。自然，我也就失去了“哈雷号”的指挥权，而且也不可能再登上其他的船了。幸运的是，我用几年跑船攒下来的钱，在兰开夏的乡下买了一座老房子，在那里——就像我说过的一——我已经习惯了住在这条或是那条船上，习惯了从事

我喜欢的测量和预见自然现象的实验。我在家里放满了各种自制的精密仪器，其中有一台单色日光仪，每次我出海回来，都迫不及待地把自己关在这个房子里。

我就在兰开夏过起了隐退的生活，和我的妻子 Rah 在一起。很快，周围好几英里范围内的住户家里的电视都坏了。不管把天线转向哪个方向，都无法在电视上出现清晰的图像：电视屏幕上闪动着黑白的条纹，就好像电视机里跑进去了一匹被跳蚤叮咬的斑马。

我知道关于我们的传言满天飞，但我一点也不担心：他们好像主要还是跟我所做的实验在生气；他们还停留在我的设备运转的时期，还没有怀疑到我的妻子，他们还从没见过她，他们不知道在我们家也没有任何机械装置还可以启动，我们也早就没电了。

然而，晚上从我们家的窗口又的确透出了烛光，这就给我们家赋予了一层不祥的色彩：那些天很多人夜不成寐，盯着我们家极光发出的光辉，这已经成了我们这一地区的特色。接着，人们发现候鸟迷失了方向：深冬的时候鹤来了，信天翁也降落在在这片荒原上。

有一天，牧师尊敬的柯林斯神父来看我。

“我想跟您谈谈，船长先生，”他轻轻地咳嗽了两声，“关于在我们的教区发生的一些现象……不是吗？……还有外面的一些传言……”

他站在门口。我让他进来。他不会掩饰他的惊愕，看到我们家一片狼藉他大吃一惊：玻璃的碎片，发电机的电刷，航海图的纸屑，全部都乱七八糟。

“这可不是我去年复活节来的时候看到过的那个家啊……”他喃喃地说。

那一瞬间我也怀念起过去那个整齐、实用、设备齐全的实验室

了，去年我还让他参观过。（尊敬的柯林斯神父一直都很重视与周围的居民保持礼貌的关系，尤其是跟那些从来不迈进教堂一步的人）。

我回过神来。“是啊，我们换了一些摆设……”

牧师直奔此次来看我的主题。他说，在我结了婚（他尤其强调了这一点），又回到这儿来定居之后，出现了许多奇怪的事情，大家认为这一切或许与我本人有关，或许与Qfwfq夫人有关（我吓了一跳），但是还没人有幸见过她。我什么也没说。“这里的人怎么样，大家都知道，”尊敬的柯林斯神父继续说：“他们还有些无知，有些迷信……当然他们说的话也不能全信……”我不知道他来是因为他的教民对我不友好而来道歉的，还是来看看那些流言蜚语到底有多少是真的。“没头没尾的流言满天飞。您简直想不到我都听到了什么：他们说看到您妻子半夜在屋顶上飞，在电视天线上闲逛。‘那怎么可能，’我问他们：‘那怎么可能是Qfwfq夫人？像个淘气鬼，像个精灵？’‘不，’他们回答我说：‘她巨大无比，总是像一片云一样躺在空中……’”

“不会，这个不会，我向您保证，”我开始讲话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才能否认这一切：“Rah由于健康原因总是躺着……您明白吗？……因此我们觉得还是不常露面的好……但她就在家……现在Rah几乎总是待在家里……如果您愿意我这就把她介绍给您……”

尊敬的柯林斯神父当然就等着这个了。我不得不带他去仓库，一个很大的旧仓库，当这里还属于一个农业公司的时候，这是用来放打谷机和草料烘干机的地方。那里没有窗户，光线从缝隙里透进来，可以看到悬浮的尘埃微粒。在尘埃中Rah清晰可辨。她侧身躺着，身体蜷缩着，占据了整个仓库，一只手托着膝盖，另一只手抚摸着—一个卢瑟福线圈，就好像在抚摸一只安卡拉猫。她低着头，因

为屋顶对她来说有点矮；每当她抬起手好像要打哈欠，她就会在线圈的铜线冒出的火花中眯起眼睛。

“小可怜啊，她就这样把自己封闭起来，她觉得有些无聊，还不太习惯呢，”我真的以为可以说清楚的，但我想要说的是另外一件事，我想说看到她我的心里充满了骄傲。如果有人能够理解我，我想要说的是：“你们看她的变化有多大：她刚来的时候气势汹汹，谁能想到我可以说服一场风暴，可以克制她，驯服她？”

想着这些我几乎忘了牧师。我转过身。他不见了。他逃也似的跑开了！他在那儿，在外面奔跑着；用伞当撑杆跳过了篱笆。

现在我等着更糟糕的事情。我知道邻居们组成了几个小队，全副武装，包围了小山坡。我听到狗在叫，人们也在大呼小叫，前沿哨卡的树叶还会时不时地动一动，那是他们躲在篱笆后面在侦察。他们正准备对我的房子发起进攻，或者是想放把火：我看到点燃的火把遍布我的周围。我不知道他们是想活捉我们，还是要对我们严刑拷打，或者是要烧死我们。或许他们想要烧死的是我的妻子，就像烧死一个女巫；或许他们也明白她不会任由他们带走的？

我看着太阳：它好像进入了一个活动混乱的时期；太阳黑子在变小；溢出的凸起亮度是以前的百倍。我打开了仓库，让阳光照进来。我等待着一次更强烈的爆炸能向太空中喷发出一道强烈的电流，这样太阳就可以伸长它的胳膊直到我们这儿，撕开阻隔我们的薄纱，来接它的女儿，让她重新回到太空中那片一望无际的平原上纵情奔跑。

那样过不了多久周围的电视就可以恢复使用了，清洁剂和漂亮女孩的图像又会回来占据电视的屏幕，追捕我们的小分队也就解散了，大家都恢复了理智。我也可以重新建起我的实验室，回到之前

我所选择的生活中，这次中断非我所愿。

但你们不要认为，有Rah在身边，我就脱离了向预定目标前进的航线，你们也不要认为有那么一刻，看到无法避开Rah，看到她才是最强大的，我就屈服了：我已经构思了一个更困难的方案，来取代那个被Rah打乱的计划，一个根据Rah而制订的新方案，应该说是根据她的优雅而制订的，或者说得更准确些，是为了她的爱而制订的，这是唯一可以让我们两人的爱情圆满的方式：星际间的太阳风暴无处不在，在我们这个虚幻世界的电离层之外，撼天动地，制约着一切，我要在那一堆破烂的设备中，在那颤抖的微尘中，设计一些其他的能够了解和控制这样的太阳风暴的设备、量具和计算工具。这，就是我要的。现在她像闪电一样向着那个火球飞去，而我又重新成为了自己的主人，我收拾起所有机械设备的碎片，现在让我看看哪些可怜的东西才是我重新又获得的力量。

追捕我们的人还什么都不知道。这不，他们来了，他们拿着三叉戟、卡宾枪和棍子。

“你们满意了吗？”我对他们喊：“她不在！你们回到你们的小木屋去吧，回到你们的电视节目去吧！一切都正常了！Rah走了！但你们不知道你们失去了什么。你们不知道我原来的计划是什么，那是我为你们制订的计划，你们不知道Rah的存在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不知道那个乱七八糟的、无法忍受的Rah，对于我和你们这些想要对我严刑拷打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他们停了下来。不明白我在说什么，他们不相信我，不知道是应该感到害怕还是应该鼓起勇气。其实，我也不明白我在说什么，我也不相信我自己，我也不知道是否应该觉得欣慰，我也害怕。

## 贝壳与时间

在关于地球生命的各种资料中，涉及寒武纪之前的资料非常少，但是从大约五亿二千万年前开始却突然变得很多很多。实际上，在寒武纪和奥陶纪，有机生物体就开始分泌石灰质的贝壳，这些贝壳都将作为化石保存在各个地质层里。

你们大家身处其中的这个地方的确很大，所以你们认为自己就是在这里出生，为这里出生的，你们以为是谁让你们进到这里来的，你们以为是谁给你们打开这道缝隙的？是我。Qfwfq 的喊声从一个贝壳下面传出来：我这个注定活一会儿算一会儿的可怜的软体动物，我这个永远只有现在的囚徒。你们不用装作明白，你们猜不到我在说什么。我在说时间。如果不是因为我，就不会有时间。

因为，你们仔细听我说，至于时间是什么我本来没有什么想法，甚至不知道会存在什么像时间这样的东西。白天和黑夜像海浪一样拍打在我的身上，往返重复，千篇一律，偶尔也不可避免地有些不同，潮涨潮落之间，根本不可能确定一种概念或是一项准则。但在

我给自己建造贝壳的时候，我的这个想法实际上已经以某种方式与时间相关了，我打算把我的现在与所有其他软体动物的现在分开，让现在留在外面，把它放到一边。“现在”在我身上体现在许多方面，我无法确定接下来是什么：海浪、夜晚、下午、河流、冬天、弯月、海潮、伏天；我害怕的是在其中失去自己，害怕的是把我自己切成许多小块，就像一个擦着一个拍打在我身上的“现在”的碎片一样，据我所知，这些“现在”的碎片全部都是同时的，每一片上都住着一个我的碎片，同时又住着其他的软体动物。

这就需要我在永无止境的持续中开始做一下记号：规定一系列时间的间隔，也就是说数字。我分泌的石灰质物质螺旋式地旋转叠加，正是以这种方式不断地继续，但同时，每一圈螺纹，都把一层的边与另一层的边分开，因此如果我想算什么，就可以开始数这些圈。我想给我自己建造的，就是专属于我的时间，完全由我来支配的、封闭的时间：一块无需向任何人说明的钟表。我想要制造一块很长很长的贝壳时间，不间断地、永不停止地继续我的盘旋上升。

我竭尽全力，当然我也不是唯一的一个：同时还有很多其他的软体动物也正在努力地建造它们的贝壳。是我还是别人做到了并不重要：只要我们其中的一个能够建成一个永无休止的螺旋，时间就存在了，时间就是这样的。但我要说的是，这件事做起来可要比说起来难得多，（更困难的是我要在这给你们讲这一切）：时间无法立起来，它会融化，像沙质水岸一样会坍塌，像结晶的盐粒一样有许多面，像珊瑚礁一样有许多分支，像海绵一样有许多小孔（至于我是通过哪个孔，哪道缝来到这里的，我就不跟你们说了）。永无休止的螺旋没能建起来：贝壳长啊，长啊，突然就停了下来，停下来了，就这样，结束了。它又从另外一个地方开始一个新的贝壳，每一分

钟都有成千上万的贝壳开始形成，成千上万的贝壳继续生长，生成螺旋的每一个圈，但所有的贝壳或早或晚都会停下来，最后海浪带走它们的空壳。

全是白费力气，我们大家：时间拒绝延续下去，它是非常易碎的物质，注定要破碎，我们只是幻想着时间会和少数贝壳的螺旋一样长，但时间的碎片脱落下来，各不相同，一片在这里，一片在那里，它们之间无法连接，也无法比较。

在我们执着辛苦得来的外壳上放上沙子，随着阵阵的风吹，这个沙质的时间升起又落下，把空空的贝壳埋起来，埋在显现出来的高原深处层层相连的底层，这些高原在海洋重新侵入陆地的时候，又被雨水和空贝壳覆盖了。所以，这个世界的建立融合了我们的失败。

我们怎么能想得到那个埋葬了所有贝壳的墓地实际上就是一个贝壳，而那个我们竭尽全力要建起来的东西，那个我们一直认为无法做到的东西就是一个贝壳？现在我们知道时间就存在于我们制造它的失败之中；只不过我们从来没有为我们自己工作过，而是为你们这些人。我们这些软体动物，是最早想要延续下来的生物，我们把我们的王国，时间，都送给了这个世界上最反复无常的品种，暂时的居民：人类，如果不是因为我们，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时间。地壳的裂缝让我们那在一亿年、三亿年、五亿年前被抛弃的壳浮现了出来，就是为了把有纵向深度的时间呈现在你们的面前，把你们从行星一圈一圈反复的旋转中解脱出来，你们总是不断地用那些行星的旋转来记录你们生存的片段。

你们也有一定的功劳，但我并不能说写在地球这个大本子上格子中的所有东西你们都能读得懂，（我这是用了一个你们常用的比

喻，写下来的东西就在那里，跑不了，这些东西就证明了我们现在在你们的领地上，而不是在我们自己的领地上），你们能够勉强读懂散落在几万年沉默的间隙里的我们那些别扭的文字，从中你们还提取出一篇头头是道的讲话，一篇“关于你们自己”的讲话。但你们说说，你们怎么能从那些文字中读懂我们呢，如果我们什么也不懂，什么也没写，或者我们什么都清楚，但我们不愿意写，（我还是用你们的比喻吧，反正有现成的），不愿意画，不愿意成为一个符号，一份总结或报告，如果我们自己并不接受为了其他人成为另外一样东西……

当然早就有人开始了：不是为了做事情，而是为了改变自己，让自己变成一样东西，变成自己要做的那样东西，让所有留下来的东西，埋藏起来的東西都成为别人的符号，陶土里鱼刺的痕迹，碳化了的、含石油的森林，得克萨斯白垩纪地层中的恐龙脚印，旧石器时代的破碎了的碗，北极冰原发现的西伯利亚猛犸象的骨骼，它的嘴里还残留着一万二千年前吃的冰川毛茛，维伦多尔夫的维纳斯，乌尔古城遗迹，艾塞尼派的死海古卷，托尔切诺岛上磨损了的伦巴第枪尖，圣殿骑士团的神庙，印加人的财宝，冬宫和斯莫尔尼学院，瑞士的“汽车公墓”……

由我们这些已经中断的螺旋开始，你们又加入了一个连续不断的螺旋，你们把它叫做历史。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因此而高兴，我也不会评判一个不属于我的东西，对于我来说，那只是时间的印记，只是我们事业失败的足迹，是时光的倒流，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遗迹和空壳和古墓和地籍登记册，正在消失的东西得到了拯救，已经停止的东西让你们赶上了。你们的历史和我们的正好相反，和那些已经启动却没有完成的事物的历史正好相反，也和那些为了延续而

失去自我的东西的历史相反：我们是塑造花瓶的巧手，是在亚历山大城烧毁的书架，是古代誊写人的发音，是分泌贝壳的软体动物的肉……

## 世界的记忆

正是因为这个我才让人叫您来，缪勒。现在他们接受了我的辞职，您将接替我的位子：很快就会被任命为主管。您别装得很惊讶：这个传言已经围着我们转了好长一段时间，当然肯定也传到您的耳朵里了。另外，毫无疑问，在我们这个年轻的团体里，您，缪勒，是最有准备的一个人，也是一个知道——可以这么说——我们这份工作所有秘密的人。至少，表面上是这样。您让我说：跟您谈话并不是我的初衷，而是我们的上司交给我的任务。还有一些问题您不太清楚，但是到了您，缪勒，应该知道的时候了。您，像所有其他人一样，认为我们的组织这些年一直在准备一个前所未有的最大型的文献中心，一个收集和整理每个人、每个动物、每件事的所有来龙去脉的卡片管理处，计划对现在和过去进行一个整体的盘点，清点从一开始就曾存在过的一切，总之，就是同时记录下世间所有的历史，更准确的说是一个记录每一分每一秒的目录。实际上，我们的工作确就是这样，而且可以说我们进展的还不错：不仅仅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的内容，每个国家期刊的合订

本都已经记录在我们的穿孔卡片上了，我们还有一份专门的网络资料集，记录每一个人，每一个地方。所有的这些资料通过一个简化到要点的过程，进行压缩，微型化，目前我们还不知道可以微缩到什么程度；就这样所有的那些现有的、可以接受的图片都存在微缩的胶卷上，而微小的磁性线圈则包含了所有录制下来的和可以录制的声音。我们想要建造的就是这样一个人类集中管理的记忆库，尽量在最小的空间里保存所有的资料，就像我们的大脑对记忆的分类。

不过我不用跟您一再重复这些事，您是在一次名为“把整个大不列颠博物馆放进一个栗子”的竞赛中获胜才来到这里的。您加入我们的时间还相对较短，但现在您很熟悉我们的实验室是如何工作的，比如说您知道我从成立之初就是这里的主管。我向您保证，如果我的体力允许，我是不会离开这个位子的。但自从我的妻子莫名其妙失踪以后，我感到严重的抑郁，无法摆脱。我们的上司——另外也是接受了我的想法——想到要找人代替我也是很正常的。因此，我必须让您了解办公室里还对您保密的一些秘密。

您所不知道的是我们这项工作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世界的末日，缪勒。正是为了下一次即将到来的地球末日，我们才进行这项工作的。就是为了不让这一切变成无用功，为了把我们所知道的一切交付给另外一些人，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也不知道他们知道些什么。

您要抽根雪茄吗？地球又会再一次有很长时间不适宜居住——至少对人类不适合——这个预言不会让我们感到太吃惊。我们大家都知道，太阳已经走过了它生命的一半：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再过四十亿或五十亿年它的生命就要结束了。从现在起过不了多久，问题就会以各种方式出现；最新的信息是最后的期限又提前了很多，

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可浪费了，就这些。我们这个物种的毁灭当然是个令人忧伤的结局，但为此而哭泣也只能像为某一个死去的个体感到惋惜一样，是一种无用的安慰。（我又想起我那失踪的安吉拉，请原谅我的激动）。在成千上万的陌生星球上肯定还生活着与我们类似的生命；他们的后代或者我们的后代是否记得我们，是否继续我们的生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告诉他们我们的记忆，我们这个组织整理的记忆，而您，缪勒，就要成为这里的主管了。

您别害怕；您工作的范围还是现在这些。把我们的记忆传递给其他星球的系统正在由组织的另外一个部门进行研究；我们有我们的事要做，是否会使用更合适的视听设备也与我们无关。将来或许不再传递这些信息，但肯定是要把它们保存起来的，保存在地壳下面：我们这个星球的残骸会在太空中飘荡，总有一天会有河外星球的考古学家来到这里进行勘探。而挑选一个或几个代码也不是我们的事：还有一个部门在专门研究这个，研究怎样让我们的信息库变得智能化，不论那些人使用什么样的语言系统都能看得懂。对您来说，您现在知道了，什么也没改变，我向您保证，除了等着您去肩负的责任，什么也没变。关于这一点，我还想跟您多说两句。

到了地球毁灭的时候人类将会是什么样的？关于人类本身和这个世界已经有了一定数量的信息，而且这个数量是有限的，因为人类不会再更新或增长了。有一段时间，宇宙曾经有过一个特别的机会可以收集和加工信息；可以创造信息，从一些看似没有什么的信息中挑选一些出来：这就是地球上曾经的生活，尤其是人类的生活，他们的记忆，他们为交流和记忆而进行的发明创造。我们的组织就是要确保这些有限的信息不会丢失，不论别的生物是否能收到它。主管一定要一丝不苟，保证没有什么会落在外面，因为落在外面的

东西就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同时您还要注意，对于那些最后会混在一起，或者会被更不可缺少的东西所掩盖的信息，您就当它们不曾存在过，也就是说所有那些不会增长，反而会造成无用的混乱和嘈杂的信息，您都要当它们不曾存在过。最重要的是由所有信息一起构成的整体模型，从这个模型中可以发掘出其他我们还没给，或者我们还不知道的信息。总之，有时不给某些信息人们却可以了解的更多，而假如给了这些信息，人们了解的却更少。我们工作的最终结果就是一个模型，在这个模型里所有的一切都看作是信息，包括那些不存在的东西。只有到了那时，人们才能了解，了解一切曾经是什么样的，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或者什么才是真正存在过的，因为我们资料的最终结果就是所有现存的、存在过的、和将要存在的总和，其余的一切都不重要。

当然，在我们的工作当中也会出现这样的时候——您也会遇到的，缪勒——人们会偏向于认为只有那些我们没记录下来的东西才是重要的，只有那些没留下任何痕迹就消失的东西才是重要的，相反我们的卡片上记录的那些东西都是些死气沉沉的片段，都是糟粕。有些时候一个哈欠，一只飞着的苍蝇，一次痒痒，对我们来说都是宝贵的，因为这些绝对是无法利用的，这种信息一劳永逸，但很快就会被遗忘，从而避免了被存放到这个世界记忆库里的单调命运。谁能排除宇宙存在于一个由无法记录的瞬间织成的不连续的大网之中，而谁又能说我们的组织所控制的不是这个网，而只是一个凹进去的模具，和空洞无物的框架？

我们的职业畸形就是：一旦我们坚持一件事，我们就想马上把它分门别类地放到我们的卡片里；因此我经常会遇到，我向您保证，把哈欠、疖子、不合适的观念联合、口哨等编入目录，并把这些东

西藏到更合适的信息包里。这是因为您就要担当的主管一职有这个特权：可以在这个世界的回忆里留下个人的痕迹。您听我说，缪勒：我并不是说您可以独断专行，或者说可以滥用职权，而是说您是我们这个工作必不可少的一分子。大量冷冰冰的、不容置疑的客观信息，也面临着它们的风险，也许它们构成的画面会与现实相距甚远，也许每个环境都会虚构某些特殊的情况。假设我们收到一份从另外一个星球传来的纯数字信息，而且非常的清楚：我们对此就不会关注，甚至都不会觉察到它的存在；而只有那些包含了隐含内容，可疑内容，以及部分无法破译内容的信息才会强行打开我们意识的大门，迫使我们去接收，去破译。我们必须了解这一点：主管的任务就是给所有我们部门收集和筛选的信息略微留下一些主观的痕迹，它不必下什么定论，可以是大胆的，也需要是真实的。在给您移交工作之前，我想告诉您的就是这些：在迄今为止我们得到的资料中，可以看到这里或那里都会有一些我插手的痕迹——当然是非常非常细微的；关于这一点也流传着一些意见，暗示，和谎言。

谎言只是在表面上拒绝了真实；您也知道，在很多情况下谎言——比如，心理医生对病人说的谎话——与真实是非常接近的；就像我们对那些将会得到我们的信息并破译它们的人也是这样。缪勒，我跟您说，我现在说的这些不再是我们的上司吩咐的，我现在说的都建立在我个人经历的基础上，是同事与同事之间的谈话，男人与男人之间的谈话。您听我说：谎言也是我们要传递的真正的资料，而且还会简化那些资料。尤其是关于我本人的信息，我自认为有权添加一些不太真实的细节（这件事我想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困扰）。比如，我和安吉拉的生活：我把安吉拉描述成我希望的样子，一段伟大的爱情，在这个爱情故事里安吉拉和我两个人是永远的爱

人，在所有的灾难面前幸福地生活，我们充满了热情，相互忠诚。事实并不完全是这样的，缪勒：安吉拉嫁给我是为了利益，而且她很快就后悔了，我们的生活一直充满了诡计和卑劣的行径。但真正拥有过的一天天的生活又有什么价值呢？在这个世界的记忆中，安吉拉的形象就这样固定下来了，她很完美，没有什么可以破坏她的形象，而我也将永远是一位从未存在过的，最令人羡慕的新郎。

起初，我并没有想着要美化这些我们的日常生活提供的的数据。突然有一天，我天天观察安吉拉（然后是监视她，跟踪她）所得到的数据，开始变得越来越矛盾，越来越可疑，甚至让人得出了败坏名誉的猜测。我能做什么呢，缪勒？我应该让她受到侮辱，让安吉拉如此清晰、如此可爱、可以永远流传的形象变得模糊，我应该给我们所有的那些卡片里最辉煌的这一条信息抹黑吗？我把这些数据一条一条地毫不犹豫地删除了。我还总是担心在安吉拉最完美的这个形象周围还遗留了什么迹象，什么暗含的影射，从这些痕迹里人们可以推断出她——安吉拉在她短暂的生命中——到底是什么样，到底做过些什么。我天天都在工作室里挑选、删除和遗忘。我很嫉妒，缪勒：我不是嫉妒那个短暂存在过的安吉拉——现在她对我来说就是一场比赛——我是嫉妒那个会跟宇宙同在的“信息化的安吉拉”。

要让“信息化的安吉拉”不受任何污点的污染，首要的条件就是生活中的安吉拉不要再继续给她的这个形象添加什么东西了。于是安吉拉就消失了，所有的调查都是徒劳的。缪勒，我现在告诉您我是如何把尸体一块一块地处理掉也没什么用。请您安静，这些细节对于我们的工作一点都不重要，因为在这个世界的记忆里，我永远是个你们大家都认识的幸福的新郎，以及一个非常沮丧的鳏夫。

但我还是不能放心：“信息化的安吉拉”永远成了信息系统的一部分，系统当中的有些信息，（或者是由于传输的干扰，或者是由于破译员的恶毒），会被解读成一些暧昧的猜测，含沙射影，演绎推论。我决定要从我们的卡片里毁掉所有与安吉拉有亲密关系的人。我也感到很遗憾，因为我们的几位同事将无法在世界的记忆里留下任何的痕迹，就好像他们从来都没有存在过。

您认为我跟您说这些是想让您当我的同谋吗，缪勒？不，不是这样。我必须告诉您，为了保证每一个有可能做过我妻子情人的男子的信息不会记录在卡片上，我都被迫采取了那些极端的措施。我不担心这样做会给我带来什么后果，相对于我整天计算的时间来说，我剩下的生命也不多了；而且那个真正生活过的我，我已经把他最后固定下来，放进了穿孔的卡片里。

如果说在世界的记忆里没有什么可以更改，那么唯一要更改的就是那些与世界的记忆不相符的事实了。就像我在打了孔的卡片里删除了我妻子情人的存在那样，我也必须要把他从活人的世界里删除。正是因为这个，我现在拔出了手枪，对准您，缪勒，扣动扳机，我杀死您。

# 新宇宙奇趣



根据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的物理学家阿兰·古斯的计算，宇宙在极短的时间内从无到有：大约十的几十次方分之一秒的瞬间。（摘自《华盛顿邮报》，一九八四年六月三日）

如果我跟你们说我还记得，Qfwfq开始说，你们会反驳我说，如果空无一物，没有人会记得任何东西，也不会有什么东西会被不存在的人记住，出于这个原因，我现在所说的，你们一个字也不会相信。我承认，你们这些观点很难反驳。我所能告诉你们的只是，在那个时候已经有了什么东西，不是别的，那个什么东西就是宇宙，它之前从未存在过，因此也就有了没有宇宙的“以前”，和有了宇宙的“以后”，从那时起，我说，就开始有了时间，有了时间就有了记忆，有了记忆就有什么人记得，也就是我，或者说是后来我才明白那个就是我。我们再说得清楚些：并不是我记得在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是什么样，因为那时根本就没有时间，也没有我；但现在我明白了，虽然当时我不知道自己的存在，但是一个后来可以让我容身

的地方还是有的，那就是宇宙；然而“以前”，就算我想，我也不知道待在哪里，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差别了，我所记得的也正是这个“以前”和“以后”的差别。总之，你们应该看得出我的推理也是合乎逻辑的，而且没有犯你们常犯的过分简单化的错误。

你们听我解释。那时存在的东西甚至不能说真正地存在：就是一些微粒，甚至应该说是将会形成微粒的一些成分，它们只是虚拟地存在着：这种存在就是如果你存在你就存在着，如果你不存在，你可以假设自己存在，然后再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我们觉得这已经是一件大事了，它当然就是一件大事，因为只有当你开始虚拟地存在，开始在一片充满可能性的场地里摇摆起伏，开始借用和归还所有那些假设的能量为自己充电和放电，那样总有一天你就会真实地存在，也就是说在你身边环绕一层时空的界线，哪怕它的范围很小：就好像这些越来越多的不知道是什么的微粒（我们现在称之为中微子，因为这个名字好听，但之前中微子是大家做梦也没梦到过的），它们在一碗不断加热的炽热的汤里，一个一个相互叠加地波动着，这碗汤稠得就像密度极大的胶水，在无限短暂的时间里膨胀，这时间短得甚至不能构成时间——事实上“时间”也还没有时间表现出来它到底是什么东西——随着它的膨胀，在还不知空间为何物的地方产生了空间。这就是宇宙，从一个一无所有的光溜溜的无穷小的小疙瘩，闪电般地膨胀为一个质子的大小，然后是一个原子，然后是一个针尖，一枚大头针，一把勺子，一顶帽子，一把伞……

不，我现在讲得太快了；或者说太慢了，谁知道呢：因为宇宙的膨胀无限地快，但却是从掩藏在一无所所有之中的源头爆发的，为了从那里面出来，为了出现在空间和时间的门槛上，宇宙需要一个强大的撕扯力量，这力量无法用空间和时间来测量。也就是说要想

讲清楚整个宇宙历史上第一秒钟发生了什么，我得做一份长长的报告，甚至宇宙中已经过去的和未来的几十亿个世纪都不够；而之后发生的事我快点说五分钟就够了。

当然，能够属于这个前所未有又无与伦比的宇宙，也很快就成为了骄傲、夸口和狂热迷恋的原因。闪电般地向四周展开无法想象的距离，挥霍大量的粒子（强子，重子，介子，夸克）随处喷发，从时间上讲速度极快，所有这一切合在一起给我们一种战胜一切，压倒一切，傲视一切的感觉，同时我们也感受到它的自负，就好像所有的一切就应该是这样的。我们唯一可以对比的就是以前的空无一物：我们渐渐打消了这个念头，不再觉得自己好像是在一个可怜巴巴、微不足道，值得同情和嘲笑的环境里。我们的每一个念头都包含所有的一切，而不屑于局部；整体就是组成我们的单元，也包含了时间，所有的时间，在这里未来在数量上和充分性上都超越了过去。我们的命运就是超越，不断超越，我们甚至从来不会想到逃避——从此以后我们就会进一步更进一步，从加法走向乘法走向乘方走向阶乘，绝不停止或减缓我们的脚步。

我总觉得在这激昂奋进之中好像还有一个不确定的背景，我们热切地渴望消除距离我们如此之近的起源，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后知后觉，现在才体会到这种感觉，还是那时这个念头就一直在默默地折磨着我。因为即使确定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我们的自然环境，但是事实上我们还是从“无”而来，我们刚刚才摆脱了绝对的一无所所有，只有一根微弱的时空界限把我们从之前那个没有任何物质、没有任何面积和延续性的环境中区分出来。那是一种不牢靠的感觉，速度快但是太剧烈，这种感觉紧紧地抓住我，就好像所有正在努力形成的这一切都无法掩盖它内在的脆弱，我们还会以同样的速度回

到那一无所有的背景中去，就像我们从中分离出来时一样的迅速。我感觉到无法容忍宇宙在成形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优柔寡断，就好像它迫不及待地想让自己的高速膨胀停下来，让我了解它的限度，好的和坏的，并且还要在存在中获得稳定；我也无法抑制我的恐惧，我害怕只要一停下来，立刻就会开始走回头路，迅速地回到我们不存在的阶段。

我反抗着，扑向另外一个极端：“整体！整体！”我到处呐喊，“未来！”我炫耀着，“前途！”“给我广阔的空间！”我一边斩钉截铁地说着，一边还在力度不明的漩涡里为自己开路，“让所有的潜力都爆发出来！”我鼓动着：“让行动开始！让所有的可能性都尝试一下！”我已经感觉到微粒的波浪（或者那些仅仅只是射线？）里包含了所有的形状和所有可能的力量，我越是超前地希望在我的周围宇宙里挤满活跃的存在物，就越觉得它们深受错误的惰性思想和放弃一切的薄弱意志的影响。

在所有的这些存在形式中，还有一些——我们说——是女性，我想说她们担负着与我的任务互补的推动作用；她们其中的一个尤其吸引了我的注意：她骄傲而又谨慎，在她的身边划定了一个力场，把自己同周围四肢长而躯干短，没精打采的环境区分开。为了引起她的注意，我加倍地表现出对于宇宙中挥霍无度的喜爱，我在获取的宇宙资源中炫耀着我的自在，就像那些曾经拥有过、使用过这些资源的人一样；我在时间和空间中向前探出身子，就像那些总是渴望最好的人一样。我相信Nugkta（我就用这个后来认识的名字来称呼她）与众不同，因为她更自觉地意识到存在的事实意味着什么，意识到作为现存世界的一部分意味着什么，我用尽一切办法想要把自己和犹豫着迟迟不肯接受这个想法的一大群人区分开。结果是我

变得不合时宜，大家都不喜欢我，而这并没能让我接近她。

我错了。我很快就意识到，Nugkta一点也不欣赏我的过度表演，相反她尽量不给我任何表示关注的信号，除了偶尔对我表示嗤之以鼻。她的态度还是一直很持重，甚至有些冷漠，她好像蜷缩着，下巴抵在膝盖上，双臂抱着折叠的长腿，两个胳膊肘向外伸出，（你们一定要好好听我说：我现在所描述的应该就是她的姿势，如果那可以称为膝盖，腿，胳膊肘；或者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宇宙本身蜷缩着，而身处其中的人也没有其他的存在方式，不过有些人更自然些，比如说她）。我将宇宙的财宝挥霍在她的脚下，她尽数收入囊中，但好像在说：“都在这里了？”起初，我觉得她的这种无所谓好像很做作，但后来我明白Nugkta是想给我个教训，让我更好地控制自己的行为。我放纵于自己的激情，在她看来却显得很幼稚，像个毫无经验、办事草率、肤浅的人。

我只好改变自己的心思、举止和风格。我和宇宙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种实际的、真实的关系，就像一个人能够用客观真实的标准计算每一件事的发展进化，不论这计算有多么无穷无尽，也不会头脑发热。我希望能这样向她介绍我自己，让自己显得更令人信服，更有出息，更值得信任。我做到了吗？没有，一点也没有。我越是靠在固体上，越变得现实，可以测量，就越觉得在她面前像一个自吹自擂的骗子。

最后我开始看清楚了：她只欣赏一样东西，只欣赏一种价值，一种完美的模型，那就是“无”。她不只是对我表示不屑，而是对整个宇宙。所有存在的一切都给它们自己带来了原始的缺点：存在对于她来说就好像是不存在的退化，令人泄气的、庸俗的退化。

如果说这个发现让我心烦意乱，还远远不够：我确信，我对于

整体的狂热，我无边无际的期望，都只是胡言乱语而已。在我和对“无”的怀念之间，有什么秉性是不相容的？她并不缺少理由（对于她来说我的弱点就是我一直努力想要理解她）：的确，“无”本身具有的绝对性、精确性和密封性，会让所有那些想要拥有存在条件的一切，都显得不够准确、处处受限、又摇摆不定；如果把现存物质，拿来与不存在的相比，只用肉眼就看得出来品质更差，更不纯洁，缺点也更多；总之，只有在“无”中一切才会没有任何危险。说了这些，我应该从中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转身背向一切，重新投身到“无”之中？那怎么可能！一旦行动起来，从不存在到存在的过渡程序就不能停下来了：“无”属于一个无法挽回的已经结束的过去。

在存在的诸多优势之中，从满满当当的极致，也给我们留下一些为已经失去的“无”感到惋惜的机会，也会让我们忧郁地注视这空无的反面——满实。在这一点上，我已经准备好顺从Nugkta的爱好，而且没有任何人能够比我更坚定地表达这种痛苦的心情。想到这里，我向她走去，大声说道：“噢，我们可能会在一无所有的无边空场中迷失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是一个整体。（或者说我以某种类似的方式，喊出了什么类似的话）。那么她呢？她满脸厌恶地把我抛到了一边。我花了一些时间才明白自己到底有多粗劣，也学会了从此要小心谨慎地说“无”（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不说“无”）。

接下来我又经历了一些危机，这些危机让我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安宁过。我之前怎么能错误地去追寻一个装得满满的整体，而且宁愿选它也不选虚无空间的完美？当然，从不存在到存在的过渡是一个大新闻，一件轰动一时的大事，一个肯定会让人大吃一惊的场景。但不能说所有的东西都变得更好了。从一个清晰整洁的环境，没有

错误，没有污点，过渡到了一个粗制滥造，处处堵塞的结构，从各个方向崩塌、混乱而脆弱地聚在一起。那时是什么东西让我在宇宙所谓的奇迹中如此激动？可供使用的材料的匮乏，一方面决定了解决方法的单一、重复，另一方面一些混乱的、松散的目标分散开来，很少有几个目标会实现。也许我们的出发都是假相：努力让自己相信宇宙就是一种奢望，它很快就会像面具一样掉下来，而一无所有，才是唯一真正有可能的整体，又会强迫人们接受它无法战胜的绝对。

我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这里有一些孔洞，那是一些虚无的空间，什么都不存在，只有寂静，空白，没有任何的联系，那是时间这张大布上脱线的地方，我觉得这之中包含着一种意识，一种价值。我通过那些裂开的地方偷偷地张望着什么都不存在的伟大王国，在那里我认出了我那唯一的真正的故乡，我为自己在短暂的意识昏迷中背叛了她而深感痛惜，但是Nugkta又让我找回了自己的故乡。是的，找回：因为和我的启发者一起，我钻进了这些狭窄的、空洞的、穿越密实的宇宙的通道；我们一起来到消除了任何空间尺度、任何时间延续、任何物质、任何形状的地方。

从这一刻起，我和Nugkta之间的默契终于将不会再有任何的阴影。现在还会有什么东西能将我们分开呢？也许，不时地会冒出一些意想不到的分歧：我觉得对待存在事物的问题上，是我自己变得比她更严厉了；我惊奇地发现她身上表现出来的宽容，我甚至觉得她成了它们的同谋，那个微粒的漩涡尽最大的努力要聚在一起。（那时已经有了一些成形的电磁场，一些原子核，和最初的原子……）

有一件事要说：宇宙，如果人们把它看作是一个装得满满的整体的极致，它也只能唤起平庸和华丽的辞藻，但如果不把它当回事，

只是当作在一无所有的边缘拾来的少量东西，人们就会对它产生好感，觉得它鼓舞人心，或者至少会让人们对将要完成的工作抱有好奇心和好奇之心。我惊奇地看到Nugkta已经准备好要撑住它，支持它，这个贫穷、发育不全、体弱多病的宇宙。相反，我却很顽固：“让‘无’现在就来吧！赋予‘无’光荣和荣耀！”我坚持己见，也很担心Nugkta的软弱会让我们脱离自己的目标。而Nugkta，她怎么回应的呢？还是一如既往的讥笑和嗤之以鼻，就像我对宇宙的荣耀表现出过分的热情时，她对我的表情一样。

我像往常一样的后知后觉，最后我终于明白了，这次她仍然是对的。除了通过“无”所产生的最无用的“少”，我们无法与“无”有任何其他的接触；除了我们这个可怜的宇宙，我们不会拥有其他的形象。如果“无”真的在它本身没有什么价值的某一危机时刻形成了宇宙，那么我们能找到的所有“无”都在那里，相对于那些存在的东西而言，因为“无”也只是相对的“无”，只是悄悄经过的一些细微的痕迹，只是想要成为什么的“无”。

如今，时间已经狼吞虎咽了几万亿的分钟和岁月，宇宙也已经看不出它在最初的几个瞬间里的本来面目，自从太空突然变成了透明的，星系就在它闪亮的螺旋里包裹了黑夜，在太阳系的诸多轨道上，成千上万的世界形成了它们的喜马拉雅山脉和它们的海洋，以及交替出现的宇宙季节，在它们的陆地上挤满了或欢乐或痛苦或疲惫的人群，他们谨小慎微地坚持着，轮流出现这陆地上，在他们用大理石、斑岩和混凝土建成的都城各个王朝兴起又衰败，市场上也充斥着切成块的牛肉和冷冻的豌豆，带网眼的呢绒绸缎和锦缎以及尼龙，闪动着晶体管的收音机和电脑以及各种各样的小零碎，每一个星系上的所有人除了观察和测量宇宙中的一切什么也不干，他

们的测量所涉及的东西从无限小到无限大，但有一个秘密只有我和Nugkta知道：那就是这个时空中所包含的东西只是少量的，从一无所有而产生的少量的东西，而这个少量存在着，但也有可能不存在，或者更少，寥寥无几，而且容易腐坏变质。如果我们不愿意谈论它，既不说它坏，也不说它好，那是因为我们只能说：可怜的脆弱的宇宙，一无所有的儿子，我们的状态和我们所做的事情都和你一模一样。

## 内向爆炸

“类星体，赛弗特星系，蝎虎座 B. L. 型天体，或者，更普遍地来说，活动星系核，近年来都因其所散发的巨大能量而引起了天文学家的注意，它们的能量可以达到以每秒一万公里的速度传递。有一些有力的证据可以让人们相信它们中心的原动力就是一个质量很大的黑洞”（《天文学》，第三十六期）。“活动星系核有可能是在‘宇宙大爆炸’的时候没有爆炸的碎片，在这些没有爆炸的碎片中可能正在进行着一个与黑洞的形成过程完全相反的过程，爆炸性的膨胀，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白洞’）。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连接两个时空区域的通道（爱因斯坦-罗森桥）的出口一端，将位于这个通道入口一端的黑洞吞噬的物质喷射出来。根据这个理论，一个远在几亿光年以外的赛弗特星系很有可能正喷射着几千亿年前的宇宙的一部分所吸收的气体。更有甚者，一个几百亿光年之外、正在喷发的类星体，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一样，它所喷发的物质很有可能是对我们来说，今天才形成的一个黑洞正在产生的未来的物质”（保罗·马菲伊，《天空中的幽灵》，第 210 至 215 页）。

外向爆炸还是内向爆炸，Qfwfq说，这是一个问题：如果我的身份再显赫一些，我就会毫不犹豫地太空中无拘无束地扩张自己的能量，或者碾压这些能量，提高它内部的浓度，再吞下去保存起来。逃脱，消失；别无其他；把所有的光芒，射线，洞口都留在自己的里面，把所有让人心乱如麻的冲突都闷死在灵魂的深处，让心平静下来；藏起来，消失：或许在别的地方醒来，就变得不一样了。

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了？外向爆炸还是内向爆炸的问题又重新出现了？被这个星系的急速旋转所吸收，又重新出现在另外的时间和天空？这边在冷冰冰的寂静里塌缩，那边却用另外一种语言、以喷着火苗的呐喊来表达？这边就像一块阴影里的海绵，吸收了所有的好与坏，而那边则射出耀眼的喷流，分散开来，耗尽自己，最后消失？那天空到底为了什么要不断地重复自己呢？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我不愿意去想：现在，这里，我已经作出了决定：我要内向爆炸，就好像这种向心的急速旋转可以将我从疑惑和错误当中永远地拯救出来，从充满短暂变化的时间里拯救出来，从“之前”和“之后”的下滑中拯救出来，让我进入一个稳定的、静止的、顺畅的时间，并到达最终的、稳固的、均匀的那个仅有的环境。你们去外向爆炸吧，如果你们喜欢，你们就像发出的箭一样向四处无止境地伸展吧，你们不惜一切，肆意挥霍，向外扑去：我要内向爆炸，我要塌陷进我自己的深渊，向着我掩埋的内心，无止境地塌陷。

有多久了，如果不是在爆炸的形式下，你们当中再也没有任何人能够想象生命的力量？你们从来都不缺少理由，我知道，你们的模型是宇宙诞生于一次疯狂的爆炸，爆炸所产生的最初的碎片还炽热地燃烧着，无拘无束地飞翔在太空的边缘，你们的标志就是超新星的热情燃烧，这些超新星都是能量过剩的星星，炫耀着它们的目

空一切的青春；最合适你们的比喻就是火山，可以表明即使一个既成熟又明智的星球也经常会准备着爆发和喷涌。这不，那些在遥远的天际闪耀的火炉，正好证明了你们对大爆炸的狂热崇拜；速度几乎达到光速的气体和微粒从螺旋形星系的中心被抛了出来，从椭圆形星系的边缘溢出，表明这个大爆炸还在进行着，代表一切的伟大的潘神还没有死去。不，我不是不听你们的理由；我甚至也可以和你们一起。加油！炸开吧！爆炸吧！新世界又要开始了，它在大炮的隆隆声中重复着自己面貌一新的开端，就像在拿破仑时代一样……难道不是从那个痴狂于大炮的革命力量的年代开始，爆炸不再仅仅被视为人身和财产的灾难，而且也被视为新生和起源的标志？难道不是从那时起，所有的激情，自我，诗歌，都被看作是不不断的爆炸？但如果是这样，同样具有说服力的还有那些与之相反的理由；那个八月在那些化为灰烬的城市里升起了那棵大蘑菇，从那时起，就开始了—一个爆炸只能作为绝对的负面标志的时代。此外我们还知道的是，我们在地球的报纸上创建专栏，质问宇宙的命运，而热力学的“权威性言论”告诉我们：每一个现存的形式都会在熊熊烈焰中消失；所有的一切又都会变回成微粒，没有任何存在可以逃脱这种无序；时间就是一场不断重复、不可逆转的大灾难。

只有一些年老的星星知道如何摆脱时间；在这辆向着毁灭飞驰的火车上可以跳出去的车窗就是它们。它们已经衰老到了极限，变成了僵硬的“红矮星”或“白矮星”，气喘吁吁地在最后的哽咽中发出一点跳动的光芒，直至压缩成“中子星”，最终，在苍穹中耗尽自己的光芒，成为它们自己黑漆漆的一个删除符号，它们就这样无法阻挡地衰老下去，所有的一切，包括它们的光线，都掉到了里面去，再也不出来了。

这就是对那些内向爆炸的星星的赞美。一种全新的自由在它们当中展开：它们被空间删除，被时间取消，只为自己而存在，终于，不再为其他的一切而存在，也许只有它们才能确认自己真实地存在着。“黑洞”是诽谤它们的外号，是嫉妒在作祟：它们绝对不是洞，正相反，没有什么比它们更加饱满，更有分量，更加密实，更加坚固，固执地支撑着自身的重力，握紧拳头，咬紧牙关，弓身驼背。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摆脱在向外溢出的膨胀中消失的命运，才不会在反复无常、接踵而来的喷发，惊心动魄的外倾，和起泡以及怒火中消失。只有这样，它才能穿越到另外一个时空，在那里含蓄的、没有表达出来的东西不会失去它们的力量，在那里很多意味深长的含义不会被啰啰嗦嗦地表达出来，在那里距离的取舍会让每一种表达更加丰富多彩。你们不要分心，去苦思冥想，在宇宙不稳定的边缘那些疑似存在的类星体轻率的举动：你们要看的是这里，我们这个星系的中心，在这里所有的计算和仪器都表明存在着一个体型巨大的星体，但我们却看不见。你们散开大网想要捕捉它们的辐射和气体，却被最后几次爆裂的时间缠住了，证明在那中间，躺着一个所谓的这种洞，现在这个洞已经熄灭了，就像一个年老的火山口。所有围绕在我们身边的行星系的圆环和各个星座以及银河的分支，我们这个星系中的每一样东西，都由这个向自我塌缩的内向爆炸形成的支柱支撑着。那就是我的极点，我的镜子，我神秘的故乡。对于远处那些核心好像是向外爆炸的星系，它没有什么好羡慕的：即使在那里，最重要的也是那些看不见的。就算在那里也不会有任何东西跑出来了，你们相信我：那些闪闪发光，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旋转的东西，只是一些将会在向心的研钵里碾碎的原料而已，就像另外一种存在方式，我的存在方式。

当然，有时我也好像听到从最新的几个星系传来一个声音：我是 Qfwfq，我是你本身，在你向内爆炸的同时我在向外爆炸：我消耗着自己，自我表达，向外散发，与人交流，实现自己所有的潜力，我才是真正存在的，你不是，你内向，知而不言，以自我为中心，在你永不变化的自身中合而为一……

于是我感到非常苦恼，就在重力衰竭的屏障的另一边，时间还在不停地流逝着：那是不一样的时间，跟这边的完全没有关系，但一样飞逝在一去不返的道路上。从这个角度来说，我飞身扑向的向内爆炸也只是赐予我的一段间歇，一个我不能逃避的厄运中插入的延迟。

有一个诸如梦想或记忆的东西经过我的脑海：Qfwfq 正从时间的灾难中逃跑，他找到了一个逃避审判的通道，他向那个缺口扑过去，确信自己安全了，他从藏身处的一个通气孔盯着外面匆忙而过的种种事件，他已经顺利脱险，事不关己地对那些被时间所征服的人表示同情，他好像认出了某个人，是他，是 Qfwfq，就是 Qfwfq 在 Qfwfq 的眼皮底下重复着以前或以后的同一个灾难，Qfwfq 在快要消失时候看到了 Qfwfq 拯救了自己却没有拯救他。“Qfwfq，快逃！”Qfwfq 喊着，但到底是内向爆炸的 Qfwfq 想要拯救外向爆炸的 Qfwfq，抑或是相反？没有一个 Qfwfq 把外向爆炸的 Qfwfq 们从爆燃中拯救出来，他们无法让任何一个 Qfwfq 从无法阻挡的爆炸中停下来。时间的每一条路径都通向灾难，或是从灾难而来，它们的交叉没有形成一张整齐的轨道和连接点织成的大网，而是纠缠在一起，错综复杂……

我知道我不应该听从那些声音，也不应该相信我所看到的和我的噩梦。我要继续在我的洞里，在我的鼹鼠窝里深挖。

**一个改编的宇宙奇趣故事**



## 另一个欧律狄刻

你们赢了，你们这些外面的人，你们按照你们的喜好重新改写了历史，就是为了强加给我们这些里面的人一些你们喜欢的角色，让我们拥有黑暗和死亡的力量，你们给我们起的名字就是地狱，并且赋予它悲惨的音调。当然，大家可能都忘了在我们之间，也就是欧律狄刻、俄耳甫斯和我普路托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的故事跟你们所讲的那个完全相反，如果真的再也没有人记得欧律狄刻是我们当中的一员，而且在俄耳甫斯用他的音乐谎言掳走她之前，欧律狄刻从来就没有在地球表面上居住过，那么我们那个要让地球变成一个可以居住的球体的古老梦想就彻底破灭了。

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任何人记得让地球可以居住意味着什么：并不是你们想的那样，你们总是满足于生活中的大吃大喝，而你们的生命就落在土地、水源和空气的交界处。我本希望生命从地球的核心向外延伸，从包裹着核心的一层层同心圆向外传递，希望生命的周围围绕着结实的流体金属。这就是普路托的梦想。只有这样，地球才会变成一个可以居住的巨大有机体，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生命在

脚下不知道有多重的死气沉沉的石头球，和头上的一片空无之间，被迫沦落为背井离乡的不稳定状态。你们甚至无法想象生命还可以跟你们在外面的生活不一样，或者更准确地说：几乎是外面，因为在你们上面，在地壳的上面一直都存在着另外一层密封的空气壳。但这仍然无法与地球球体内一层接一层的圈层相提并论，我们这些深处的人就生活在地层的间隙中，我们还会从这里上来，占据你们的梦想。地球的内部，不是密实的：它是不连贯的，是由一层一层相互叠加的壳构成的，它们密度不同，一直延伸到铁和镍组成的地核，地核也是一个一环套一环的核心系统，每一个圆圈都根据其物质流动性大小的不同而与其他圈层分离。

你们自称地球人，但真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权利这么说：因为你们真正的名字应该是外地球人，住在外面的人：地球人应该是指生活在里面的人，像我和欧律狄刻这样的人，直到有一天你们欺骗她，把她从我身边带走了，带到你们那个凄凉的外面。

这就是普路托的王国，因为我还在这里面，一直住在这里，开始是跟欧律狄刻一起，然后就是我一个人，住在内部这些圈层之中的某一层。一片石头的天空在我们头顶上旋转，这片天空要比你们的更清澈，而且像你们的天空一样，上面也会飘过云彩，那是铬或镁的悬浮物的聚合。带翅膀的影子腾空飞起：地球内部的天空也有它的鸟儿，那是盘旋而上的轻质岩石的结核，它们向上飘去，直至从眼前消失。天气忽然间就变了：当一阵阵的铅雨降临的时候，或是落下锌结晶的冰雹的时候，没有别的什么逃生的办法，只能躲进海绵一样的岩石的孔隙里。有时炽热的曲线会划破黑暗：那不是闪电，而是烧红的金属沿着矿脉蜿蜒而下。

我们把自己落在上面的内部球体叫做地，把包围着这个球体的

球体叫做天：总之，跟你们的划分方法是一样的，不过在我们这里天地的划分都是暂时的，也比较随意，因为各种成分的组合都在不断地变化着，有时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天空变得坚硬，成了实心的，像一块磨盘压着我们，而我们的地则黏糊糊的像浆糊一样，随着漩涡而起伏，布满了气泡。我试着利用比重较大的元素的熔液靠近地球真正的中心，靠近所有核心的核心构成的核心，我拉着欧律狄刻的手，带着她一路向下走。但每一次通往地心的渗透，都会有一些别的物质被过滤掉，那些过滤掉的物质被迫向地球的表面回升：有时在下沉的时候，我们也会被涌向上一层的翻滚的波浪所包裹。于是我们又沿着地球的半径开始向相反的方向运动；在矿物层会有一些通道把我们吸进去，在我们脚下岩石又恢复了固态。直到我们站到另外一个圈层上，头顶上有了另外一片石头的天空，我们却不知道到底是比我们出发的地方更高了一层，还是更低了一层。

欧律狄刻刚一看到我们头上液态的金属构成的天空，就一时兴起了飞了起来。她向高处一跃，游过第一层天空的穹顶，接着是第二层，第三层，抓住了最高处悬挂的钟乳石。我在后面扶着她，一方面是为了配合她的游戏，一方面也是为了提醒她别忘了我们是要往相反的方向走。当然，欧律狄刻也认为我们要到达的终点是地球的核心。只有到了地心，我们才能说自己是这个星球的人。我们是地球生命的始祖，因此我们就必须着手让地球从它的核心开始就适宜生存，然后慢慢地把我们的生活环境辐射到全球。“地球”生活，在我们看来，指的是地球“属于”地球的“内部”生活；而绝不是长出地球表面的部分，你们所认为的地球生活，实际上只是让苹果凹凸不平的表面上的斑点越来越大的霉菌而已。

在玄武岩的天空下我们已经看到，我们之前修建的那些普路托

的城市耸立起来了，被碧玉的城墙包围着，那些城市都是同心圆，航行在水银的海洋上，城市里还有炽热的熔岩河流穿过。我们想要创建的就是一个“有生命的城市-机器”的结合体，我们希望它占据整个地球，希望它是一部利用自己巨大无比的能量不断进行自我建设，并且能把所有的物质和所有的形状进行配合和调换的机器，它用地震的速度完成你们这些外面的人辛勤劳动几个世纪才能完成的工作。这座“城市-机器”一体的生命体将要由像我们这样身形巨大的人来居住，我们会从旋转的天空向上伸出强大粗壮的胳膊去拥抱那些女巨人，她们在同心圆地层的旋转中摆出各种全新的姿势，让各种新式的结合成为可能。

这是一个不同的、完整的王国，它应该是起源于那些混合和颤动：它是寂静的王国，也是音乐的王国。持续不断的颤动，以不同的缓慢传播着，根据深度和物质的不连贯性，在我们巨大的寂静中激起波澜，把我们的寂静变成了世界上无休止的音乐，在这个音乐中各种物质深处的声音构成和谐的曲调。

这些都是为了告诉你们，你们的道路错得有多离谱，在你们的生活中，工作与享受都是相反的，音乐和噪音也是分开的；这些都是为了告诉你们，在那时所有的事情都是多么地清晰，而俄耳甫斯的歌声也仅仅只是你们那个不完全的、分裂的世界的符号。为什么欧律狄刻掉进了陷阱？她本来完全属于我们这个世界，但欧律狄刻轻易入迷的秉性使得她更偏爱所有悬浮的状态，而她一旦有机会，就会飞起来，跳起来，攀登上火山的喷烟口，常常能看到她摆出各种姿势，或扭转，或跨步，或上仰，或弯曲。

两层之间接壤的地方，从一个圈层到另一个圈层的过渡，都会让她头昏眼花。我说过地球是由一层一层叠加起来的顶棚构成的，

就像一个层层包裹的巨大的洋葱，我们也知道每一层再过渡到它上面的一层，所有这些圈层加起来直到最外面的一层，这时地球就不再是地球了，地球的内部到这里为止，在此之外只有外面。对于你们来说，地球的这一层边界等同于地球本身；你们认为地球就是包裹在外面的表面，而不是它的整体；你们一直生活在那一片平整、广阔的空间，甚至从来都没有想过它可能还在别处以不一样的方式存在着；而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知道有这层界限，但从没有想过会看到它，除非我们从地球里面出来，但这个想法对我们来说更可怕，更不可思议。那里是上演火山喷发、沥青喷涌和硼酸喷气的地方，那都是从地球的核心排出去的：气体，液体微粒，蒸汽物质，没什么用的东西，以及各种垃圾。那是地球消极的一面，都是我们无法想象无法描绘的东西，哪怕只是想一想就足以让我恶心得发抖，不是痛苦得发抖，或者说晕头转向更贴切一些，对了，就是头晕目眩的感觉（这不，我们的反应，尤其是欧律狄刻的，要比你们想象的复杂得多），这当中还掺杂了一些魅惑，就像是真空，文字正反拼写的游戏，或是极限的那种吸引力。

随着欧律狄刻飘忽不定的任性，我们钻进了一座死火山的咽喉。在我们的头上，通过一个类似沙漏收口处的地方，我们看到了火山凹陷的开口，到处是凝固的岩石，灰色的，从形状和构成物质来看，与我们所在深度常见的景致没有多大的区别；但让我们感到惊奇的是地球到那里就停止了，没有给自己的表面再增加负担，从那里开始就是空气了，或者说是一种至今为止我们所穿越的最细小的物质，一种透明的颤抖的物质，蔚蓝色的空气。

正是这些颤动弄丢了欧律狄刻，这些颤动大不相同，不像那些通过花岗岩和玄武岩慢慢传播的各种噼里啪啦的声音，铿锵的声音，

低沉的轰隆声，都沿着大块的混合金属或水晶的石壁缓缓地蔓延。在这里空气的颤动朝着她迎面而来，就好像细微的声波闪现的火花，从周围空间的每一个点朝着我们飞速地扑来，让我们实在招架不住：就像在我们身上乱点一气，挠我们的痒痒。我们决定——或者说，至少是我决定：从那以后我不得不把自己的心情层次和欧律狄刻的区分开——退回到寂静的黑暗的底层，在那里地震的回音只会轻柔地掠过，然后消失在远方。但对于欧律狄刻来说，她像往常一样受到稀奇和轻率的诱惑，不愿忍受生活中只有一样东西，不管它是好还是坏。

就在那一刻，她上当了：在火山口的边缘以外，空气不停地颤抖着，而且在这种持续不断的颤抖之中还包含了各种间断的颤抖。那是一个洪亮的声音，渐渐弱下去，随后声音又越来越大，就在这声音的起伏之间，有一幅看不见的画在时光中展开，画面就是饱满与空虚的交替。另外的一些颤抖相互叠加，这些刺耳的声音又明显不同，但渐渐衰弱下去以后，就混合成了一个或甜蜜或苦涩的晕轮，它们围成一个圈，或一片场地，或形成一种声音的统治，一路对抗着或伴随着最醇厚的那个声音。

我的反应就是要避开那个圈，回到那个声音微弱而又密实的地方：我向火山里面滑去。但欧律狄刻，在同一时刻，登上了悬崖峭壁，朝着发出声音的地方走去，我还没来得及抓住她，她就已经翻过了火山口。也许是一只胳膊，或者是我看起来像胳膊的什么东西，抓住了她，蜿蜒迂回地把她拽到了外面，我能听到喊声，她的喊声，与之前的声音融为一体，非常和谐，融为一首她和那个陌生的歌唱家一起吟唱的歌曲，和着一件弦乐器，那歌声顺着火山外面的斜坡越走越远。

我不知道这个画面跟我能看见的，或者说跟我能想象的是否一样：那时我正潜回到我的黑暗之中，地球内部的天空一片一片地在我头上关闭：二氧化硅的穹顶，铝制的屋顶，黏滞的硫化大气；地下五颜六色的安静，伴着压抑的轰隆声和低沉的雷声，在我的四周回荡。远离令人作呕的空气边缘，远离声波的折磨都让我感到欣慰，但同时弄丢了欧律狄刻又让我很失望。这样，就剩我一个人了：我无法把她从痛苦中解救出来，她被强行拽到地面上去了，空气中张开的大网就这样不断地敲打着暴露在外的欧律狄刻，而空虚保卫着那个空荡荡的世界。我想要跟欧律狄刻一起到达地球最核心的地方，并把那里变成可居住环境的梦想就这样破灭了。欧律狄刻成了俘虏，被放逐到外面一无遮拦的荒原上。

时间就在等待中过去。我的双眼注视着层层紧压的风景，这些圈层填满了整个地球：线状的洞穴，鳞次栉比的山脉，像海绵一样被压干的海洋：我越是满怀感动地看着我们这个拥挤、紧密、结实的世界，就越为欧律狄刻没有居住在这里而感到难过。

拯救她成了我唯一的念想：外面的大门紧紧地关着，我要用内部的力量侵入外部，让欧律狄刻重新融入地球的物质，在她的上面建造一个新的穹顶，一片新的矿物质的天空，把她从那地狱中解救出来，那里到处都是颤抖的空气，那种声音，那种歌声。我监视着火山洞口里熔岩聚集的情况，以及沿着凝固的岩石中竖直的通道挤压向上的情况：那就是它的通道。

喷发的日子到了，大量的火山石砾升到了没有尖顶的维苏威火山的上空，像黑色的巨塔一般，熔岩在海湾的葡萄园里奔腾，关紧了埃尔科拉诺的大门，把赶骡子的人和他的牲口挤到墙上，夺走守财奴的钱币，卸下奴隶的枷锁，被脖圈绑住的狗挣脱了锁链，在谷

仓里寻找避难之所。我就在那中间：随着熔岩向前走，炽热的岩浆蜿蜒而下，像舌头，像小溪，又像蛇，潜伏在最前边的就是我，我跑来跑去寻找着欧律狄刻。我知道——有东西已经告诉了我——她还被那个陌生的歌手囚禁着：在那里我应该能够听到那个乐器弹奏的音乐，和那个特别的声音，欧律狄刻应该就在那里。

岩浆带着我向前跑，穿过孤独的花园和大理石的神庙。我听到了那个歌声和弹奏弦乐的声音：两个声音交替出现；我听出了欧律狄刻的声音——但怎么会变了这么多！——跟在那个陌生的声音后面。一道拱门上用希腊语写着：俄耳甫斯。我突破了入口，漫过门槛。我看到她了，仅仅一瞬间，她在竖琴的旁边。这个地方封闭而内陷，是故意这么建的——人们会说——因为这样音乐声就可以聚集在一起，就像在一个贝壳里一样。一幅沉重的幕帘——我觉得是牛皮的，甚至可以说像装了棉花的棉被——挡在一扇窗户前，这样就可以把他们的音乐与周围的世界隔离开来。我刚一进去，欧律狄刻就扯下了帘子，打开窗子：外面整个海湾闪耀着反射的光芒，还有城市和街道。正午的阳光侵入房间，阳光和音乐：四面八方响起了吉他乱弹的声音，就好像一百个高音喇叭里此起彼伏地传出牛叫的声音，掺杂在一起就成了发动机的轰鸣和汽车喇叭乱按的参差不齐的声音。这些声响构成的壳在整个地壳上蔓延着：制约着你们的外地球生活，屋顶上竖起的天线在空中传播着看不见、听不着的声波，耳朵上贴着随身听就为了让那有声的胶水无时无刻不充斥着耳朵，否则你们就不知道自己是活着还是死了，自动点唱机里存放着、也向外倾倒着声音，还有急救车时不时地拉着永无休止的警报器去收治在你们永无休止的屠杀中受伤的人。

撞上了这道声音的墙壁，岩浆停了下来。我被嘈杂的声网上面

的刺扎伤了，但还是向前挪动着，因为有一瞬间我看到欧律狄刻就在那里，但欧律狄刻又消失了，绑架她的人也消失了：他们赖以生存的歌声淹没在巨大噪音的侵袭中，我再也无法找到她和她的歌声了。

我退却了，在滚滚的岩浆中向后退，我又爬上了火山的山坡，回来居住在这个安静的地方，把自己埋葬在这里。

现在，你们生活在外面的，如果在围绕着你们的那片混沌的声音中，你们碰巧捕捉到了欧律狄刻的歌声，捕捉到了那个将她俘虏、而又被那吞没了所有歌声的非歌声所囚禁的歌声，就请告诉我；如果你们能够辨认出欧律狄刻那还带着寂静音乐的回音的声音，就请告诉我；你们这些外地球人，你们这些暂时的胜利者，请告诉我她的消息，这样我就可以重拾我找到欧律狄刻，再把她带回地心生活的计划，我们要重新建立一个内部诸神的王国，一个居住在紧密的厚度里的诸神王国，现在外面的诸神，高高的奥林波斯山上和空气稀薄处的诸神，已经把所有能给你们都给你们了，但很明显，这还不够。



# 附录

## 出版说明

“只要一本小说的再版像它的正式出版一样，那就不会再有什么问题 [……]，对于一本组合而成的书，一篇重新包装过的介绍或者加上一个全新的书名，总是会成为一部全新的作品。就像一位画家举办画展，对于画家来说，如果想要画展具有一定的含义，他在意的是如何把画作摆放在一起”：就是这样，伊塔洛·卡尔维诺在一九七零年，为《艰难的爱情》一书配的一封信中写下了这些话，他分析了一位作者要把他写的几篇故事收集在一本书里，可能会拥有的各种组合。选择，舍弃，排序，这些操作都会让作者感到为难，因为他太清楚了，同一篇文章，放入不同的系列，就会引发不同的解读，也会担负意想不到的含义。本书的出版也备受他这几个“小短篇”的折磨，因为通常这些短篇都会重新组合和分配在不同的扉页下，用于同时在几本书中流通。本书也会有一点分散，并拒绝最终的“闭幕”。

在宇宙奇趣中，卡尔维诺也曾经在不同的编排标准中犹豫过，他从四本迥异的书中摘取了这些故事。前两本书，完全是新的，它

们之间是互补的（《宇宙奇趣》和《零时间》，分别出版于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七年），他遵循了一条我们可以称为近似时间顺序或“修正后的时间顺序”的标准（这里的修正一方面是想更加突出越来越艰难的研究阶段，另一方面也是根据变化和内部对称的需要）。但在后两本书（《世界的记忆和宇宙奇趣的其他故事》以及《新老宇宙奇趣》，分别出版于一九六八年和一九八四年）里，他所遵循的则主要是主题的原则，进一步加入了几篇作品，不过这两本书的大部分都是由之前的文选已经收录的文章组成的。

很明显，这两项原则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而且也不是在作者辞世后要出版新书的编辑可以决定哪一个在阅读的过程中更有意义。这将由读者来决定。但由于本书中我们不能重复多次选登同一篇文章，于是我们就做出了一个选择，我们优先考虑了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七年的两部文集，因为这两部是唯一在作者本人的授权下不断再版的文集。另外我们还在附录中提供《世界的记忆》和《新老宇宙奇趣》的目录，这样，不论是谁，如果他想，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在头脑中重构卡尔维诺本人在这两本书中收集的宇宙奇趣的位置。

每一篇单独的故事，都与作者最后审核的版本相同，所有的故事都收录在由伊塔洛·卡尔维诺重新整理，蒙达多里出版集团一九九二年和一九九四年在米兰出版的“南方人”系列丛书的第二卷和第三卷——《小说与故事》之中，本书由克劳迪奥·米兰尼尼主编，责任编辑马里奥·巴伦基和布鲁诺·法尔切托。

## 宇宙奇趣的写作年表

世界先于人类而存在，而且会在人类之后继续存在，人类只是世界所拥有的一次机会，用来组织一些关于其自身的信息。

伊塔洛·卡尔维诺

人类是眼睛，通过这只眼睛宇宙学会了观察它自己。

维克多·弗雷德里克·韦斯科夫

### 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年

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一九五七年八月八日），和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苏联的Sputnik——的升空（一九五七年十月），都激起了巨大的反应，并为很长时间内持续的科学辩论和政治辩论提供了素材。在这样的大气候下，卡尔维诺写了两篇寓言故事，在这两篇故事里他远离太空进步所带来的表面狂热和宣传狂热，但他也承认全新的前景也唤起了他的兴趣和长久以来搁置的疑问。在第一篇寓言《眼睛看天的部落》（一九五七年十月初写作，从未出版

过)中,一位可可果的采集者,虽然他对于那些把希望寄托在“星星和火箭”之奇迹上的人表现出强烈的批判态度,但他也焦虑地仔细观察着天空中的一些痕迹,就像其他人一样,无论怎样都想要知道得更多。在第二篇并且也是更具深意的寓言《关于卫星的对话》(一九五八年五月发表于杂志《开放的城市》上)中,两位朋友面对面地站着,其中一位很明显就是作者本人的代言人。这位主人公肩负的任务不仅仅是说明在一个脱离本性的世界里,科技进步会带来新的异化的危险,也是为了表达在宇宙奇趣中会得到清晰回应的一些想法和问题:“我希望[卫星]能让人们脚踏实地地工作。但要想着宇宙。我希望给人类的思想留出更大的空间。自从宇宙在那里旋转的时候起,我就开始重新考虑那些从十八岁起我就再也没有考虑过的事情。说吧,你:弯曲的太空,你从来都不明白它是怎样的?[……]宇宙在膨胀吗?”

### 一九五九至一九六零年

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由于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卡尔维诺启程去美国进行为期六个月的旅行;这次旅行加强了他与乔治·德·桑提拉那的友谊,后者当时正在撰写《科学思想的起源》(桑提拉那于一九零一年生于罗马,一九三八年时由于种族法案而被迫离开了意大利;从那以后他一直生活在美国,在马萨诸塞州技术学院教授科学历史和哲学)。

“我的专业是植物学[……]我成为了一名作家或许是为了逃避科学[……]当然后来我又回去了,就像一个环形跑道。我通过天文学又接近了科学。有些东西我小时候就读过,比如爱丁顿,但更加系统化的阅读是在五九年到六零年左右开始的,那时我去了美

国。在波士顿，我认识了乔治·德·桑提拉那”（埃尔内斯托·费雷罗的采访，发表于《都是书》，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一日）。

“从我来到这里（哈佛），我就时常想到桑提拉那，因为正是他在一九六零年我第一次访问这个国家的时候，在马萨诸塞州做我的向导”（《美国讲稿》）。

## 一九六一年

在阅读了普里莫·莱维的《自然的故事》的打字稿之后，写信给他：“我终于读完了你的故事。那些科幻故事，或者更准确地说：生命幻想故事，它们很吸引我。你充满幻想的写作手法从科学—遗传学的数据出发，跃然纸上，拥有非常智慧的魅力，同时也颇具诗意，就像让·罗斯丹偏离正题的形态学和遗传学一样，深深地吸引了我”（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信）。

（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在一九五九年出版了著名的生物学家罗斯丹的《人造人》，在这部随笔中，他主张“意识与它产生的物质基础密不可分”，与“构成个体的细胞集合的心理属性”紧密相关。）

## 一九六三年

乔治·德·桑提拉那受“意大利文化联合会”的邀请，参加了一九六二至六三年度的年会，在意大利多个城市发表了《古老的命运和现代的命运》的演讲。卡尔维诺在都灵的卡利亚诺大剧院听了这位朋友的报告，并深深为之打动，他的这些论文旨在表现古老的神话是如何吸收了精确的天文学知识。

“听着他在一九六三年做的讲座，我觉得好像一个思想之结解开了，这个结一直以来混乱地在我头脑里盘旋，我却很难表达出来

[……]我认为,没有任何人类的历史和思想能够在不与独立于人类而存在的一切发生关系的情况下存在;现代科学的世界和古代科学的世界统一于一种知识。现在再重新阅读这篇文章,我还是能体会到当时的那种激动之情,当时桑提拉那不可思议地以《战争与和平》中彼尔·别祖霍夫为例开场,彼尔被俘虏了,在生死攸关的时候他看着星星,想着这天空就在他的身体里,就是他”(卡尔维诺对阿德尔菲出版社出版的《古老的命运和现代的命运》所做的评论,发表于《共和国报》,一九八五年七月十日)。

“我还记得他的一次讲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次讲座中提前出现了后来构成《哈姆雷特的磨坊》一书的一些主题。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写作《宇宙奇趣》”(埃尔内斯托·费雷罗的采访,同上)。

###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

宇宙奇趣的成熟想法:《月亮的距离》,《天亮的时候》,《太空中的一个标志》,《一切于一点》,《水族舅姥爷》和《恐龙》,这几篇最初的笔记都是在圣雷莫写的。

“我是这样开始的:我养成了一边读书,一边把我想到的形象画下来的习惯,比如说读一本关于宇宙起源学说的书,也就是说从一个距离我通常的想象过程很遥远的话题出发。但即使在那里也不时地会冒出一些形象,一些故事的灵感。我只要记下一些笔记,找到一定数量的开始,出发的主题,通常是故事的前几行就足够了。剩下的就只是展开这些故事。很难确定某一篇故事的准确日期:有时我确定开头的时问,要比我展开整个故事的时问早得多”(阿尔弗莱多·巴尔贝里斯的采访,发表于《天天日报》,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我从月亮开始，以此向意大利文学中描写月亮的诗人致敬，从但丁到阿里奥斯托，以及莱奥帕蒂。月亮，曾经是遥远、奇异的象征，它现在换了一副样子：它越来越近，与我们同体。或许这才是它本来的特性，只不过现在才显现出来：所有关于天文学的书，所有百科全书中‘月亮’这个词条，告诉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月亮以前离地球很近，后来慢慢远离的这个理论”（一九六八年为苏黎世举办的文选阅读而作的打字稿）。

“我打算说的与今天的科学没有很大的关系，而是要说说在我们心中已经埋葬了的、远古先民们具有神话色彩的想象，也就是——不仅仅是为了建设——让受到最新理论滋养的宇宙起源学说以神话的方式自由成长”（同上）。

## 一九六四年五月

《月亮的距离》，《天亮的时候》，《太空中一个标志》和《一切于一点》是最先完成的稿子。而且这几篇也绝对是宇宙奇趣中最早面世的：实际上没过几个月它们就在《咖啡》杂志上出现了，那一期是主编简·巴蒂斯塔·维卡里在一年前就计划专为卡尔维诺而做的，这位利古里亚作者也保证要发给他们至少一篇从未发表过的文章（即使不从出版社与他个人之间合作的角度来看，《咖啡》作为出版公司的这个选择看起来也很有意义，相对于它所承担的责任来说这是一个自主的选择：一份对实验主义抱有非常开放态度的杂志出于喜爱，总是准备着“在讽刺文学和荒诞文学的前沿推动游击战和践踏的行动”，但它又区别于新生的新先锋主义阵地《六三学社》）。

在《咖啡》杂志上（十一月），伴随着四篇宇宙奇趣的故事，还

有一篇作者的注释，在注释的最后有一份好笑的人物谱系：“宇宙奇趣要讲述的不是科幻故事（也就是说不是传统的，儒勒·凡尔纳和H.G.威尔斯式的科幻故事——虽然我很欣赏它）。宇宙奇趣的背后所拥有的更多的是莱奥帕蒂，大力水手的连环画，塞缪尔·贝克特，乔尔丹诺·布鲁诺，刘易斯·卡罗尔，扑克中王牌的画，有时也会有兰德尔菲，伊曼努尔·康德，博尔赫斯，格朗维尔的版画”。

在宇宙奇趣的正统科学层面上，卡尔维诺总还是有所保留的，当然是出于善意的目的：他不想让素材与他故事的实际内容混为一谈，也不想让这些故事承担科普的任务，他本来也就没有这个想法。可以说，毫无疑问，他不想一丝不苟地收集资料，也不想最初的灵感之后还时不时地查阅科学资料。关于这一点，西尔维娅·迈臧扎尼进行的比较也很有意思，她在《伊塔洛·卡尔维诺，宇宙奇趣维度的起源》（一九九五至九六学年米兰大学文学与哲学院的答辩论文，指导老师吉安路易吉·贝拉尔迪）一文中指出，卡尔维诺广泛地求助于《大英百科全书》（尤其是“宇宙进化论”这个词条），《七星百科全书》（雷蒙·格诺主编，从一九五零年起他出版了《小宇宙进化论》），以及一系列的书籍，尤其是通过埃伊纳乌迪出版的书（有些是刚刚翻译的，有些正在翻译中）。

### 一九六四年八月至十二月

在三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内卡尔维诺写了（或者说写完了）另外的六篇宇宙奇趣：《无色》，《太阳能坚持到什么时候》，《没有结束的游戏》，《水族舅姥爷》，《我们赌多少》和《月亮像蘑菇》，这几个故事几乎都是为下一年的春天在米兰的报纸《天天日报》上刊登而写的。主题各不相同，风格迥异，但这些故事，在科学层面上，仍然

还主要是从天文学中汲取素材；作者在之前的五月十三日写信给多梅尼克·莱昂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近一段时间以来我只看天文学方面的书”。

### 一九六五年四月至五月

他完成了一部“生命奇趣”《螺旋体》。关于这一点，从各个角度看，在作者的头脑里，对于十一月份要出版的文集的总体规划已经十分清楚了；事实上，《螺旋体》自然是用来作尾声的：不论从它的宽度，它的复杂性，还是给它打上鲜明印记的半谈话方式的张力。

“其实我写成的唯一一个超越《太空中中的一个标志》的故事就是《螺旋体》，它讲述了一个软体动物在长贝壳的时候想到的一些事。这个故事也经历了不同的版本，或者我应该说那个故事还没有结束。我把它视为《宇宙奇趣》要到达的终点，但也是起点，因为正是从这里我又要开始新的工作了”（巴尔贝里斯的采访，同上）。

### 一九六五年七月至九月

趁着夏季相对空闲的时间，他为正在写作的那本书准备了最后的几个楔子：他写了《太空的形状》和《光年》，继续写作之前搁浅的《恐龙》，为它加上一个好的结尾，另外还给《螺旋体》添加了第三部分。他还完成了《陨石》，开始写作《软月亮》；但他对《陨石》并不满意（他更愿意把这两篇暂时转交给《天天日报》的一些栏目），而他也放弃了马上就要结束的《软月亮》（这本书本来计划十一月份出版，时间很紧，在整理和审阅其他文章时所遇到的困难很可能比预想的要大）。

一九六五年十月

直到审校工作的最后一刻他还在继续写，主攻《太空中的一个标志》。

“亲爱的卡罗尼 [……] 您的书《艺术的语义危机》我刚刚读完 [……] 现在阅读您的书对我来说正是时候，因为我现在正在写一些故事，在这些故事里我前所未有地在尝试使用‘符号特征’（对我来说，根据形象或形象系统的内在逻辑，是初始形象的进步）和‘语义特征’（这对我来说是每一个符号-形象-词可能包含的意义构成的光环，更是历史的而智慧的阐释，这些寓意的解释总是在之后的某一时刻才会出现，关于这一点我永远不应该太担心，因为我想找到一种完美的组合，能让符号逻辑——单独一个一个的——和语义逻辑——它应该在不同的层面上自由组合——变成统一的一件事）。因此这些故事当中的好几个都重写了很多遍，因为我时不时地会回头再看，想想在符号层面和语义层面‘它们到底想说明什么’，然后我就会根据一个方面或另一个方面去修改。有一篇故事甚至是以‘符号’命名的（《太空中的一个标志》），不过这个词的出现起初完全是‘无意识的’，后来又不可避免地承担了文化意义，正因如此，这两年来我一直在不断地重写这篇文章，修改这篇文章，而最后的修改（十一月份出版前）我会在我读过您的书之后交给您”（十月二十六日给艾米里奥·卡罗尼的信）。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

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出版了《宇宙奇趣》：书中根据撰写或截稿的顺序收集了十二篇故事（除了《恐龙》，排在第九位）；但《陨石》和另外两篇在春季交给《天天日报》的“天文奇趣”系列（《太阳能

坚持到什么时候》和《月亮像蘑菇》)都没有选用。封面的折页一方面吸引大家注意文中唯一的主人公、同时也是讲述者的模棱两可又拒人千里之外的特性，他总是准备着用自已的“记忆”来印证互相矛盾或者甚至完全相反的科学假说，另一方面又突出了每一个故事的独立性。

“现在我呈现的是十二篇短篇，也可以说是一份有着许多可能性的书目，因为我需要让大家读读看，听听大家怎么说。《天天日报》的读者会看过其中的几篇，但大部分都是从未出版过的。而且也不是所有那些在《天天日报》上刊登过的故事都收录在这本书中[……]有几篇我已经写好的宇宙奇趣没放在这本书里，因为不着急，或许我还要再想想，我还可以把它们改得更好。有一些我个人已经不再喜欢了，却放在这本书里，因为没有什么要添加或删减的了，但它们代表了我曾经走过的路，虽然后来我发现那不是我在寻找的路”（为巴尔贝里斯的采访准备的手稿，同上）。

“《宇宙奇趣》是十二篇故事组成的，每一篇都是单独的，而且从表达风格的角度，每一篇也都在寻找一条不同的道路”（玛德莱娜·桑茨奇的采访，《洛桑报》，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至四日）。

在那几个月之后，卡尔维诺因《宇宙奇趣》而获得了“阿斯蒂上诉奖”。

## 一九六六年四月

开始撰写“生命奇趣”的另外一篇，《血，海》。这篇新故事进一步开创了写作实验的新阶段：时间短路变得更加戏剧化，而且Qfwfq第一次遇到了死亡。

“在这篇故事中，我这个讲述者第一次不能避免地来到了‘无

法延续’的时刻，也就是说我让 Qfwfq 死了”（手写的自评，没有完成，而且有些部分看不清楚，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这篇故事的另外一个特点是 [……] 讲述的内容不断地交替出现，几乎让人觉得，原生动物的过去和人类现在及众多的社会典故，都是同时发生的”（同上）。

“故事中的‘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形象，可以从以下几点看得出来 [……] 一、和读者交谈的我是一个超越时间的讲述者；二、身为原始动物的生物的、历史的‘我’，在过去一直活着，被看作是持续的、不死的；三、与你们同时代的、经过验证的‘我’，经历着现在，而‘我’的死亡，证实了这个人是无法延续的片段；四、属于作者的既抒情又充满格言的我，作者总是或清晰或模糊地浮现出来”（同上）。

## 一九六六年七月至八月

写完了《血，海》，完成了《有丝分裂》（后来成为《普利希拉》的第一篇文章）和《零时间》（将开创未来的“推理演绎”流派）。这些都是最早特意为新的宇宙奇趣集而创作的故事，这时就已经预示了全面的构思和分成三部分的结构；实际上每一篇故事都当作一个非常不同的系列的终结点或出发点。比起两年前的“天文奇趣”而言，这些也都是需要非常用心去阅读的故事；因此作者决定，作为预演，先让它们在文化氛围上更合适的杂志上面对读者：如《体会》，《新潮流》和《彭比亚尼文学年鉴》。

“突然 [在《血，海》里]，主人公 Qfwfq 获得了在前几篇叙述里都没有的性质：死亡。那时 [也就是在之后的那篇故事《有丝分裂》中]，我想到了一个更加野心勃勃的计划：一个细胞的自言自

语，生命的无法延续”（毛罗·拉米的采访，《威内托信报》，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在《零时间》中] Qfwfq 消失了，我们遗忘了他。我们说是 Qfwfq 的语言进入了危机。这里只剩下第一人称的讲述，不再需要投射到星系和星球之间”（同上）。

“在《零时间》中，我尽量具体地看时间，再看到空间。在故事里，每一秒钟，每一个时间的组成部分都是宇宙。我取消了所有的之前和之后，专注于瞬间，想要挖掘其中无尽的财富。把时间过得像时间一样，把一秒钟过成一秒钟，它代表了一种避免悲剧形成的意图。在一秒钟之内我们所能经历的总是特别激烈的事情，不去考虑对未来的期待和对过去的回忆，终于从记忆持续不断的现在中解放出来了。《零时间》包含了对脱离一切而生存的单个片段的绝对价值的肯定 [……] 《零时间》是寻找更好地在悲剧中生存的努力。很明显，还有一个更好的战胜悲剧的办法：让它的形成具体化。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相信有可能让我们的生命具体化，用完成的意义创造历史。但对于这个可能性，也许有人会感到更快乐，但我却觉得会更不快乐”（米凯莱·内里的采访，《全景月报》，一九八五年一月）。

## 一九六六年十月

他努力想要给《螺旋体》一个结尾，在这段讲述中软体动物 Qfwfq 要明确地面对一个关于时间的巨大哲学课题：谁的时间是“永无止境的现在的永远囚徒”，谁的时间获得了对其本身流逝的自觉意识，生活过的时间属于主观的范畴，而约定的时间就是共同的历史，感知到的时间就是延续性，而时间又好像吞食了一切 [……] 但关

于整个“持续性”的内容，很明显，作者还有很多的疑虑：他只保存了七页打字稿中一半的内容，并且只在《世界的记忆和宇宙奇趣的其他故事》里发表过一次，而且是作为与《螺旋体》相对独立的文章（后来变成了《贝壳与时间》）。

### 一九六七年一月至二月

诞生了Qfwfq的最后几部短篇故事：《鸟类的起源》和《水晶》，用来收集在第二部宇宙奇趣集里。

《鸟类的起源》（是在一九六四年就已经定下来的开头的基礎上完成的），它的形式非常独特：看起来就像一幅漫画的场景，一幅或许“画不出来”的漫画；而且它也的确寄给了意大利最好的漫画杂志，即《里努斯》（在七月由奥莱斯托·德尔·布奥诺出品，他之前已经兴致勃勃地对一九六五年的《宇宙奇趣》和强尼·哈特和沃尔特·凯利的漫画作品进行了比较）。《水晶》则是（继《软月亮》之后）第二部突出纽约印象的宇宙奇趣故事，纽约是超现代化城市的代表，虽然混乱，但表面整齐；就像随后的三篇故事一样，《水晶》也给了《天天日报》，报社在两个月的时间内不定期地推出了这套新系列。

### 一九六七年四月至六月

三篇“推理演绎”的撰写：《追杀》，《世界的记忆》和《夜间行车人》。这几篇，也像《零时间》一样，占据舞台的不再是Qfwfq，和他强烈想要讲述的那些幽默的故事：我们面对的则是没有名字的主人公喋喋不休的自言自语，这些人物完全沉湎于清醒的狂热，焦急地提出、再提出各种猜想和反猜想。只有在《世界的记忆》中，幸

存了一位“你”，自言自语让位于一种带有强烈对抗性痕迹的控诉：后来出版的文集选取了其中的一篇文章《零时间》来命名，很有可能正是由于那本书中删掉了这个故事，才显得更加反常。

“突然某一时刻，Qfwfq的声音开始让我感到厌烦，他那嘶哑的声音，他那永不停止的假嗓子。我别无选择，只有去掉Qfwfq”（一九六八年为苏黎世阅读而写的打字稿）。

“在另外一篇故事《追杀》中，我要讨论的是空间。一个被追杀的人在红绿灯前遇到了交通阻塞。我认为在这一类文章中，更接近一种文学理念，那就是文学不是对我们所看到的世界的确认，而是不断地把每一个有权威支持的信息进行讨论，哪怕这种权威是我们自己感官的感知”（同上）。

“如果说在《追杀》这篇故事里我说在一个‘追杀者与被追杀者’构成的系统结构中，每一个被追杀者同时也是追杀者（或者说他应该转变成为一个追杀者），我所遵循的完全是在故事里暗含的‘本质的’逻辑，甚至我觉得可以说是与几何学一样严谨的逻辑。但我也认为有些东西会激起读者的精神活动。读者可以拒绝或接受这个比喻，但就算他拒绝了，他也更好地了解了他所拒绝的东西，而如果他接受了，就会促使他批判性地深入研究一个沉重境况”（穆拉登·马切多为萨加布里亚的《克罗》杂志所做的采访，一九六八年十月）。

“脱离天文学，使用恒星的想象和语言来讲述典型的人类境遇，悲惨的或痛苦的境遇，并且像对待数学问题那样抽象地解决人类的问题：这就是我本应该做的”（拉米的采访，同上）。

“我所感兴趣的是镶嵌画，人类被镶嵌其中，这是一个人物关系的游戏，需要在地毯上难以辨认的字迹之间去寻找人物 [……]

我想要让故事变成一个纯粹的推理演绎过程，或者是我远离了拟人的方式（这里我做到了）：更准确地说，是远离某一种拟人的方式，因为这些人物的出现只是由一个关系系统来确定的，由一种功能来确定的，他们就是那些居住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就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既会出现好的情况，也会出现坏的情况”（摘自《谁捉住了谁？》，发表于《文学海岸》，一九六八年一月）。

### 一九六七年七月至十一月

现在已经确定新文集要在十月底出版，比之前预定的晚了整整两个月。卡尔维诺在准备《普利希拉》的第二部分（《减数分裂》），以及临时要当作那本书尾声的那篇文章（《基督山伯爵》），和《普利希拉》的第三部分，即最后一部分（《死亡》）。

在他为写作《基督山伯爵》汲取灵感而进行的阅读中，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伯格一九六六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超级》杂志上发表的杂文《现代文学中的形态学结构》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卡尔维诺在不久之后也表明了这一点）。

“（恩岑斯伯格）检阅了大量迷宫式的叙事体文章，从古代到博尔赫斯再到罗伯-格里耶，以及像中国盒子那样一个套一个的叙事体文章，他提出了一个问题，现代文学在这些主题上的坚持想要说明的是什么，他也唤起一个容易让人迷失、糊涂的世界的形象，以及重新找到方向，获得一种特别价值的练习，这几乎是一种生存训练”（《控制论和幻影》，为“意大利文化联合会”所做的演讲，一九六七年十一月）。

“[假设我们发现有可能逃离那个我们生活的迷宫城堡]就是我能给我的故事、我的书和我的这次演讲安排的最乐观的结局”（同

上)。

## 一九六七年十月

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出版了《零时间》一书。这本书重新收录了《软月亮》(在一九六五年《宇宙奇趣》刚刚出版没多久就已经完稿了),但舍弃了在一九六六至六七年这两年里所写的两篇故事(《螺旋体》的“后续”和《世界的记忆》),这也就使得作者可以在这本书里获得一种完美的对称结构:四篇Qfwfq的短小故事,然后是三篇《普利希拉》的故事(作者在这里加入了一连串的引文,参阅了哲学资料而不是科学资料),最后也是四篇推理故事。在开头,再一次对月亮诗人的诗歌传统表达敬意;本书的最后一篇故事是最令人头晕目眩的,那是一篇真正的半小说形式认识论的浓缩。另外,在每一部分内部都有阶梯式的布局,上升的阶梯式,不过这也违反了根据撰写时间排序的规则。

封面的折页像往常一样是由作者以第三人称来写的,当然他强调了这本文集与一九六五年那本不一样的地方,也强调了这回收集到一本集子里的这些短篇多姿多彩的特点,另外他还在结尾的几行里说明,为什么后面的四篇故事可以定义为“推理故事”:“本书的第三部分为大家提供了一种非常不同的叙述过程(和语言风格),它主要建立在逻辑思维流程的基础之上。卡尔维诺的人物,为了从他所处的环境中出来(比如一头狮子向他扑过来要吃他的时候,或者当一个杀手在拥堵的交通中追杀他的时候),首先他想到的就是时间是什么,或者空间是什么,一种宇宙模型就建立起来了,从这里就可以推理可能发生的解决方式”。

一九六八年七月,因为《零时间》这本书,给卡尔维诺颁发了

“维亚莱乔文学奖”，但卡尔维诺从都灵发电报拒绝领奖（“我认为文学奖项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我拒绝领奖，因为我认为无法继续保证赞同这些现在已经毫无意义的机制”）。

### 一九六八年二月

在意大利《普雷蒙》杂志的委托下，卡尔维诺撰写了《月亮的女儿们》。这是第三篇将环境定位在纽约的宇宙奇趣，但这里所描绘的城市，好像和八年前在他旅行时的信件中所描绘的城市再也没有任何关系（唯一正面的形象就是月亮的女儿们，也正是这样，她们把人类抛弃在了疯狂消费的社会城市的垃圾中）。

### 一九六八年三月至六月

“出版俱乐部”恳请卡尔维诺准备一部宇宙奇趣的选集，包括《太阳风暴》和《石头的天空》。这是六十年代起草的最后两篇宇宙奇趣的故事，也是两篇完全“非常规”的故事。《太阳风暴》或许是宇宙奇趣中最莱奥帕蒂式的故事，但也是一篇出现了一位非凡的女性角色的故事。《石头的天空》呈现的是俄耳甫斯和欧律狄刻故事的另外一个版本（就像《无色》一样），但这也是一次很费力的完全颠覆的再现，因为它的目的不仅仅是原始的神话，而是对神话的二十世纪的解读（时间上最靠近他的是布朗修和巴尔特的解读）。

###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

“出版俱乐部”出版了《世界的记忆和宇宙奇趣的其他故事》。这本书包括了二十篇短篇，其中六篇已经收录在一九六五年的《宇宙奇趣》中，六篇收录在《零时间》中；还有另外五篇也已经在《天

天日报》和《普雷蒙》上刊登过，但这一次是在修改以后首次收录在一本文集当中（《月亮像蘑菇》和《陨石》几乎是重写了一遍）；编辑们还挖掘出一篇从未发表过的《螺旋体》的“后续”；两篇（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过）是专门为这部新书撰写的。而且文章的排列也是全新的：所有的故事编排成五个四部曲，每一部分都有一个题目做标记，这个题目与天体有关，或者与某一专业有关（于是最开始就是《四篇关于月亮的故事》，最后是《四篇关于时间和空间的故事》）。

《世界的记忆和宇宙奇趣的其他故事》配有一篇前言，其中大部分都是重复我们这里前面提到过的介绍和采访；但卡尔维诺（仍然是为了请大家注意推理故事和Qfwfq故事的区别）又加了几句话，就像是对最近五年时间全身心投入的探索研究做最后的告别：“宇宙奇趣的经历结束了：另外一个经历开始了，在这里再也没有机会看到在一本科学书里出现故事，而将是有更加严谨和严肃的课程……这条路又会带我走向何方，我还不知道：我喜欢在行进的过程中去发现我的路，而在每一个转弯我都期待着一个惊喜，一片不一样的风景，也可能是一个新的困难，一个需要去超越的新的障碍”。

## 一九七零年

埃伊纳乌迪出版社修订并再版了《艰难的爱情》，并发行了单行本（另外其中还增加了《阿根廷蚂蚁》和《烟云》）。“推理故事”《夜间行车人》也添加到“爱”的系列里，放在第十三篇，也就是最后一篇，题目改为《一个司机的历险》（题目是唯一更改的地方）。卡尔维诺就是以这种几乎悄无声息的方式，好像要重申宇宙奇趣和他以前的其他作品并不缺少共同之处。

“说到与我之前作品的关系，我不认为是有间断的。我觉得这些故事 [《宇宙奇趣》] 继续了我幻想小说的主题，但不止这些。这一次我意识到这些故事出现的地方，正是有不存在对抗存在，空无或稀少对抗装满或密集，翻转对抗笔直的地方。并不能说幻想小说的写作在《不存在的骑士》那里达到了顶峰，它只是我最喜欢的几本书之一。但从这一角度，从这个抽象的、几何的和密度的角度来看，我那几篇关于战争的故事也可以读一读，二十年前那几个故事就好像是新现实主义的扛旗之作，其中最有趣的就是《乌鸦最后来》”（用缩写 Fr. Pal. 签名的采访，《前进！》，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我们应该说，如果说一部短篇小说对于十九世纪的作家是‘一部分的生活’，那么对于今天的作家来说，写好的这几页纸就是一个各种力量按照自主秩序活动的世界吗？……与其说构建一部小说（即确立讲述各项功能之间的关系模型），作者更愿意强调一种逻辑的发展过程，人们用这种逻辑的发展过程来确立经历过的事件之间的关系”（《艰难的爱情》的引言）。

## 一九七一年

在《衣阿华州评论》上发表了英文版的《另一个欧律狄刻》，它是把卡尔维诺的《石头的天空》重写的版本翻译成了英文：仅仅做了少量的修改和添加（另外还去掉了文章前面的开场白），卡尔维诺就让这篇独角戏完全独立于宇宙奇趣这个背景之外，更重要的是增加了它的讨论功能，使之呈现出绝对悲情的色彩。

（翻译稿上签署的是唐纳德·海奈的名字，他在同一期《衣阿华州评论》上还发表了一篇评论，指出其中一些宇宙奇趣是如何从

俄耳甫斯和欧律狄刻，塞浦路斯王皮格马利翁，牧童等传统神话故事里汲取灵感；卡尔维诺的翻写印证了评论界的观察，神话故事的重拾和颠覆是如何诞生于对现实的严厉批评，也变得再清楚不过了。）

## 一九七二年

《太阳风暴》最初出版的时候，题目是《从太阳来的新娘》，由都灵的编辑朱里奥·博拉斐收录在混合文集《太阳》里（“手稿”，一：这本集子也转载了阿尔比诺、莫拉维亚、帕索里尼、索尔达蒂的手稿，以及克里帕、德尔·拜佐、莫尔罗蒂、萨苏、吉该那的石版画和蚀刻画）。这篇文章在这里，几乎是作为在《世界的记忆和宇宙奇趣的其他故事》这本集子里出现的那篇文章的异版来出版的，但（就像《另一个欧律狄刻》一样）Qfwfq的名字在这里没有出现（没有斜体写成的“Qfwfq说”，而“Qfwfq夫人”在这里也被称为“船长的夫人”）。

（从一九七三年起，卡尔维诺想要“杀死”Qfwfq的决定就与已经计划好的“物品”系列当中的故事相互呼应：《冰川时期》，《汽油泵》，《在你说“喂”之前》……在这里“宇宙”元素和原始元素继续发挥着显著的作用，除此之外还有讲故事的“我”的特点，以及他那抑扬顿挫的声音。）

## 一九七五年

《世界的记忆和宇宙奇趣的其他故事》由埃伊纳乌迪出版；但这一次的版本，也不是面向普通市场而推出的：他的作品加入到系列丛书（《年轻人丛书》）之中，这套丛书只可批量购买。

代替一九六八年那个版本的前言的是一个旁注，以谆谆教诲的语气写得很讨人喜欢，他想迎合年轻读者群的需求：“宇宙学（即关于宇宙‘模型’的研究）和宇宙起源学说（即宇宙学的一个分支，研究宇宙的形成，它的起源和发展，它的历史），是非常现代的科学，也是在本世纪才迈出了最初的几步，尤其是在爱因斯坦之后。在他们之前，我们只能找得到原始的或传统的神话，大的宗教，以及散布在各个时期各个文明的神秘主义作家和幻想者的灵光一现，他们提出了自己的宇宙观和宇宙起源学说，他们的‘宇宙模型’。现代宇宙起源学说，相对于远古先民的想象，要更加抽象的多：一些诸如‘思维空间’，‘时空’，‘空间转弯’等概念，失去了所有的形象化，只能通过数学计算和理论来理解。伊塔洛·卡尔维诺的赌注就是想让一些能够像远古先民的宇宙起源神话一样展现基本魅力的故事，从这个看不到、但又不可或缺的宇宙中涌现出来。[……]当代的作家从现代科学中得到启示，重新找寻讲故事的乐趣，和边讲边想的乐趣”。

但批评界忽略了这本书，它经常会被遗忘在文献目录里，甚至公共图书馆里都很难找得到，《世界的记忆和宇宙奇趣的其他故事》，是卡尔维诺众多的书籍当中最不幸的一本。

## 一九八零年

《另一个欧律狄刻》的意大利文版发表在《大市场》杂志上。在这一点上（从他的手稿里保存的题目一览表中推断），几个月以来卡尔维诺已经开始酝酿另一本书的计划，要为《另一个欧律狄刻》找到一个最终的位置（但这本书的绝大部分还“有待书写”，就像好几本其他正在准备的书一样，都没有给我们留下更多的资料）。

## 一九八四年

埃伊纳乌迪出版社的资金困难迫使卡尔维诺与卡尔臧第出版社联姻，新的出版者要求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准备两本书，同时付印：一本杂文集和一本虚构小说集。对于第一本卡尔维诺没有什么犹豫的，因为他立刻就可以在众多从一九七四年起就在《晚邮报》和《共和国报》上发表的文章中作出选择（后来出版了《沙集》）；而对于第二本他则觉得有些尴尬，因为在他正在写作的新计划中还没有一篇是成熟的。于是他决定在那时仅限于以全新的包装，重新整理宇宙奇趣。

一封标明日期为七月十四日的写给编辑的信，以非常清楚的方式指出了伴随这本书的诞生而产生的一些疑虑；下面我们记录其中一些重点。

“[……] 我重新考虑了《宇宙奇趣-零时间》。我看有三种可行的方案：

一 合成一本包括埃伊纳乌迪连续出版的这两本书的合集，不做任何改变；

二 做一本包含六篇宇宙奇趣的书，在书中所附的目录中把这几个故事按主题分开。也包括我在那两本书里没有收录的故事，因为当时我觉得这几个故事没有达到其他故事的水平，再加上接下来快要出版第三本书时写的一些故事。这些故事后来都收录在另外一本从来没有投放到普通市场的文集当中（与之一起的还有一些比前两本简单一点的故事），即《世界的记忆和宇宙奇趣的其他故事》[……]

三 再写一些故事，与之前的故事收集在一起做一本书，这样根据最近几年天文学的最新成就——类星体，黑洞等等——‘修订’

一些故事的主题，来补充和平衡各个不同的部分。这是一个我之前已经想好的计划：为宇宙奇趣的故事建立卢克莱修式的有机联系，但我一直没有坚持完成这份计划。也许再写五六篇我就可以把宇宙学的系统理论补充完整。

当然，选择第三项就需要把出版计划推迟至少一年，当然也没有什么可以保证我能做得到，因为我必须要重新找到当时那个的思路、想象和风格。”

### 一九八四年八月至九月

卡尔维诺完成了《无与少》和《内向爆炸》（而立刻就作为预演刊登在《共和国报》上）。由于编辑催促着要在年内出版，他选择了介于七月十四日的信里提到的第二方案和第三方案之间的一条中间道路。

###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出版了《新老宇宙奇趣》。这本书除了两篇新故事，还包括了几乎所有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八年间撰写的宇宙奇趣故事，只是舍弃了《贝壳和时间》以及与文集《世界的记忆》同名的故事（但这篇故事由米歇尔·奥塞尔翻译的法文版本，则于此一年多之前选录在了像《时尚》一样广受大家喜爱的一本杂志上）。关于这本书的布局，很容易就会发现“第一部分”的内部分配很大程度上是借鉴《世界的记忆》这部书的特点，而“第四部分”和最后一部分则是模仿《零时间》的结尾部分；但很多故事也被打乱了，这本书一开头是一组不同主题的寓言故事，而不再是向月亮诗人的诗歌传统致敬。

在封面的折页上写道：“这本书的顺序，从动物的发展演变追

溯到地壳的形成，到天体的诞生，再到时间的起源和最初的一无所  
有，用一种普林尼式的自吹自擂，或卢克莱修的诗歌里荒唐怪诞的  
伴唱形式，书写了 Qfwfq 在‘自然历史’中的种种经历”。

关于“取代这里所采用排序方式而进行的其他尝试”，在十月  
份作者手写的两页纸上可以找到痕迹；这里出现的题目也都杂乱而  
可爱地集中在一起，包括《有机物的独白》，《矿物质的梦》，《日常  
宇宙进化论》或《日常宇宙论》，《创世纪-小说》，《梦中的宇宙起  
源》，《天文漫画》，《纽约人？》……

##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关于《新老宇宙奇趣》的最早的几篇采访：卡尔维诺说到这些  
故事的创作，他觉得他的写作经历既没有枯竭也还没有最后结束。  
他已经在考虑要继续丰富他的这幅镶嵌画，考虑还可以添加的镶  
嵌物。

“宇宙奇趣属于 [……] 看得到的想象。二十年前我正是意识  
到了现代科学、物理学、宇宙起源学说、分子生物学等，不能提供  
看得到的形象，而且只能从概念上抽象地理解，就写了最早的几篇  
故事……”（朱里奥·纳瑟贝尼的采访，《晚邮报》，一九八四年十二  
月五日）。

“文学在科学逻辑的模型与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之间搭起了桥  
梁：科学越是向前发展，文学也就越是有活可干”（为各种采访准备  
的打字稿）。

## 一九八五年

当卡尔维诺在罗卡马莱的海滨浴场度过他生命中最后的夏天

时，他在作备忘录用的一张卡片上属于“小说”的一栏里写下了三个工作题目《感觉|物品|宇宙奇趣》，这个备忘录上记录的都是需要优先处理的工作计划。

“当然：重要的是能够通过不断地对现在进行修改而赋予过去一定的意义。生活总是需要修改、添加、注脚的。就像一张写了字的纸。死亡来临的时候就打断了这个过程，一切都变得无法逆转”（内里的采访，同上）。

## 写作的时间和地点

与保存下来的宇宙奇趣的手稿和打字稿一起，在唯一一个棕红色的文件夹里，有两页纸特别引人注目。在这两页纸上卡尔维诺起草了一份所有“Qfwfq的故事”以及所有与这些故事相结合的“推理演绎”的目录，而且他还一直在修订这份目录：在每一个题目旁边（三十三三个，而且已经分别提到了《普利希拉》的三部分），他还注明了地点和撰写的日期。

从这两张纸上，我们获得了现在的这份列表，并添加了少量更确切的说明：一、像作者的手稿一样，这里用星号表示最先构思出来的故事（在他简洁扼要的文字说明中，作者提到“最初的想法”是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日在圣雷莫想到的，而且马上就着手“开头的笔记”）；二、圆括号也是从原稿上直接摘录的；三、第一栏内我们排列的题目都是最后确定的题目（手稿上出现的临时题目放在第二栏内，用方括号表示）；四、日期大部分是指写作的关键阶段，而不是指整个创作过程（我们都知道整个创作过程应该还包括进一步修订的阶段）。

- 1 《月亮的距离》 \* /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 / (一九六四年四月) / 一九六四年五月七日至九日, 圣雷莫 /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 巴黎)
- 2 《天亮的时候》 \* / 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六日, 圣雷莫
- 3 《太空中的一个标志》 \* /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七日至十八日, 罗马
- 4 《一切于一点》 \* /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 罗马
- 5 《无色》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八日至三十一日, 罗马
- 6 《太阳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一九六四年九月四日至七日, 罗马 /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罗马)[《太阳坚持到什么时候》]
- 7 《没有结束的游戏》 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六日至十月十日, 罗马
- 8 《水族舅姥爷》 \* /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七日: 在罗马完成 [《鱼类舅姥爷》]
- 9 《我们赌多少》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在圣雷莫完成 [《我们赌多少? 》]
- 10 《月亮像蘑菇》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至十二月八日, 罗马 [《月亮的诞生》]
- 11 《螺旋体》 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八日, 罗马 / 第二部分的结尾: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 罗马

- 12 《太空的形状》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四日至八月八日，大理石城堡市
- 13 《光年》 一九六五年八月十八日至二十日，大理石城堡市
- 14 《陨石》 一九六五年九月十日至十二日，都灵 / (新稿：一九六五年九月十八日，罗马)
- 15 《恐龙》 \* / 一九六五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三日，都灵-罗马 [《最后一只恐龙》]
- 16 《软月亮》 一九六五年九月十一日至十一月二十一日，罗马
- 17 《血，海》 一九六六年四月九日，在圣雷莫开始 /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日，在保罗市 [索伦托附近] 完成
- 18 《有丝分裂》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九日，保罗市 [《一个爱情故事》；题词：《有丝分裂》]
- 19 《零时间》 一九六六年八月六日至十日，保罗市 [《箭与狮子》]
- 20 《贝壳和时间》 一九六六年十月七日至十五日，罗马 [《螺旋体(续)》]
- 21 《鸟类的起源》 (至少于一九六四年就开始了) /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罗马
- 22 《水晶》 一九六七年二月四日至十一日，罗马
- 23 《追杀》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至二十八日，罗马
- 24 《世界的记忆》 一九六七年五月五日至七日，罗马

- 25 《夜间行车人》 一九六七年六月
- 26 《减数分裂》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十五日左右，隆琦〔在威尔斯拉省〕
- 27 《基督山伯爵》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十一日，隆琦-都灵
- 28 《死亡》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至十七日，圣雷莫
- 29 《月亮的女儿们》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九日至二十九日，巴黎
- 30 《太阳风暴》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八日至四月二日，巴黎〔《从太阳来的新娘》〕
- 31 《石头的天空》 一九六八年六月一日至三日，都灵
- 32 《无与少》 一九八四年八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罗卡马莱〔在卡斯蒂里奥内·德拉·佩斯卡亚省附近〕
- 33 《内向爆炸》 一九八四年九月三日至四日，罗卡马莱

## 初版情况

说明：C=《宇宙奇趣》，埃伊纳乌迪出版社，都灵，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九日结束印刷）；TZ=《零时间》，埃伊纳乌迪，都灵，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八日结束印刷）；MM=《世界的记忆和宇宙奇趣的其他故事》，出版俱乐部，米兰，一九六八年（一九六八年十一月结束印刷）。

- |                |                    |
|----------------|--------------------|
| 1 《月亮的距离》      | 《咖啡》，一九六四年十一月      |
| 2 《天亮的时候》      | 《咖啡》，一九六四年十一月      |
| 3 《太空中一个标志》    | 《咖啡》，一九六四年十一月      |
| 4 《一切于一点》      | 《咖啡》，一九六四年十一月      |
| 5 《无色》         | 《天天日报》，一九六五年四月十一日  |
| 6 《太阳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 《天天日报》，一九六五年四月十八日  |
| 7 《没有结束的游戏》    | 《天天日报》，一九六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
| 8 《水族舅姥爷》      | 《天天日报》，一九六五年五月一日   |
| 9 《我们赌多少》      | C                  |

- |             |                          |
|-------------|--------------------------|
| 10 《月亮像蘑菇》  | 《天天日报》，一九六五年五月十六日        |
| 11 《螺旋体》    | C                        |
| 12 《太空的形状》  | 《快报》，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四日         |
| 13 《光年》     | C                        |
| 14 《陨石》     | 《天天日报》，一九六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
| 15 《恐龙》     | C                        |
| 16 《软月亮》    | TZ                       |
| 17 《血，海》    | 《体会》，一九六七年七月             |
| 18 《有丝分裂》   | 《新潮流》，一九六七年 [二月]         |
| 19 《零时间》    | 《一九六七年彭比亚尼文学年鉴》，一九六六年十一月 |
| 20 《贝壳和时间》  | MM                       |
| 21 《鸟类的起源》  | 《里努斯》，一九六七年七月            |
| 22 《水晶》     | 《天天日报》，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一日        |
| 23 《追杀》     | 《天天日报》，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八日       |
| 24 《世界的记忆》  | 《天天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二日         |
| 25 《夜间行车人》  | 《天天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        |
| 26 《减数分裂》   | TZ                       |
| 27 《基督山伯爵》  | TZ                       |
| 28 《死亡》     | TZ                       |
| 29 《月亮的女儿们》 | 《普雷蒙》，一九六八年五月            |
| 30 《太阳风暴》   | MM                       |
| 31 《石头的天空》  | MM                       |
| 32 《无与少》    | 《共和国报》，一九六八年九月二日至三日      |
| 33 《内向爆炸》   | 《共和国报》，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三日        |

(《另一个欧律狄刻》) 《大市场》，一九八零年九月至十月，但之前已经出版了翻译成英文的版本，在《衣阿华州评论》上，一九七一年，第二期

# 《世界的记忆和宇宙奇趣 的其他故事》目录

在这里我们转载一九六八年出版的这本书的目录，在八篇既没有收录在《宇宙奇趣》，也没有收录在《零时间》里的小说题目前加上星号。

## 前言

### 四篇关于月亮的故事

1. 月亮的距离
- \* 2. 月亮像蘑菇
3. 软月亮
- \* 4. 月亮的女儿们

### 四篇关于地球的故事

5. 无色
- \* 6. 陨石
7. 水晶
- \* 8. 石头的天空

#### 四篇关于太阳、星星和星系的故事

- 9. 天亮的时候
- \* 10. 太阳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 \* 11. 太阳风暴
- 12. 没有结束的游戏

#### 四篇关于进化的故事

- 13. 水族舅姥爷
- 14. 恐龙
- 15. 鸟类的起源
- \* 16. 贝壳与时间

#### 四篇关于时间和空间的故事

- \* 17. 世界的记忆
- 18. 追杀
- 19. 夜间行车人
- 20. 基督山伯爵

# 《新老宇宙奇趣》 目录

在这里我们转载《新老宇宙奇趣》的目录，在两篇新宇宙奇趣故事前加上星号。

## 第一部分 多个世界的记忆

进化来的与突变体

水族舅姥爷

恐龙

鸟类的起源

地球的故事

无色

石头的天空

陨石

水晶

月亮的故事

软月亮

月亮的女儿们

月亮的距离

月亮像蘑菇

太阳的故事

天亮的时候

太阳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太阳风暴

## 第二部分 追寻星系

宇宙故事

一切于一点

没有结束的游戏

我们赌多少

太空中一个标志

光年

太空的形状

\* 无与少

\* 内向爆炸

## 第三部分 生命奇趣

螺旋体

血，海

普里希拉

1. 有丝分裂

2. 减数分裂

### 3. 死亡

## 第四部分 推理故事

零时间

追杀

夜间行车人

基督山伯爵